【佛教十三经注疏】

楼宇烈 主编

注维摩诘经

［后秦］僧肇 等撰　于德隆 点校

线装书局

【佛教十三经注疏】
楼宇烈 主编

注维摩诘经

[后秦]僧肇 等撰 于德隆 点校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注维摩诘经 /（后秦）僧肇等撰 ；于德隆点校. -- 北京 ：线装书局，2016.5

（佛教十三经注疏 / 楼宇烈主编）

ISBN 978-7-5120-2014-6

Ⅰ. ①注… Ⅱ. ①僧… ②于… Ⅲ. ①佛经 ②《维摩诘经》—注释 Ⅳ. ①B9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303765号

佛教十三经注疏 **注维摩诘经**

作　者　［后秦］僧肇 等撰
主　编　楼宇烈
点　校　于德隆
责任编辑　赵　鹰
策　划　云在阁文化　德衍景文化
出版发行　线装书局
地　址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四一号
邮　编　一〇〇〇〇九
电　话　六四〇四五二八三（发行部）
　　　　六四〇四五五八三（总编室）
网　址　www.xzhbc.com
印　刷　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字　数　三一〇千字
印　张　二二
版　次　二〇一六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　数　一六〇〇套
定　价　一四〇元

佛教十三经注疏·序

楼宇烈

中国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与普度众生的济世情怀，具有特殊的思想文化与社会价值。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，典籍浩瀚，要了解与研究佛教文化，如何选取第一手资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为此，历史上曾有过多种佛教十三经选本，为人们研习佛经提供了很大便利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知道，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是以佛经注疏的形式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，因此佛经注疏在中国佛教的传承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为了对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有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，了解各个宗派据以立宗的佛教经典文本十分重要，而了解和研究中国高僧特别是那些创宗立派、开山祖师们的经文注疏更有必要。

此前的“佛教十三经”选本，往往只是经文的汇编，而对中国高僧们注疏资料的系统整理工作还很缺乏。为此，本丛书选取对中国佛教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最大、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十三部佛经，及其最具影响力的经典注疏，较之前人的工作，更能兼顾这些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实际影响，同时也能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国佛教各个宗派注释经典、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方法，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本丛书具体收录情况如下：

一、唐澄观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。

《华严经》是贤首宗（华严宗）的根本经典，论说如来自证及一切众生自性本具之菩提觉道，及法界缘起无尽无碍的妙旨，是佛教最圆顿、最根本的经典，自古就有经中之王的美誉。华严宗四祖唐清凉澄观所撰《华严经疏》（通常称为《华严大疏》），继承贤首法藏的五教判释与十玄缘起说，发展华严性起的教义，在《华严经》诸注疏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，被后世学人奉为圭臬，对中唐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影响极其深远。

二、《圆觉经》注疏。包括：唐宗密撰《圆觉经大疏》和明德清撰《圆觉经直解》。

《圆觉经》既是贤首宗（华严宗）的根本经典，也是禅宗要籍，经中直指圆觉妙心，为十法界凡圣迷悟修证之本。华严宗五祖唐圭峰宗密所撰《圆觉经大疏》，是这部佛经的最权威阐释。宗密上承贤首法藏、清凉澄观的华严教系，又承荷泽神会的南宗禅系，从而融会教禅，盛倡教禅一致，主张佛儒一源，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之一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所撰《圆觉经直解》，深入浅出，直截了当，为禅家解经的典范，是一部后出转精之作。

三、《梵网经》注疏。包括：隋智顗疏、明袾宏发隐《梵网经菩萨戒义疏发隐》，新罗太贤撰《梵网经古迹记》，明智旭撰《梵网合注》。

《梵网经》上卷概述菩萨心地法门及修行位次，下卷结示行菩萨道众生应当受持之戒法，即十重戒、四十八轻戒，为大乘菩萨戒之根本。在古代经录中，该经有时列入华严部，通常列入律部。本经之注疏，现存最早的是隋天台智者大师所说《菩萨戒义疏》二卷，是一部专就下卷菩萨戒内容加以诠释的律学名著；明代莲池袾宏撰《梵网经菩萨戒义疏发隐》，对其再加详释。而全经注疏，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新罗太贤著《梵

网经古迹记》三卷，依唯识宗观点随文释义，简要明晰。至明末蕅益智旭，于此经深究力行，依天台教观详加阐释，著《梵网合注》，为后世所重。

四、南朝竺道生等撰《大般涅槃经集解》。

《涅槃经》阐述“如来法身常住”、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”等大乘佛教思想，被称为大乘佛教之极谈，在中国佛教流传史上，被认为是佛陀最后最高的教说。《涅槃经》的涅槃佛性论，成为当时南北朝时期的显学，促成了涅槃学派的建立。《涅槃经》的佛性如来藏思想，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佛教自隋唐以来主要宗派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等的思想基础，对中国佛教界产生极大影响。早在昙无谶所译大本《涅槃经》传入宋地以前，著名高僧义学大师竺道生即依法显所译六卷《泥洹经》，孤明先发，提倡一阐提人可以成佛，道生也被时人尊称为“涅槃圣”。在诸家注疏当中，《大般涅槃经集解》是现存中土最古的《涅槃经》注疏汇编，总集了宋、齐、梁间著名高僧竺道生、僧亮、法瑶、昙济、僧宗、宝亮、昙爱、智秀、法智、法安、昙准、慧朗、昙谶、明骏等诸家涅槃学者对《涅槃经》经义的解说，即是研究南北朝涅槃师学最为重要的资料，更是研习《涅槃经》经义的重要典籍。

五、明智旭撰《法华经会义》。

《法华经》是天台宗的根本经典，该经融汇三乘方便，同归一极，所谓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是流传最广、最具影响力的佛经之一，自古就有“成佛《法华》、开悟《楞严》”之说，被佛教学人奉为圭臬，历代高僧大德均注重弘传。《法华经》诸注疏中，以天台智者大师《法华玄义》《法华文句》二书最具影响力，为著名的天台三大部之二。至唐荆溪湛然，又以《法华玄义释签》《法华文句记》分别加以疏释，天台宗教观于是大备。然而由于文辞浩博，义理深玄，非初学者之所能入。加之原来体例是《法华经》、《法华文句》及《法华文句记》三书各自独立成篇，故疏文于经义之深奥者则发挥不厌其详，而于经文之显著者

则分科点示而已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有鉴于此，乃将《法华文句》及《法华文句记》稍事节略，稍更科判，合于《法华经》中，称为《法华经会义》，可谓《法华经》诸注疏中的最佳读本。

六、《金刚经》注疏（附《心经》注疏）。包括：明朱棣集《金刚经集注》、唐宗密述《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》和明智旭撰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并附《心经》注疏：唐法藏撰《心经略疏》、明真可撰《心经说》和德清撰《心经直说》。

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是大乘佛教基本精神所在的般若系经典的精华，是中国佛教各个宗派共同依据的圣典，历来广为流传，对中国佛教及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《金刚经》诸注疏中，署明成祖朱棣集的《金刚经集注》，是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一部《金刚经》注疏，同时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。唐圭峰宗密所撰《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》，依据印度天亲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》、无著《金刚般若论》及功德施《金刚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》，并参考当时流行的《青龙疏》《大云疏》《资圣疏》等诸家注疏，纂集而成，辞精理极，自古被称为《金刚经》众释之最。明蕅益智旭有感于学般若不得意者取著于空，拨无因果，因撰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为后世所重。《心经》以二百余言，括尽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奥义。自唐以来，《心经》注释之作几于汗牛充栋，其中华严宗三祖贤首法藏《心经略疏》被称为第一释。明紫柏真可《心经说》与憨山德清《心经直说》，言简意赅，如骊龙探珠，单刀直入，为禅家解说《心经》的典范。将这三部《心经》注疏作为附录收入本书，有助于更全面、深刻地领会《般若经》的精髓。

七、后秦僧肇等撰《注维摩诘经》。

《维摩诘经》，鸠摩罗什译，又称为《净名经》，玄奘译为《说无垢称经》，是最受欢迎、影响最为深远、流传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。这

部经典主要阐发佛法不离世间法，心净则佛土净，不离俗染而得圣智，践行空有不二的菩萨行等大乘佛教思想。鸠摩罗什译出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后，曾亲自为此经作注。鸠摩罗什不仅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家，也是久负盛名的佛教义学大师。协助罗什译事的著名高僧僧肇、道生、僧叡和道融等人也曾分别为此经作注。这些注解的单行本早已失传。现存《注维摩诘经》十卷，署名僧肇述（或选），实际上是糅合罗什、僧肇、道生三家的注解而成。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义学高僧，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先驱者，人称“解空第一”，其不朽之作《肇论》，对于中国佛学思想及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广泛与深远的影响。这部汇集了诸位义学大师真知灼见的注疏，确能透发经义，阐发微旨，弥足珍贵。

八、明德清撰《观楞伽经记》。

《楞伽经》既是法相唯识宗的基本经典，列为该宗典据五经十一论之一，同时又是法性宗的重要经典，作为法性宗纲领的马鸣《大乘起信论》即依据《楞伽经》而造。尤其是传佛心印、不立文字的禅宗，自达摩大师东来传法，即以《楞伽经》印心。在《楞伽经》诸注疏中，明憨山德清所撰《观楞伽经记》，融会三种译本，注重贯通经文脉络，既单提向上，直指一心，而又深入浅出，条分缕析，可以说是《楞伽经》注疏中的最佳读本。

九、明智旭撰《楞严经文句》。

《楞严经》是流传最广、最具影响力的佛经之一，历来被佛教学人奉为圭臬，自古就有“自从一见《楞严》后，不读人间糟粕书”的诗句。该经开阐三世诸佛圆满菩提之密因，一切菩萨趣向觉道之妙行，对于中国大乘佛教主要流派禅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、净土宗、律宗均有极其深刻的影响，为修学佛法的必读书。历史上《楞严经》的注疏有百余种，现存五十余种，其中明蕅益智旭所撰《楞严经文句》，遍采众长，条分缕析，折衷于一心之理，为《楞严经》注疏中的翘楚，为后人所重。

十、《金光明经》注疏。包括：隋智顗撰《金光明经文句》和唐慧沼撰《金光明最胜王经疏》。

《金光明经》在古代印度、西域诸国以及中国、朝鲜、日本等广大地区是一部盛行流传、极具影响力的佛典。该经不仅涵括如佛寿无量、法报化三身论、空观以及十地说等重要的大乘佛教义理，而且经中所说的忏悔灭罪方法、诸天护国思想、王法正理的论议、流水长者的护生行、王子舍身饲虎的菩萨道精神等内容，都对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天台智顗所撰《金光明经文句》是此经的权威注疏，也是天台宗的重要文献。被称为唯识宗二祖的唐慧沼所撰《金光明最胜王经疏》，是以法相唯识宗观点，对《金光明经》诸译本中最后译出同时也是最完备的唐义净译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的注疏，因此极有价值。

十一、唐圆测撰《解深密经疏》（含观空法师后六卷还译本）。

《解深密经》是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根本经典。自此经汉译之后，慈恩宗即依据此经分判释迦如来一代教法，为有、空、中道三时教，并依此经以三性说及唯识说为一宗的根本教义。唐圆测《解深密经疏》根据玄奘法师的师说，广引有关经论，于大小乘比类发明，是法相宗的重要理论著作，也是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。圆测是玄奘的著名弟子之一，原为新罗王孙，自幼出家，十五岁时入唐游学。他在玄奘门下与慈恩寺的窥基并驾齐驱。因他在西明寺继承玄奘弘传唯识教义，因此后世称他为“西明”。《测疏》原本惜以年代久远，致有残缺。幸好《测疏》在藏文《丹珠尔》中保存有完整的译本。译者法成法师为西藏佛教前弘期著名译师，精娴梵、藏、汉文。《测疏》得其译存，全文得以不泯，诚为千古幸事。中国佛学院观空法师将《测疏》佚文从藏文中还译出来，由金陵刻经处刊刻印行，补全了这一佛学名著。

十二、《阿弥陀经》注疏（附《观经》注疏）。包括：明大佑略解、传灯钞《弥陀略解圆中钞》，明袾宏撰《阿弥陀经疏钞》，及明智旭撰《阿弥陀经要解》。并附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注疏：隋智顗疏、宋知礼钞《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》，及唐善导撰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。

《阿弥陀经》为净土宗根本经典之一，千百年来广为持诵，历代注疏解说者众多，影响最大的当属明代三种注疏，即明初天台宗大佑法师述解、明末传灯法师造钞的《弥陀略解圆中钞》，净土宗八祖明莲池袾宏所著《阿弥陀经疏钞》，净土宗九祖明蕅益智旭所著《阿弥陀经要解》。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赞言："《弥陀》一经，得此三疏，法无不备，机无不收。随研一种，亦可知其指归。遍阅三书，方堪彻其阃奥。"《阿弥陀经注疏》汇集了这三部权威注疏。书后还收录了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两种重要注疏，即隋天台智顗撰疏、宋知礼述钞的《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》，及净土宗二祖唐善导大师所著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，以备学人研读之需。

十三、《四十二章经》注疏（附《佛遗教经》注疏及《八大人觉经》注疏）。包括：宋真宗赵恒撰《四十二章经注》、宋守遂撰《四十二章经注》，明智旭《四十二章经解》和清续法撰《四十二章经疏钞》。并附《佛遗教经》注疏：天亲菩萨《遗教经论》、宋守遂《佛遗教经注》和明智旭《佛遗教经解》；《八大人觉经》注疏：明智旭撰《八大人觉经略解》和清续法撰《八大人觉经疏》等。

《四十二章经》为最早传至我国之佛经。全经共有四十二章，阐示佛教出家学道、断欲去爱、修行证果之要义。经文平实简练，寓意深远，为后世所尊尚。该经与《佛遗教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一起，合称佛遗教三经，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《四十二章经注疏》汇集了现存历代注疏，书后还收录了《佛遗教经》及《八大人觉经》注疏多部，以备学人研读之需。

本丛书点校者均有较为丰富的佛教文献点校整理经验，每部注疏选

取最佳版本及多种校本，所有文献都标明具体出处，体现了对古籍整理认真、细致的工作精神。希望对于这些佛典要籍的详细校勘整理，可以为广大佛学爱好者及研究者深入研读佛经、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，提供一种基础资料。

二〇一六年元月

前　言

一

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简称《维摩诘经》或《维摩经》，又名《不可思议解脱经》。梵文维摩诘，是净名或无垢称的意思，故又称之为《净名经》，玄奘译为《说无垢称经》，是影响最为深远、流传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。经中维摩诘是一位住在毗耶离城的长者，他以大菩萨之本地，现居士之身相，运不思议之神通，说不思议之妙法，普使在家出家善男信女知佛法圆融，具不思议妙用，随其心净则佛土净，即可转烦恼成菩提，转色身为解脱身，不离俗染而得圣智，彻发无上菩提之心，践行空有不二的菩萨行。《维摩诘经》文字优美，对话生动，譬喻巧妙，表现出高度的文学品质，隋、唐以来，经中诸多情节，成为绘画、雕塑、戏剧、诗歌的题材。维摩诘这一人物，更是在佛教界和社会中留下了深刻久远的影响。

早在公元二世纪，《维摩诘经》就传入中国。据唐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记载，该经前后共有七译：（一）《古维摩诘经》二卷，后汉严佛调译；（二）《维摩诘经》二卷（或作三卷），吴支谦译；（三）《维摩诘所说法门经》一卷，西晋竺法护译；（四）《异毗摩罗诘经》三卷，西晋竺叔兰译；（五）《维摩诘经》四卷，东晋祇多蜜译；（六）《维摩诘所说经》三卷，后秦鸠摩罗什译；（七）《说无垢称经》六卷，唐玄奘译。这七种译本现存三种，即支谦译《佛说维摩诘经》、罗什译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和玄奘译《说无垢称经》，而以罗什译本最为流行。1999 年日本学者在中国西藏布达拉宫考察时，发现了《维摩诘经》的梵文抄本，并于2006 年出版了校订本《梵文维摩诘经》。

鸠摩罗什译出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后，曾亲自为此经作注。鸠摩罗什(343 ~ 413)不仅是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家，也是久负盛名的佛教义学大师。协助罗什译事的僧肇、道生、僧叡和道融等人也曾分别为此经作注。僧肇（384 ~ 414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义学高僧，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先驱者，人称“解空第一”，其不朽之作《肇论》，对于中国佛学思想及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广泛与深远的影响。竺道生(355 ~ 434)，简称道生，是晋宋间的义学高僧，曾从罗什受学，与僧肇、道融、僧睿并称关中四杰，倡顿悟成佛说，立阐提成佛义，有“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”的典故，被誉为涅槃圣。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中云：“僧肇始注《维摩》，世咸玩味。及（道）生更发深旨，显畅新异；讲学之匠，咸共宪章。”这些注解的单行本早已失传。现存《注维摩诘经》十卷，署名僧肇述（或选），实际上是糅合罗什、僧肇、道生三家的注解而成（杂有道融注一条）。这部汇集了译事团队诸位大师真知灼见的注疏，确能透发经义，阐发微旨，为后世诸家《维摩诘经》注疏之本，是弥足珍贵的。另有唐道液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《净名经关中释抄》，是对罗什师徒注解的疏释。

罗译《维摩诘经》除罗什师徒为之作注外，历代均有注本，如隋时地论宗宗师慧远《维摩经义记》八卷，天台宗创立者智顗《维摩经玄疏》六卷、《维摩经文疏》二十八卷，三论宗创立者吉藏《净名玄论》八卷、《维摩经略疏》五卷、《义疏》六卷，唐湛然《维摩经疏记》《维摩经略疏》，宋智圆《维摩经略疏垂裕记》，明通润《维摩诘所说经直疏》、传灯《维摩经无我疏》及杨起元《维摩经评注》等。玄奘译本较罗什译本约晚三百年，不如罗什译本流传广泛，只有其弟子窥基《无垢称经疏》等少数几个注本。以上所有这些注疏，不可避免地都会注重参考罗什师徒们的注本。

二

罗什师徒《维摩诘经》注疏版本在后世经历了诸多演变。

（一）原始单注本

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中，收有僧叡的《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》，而《义疏》本身已失传，其所注解的《毗摩罗诘提经》，应该是罗什翻译《维摩诘经》时的一个草译本。隋法经等所撰《众经目录》，记载有鸠摩罗什《维摩经注解》三卷、道生《维摩经注解》三卷及僧肇《维摩经注解》五卷。这三种《维摩经》注本又见载于日本永超《东域传灯目录》中，但这三种注解的单行本久已失传。敦煌出土文献中发现了三号写卷，分别为罗振玉旧藏两卷，及甘博129(馆藏1064)一卷。罗振玉影印本发表于1939年的《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》，其一卷尾题名"维摩洁经解卷第一"。此疏注释罗译《维摩诘经》，且只收录了僧肇对《维摩洁经》的注解，此似即为僧肇所撰原为五卷之《维摩经注解》的一部分。

（二）后世汇集本，又可以分为唐本、宋本与明清删节本。

甲、唐本

《注维摩诘经》现刊本基本是宋本、明本，但《大正藏》本（第38册，经号1775）采用了一件八卷的唐本《注维摩诘经》为校本，为日本平安时代(782～1197)写经，日本多武峰谈山神社藏本，题名"维摩经集解"。这与日本永超《东域传灯目录》中所载云"《维摩洁经注》八卷，僧肇等注，录云：罗什三藏等注，亦名《净名集解》"相符。遗憾的是该唐本《注维摩诘经》为一残本，缺失两品。由《大正藏》的校勘可知，八卷唐本在各品名之前多加"集解"二字。使用"罗什曰"、"僧肇曰"、"竺道生曰"等完整称谓，而不是现行宋本、明本所用的"什曰"、"肇曰"、"生曰"等简称。当罗什、僧肇二人的注疏相同或十分相近时，二人注疏均完整收录，而不是现行本所用的"释同上"、"注同上"以示省略。八卷唐本中的"胡音"、"胡本"，现行本皆改成"梵音"、"梵本"。从这些特征可以推定，该本应为《维摩诘经》注释的原始汇集本。

另一种唐代汇集本是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，又名《净名经关中疏》、

《净名集解关中疏》、《关中集解》，由唐道液撰集而成，该汇集本与《注维摩诘经》相比较，文中僧肇的注释收录较全，罗什、道生的注释只收录了一小部分，此外还收录了《注维摩诘经》中未收的僧叡注释二十条，再加上道液自己的注释与科文。该疏佚失已久，在敦煌出土后，被收入日本《大正藏》第85卷。该疏又有黎明的新校录全本，收入《藏外佛教文献》第二、三辑。

乙、宋本

现在通行的《注维摩诘经》十卷，如日本《大正藏》本（底本为日本宽永十八年刊本）、《卍续藏》本（底本题为广採本），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据民国年间刊本的影印本，它们有一个共同标志，就是书末都载有宋淳化四年（993）张齐贤的〈新雕维摩经后序〉，因此都以该宋刻本为祖本。由于淳化四年张齐贤本为重刻本，原本的年代已不可考，姑且称该本及其复刻本为宋本。该本与唐本实质上差异不大，是唐本的整理本。相对于明清删节本，该本是完整本。通过与敦煌文献中的僧肇《维摩经注解》残卷、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及唐本校勘，可以认为该本收录了鸠摩罗什、僧肇、竺道生三家的全部注释，是目前最好的版本。

丙、明清删节本

明清间流行的《注维摩诘经》，是大幅度删减了的简本。现在所见最早的是明嘉靖年间重刊《维摩诘所说经注》六卷（国家图书馆藏），载有方九叙〈维摩诘所说经后序〉，之后的戚继光重刻本六卷（有方序），《永乐北藏》本十卷、《嘉兴藏》本十卷、清《龙藏》本八卷、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金陵刻经处本八卷和以《永乐北藏》本为底本的《中华大藏经》本（以上均无方序），这些版本文字内容基本相同，只是在分卷上略有差异，属于一个系统，从版本上看，是宋本（或其祖本）的删减本。据金陵刻经处本后记，此本连圈共计八万五千余字，与《大正藏》本等宋本的十三万多字相比，删减甚多。

三

民国年间李翊灼曾依据《注维摩诘经》十卷本，再补充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中所收录的僧叡注释等材料，校辑成《维摩诘经集注》，是一个很好的尝试。此次整理即借鉴了这个思路，并采纳吸收了一些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据民国间刊本所影印的《注维摩诘经》十卷为底本，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宋本中的最佳版本，最接近于唐本；以敦煌、吐鲁番出土的原始单注本残卷、八卷唐本（《大正藏》本的校本甲）、《大正藏》本（第38册，经号1775）、《卍续藏》本（第18册，经号335）、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（黎明校录本）和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（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，影印民国时期刻本）为参校本，再补充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中僧叡的注释等材料。为了不影响阅读效果，避免校记过于繁杂，仅于参校本异文有参考价值可资比较及其它必要时出校，或据以对底本的讹误予以校订。

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献一个《注维摩诘经》的优良读本。错误与不足之处，恳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。

点校者

二〇一六年元月



目　录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序[1]

后秦 释僧肇 述[2]

《维摩诘不思议经》者，盖是穷微尽化、绝妙之称也。其旨渊玄，非言象所测；道越三空，非二乘所议。超群数之表，绝有心之境。眇莽无为而无不为，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，不思议也。何则？夫圣智无知而万品俱照，法身无象而殊形并应，至韵无言而玄籍弥布，冥权无谋而动与事会。故能统济群方，开物成务，利见天下，于我无为。而惑者睹感照因谓之智，观应形则谓之身，觌玄籍便谓之言，见变动而谓之权。夫道之极者，岂可以形、言、权、智而语其神域哉！

然群生长寝，非言莫晓；道不孤运，弘之由人。是以如来命文殊于异方，召维摩于他土，爰集毗耶，共弘斯道。此经所明，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，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，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，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。凡此众说，皆不思议之本也。至若借座灯王，请饭香土，手接大千，室包乾象，不思议之迹也。然幽关难启，圣应不同，非本无以垂迹，非迹无以显本，本迹虽殊，而不思议一也。故命侍者，标以为名焉。

大秦天王，俊神超世，玄心独悟。弘至治于万机之上，扬道化于千载之下。每寻玩兹典，以为栖神之宅，而恨支、竺所出，理滞于文，常恐玄宗坠于译人。北天之运，运通有在也，以弘始八年岁次鹑火，命大将军常山公、右将军安成侯，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，于长安大寺，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。什以高世之量，冥心真境，既尽环中，又善方言，时手执梵文，

[1] 底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据民国间刊本所影印《注维摩诘经》十卷）作此，《大正藏》本、《卍续藏》本均作“注维摩诘经卷第一并序”，唐本（《大正藏》本的校本甲）欠此序文。

[2] “述”，《大正藏》本、《卍续藏》本均作“撰”。

口自宣译。道俗虔虔，一言三复，陶冶精求，务存圣意。其文约而诣，其旨婉而彰，微远之言，于兹显然矣。

余以暗短，时预听次。虽思乏参玄，然粗得文意，辄顺所闻，为之注解。略记成言，述而无作，庶将来君子，异世同闻焉。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一[1]

维摩诘所说

罗什[2]曰：维摩诘，秦言净名，即五百童子之一也。从妙喜国，来游此境。所应既周，将还本土，欲显其淳德，以泽群生。显迹悟时，要必有由，故命同志诣佛，而独不行。独不行，则知其疾也。何以知之？同志五百，共遵大道，至于进德修善，动静必俱。今净国之会，业之大者，而不同举，明其有疾。有疾故有问疾之会，问疾之会由净国之集，净国之集由净名方便。然则此经始终所由，良有在也。若自说而观，则众圣齐功；自本而寻，则功由净名。原其所由，故曰“维摩诘所说”也。

释僧肇[3]曰：维摩诘，秦言净名，法身大士也。其权道无方，隐显殊迹。释彼妙喜，现此忍土，所以和光尘俗，因通道教。常与宝积俱游，为法城之侣。其教缘既毕，将返妙喜，故欲显其神德以弘如来不思议解脱之道，至命宝积独诣释迦，自留现疾，所以生问疾之端，建微言之始。妙唱自彼，故言其说。

竺道生曰：维摩诘者，胡音[4]，此云无垢称也。其晦迹五欲，超然无染，清名遐布，故致斯号。贵名求实者，必重其说。说本表实，重之则终得所求，因斯近接，有过圣言矣。

叡曰：夫经或以人为名，或以法为名者，自非佛所说，多随人为名；佛之所说，非唯一经，故随所说法以为名。此经总人、法二名者，以人为

[1] 底本各卷之下均有“后秦释僧肇述”六字，现予删除，下同。

[2] “罗什”，底本作“什”，即鸠摩罗什的简称，现按唐本校订，下同。

[3] “释僧肇”，底本作“肇”，现按唐本校订，下同。

[4] “胡音”二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名则明法之所由，以法为名则略经之大体，所以两存耳。[1]

经

释僧肇曰：经者，常也。古今虽殊，觉道不改，群邪不能沮，众圣不能异，故曰常也。

一名不可思议解脱

罗什曰：亦名三昧，亦名神足，或令修短改度，或巨细相容，变化随意，于法自在，解脱无碍，故名解脱。能者能然，物不知所以，故曰不思议。亦云：法身大士念即随应，不入禅定然后能也。心得自在，不为不能所缚，故曰解脱也。若直明法空，则乖于常习，无以取信，故现物随心变，明物无定性。物无定性，则其性虚矣。菩萨得其无定，故令物随心转，则不思议乃空之明证。将显理宗，故以为经之标也。

释僧肇曰：微远幽深，二乘不能测，不思议也；纵任无碍，尘累不能拘，解脱也。此经始自于净土，终于法供养，其中所明虽殊，然其不思议解脱一也，故总以为名焉。上以人名经，此以法名经。以法名经，所以标榜旨归；以人名经，所以因人弘道者也。

竺道生[2]曰：无垢之称，或止形迹，心不必然，故复言其解脱，更为一名。不可思议者，凡有二种：一曰理空，非惑情所图；二曰神奇，非浅识所量。若体夫空理，则脱思议之惑。惑既脱矣，则所为难测。维摩诘今动静皆神奇，必脱诸惑。脱惑在于体空，说空是其所体，是以无垢之名，信而有征。名苟有征，其求愈到。到于求者，何患不悟乎！

叡曰：菩萨无心，应物有说。众生但睹其教，莫测所由，故名所说为不思议。虽说而无心，故不碍于有；虽无心而能说，故不碍于无。空有所

[1] 本条为僧叡的注释，底本无，依《净名经集解关中疏》（黎明校录本）补入。以下凡“叡曰”条，均同。

[2] “竺道生”，底本作“生”，现按唐本校订，下同。

不能累，故名之为解脱。

佛国品第一集解[1]

罗什曰：经始终由于净国，故以佛国冠于众篇也。

如是

释僧肇曰："如是"，信顺辞。夫信则所言之理顺，顺则师资之道成。经无丰约，非信不传，故建言"如是"。

我闻。

罗什曰：若不言闻，则是我自有法。我自有法，则情有所执。情有所执，诤乱必兴。若言我闻，则我无法。我无法则无所执，得失是非归于所闻。我既无执，彼亦无竞。无执无竞，诤何由生？又云：爱有二种，一五欲爱，二法爱。外道出家能断欲爱，不断法爱，故情有所执。佛弟子兼除二爱，法爱既尽，执竞都息。经始称我闻，存于此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出经者明己亲承圣旨，无传闻之谬也。

一时，

罗什曰：说经时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王启运，嘉集之时也。

佛在毗耶离

罗什曰：据佛所在方也。毗，言稻土之所宜也；耶离，言广严，其地

[1]　"集解"两字依唐本补，下同。

平广庄严。

释僧肇曰：毗耶离，国土名也，秦言广严。其土平广严事，因以为名也。

庵罗树园，

罗什曰：庵罗树，其果似桃而非桃也。

释僧肇曰：庵罗，果树名也，其果似桃而非桃，先言奈氏，事在他经。

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。

释僧肇曰：比丘，秦言或名净乞食，或名破烦恼，或名净持戒，或名能怖魔。天竺一名该此四义，秦言无一名以译之，故存梵[1]名焉。

别本云："摩诃比丘僧八千人俱。"罗什曰：共闻经人也。举时、方、人三事，以证其所闻也。摩诃，秦言大，亦言胜，亦言多。于一切众中最上，天人所宗，故言大；能胜九十六种论议，故言胜；其数八千，故言多。比丘，秦言破烦恼，亦言乞士。除五种邪命，养法身，故言乞士。比丘、菩萨不合数者，以比丘尽是肉身，菩萨多是法身，身异故；若肉身菩萨未正位取证，心异故。以二因缘，比丘、菩萨不合说也。所以先罗汉后菩萨者，人谓菩萨未尽诸漏，智慧未具；罗汉三漏既尽，智慧成就，随人情所推，以为先后耳。

菩萨三万二千，

释僧肇曰：菩萨，正音云菩提萨埵。菩提，佛道名也。萨埵，秦言大心众生。有大心，入佛道，名菩提萨埵，无正名译也。

别本云："菩萨三万二千，得大神通。"罗什曰：大士凡有三种：一者出家，二者在家，三者他方来。复次，一者结业身，二者法身，此中菩萨多是法身。然应感之形，与物同迹，物或齐其所见而生劣想，故举大数，

[1]"梵"，底本作"义"，依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（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 年出版，影印民国时期刻本）校订。

然后序德也。梵本云："神通智慧，本事已作。"六度诸法即通慧之因，通慧之因即本事也。

众所知识，

释僧肇曰：大士处世，犹日月升天，有目之士谁不知识？

别本云："众所敬仰。"罗什曰：梵本云："多知多识。"显德应时，故物咸知识。物咸知识，故敬之者众，此义则出也。

大智本行皆悉成就，

释僧肇曰：大智，一切种智也。此智以六度、六通、众行为本，诸大士已备此本行。

诸佛威神之所建立；

罗什曰：佛威神建立，言佛所念也。为佛所念，则莫能沮坏。犹如鱼子为母所念，必得成就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天泽无私，不润枯木；佛威虽普，不立无根。所建立者，道根必深也。

叡曰：凡有二种：或以神化所加，令其暂悟，名为建立；或以妙法启心，化之同己，亦名建立。

为护法城，受持正法；

罗什曰：法城，即实相法也。使物无异见，故言护也。复次，一切经法皆名法城，护持宣布，令不坏也。有能持正法者，亦兼护之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外为护法之城，内有受持之固。

叡曰：真理为法，文字为城。城堑固则内不害，文字存则理不亏也。

能狮子吼，

释僧肇曰：狮子吼，无畏音也。凡所言说，不畏群邪异学，喻狮子吼，

不畏[1]众兽。下之狮子吼，因[2]美演之[3]法也。

名闻十方；

罗什曰：上言多知多识者，谓现迹一[4]方，化淳一国，物沾其惠，又识其人。今云名闻十方者，谓道风遐扇，闻其名也。

释僧肇曰：行满天下，称无不普。

众人不请，友而安之；

罗什曰：为利有二种：若今世、后世，物以利交，故请而后动；圣以慈应，故不祈而往。往必与亲，亲必为护，故曰不请友而安之。

释僧肇曰：真友不待请，譬慈母之赴婴儿也。

绍隆三宝，能使不绝；

释僧肇曰：继佛种，则三宝隆。

别本云:兴隆三宝,能使不绝。罗什曰:非直显明三宝,宣通经法之谓也。谓能积善累功，自致成佛，成佛则有法，有法则有僧。不绝之功，事在来劫,今言不绝,则必能有[5]也。又于其中间自行化人,我既化人,人亦化物,物我俱成，三宝弥隆。众生无尽，故三宝亦不绝也。

降伏魔怨，制诸外道；

罗什曰：魔，四魔。得无生忍，烦恼永断，故降欲魔。得法身，则更不得身，故降身魔。无身则无死，故降死魔。无三魔，则波旬不得其便，故降天魔也。伏外道，如令舍利弗与外道论议，七日七夜然后得胜，斯其

[1] “不畏”二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[2] “因”，底本作“曰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[3] “之”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[4] “一”，底本作“二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[5] “有”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类也。

释僧肇曰：魔，四魔也。外道，九十六种道也。九十六种外道，各有部众，故言诸也。[1]

悉已清净，永离盖缠；

罗什曰：离盖缠有三种：一者持戒清净，盖缠不起；二者世俗道断，断而未尽，当其不起，亦名为离；此中得无生法忍，灭尽离也。

释僧肇曰：盖，五盖。缠，十缠，亦有无量缠。身口意三业悉净，则盖缠不能累也。

叡曰：凡夫止结，暂灭还生；二乘虽灭，证处犹存；大士了虚，情尘俱寂，灭处尽根，生无所寄，法身居然不论，故云也。

心常安住无碍解脱；

罗什曰：不思议解脱即其类也。于事无碍，故言无碍，无碍故解脱。或于一事乃至百千，或于一国至恒沙国，于中通达自在无碍，未能如佛一切无碍。

释僧肇曰：此解脱七住所得。得此解脱，则于诸法通达无碍，故心常安住也。

念定总持，辩才不断；

释僧肇曰：念，正念。定，正定。总持，谓持善不失，持恶不生，无所漏忘谓之持。持有二种：有心相应持，不相应持。辩才，七辩也。此四是大士之要用，故常不断。

别本云：其念不远断，乃至辩才成就。罗什曰：念者，无上道念也。不断，不中断也。不断义通贯下三法也。菩萨得此四法，深入坚固，经身

[1] 此句“九十六种外道各有部众故言诸也”原错简在“得无所畏”僧肇释文之下，现按《大正藏》本、《卍续藏》本校注，移于此处。

不失，历劫愈明，故言不断也。

叡曰：念不忘则慧逾增，定不舍则心常一，持善不失则强忆识而恶不生，辩不绝则化无碍。备此四门，可以官府万行，故曰也。

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及方便力，无不具足；

罗什曰：上言道念不断，道念不断，然后具行六度；六度具足，自事已毕；自事已毕，则方便度人；度人之广，莫若神通；神通既具，乃化众生。如是次第，如后净国中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具足，谓无相行也。七住已上，心智寂灭，以心无为，故无德不为，是以施极于施而未尝施，戒极于戒而未尝戒。七德殊功，而其相不异，乃名具足。方便者，即智之别用耳。智以通幽穷微，决定法相。无知而无不知，谓之智也。虽达法相而能不证，处有不失无，在无不舍有，冥空存德，彼我[1]两济，故曰方便也。

逮无所得，不起法忍；

罗什曰：有识已来，未尝见法，于今始见[2]，能信能受，忍不恐怖，安住不动，故名为忍。

释僧肇曰：忍，即无生慧也，以能堪受实相，故以忍为名。得此忍，则于法无取无得，心相永灭，故曰无所得不起法忍也。

已能随顺转不退轮；

释僧肇曰：无生之道，无有得而失者，不退也。流演圆通，无系于一人，轮也。诸佛既转此轮，诸大士亦能随顺而转之。

别本云：转不退转法轮。罗什曰：法轮，无生忍也。以轮授物，物得此轮，故名转。受者得而不失，名不退转。自乘转进，亦名为转也。

---

[1] “我”，底本作“彼”，依《关中疏》校订。

[2] “见”，底本作“得”，依唐本校订。

善解法相，知众生根；

释僧肇曰：诸法殊相无不解，群生异根无不知也。

盖诸大众，

罗什曰：梵本云："众不能盖。"众不能盖，明其超出。今言盖众，其言亦同也。

得无所畏；

罗什曰：菩萨自有四无畏，非佛无畏也。恐畏之生，生于不足，无不足故无畏。能说而不能行，亦所以畏也。今能说能行，故无畏也。能说能行，名曰法象也。

释僧肇曰：菩萨别有四无畏：一得闻持总持；二知众生根；三不见有能难己、使己不能答者；四随问能答，善决众疑。有此四德，故能映盖大众也。

功德智慧，以修其心；相好严身，色像第一；

罗什曰：明备此德，所以无畏也。

释僧肇曰：心以智德为严，形以相好为饰。严心所以进道，饰形所以靡俗。

舍诸世间所有饰好，

罗什曰：色相璎珞饰好已备，故不假外饰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为尊形者示严相耳，岂俗饰之在心哉！

名称高远逾于须弥，

释僧肇曰：名自有高而不远，远而不高。前闻十方，取其远也；今逾须弥，取其高也。高，谓高胜也。

深信坚固犹若金刚，

释僧肇曰：七住已上，无生信不可坏也。

法宝普照而雨甘露，

释僧肇曰：法宝光无不照，照痴冥也；泽无不润，润生死也。喻海有神宝，能放光除冥，亦因光能雨甘露、润枯槁也。

于众言音微妙第一；

释僧肇曰：殊类异音，既善其言，而复超胜。

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；有无二边，无复余习；

释僧肇曰：深入，谓智深解也。解法从缘起，则邪见无由生。有无二见，群迷多惑，大士久尽，故无余习。

演法无畏犹狮子吼，

罗什曰：上明一切时无畏，此明说法无畏。上狮子吼明德音远振，此明能说实法，众咸敬顺，犹狮子吼威慑群兽也。

其所讲说乃如雷震；

罗什曰：正智流润，譬如天雨；辩者发响，犹如雷震。人有慧而不辩，或辩而无慧。既云无畏，又言雷震，明其辩慧兼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音远震，开导萌芽，犹春雷动于百草也。

无有量，已过量；

释僧肇曰：既得法身，入无为境，心不可以智求，形不可以像取，故曰无量。六住已下，名有量也。

集众法宝，如海导师；

释僧肇曰：引导众生入大乘海，采取法宝，使必获无难。犹海师善导商人，必获夜光也。

了达诸法深妙之义，

释僧肇曰：深妙[1]，如实义也。

善知众生往来所趣及心所行；

释僧肇曰：六趣往来、心行美恶，悉善知也。

近无等等佛自在慧、十力、无畏、十八不共；

罗什曰：诸佛智慧无与等者，而此佛与等。复次，实相法无有等比，唯佛与等，菩萨邻而未得，故言近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佛道超绝，无与等者，唯佛佛自等，故言无等等。所以辨其等者，明第一大道，理无不极，平若虚空，岂升降之有也！自在慧者，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即其事也。大士虽未全具佛慧，且以近矣。

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而生五道以现其身；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生而无不生。无生故恶趣门闭，无不生故现身五道也。

为大医王，善疗众病，应病与药，令得服行；

释僧肇曰：法药善疗，喻医王也。

无量功德皆成就，

释僧肇曰：无德不备也。

---

[1] “深妙”二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无量佛土皆严净；

释僧肇曰：群生无量，所好不同，故修无量净土，以应彼殊好也。

其见闻者无不蒙益，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形声，应物故形声耳，岂有见闻而无益哉！

叡曰：法身无身，无身故感而后应；感而后应，则无应而不会，故使其见闻者无不蒙益。

诸有所作亦不虚捐；

释僧肇曰：功不可虚设。

别本云：所作不虚。罗什曰：所作必成，兼以度人，故不虚也。

叡曰：法身无为，为不由己；为不由己，则动无非时；动无非时，故能“诸有所作亦不唐捐”。

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，其名曰：等观菩萨、不等观菩萨、等不等观菩萨、

罗什曰：等观，四等观众生也。不等，智慧分别诸法也。等不等者，兼此二也。

叡曰：此诸菩萨，或以功行为名，亦有因相得称，非唯一途，亦如今人字耳。宜为可望文消息，无定义也。

定自在王菩萨、

罗什曰：于诸定中得自在也。

法自在王菩萨、

罗什曰：说诸法中得自在也。

法相菩萨、

罗什曰：功德法相现于身也。

光相菩萨、

罗什曰：光明之相现于身也。

光严菩萨、

罗什曰：光明庄严也。

大严菩萨、

罗什曰：明其身相大庄严也。

宝积菩萨、

罗什曰：积聚智慧宝也。

辩积菩萨、

罗什曰：积聚四辩。

宝手菩萨、

罗什曰：手中能出无量珍宝也。

宝印手菩萨、

罗什曰：印者，相也。手有出宝之相。亦曰手中有宝印也。

常举手菩萨、

罗什曰：现以大慈之手，抚慰众生，令不恐畏。是以常举手向人，唱言勿怖也。

常下手菩萨、

罗什曰：常垂下其手，现慈心屈下，无伤物之像也。

常惨菩萨、

罗什曰：悲念众生也。

喜根菩萨、

罗什曰：喜根，喜等也，亦于实相法中生喜及随喜也。

喜王菩萨、

罗什曰：喜有二种：一不净，二清净。清净喜，故言王也。

辩音菩萨、

罗什曰：辞辩也。

虚空藏菩萨、

罗什曰：实相慧藏如虚空也。

执宝炬菩萨、

罗什曰：执慧宝炬，除众暗冥。

宝勇菩萨、

罗什曰：勇于德宝。亦得宝故能勇也。

宝见菩萨、

罗什曰：以慧宝见于诸法也。

帝网菩萨、

罗什曰：幻术，经名帝网也。此大士神变自在，犹如幻化，故借帝网以名之。

明网菩萨、

罗什曰：明网自说手有缦网，放光明也。

无缘观菩萨、

罗什曰：观时不取相，故[1]无缘。亦深入观时，莫见其所缘也。

慧积菩萨、

罗什曰：积聚慧也。

宝胜菩萨、

罗什曰：功德宝超于世也。

天王菩萨、

罗什曰：一假名天，二生天，三贤圣天。言天王，则贤圣天也。

坏魔菩萨、

罗什曰：行坏魔道也。

电得菩萨、

罗什曰：因事为名也。

[1]　“故”，依《关中疏》补入。

自在王菩萨、

罗什曰：于法自在，如王之于民也。

功德相严菩萨、

罗什曰：功德之相庄严其身也。

狮子吼菩萨、

罗什曰：以大法音，令众生伏也。

雷音菩萨、

罗什曰：所说法[1]能令天人欢喜、群邪振悚，犹若雷音，闻者喜惧也。

山相击音菩萨、

罗什曰：以大法音消伏刚强，音声震击，若山相搏也。

香象菩萨、

罗什曰：青香象也，身出香风，菩萨身香风亦如此也。

白香象菩萨、

罗什曰：其香最胜，大士身香亦如是也。

常精进菩萨、

罗什曰：始终不退。

不休息菩萨、

---

[1] “法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罗什曰：不暂废也。

妙生菩萨、

罗什曰：生时有妙瑞也。

花严菩萨、

罗什曰：以三昧力，现众花遍满虚空，大庄严也。

观世音菩萨、

罗什曰：世有危难，称名自归，菩萨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也。亦名观世念，亦名观自在也。

得大势菩萨、

罗什曰：有大势力也。以大神力飞到十方，所至之国六反振动，恶趣休息也。

梵网菩萨、

罗什曰：梵，四梵行。网，言其多也。

宝杖菩萨、

罗什曰：或物宝、或法宝以为杖也。

无胜菩萨、

罗什曰：功德超胜也。[1]

严土菩萨、

---

[1] 此句底本无，依《关中疏》补入。

罗什曰：净国土也。

金髻菩萨、

罗什曰：金在髻也。

珠髻菩萨、

罗什曰：如意宝珠在其髻中，悉见十方世界及众生行业果报因缘也。

弥勒菩萨、

罗什曰：姓也，此曰慈氏[1]。阿逸多，字也，此云无胜[2]。南天竺婆罗门之子。

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，

罗什曰：秦言妙德也。数从小至大，故二人在后。复次，二人在此方为大，余方为小，亦应在后也。妙德以法身游十[3]方，莫知其所生，又来补佛处，故言法王子也。

如是等三万二千人。

释僧肇曰：叹德列名，所以存人以证经也。

复有万梵天王尸弃等，

释僧肇曰：尸弃，梵王名，秦言顶髻也。

从余四天下，来诣佛所而听法。复有万二千天帝，

---

[1] “此曰慈氏”，底本无，依《关中疏》补入。

[2] “此云无胜”，底本无，依《关中疏》补入。

[3] “十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罗什曰：举其从余四天下来者，据此四天下以明梵耳。复次，天有二种：一者地天，二者虚空天。帝释处须弥顶，即是地天，又为地主，举释则地天斯摄，举梵王则虚空天尽摄。复次，帝释得道迹，梵王得不还果，常来听法，众所共知，故经序众所知识以为会证也。复次，一切众生宗事梵天，所宗尚来，则知余人必至矣。

亦从余四天下，来在会坐。

释僧肇曰：一佛土有百亿四天下，一四天下各有释梵，故言余。亦或从他方佛土来。

并余大威力诸天、

释僧肇曰：除上梵、释，余大天也。

龙、

罗什曰：龙有二种：一地龙，二虚空龙。

释僧肇曰：龙有二种，地龙、虚空龙，种有四生。

神、

罗什曰：神受善恶杂报，似人天而非人天也。

释僧肇曰：神受善恶杂报，其[1]形胜人劣天，身轻微，难见也。

夜叉、

罗什曰：秦言贵人，亦言轻捷。有三种：一在地，二在虚空，三天夜叉也。地夜叉但以财施，故不能飞空。天夜叉以车马施，故能飞行。佛转法轮时，地夜叉唱，空夜叉闻；空夜叉唱，四天王闻；如是乃至梵天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夜叉，秦言轻捷，有三种：一在地；二在虚空；三天夜叉，

---

[1]　“其”，底本作“见”，依《关中疏》校订。

居下二天，守天城池门阁。

乾闼婆、

罗什曰：天乐神也，处地上宝山中，天欲作乐时，此神体上有相出，然后上天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天乐神也，居地上宝山中。天须乐时，此神体上有异相现，然后上天也。

阿修罗、

罗什曰：秦言不饮酒，不饮酒因缘出《杂宝藏》。此是恶趣，男丑、女端正，有大势力，常与天共斗也。[1]

释僧肇曰：秦言不饮酒。此神类男丑、女端正，有大势力，能与天共斗也。[2]

迦楼罗、

罗什曰：金翅鸟也。

释僧肇曰：金翅鸟神。

紧那罗、

罗什曰：秦言人非人，其形似人，而头上有一角，遂称为人非人。亦天乐神，小不及乾闼婆。

释僧肇曰：秦言人非人，其形似人，头有一角，称为人非人。亦天乐神，小不及乾闼婆也。[3]

---

[1] 此条注释据《大正藏》本、《卍续藏》本补入。

[2] 此条底本为罗什注，现依唐本校订为僧肇注。

[3] 此条注释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摩睺罗伽等，悉来会坐。

罗什曰：是地龙，而腹行也。

释僧肇曰：摩睺罗伽，大蟒神也。此上八部，皆有大神力，能自变形，在座听法也。

诸比丘、比丘尼、

释僧肇曰：比丘义同上。尼者，女名也。已上八千比丘，别称得道者也。

优婆塞、

释僧肇曰：义名信士男也。

优婆夷，

释僧肇曰：义名信士女也。

俱来会坐。

彼时，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，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，安处众宝狮子之座，蔽于一切诸来大众。

释僧肇曰：须弥山，天帝释所住金刚山也，秦言妙高，处大海之中，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万里。如来处四部之中，威相超绝，光蔽大众，犹金山之显溟海也。

尔时，毗耶离城有长者子，名曰宝积，

释僧肇曰：宝积亦法身大士，常与净名俱诣如来，共弘道教。而今独与里人诣佛者，将生问疾之由，启兹典之门也。

与五百长者子俱，持七宝盖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各以其盖共供养佛。

释僧肇曰：天竺贵胜行法，各别持七宝盖，即以供养佛。

佛之威神，令诸宝盖合成一盖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

罗什曰：现此神变，其旨有二：一者现神变无量，显智慧必深；二者宝积献其所珍，必获可珍之果，来世所成，必若如此之妙，明因小而果大也。

而此世界广长之相，悉于中现。

释僧肇曰：盖以不广而弥八极，土亦不狭而现盖中。

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、

罗什曰：秦言妙高山也。凡有十宝山，须弥处其中，余九围之也。

雪山、目真邻陀山、摩诃目真邻陀山、香山、宝山、金山、黑山、铁围山、大铁围山，大海江河，川流泉源，

别本云：显彼大海。罗什曰：山金色，海水清相，相映发也。缘林[1]显发金光，亦复如是也。

及日月星辰，天宫、龙宫、诸尊神宫，悉现于宝盖中。

释僧肇曰：此佛世界。

又十方诸佛、诸佛说法，亦现于宝盖中。

释僧肇曰：将显佛土殊好不同，故通[2]现十方也。诸长者子皆久发道心，而未修净土，欲悦其来供之情，启发净土之志，故因其盖而现之也。

尔时，一切大众睹佛神力，叹未曾有，合掌礼佛，瞻仰尊颜，目不暂舍。

罗什曰：信乐发中，相现于外。

---

[1] “林”，底本作“水”，依唐本校订。

[2] “通”，唐本作“遍”。

长者子宝积，即于佛前以偈颂曰：

罗什曰：上以身力供养，今以心口供养。上以财养，今以法养。复次，众虽见其变，未知变之所由。欲令推宗有在，信乐弥深，故以偈赞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形敬不足以写心，故复赞之、咏之者矣。

目净修广如青莲，

罗什曰：面为身之上，目为面之标，故叹形之始，始于目也。复次，佛以慈眼等视众生，重其等，故叹之。

释僧肇曰：五情百骸，目最为长。瞻颜而作，故先赞目也。天竺有青莲花，其叶修而广，青白分明，有大人目相，故以为喻也。

心净已度诸禅定，

罗什曰：心净则目明，故举心以证目。复次，目为形最，心为德本，将叹德，故美其心也。度诸禅定，释所以净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形长者目，主德者心，故作者标二为颂首也。禅定之海，深广无际，自非如来清净真心，无能度者。

久积净业称无量，

罗什曰：净业无量，故名亦如之[1]。

释僧肇曰：于无数劫积三净业，故名称无量。

导众以寂故稽首。

罗什曰：梵本云寂道，寂道即八正也。

释僧肇曰：寂，谓无为寂灭之道也。

[1] “之”，底本作“是”，依唐本校订。

既见大圣以神变，　　普现十方无量土，
其中诸佛演说法，　　于是一切悉见闻。

释僧肇曰：既见合盖之神变，已不可测。方于中现十方国及诸佛演法，于是忍界一切众会悉遥见闻，更为希有也。

法王法力超群生，　　常以法财施一切，

释僧肇曰：俗王以俗力胜民，故能泽及一国。法王以法力超众，故能道济无疆。

能善分别诸法相，

释僧肇曰：诸法殊相，能善分别也。自此下，至“业不亡”，尽叹法施也。

于第一义而不动。

释僧肇曰：第一义，谓诸法一相义也。虽分别诸法殊相，而不乖一相，此美法王莫易之道也。动，谓乖矣。

已于诸法得自在，　　是故稽首此法王。

释僧肇曰：世王自在于民，法王自在于法。法无定相，随应而辨。为好异者辨异而不乖同，为好同者辨同而不乖异。同异殊辨，而俱适法相，故得自在也。

说法不有亦不无，

释僧肇曰：欲言其有，有不自生。欲言其无，缘会即形。会形非谓无，非自非谓有。且有有故有无，无有何所无？有无故有有，无无何所有？然则自有则不有，自无则不无，此法王之正说也。

以因缘故诸法生。

释僧肇曰：有亦不由缘，无亦不由缘。以法非有无，故由因缘生。《论》曰：法从缘，故不有；缘起，故不无。

无我无造无受者，

释僧肇曰：诸法皆从缘生耳，无别有真主宰之者，故无我也。夫以有我，故能造善恶，受祸福；法既无我，故无造、无受者也。

善恶之业亦不亡。

释僧肇曰：若无造无受者，则不应有为善获福、为恶致殃也。然众生心识相传，美恶由起，报应之道，连环相袭，其犹声和响顺、形直影端。此自然之理，无差毫分，复何假常我而主之哉！

始在佛树力降魔，

释僧肇曰：道力之所制，岂魔兵之所能敌。自此下，至“礼法海”，叹初成如来功德也。

得甘露灭

罗什曰：梵本云寂灭甘露。寂灭甘露，即实相法也。

觉道成。

释僧肇曰：大觉之道，寂灭无相，至味和神，喻若甘露。于菩提树先降外魔，然后成甘露寂灭大觉之道，结习内魔于兹永尽矣。

已无心意

罗什曰：无别意也。

无受行，

罗什曰：无受、想、行。

释僧肇曰：心者何也？染有以生。受者何也？苦乐是行。至人冥真体寂，空虚其怀，虽复万法并照而心未尝有，苦乐是经而不为受。物我永寂，岂心受之可得？受者，三受也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也。

而悉摧伏诸外道。

释僧肇曰：无心伏于物，而物无不伏。

僧睿述什公意云：此二句应在降魔之前。初出家时，受学外道，行众苦行，尔时无希道之心、受学之意，欲示难行能伏诸外道，故言已无心意无受行。然后降众魔，成正觉，转法轮，现三宝，是为次第。而在后列者，但成佛已后，正悟既彰，则示前苦行伏邪义显也。[1]

三转法轮于大千，

释僧肇曰：始于鹿苑，为拘邻等三转四谛法轮于大千世界也。

其轮本来常清净。

释僧肇曰：法轮常净犹虚空也。虽复古今不同，时移俗易，圣圣相传，其道不改矣。

叡曰：法轮无漏无相，体无增损，有佛则转，无佛则废，用舍在人，而性相不异。[2]

天人得道此为证，

罗什曰：证明佛初转法轮。

释僧肇曰：初转法轮，拘邻等五人、八万诸天得道，此常清净之明证也。

[1] 此段注释底本无，依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补人，原文见于吉藏《维摩经义疏》卷二。

[2] 此段注释底本无，依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补人，原文见于吉藏《维摩经义疏》卷二。

三宝于是现世间。

释僧肇曰：觉道既成，佛宝也。法轮既转，法宝也。五人出家得道，僧宝也。于是，言其始也。

以斯妙法济群生，　　一受不退常寂然。

释僧肇曰：九十六种外道，上者亦能断结生无色天，但其道不真，要还堕三涂。佛以四谛妙法，济三乘众生，无有既受还堕生死者，故曰一受不退；永毕无为，故常寂然矣。

度老病死大医王，

释僧肇曰：生老病死，患之重者。济以法药，故为医王之长也。

当礼法海德无边。

释僧肇曰：法轮渊广难测，法海流润无涯，故德无边矣。

毁誉不动如须弥，

释僧肇曰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，八法之风，不动如来，犹四风之吹须弥也。

于善不善等以慈，

释僧肇曰：截手不戚，捧足不欣，善恶自彼，慈覆不二。

心行平等如虚空，

释僧肇曰：夫有心则有封，有封则不普。以圣心无心，故平等若虚空也。

孰闻人宝不敬承！

释僧肇曰：在天为天宝，在人为人宝。宝于天、人者，岂天、人之所

能，故物莫不敬承也。

今奉世尊此微盖，

罗什曰：自欣所献小而睹大变也。

释僧肇曰：微，微小也。

于中现我三千界，

诸天龙神所居宫，　　乾闼婆等及夜叉，

悉见世间诸所有，　　十力哀现是化变。

释僧肇曰：所奉至微，所见至广，此是如来哀愍之所现也。十力是如来之别称耳，十力备故，即以为名。自十号之外，诸有异称，类耳。

众睹希有皆叹佛，　　今我稽首三界尊。

释僧肇曰：睹盖中之瑞[1]也。

大圣法王众所归，　　净心观佛靡不欣，

各见世尊在其前，

释僧肇曰：法身圆应，犹一月升天，影现百水也。

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释僧肇曰：不与二乘共也。

佛以一音演说法，　　众生随类各得解，

皆谓世尊同其语，　　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释僧肇曰：密口一音，殊类异解。

---

[1] “瑞”，唐本作“所现”。

佛以一音演说法，　　众生各各随所解，
普得受行获其利，　　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释僧肇曰：佛以一音说一法，众生各随所好而受解，好施者闻施，好戒者闻戒，各异受异行，获其异利。上一音异适，此一法异适也。

佛以一音演说法，　　或有恐畏或欢喜，
或生厌离或断疑，　　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释僧肇曰：众生闻苦报则恐畏，闻妙果则欢喜，闻不净则厌离，闻法相则断疑。不知一音何演而令欢畏异生，此岂二乘所能共也！

叡曰：如说一苦法，生四种心：有人闻苦生怖畏；有人闻苦，识苦为苦，则生欢喜；有人闻苦，厌患生死；有人闻苦，知实是苦，断疑网也。[1]

稽首十力大精进！

释僧肇曰：此下一一称德而致敬也。

稽首已得无所畏！

释僧肇曰：四无畏也。

稽首住于不共法！

释僧肇曰：十八不共法也。

稽首一切大导师！　　稽首能断众结缚！

稽首已到于彼岸！

释僧肇曰：彼岸，涅槃岸也。彼涅槃岂崖岸之有？以我异于彼，故借

---

[1] 此段注释底本无，依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补入，原文见于吉藏《维摩经义疏》卷二。

岸[1]谓之耳。

稽首能度诸世间！　　稽首永离生死道！
悉知众生来去相，

释僧肇曰：众生形往来于六趣，心驰骋于是非，悉知之也。

善于诸法得解脱。

释僧肇曰：我染诸法，故诸法缚我。我心无染，则万缚斯解。

不著世间如莲花，　　常善入于空寂行。

释僧肇曰：出入自在，而不乖寂，故常善入。

达诸法相无挂碍，

释僧肇曰：万法幽深，谁识其涘？唯佛无碍，故独称达。

稽首如空无所依！

释僧肇曰：圣心无寄，犹空无依也。

尔时，长者子宝积说此偈已，白佛言："世尊！是五百长者子，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闻得佛国土清净。

释僧肇曰：阿耨多罗，秦言无上。三藐三菩提，秦言正遍知。道莫之大，无上也。其道真正，无法不知，正遍知也。诸长者子久已发无上心，而未修净土，所以宝积俱诣，如来现盖，皆启其萌也。既于盖中见诸佛净土殊好不同，志在崇习，故愿闻佛所得净土殊好之事。

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。"

---

[1] "岸"，底本作"我"，依唐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土之所以净，岂校饰之所能？净之必由行，故请说行也。凡行必在学[1]，故菩萨此问，乃是如来现盖之微旨、宝积俱诣之本意也。

别本云：佛国清净之行。罗什曰：梵本云清净之相。下言众生是佛土，则是其相兆于今，故事应于后。

佛言："善哉！宝积！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。谛听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"于是宝积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。佛言："宝积！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

罗什曰：宝积问净土之相，故以净相答之。净相，即净土因缘。净土因缘有三事：一菩萨功德，二众生，三众生功德。三因既净，则得净土。今言众生则是者，因中说果。下释义中具三因缘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至人空洞无象，应物故形，形无常体，况国土之有恒乎？夫以群生万端，业行不同，殊化异被，致令报应不一。是以净者应之以宝玉，秽者应之以沙砾。美恶自彼，于我无定。无定之土，乃曰真土。然则土之净秽系于众生，故曰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也。或谓土之净秽系于众生者，则是众生报应之土，非如来土，此盖未喻报应之殊方耳。尝试论之：夫如来所修净土以无方为体，故令杂行众生同视异见。异见故净秽所以生，无方故真土所以形。若夫取其净秽，众生之报也；本其无方，佛土之真也。岂曰殊域异处、凡圣二土，然后辨其净秽哉！

竺道生曰：净土行者，行致净土，非造之也。造于土者，众生类矣。容以滥造，不得不先明造本，以表致义，然后说行。

所以者何？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，

罗什曰：自此以下二章，列三因释则是之义。梵本云随化几所众生，似是随化人多少，故国有大小也。义者云：随以何法化众生，若施若戒等，

[1] "学"，底本作"学地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各随彼所行来生其国，亦随三因深浅以成严净之异[1]。若因持戒，则其地平正。若因行施，则七珍具足。略举二法，余皆类此。

释僧肇曰：此下释所以众生则佛土也。佛土者，即众生之影响耳。夫形修则影长，形短则影促，岂日月使之然乎？形自然耳。故随所化众生之多少，而取佛土之广狭也。是以佛土或以四天下、或以三千、或以恒沙为一国者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国土者，是众生封疆之域，其中无秽谓之为净。无秽为无，封疆为有，有生于惑，无生于解。其解若成，其惑方尽。始解是菩萨，本化自应，终就使成。既就为统，国有属佛之迹；就本随于所化，义为取彼之国。既云取彼，非自造之谓。苟若自造，则无所统，无有众生，何所成就哉！

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，

罗什曰：梵本云毗尼。毗尼言善治，善治众生，令弃恶行善也。随其弃恶多少、行善浅深，以成其国。调伏旨同而语隐，故存其本也。

释僧肇曰：随所调伏众生之深浅，而取佛土之好丑。

竺道生曰：化虽已兼，而名在始被[2]，容无调伏，故宜明之。若不调伏，则无七珍土矣。

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

罗什曰：修净国时，逆观众生来世之心，于未来世中应见何国而得解脱，先于来劫立国优劣，然后与众生共摄三因以成其国，使彼来生。言摄，摄先所期者也。此言佛慧，下云菩萨根，明将来受化有浅深也。

释僧肇曰：众生自有见净好慕而进修者，亦有见秽恶厌而进修者。所好殊方，略言之耳。所因虽异，然其入佛慧一也，故随其所应而取佛土焉。

[1] “异”，唐本作“果”。

[2] “被”下，底本有一“不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竺道生曰：随化虽已从解，容滥其疆，故复宜明。如或有滥，则同彼惑，必不能统成之矣。

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。

释僧肇曰：上为入佛慧。佛慧，七住所得无生慧也。今为菩萨根。菩萨根，六住已下菩提心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入佛智慧，亦已兼矣，而名在始涉，容无深大，故复宜明。若无[1]深大，则无一乘土矣。

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皆为饶益诸众生故。

罗什曰：释所以先立国土优劣然后造行也。若为我取国者，应任行之所成。今为饶益众生，故从物所宜而制国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定，何国之有？美恶斯外，何净可取？取净国者，皆为彼耳，故随其所应而取焉。

竺道生曰：所以上四句也。若自无造国，又不在彼疆，然后能成就众生耳。

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，随意无碍；

罗什曰：梵本云：空中造立宫室，自在无碍。空不可用为宫室，如是不离众生得净国也。又云：空中得为宫室，不可用空为宫室，要用材木，然后得成。如是菩萨虽解于空，不可但以空心得，要以三因成其国也。又意异故经文不同也。

竺道生曰：造立宫室，譬成就众生也。空地是无妨碍处，譬取无秽，秽则碍也。

若于虚空，终不能成。

---

[1]　“无”，唐本作“不”。

竺道生曰：于虚空，谓无物可用作宫室也。譬如自造国，无众生可成。

菩萨如是，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国。

竺道生曰：无碍处也。

愿取佛国者，非于空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净土必由众生，譬立宫必因地。无地、无众生，宫、土无以成。二乘澄神虚无，不因众生，故无净土也。

竺道生曰：非无众生也。

宝积！当知直心是菩萨净土，

释僧肇曰：土之净者必由众生，众生之净必因众行，直举众生以释土净。今备举众行，明其所以净也。夫行净则众生净，众生净则佛土净，此必然之数，不可差也。土无洿曲，乃出于心直，故曰直心是菩萨净土也。此则因中说果，犹指金为食。直心者，谓质直无谄，此心乃是万行之本，故建章有之矣。

菩萨成佛时，不谄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不谄、直心，一行异名也。菩萨心既直，化彼同己，自土既成，故令同行斯集。此明化缘相及故果报相连，则佛土之义显也。自此[1]下二句相对，或前后异名，或前略后广，或前因后果，类同[2]行耳。凡善行有二种：一行善，二报善。自此下，诸众生所得[3]，皆报善也。

竺道生曰：致国之义已备于前，今但明众行是净国之本，居然可领，

[1] “此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（敦煌出土文献中发现的三号写卷，分别为1939年罗振玉发表于《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》的两卷，及甘博129(馆藏1064)一卷，只收录了僧肇对《维摩诘经》的注解，下面统称为僧肇单注本。）补。

[2] “同”，底本作“因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3] “得”，底本作“习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故云宝积当知，知如前也。答其所问，故偏据事净，以表无秽直心真实之心也。斯则善行之所[1]本，故首明之也。不谄众生，是净之一事。菩萨皆语其行，众生皆言其报，而对说之者，明众生昔受此化，今有此果。菩萨行成应之，则属于佛。豫总为[2]国，故云来生也。

深心是菩萨净土，

释僧肇曰：树心众德，深固[3]难拔，深心也。

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深心故德备也。

大乘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大乘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乘八万行，兼载天下，不遗一人，大乘心也。上三心，是始学之次行也。夫欲弘大道，要先真[4]直其心；心既真直，然后入行能深；入行既深，则能广运无涯，此三心之次也。备此三心，然后次修六度，具八万四千行也[5]。

别本云：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。罗什曰：直心，诚实心也，发心之始，始于诚实。道识弥明，名为深心。深心增广，正趣佛慧，名菩提心。此皆受化者心也。受化者行致净土，人又来生，以因缘成菩萨国。善有二种：一者行善，二者报生善。凡言来生其国、具足善者，皆报生善也。

布施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外舍国财身命，内舍贪爱悭嫉，名一切能舍也。

---

[1]　“所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　“为”，底本作“于”，依唐本校订。

[3]　底本“固”后衍一“故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[4]　“真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5]　“具八万四千行也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持戒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。

罗什曰：持戒独言满愿者，戒是难行，亦兼摄众善，故所愿满也。

释僧肇曰：十善，菩萨戒也。亦有无量戒，略举十耳。戒具则无愿不得，故言满也。

忍辱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忍辱和颜，故系以容相，而岂直形报而已！

精进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。禅定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。智慧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正定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得正智慧，决定法相，三聚众生中名正定聚也。

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成就慈、悲、喜、舍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此四心周备无际，故言无量。

四摄法是菩萨净土，

释僧肇曰：以四等法[1]摄众生，为四摄也。一者惠施，财法二施随彼所须。二者爱语，以爱心故，和言[2]随彼所适。三者利行，随彼所利，方便利之。四者同事，遇恶同恶而断其恶，遇善同善而进其善，故名同事也。

菩萨成佛时，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。

罗什曰：或有见佛而不解脱者，由功慧浅也。能行四摄，必慧深而功重，故于佛前得解脱也。亦四摄能令众生得解脱，故行者后致解脱报。

---

[1] “等法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摄事”。

[2] “言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颜”。

释僧肇曰：解脱即[1]四摄所成无上道大[2]无为果也。同行[3]众生皆为此果所摄也。

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方便者，巧便慧也。积小德而获大功，功虽就而不证，处有不乖寂，居无不失化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方便无碍也。

三十七品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念处、正勤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念处，四念处。正勤，四正勤。神足，四神足。根，五根。力，五力。觉，七觉意。道，八正道。合三十七，义在他经。

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

释僧肇曰：二乘、三界各有别行，若情无胜期，则随行受报。大士标心佛道，故能回彼杂行，向于一乘，此回向心也。

菩萨成佛时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。

释僧肇曰：遇善回向，何德不备？此下三句虽不言众生，言国则在矣。

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三恶、八难。

释僧肇曰：说除八难之法，故土无八难也。

自守戒行、不讥彼缺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犯禁之名。

释僧肇曰：犯禁恶名，出于讥彼，而不自守。

---

[1]　“即”，底本作“则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　“无上道大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3]　“行”后，底本衍一“故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十善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命不中夭、

罗什曰：回善向佛道，故言回向。回向则已兼举众生，故说具足功德。具足功德则无八难，故复说除八难。除八难为行，故受无难之报。既无八难，则无众恶。无众恶，则无犯禁，故次说无犯戒。上说戒度，今复言戒者，义不在戒也，欲因戒以明不讥彼阙。不讥彼阙，故莫知其阙。莫知其阙，则无犯禁之名，以此为行，故获此为果。获此为果，则众恶都息，故以十善次之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不杀报也。

大富、

释僧肇曰：不盗报也。

梵行、

释僧肇曰：不淫报也。

所言诚谛、

释僧肇曰：不妄语报。

常以软语、

释僧肇曰：不恶口报。

眷属不离、善和诤讼、

释僧肇曰：不两舌报。

言必饶益、

释僧肇曰：不绮语报。

不嫉、不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。

释僧肇曰：嫉、恚、邪见，心患之尤者，故别立三善也。

竺道生曰：终[1]于十善者，会上诸行，成身口意净，为净土之本也。

如是，宝积！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，

释僧肇曰：夫心直则信固，信固然后能发迹造行。然则始于万行者，其唯直心乎！此章明行之次渐，微著相因，是以始于直心，终于净土，譬犹植栽丝发，其茂百围也。直心树其萌，众行因而成，故言随也。

竺道生曰：前虽[2]明众行各是净国之因，而未知所以得也，故次序其意以释[3]之焉。如是者，谓上诸行如下意也。言任直心之势，自然能发行众行。

叡曰：上但广明众行因果相对；此明诸行自为始终，阶粗至极，始于菩萨自行直心，终国土众生一切都净也。

随其发行则得深心，

释僧肇曰：既能发行，则得道情弥深。

随其深心则意调伏，

释僧肇曰：道情既深，则意无粗犷也。

随意调伏则如说行，

释僧肇曰：心既调伏，则闻斯能行也。

[1]　“终”，底本作“修”，依唐本校订。

[2]　“虽”，底本作“唯”，依唐本校订。

[3]　“释”，唐本作“示”。

随如说行则能回向，

释僧肇曰：闻既能行，则能回其所行，标心胜境。

随其回向则有方便，

释僧肇曰：既能回向大乘，则大方便之所由生也。

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，

释僧肇曰：方便之所立，期在成众生也。

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，

释僧肇曰：众生既净，则土无秽也。

随佛土净则说法净，

释僧肇曰：既处净土，则有净说。

随说法净则智慧净，

释僧肇曰：既有净说，则净智慧生也。

随智慧净则其心净，

释僧肇曰：净智既生，则净心转明也。

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。

罗什曰：直心，以诚心信佛法也。信心既立，则能发行众善。众善既积，其心转深。转深则不随众恶，弃恶从善，是名调伏。心既调伏，则遇善斯行。遇善斯行，则难行能行。难行能行，故能如所说行。如所说行，则万善兼具。万善兼具，故能回向佛道。向而弥进，是方便力也。方便大要有三：一善于自行而不取相，二不取证，三善化众生。具此三已，则能

成就众生。成就众生则三因具足，三因具足则得净土。土既清净，则众生纯净。众生纯净，则不说杂教，故言说清净。受法则具下三净，具下三净则与化主同德，故曰一切净也。上章虽广说净国行，而未明行之阶渐。此章明至极深广，不可顿超，宜寻之有途，履之有序。故说发迹之始，始于直心；终成之美，则一切净也。

释僧肇曰：积德不已者，欲以净心。心既净，则无德不净。

竺道生曰：功德者，殊妙果也，本其所从，故以名之焉。

是故，宝积！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。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”

释僧肇曰：结成净土义也。净土盖是心之影响耳。夫欲响顺，必和其声；欲影端，必正其形，此报应之定数也。

尔时，舍利弗承佛威神，

别本云：承佛圣旨。罗什曰：圣旨，梵本云神力。神力所转，能令无疑者而发疑念也。

作是念：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，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岂不净，而是佛土不净若此？

释僧肇曰：土之净秽固非二乘所能及也。如来将明佛土常净、美恶生彼，故以威神发其疑念以生言端，故言承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闻事净，便封在事，还昧无秽，谓石沙与妙行为乖，故示难决之。舍利弗诚无不达，而居不足之地，可傍为不悟，故设斯念以申众怀。应机而作，本从佛慧中来，今示非己，岂虚也哉！

佛知其念，即告之言：“于意云何？日月岂不净耶？而盲者不见。”
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！是盲者过，非日月咎。”
“舍利弗！众生罪故，不见如来佛国严净，非如来咎。

释僧肇曰：日月岂不明，不见自由瞽目；佛土岂不净，罪秽故不睹。

竺道生曰：日月之照，无不表色，而盲者不见，岂日月过耶？佛亦如是，昔之为行以化众生，无有不致，无沙石之土，而众生有罪，故得斯秽，不见之耳，非佛咎也。

舍利弗！我此土净，而汝不见。”

释僧肇曰：向因此土生疑，故即此土明净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明不净罪在众生，则为净之旨居然属佛，故云我此土净。而舍利弗据秽致疑，为不见也。言“而”者，伤嗟之也。

尔时，螺髻梵王语舍利弗：“勿作是念，谓此佛土以为不净。所以者何？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，譬如自在天宫。”

罗什曰：佛土清净，阶降不同，或如四天王乃至如六天，或如梵天乃至如净居，或有过净居天。过净居天者，唯补处菩萨生此国也。称适众心，故现国不同。螺髻所见如自在天宫者，复是其所应见耳，而未尽其净也。下言“譬如宝庄严佛国”，始是释迦真报应净国。净国即在此世界，如《法华经·寿量品》中说。此是[1]净秽同处而不相杂，犹如下一器中有二种食，应二种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夫同声相和，同见相顺。梵王即法身大士也，依佛净慧，故所见皆净，因其所见而证焉。且佛土真净，超绝三界，岂直若天宫世净而已哉！此盖齐其所见而为言耳。舍利弗在人而见其土石，梵王居天而见如天宫。自余所见，亦各不同。佛土殊应，义在于此。

竺道生曰：螺髻梵王迹在生死，而[2]邪推己同在三界受福为净，知无福者自取斯秽，释迦之土便与天宫无异，以质舍利弗之不达为甚惑矣。

舍利弗言：“我见此土，丘陵坑坎、荆棘沙砾、土石诸山，秽恶充满。”

---

[1] “是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 “而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释僧肇曰：各以所见而为证也。

竺道生曰：虽闻向语，犹封秽恶，故复言己所见以申疑焉。

螺髻梵王言："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见此土为不净耳。

释僧肇曰：万事万形，皆由心成。心有高下，故丘陵是生也。

舍利弗！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，深心清净，依佛智慧，则能见此佛土清净。"

释僧肇曰：若能等心群生，深入佛慧，净业既同，则所见不异也。

竺道生曰：心有高下者，据石沙致疑，则有众生之优劣也。又是不依佛慧。为应之趣，在乎必悟之处，故唯见不净耳。若取出恶之理，则石沙、众生与夫净土之人等无有异。又是依佛慧而观，故无往而不净也。

于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，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。一切大众叹未曾有，而皆自见坐宝莲花。

释僧肇曰：佛土常净，岂待变而后饰？按地者，盖是变众人之[1]所见耳。宝庄严土，净土之最，故以为喻。

竺道生曰：神力变地者，以明出秽为净。喻石沙虽秽，至于离恶之处，不容有异。又现此变，示无定相，以遣封秽之情，使取为净之旨。

佛告舍利弗："汝且观是佛土严净。"

竺道生曰：且观者，且寄严净以明无秽。于实乃现，亦无事净土矣。

舍利弗言："唯然，世尊！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，今佛国土严净悉现。"

释僧肇曰：显净土于未闻，犹开聋瞽于形声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悟其义，而据自疑已前为本，故云本不见闻也。从不见

[1]　"之"后，底本衍一"罪"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闻而悟之，则佛土为好净悉现也。

佛语舍利弗："我佛国土常净若此，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是众恶不净土耳。

罗什曰：若随其罪福自致净秽者，非示之谓也。而言示之者，有示义也。诸佛能为众生现净而隐不净。现净而隐不净，则无益众生；任而不隐，义同示[1]也。

释僧肇曰：自佛而言，故常净若此；外应下劣，故不净同彼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云是同，则与彼无异。俯就下劣，故示若不净。

譬如诸天共宝器食，随其福德饭色有异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心净，便见此土功德庄严。"

释僧肇曰：始生天者，欲共试知功德多少，要共一宝器中食天上膳。天馔至白，无白可喻。其福多者，举饭向口，饭色不异。若福少者，举饭向口，饭色变异。在[2]器色一，在手不同，饭岂有异，异自天耳。佛土不同，方可知也。

竺道生曰：喻梵天、舍利弗也。慧心明净则见功德庄严，以暗心而取故谓之秽耳，非佛土然也。

当佛[3]现此国土严净之时，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，八万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释僧肇曰：佛国之兴，其正为此。无生忍，同上不起法忍。忍即慧性耳。以见法无生，心智寂灭，堪受不退，故名无生法忍也。

---

[1] "同示"，底本作"示同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 "在"，底本作"合"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3] "佛"，底本误作"复"。

佛摄神足，于是世界还复如故。

释僧肇曰：非分不可以久处，故还复[1]彼所应见也。

求声闻乘

释僧肇曰：下乘道，觉非独觉，要师而后成，故名声闻乘，亦名弟子乘也。

三万二千天及人，知有为法皆悉无常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释僧肇曰：国土秽而可净，净而复秽，因悟无常，故得法眼净。法眼净，须陀洹道也，始见道迹，故得法眼名。尘垢，八十八结也。

八千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。

释僧肇曰：无著之道，于法无受无染。漏尽，九十八结漏既尽，故意得解脱，成阿罗汉也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一终

[1] “复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二

方便品第二集解

罗什曰：此品序净名德者，非集经者之意。其方便辩才，世尊常所称叹，故集经者承其所闻以序德耳。

尔时，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

罗什曰：将序其德，先明修德之所由也。

深植善本，

罗什曰：功德业也。

释僧肇曰：树德先圣，故善本深植也。此经之作，起于净名。其微言幽唱，亦备之后文。出经者欲远存其人以弘其道教，故此一品全序其德也。

得无生忍，

罗什曰：慧明业也。如来已尽，则以智为名。菩萨见而未尽，而能忍受不退，故以忍为名也。

释僧肇曰：所以菩萨无生慧独名忍者，以其大觉未成，智力犹弱，虽悟无生，正能堪受而已，未暇闲任，故名忍。如来智力具足，于法自在，常有闲地，故无复忍名也。

辩才无碍，

罗什曰：既具二业，以辩才说法化众生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七辩也。

游戏神通，

罗什曰：因神通广其化功，亦以神通力证其辩才。如龙树与外道论议，外道问曰："天今何作？"答曰："天今与阿修罗战。"复问："此何以证？"菩萨即为现证，应时摧戈折刃，阿修身首从空中而坠落。又见天与阿修罗于虚空中列阵相对。外道见证已，乃伏其辩才。神通证辩，类如此也。

释僧肇曰：经云菩萨得五通，又云具六通。以得无生忍，三界结尽，方于二乘，故言六；方于如来，结习未尽，故言五也。

逮诸总持，

罗什曰：智慧能持，实相亦名持。余持，如《大智度论》中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总持义同上。经云有五百总持，亦云无量总持也。

获无所畏，

释僧肇曰：菩萨四无所畏也。

降魔劳怨，

释僧肇曰：四魔劳我，故致为怨。

入深法门，

释僧肇曰：诸法深义有无量门，悉善入也。

善于智度，通达方便，

释僧肇曰：到实智彼岸，善智度也。运用无方，达方便也。

大愿成就，

罗什曰：初发心之时，其愿未大，或大而未成。大而成者，唯法忍菩

萨也。如无量寿四十八愿，是大愿之类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大愿，将无量寿愿比也。

明了众生心之所趣，

释僧肇曰：群生万端，心趣不同，悉明了也。

又能分别诸根利钝；

释僧肇曰：三乘诸根，利钝难辨，而善分别。

久于佛道，心已纯熟，决定大乘；

释僧肇曰：七住以上，始得决定也。

诸有所作，能[1]善思量；

释僧肇曰：身口意有所作，智慧恒在前，故所作无失也。

住佛威仪，

释僧肇曰：举动进止不失圣仪。

别本云：具佛威仪。罗什曰：谓能变身作佛，举动进止悉如佛也。

心大如海；

罗什曰：海有三德：一曰深广无边，二曰清净不受杂秽，三曰藏积无量珍宝。菩萨三德，义同海也。

释僧肇曰：海有五德：一澄净不受死尸；二多出妙宝；三大龙注雨，滴如车轴，受而不溢；四风日不能竭；五渊深难测。大士心净不受毁戒之尸，出慧明之宝，佛大法雨受而不溢，魔邪风日不能亏损，其智渊深莫能测者，故曰心大如海。

---

[1] “能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先”。

诸佛咨嗟，弟子、释、梵、世主所敬。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，居毗耶离。

释僧肇曰：诸佛所称，人天所敬，彼何欣哉！欲度人故，现居毗耶。

资财无量，摄诸贫民；奉戒清净，摄诸毁禁；以忍调行，摄诸恚怒；以大精进，摄诸懈怠；一心禅寂，摄诸乱意；以决定慧，摄诸无智。

释僧肇曰：至人不现行，现行六度者，为摄六弊耳。

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；

释僧肇曰：沙门，出家之都名也，秦言义训勤行，勤行趣涅槃也。

虽处居家，不著三界；

释僧肇曰：三界，家[1]之室宅也。

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

释僧肇曰：梵行，清净无欲行也。

现有眷属，常乐远离；

释僧肇曰：在家[2]若野，故言远离。

虽服宝饰，而以相好严身；

释僧肇曰：外服宝饰，而内严相好也。

虽复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；

释僧肇曰：外食世膳，而内甘禅悦之味也。

---

[1]　“家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2]　“家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众”。

若至博弈戏处，辄以度人；

释僧肇曰：因戏止戏。

受诸异道，

罗什曰：现受外道法也。

不毁正信；

释僧肇曰：同于异者，欲令异同于我耳，岂正信之可毁哉！受，谓受学异道法也。

虽明世典，常乐佛法；

释僧肇曰：世典虽尽明，所乐在真法。

一切见敬，为供养中最。

罗什曰：诸有德者能致供养，能致供养者复供养此贤，所以为最也。

释僧肇曰：含齿无不敬，净养无不供，故曰为供养之最。

执持正法，摄诸长幼；

释僧肇曰：外国诸部曲，皆立三老有德者为执法人，以决乡讼、摄长幼也。净名现执俗法，因[1]通[2]道法也。

一切治生谐偶，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；

释僧肇曰：法身大士，瓦砾尽宝玉耳。若然，则人不贵其惠，故现同求利，岂喜悦之有？

---

[1] “因”后，底本衍一“此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[2] “通”后，底本衍一“达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游诸四衢，饶益众生；

释僧肇曰：四衢要路，人所交集，随彼所须而益焉。

入治正法，救护一切；

释僧肇曰：治正法，律官也。导以正法，使民无偏枉，救护一切也。

入讲论处，导以大乘；

释僧肇曰：天竺多诸异道，各言己胜，故其国别立论堂，欲辩其优劣。诸欲明己道者，则声鼓集众，诣堂求论，胜者为师，负者为资。净名既升此堂，摄伏外道，然后导以大乘，为其师也。

入诸学堂，诱开童蒙；

罗什曰：如释迦菩萨入学堂说梵书，梵天下来为证，众人信受，斯其类也。

释僧肇曰：学堂，童蒙书学堂也。诱开，如太子入学现梵书比也。

入诸淫舍，示欲之过；

罗什曰：外国有一女人，身体金色，有长者子名达暮多罗，以千两金要入竹林，同载而去。文殊师利于中道变身为白衣，身着宝衣，衣甚严好。女人见之，贪心内发。文殊言："汝欲得衣者，当发菩提心。"女曰："何等为菩提心？"答曰："汝身是也。"问曰："云何是？"答曰："菩提性空，汝身亦空，以此故是。"此女曾于迦叶佛所，宿植善本，修智慧，闻是说，即得无生法忍。得无生法忍已，将示欲之过，还与长者子入竹林。入林中已，自现身死，膨胀臭烂。长者子见已，甚大怖畏，往诣佛所。佛为说法，亦得法忍。示欲之过，有如是利益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外国淫人别立聚落，凡豫士之流，目不暂顾，而大士同其欲，然后示其过也。

入诸酒肆，能立其志。

释僧肇曰：酒致失志，开放逸门。

若在长者，长者中尊，为说胜法；

罗什曰：长者，如今四姓豪族也。声闻法于凡夫为胜，如是展转佛法最胜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凡人易以威顺，难以理从，故大士每处其尊，以弘风靡之化。长者豪族望重，多以世教自居，不弘出世胜法也。

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

罗什曰：外国白衣多财富[1]者，名为居士。

断其贪著；

释僧肇曰：积钱一亿，入居士里。宝货弥殖，故贪着弥深。

若在刹利，刹利中尊，

罗什曰：刹利[2]，梵音中含二义：一言忍辱，二言瞋恚。言此人有大力势，能大瞋恚，忍受苦痛，刚强难伏，因以为姓也。

教以忍辱；

释僧肇曰：刹利，王种也，秦言田主。劫初人食地味，转食自然粳米。后人情渐伪，各有封殖，遂立有德，处平分田，此王者之始也，故相承为名焉。其尊贵自在，多强暴决意，不能忍和也。

[1] “富”下，底本有一“乐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[2] “刹利”二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若在婆罗门，婆罗门中尊，

罗什曰：广学问，求邪道，自恃智慧，骄慢自达，名婆罗门也。

除其我慢；

释僧肇曰：婆罗门，秦言外意。其种别有经书，世世相承，以道学为业，或在家，或出家苦行，多恃己道术，自我慢人也。

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；

释僧肇曰：正法，治以正[1]法也。教以正治国、以道佐时也。

若在王子，王子中尊，示以忠孝；

释僧肇曰：所承处重，宜以忠孝为先。

若在内官，内官中尊，化正宫女；

罗什曰：非如今内官也。外国法，取历世忠良、耆长有德，用为内官，化正宫女。

释僧肇曰：妖媚邪饰，女人之情，故诲以正直。

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，令兴福力；

罗什曰：昔有一贱人来入城邑，见一人服饰严净，乘大马，执宝盖，唱言不好，乃至再三。彼人怪而问曰："我严净如是，汝何言不好耶？"贱人曰："君宿植德本，获此果报，威德被服，人所宗仰。我昔不种福，鄙陋如是。以我比君，犹如禽兽，故自言不好耳，非毁君也。"贱人因是感厉，广修福业。形尊悟物，所益已[2]弘，况以道法化人哉！

[1]　"以正"，底本作"政"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　"已"，底本作"以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福力微浅，故生庶民也。

若在梵天，梵天中尊，诲以胜慧；

罗什曰：小乘中初梵有三种，大乘中有四种，余上三地亦如是。梵王虽有定慧而非出要，诲以佛慧，故言胜也。

释僧肇曰：梵天多着禅福，不求出世胜慧也。

若在帝释，帝释中尊，示现无常；

罗什曰：梵垢薄而著浅，故为现胜慧；释爱重而著深，故为现无常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天帝处忉利宫，五欲自娱，视东忘西，多不虑无常，著乐而已[1]。

若在护世，护世中尊，护诸众生。

罗什曰：护世，四天王也。诸恶鬼神残食众生，护世四王护之不令害也。今言尊者，道力所护，兼及十方也。

释僧肇曰：护世，四天王也[2]，各治一方，护其所部，使诸恶鬼神不得侵害也。

长者维摩诘，以如是等无量方便，饶益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圆应，其迹无端，故称无量，上略言之耳。

其以方便，现身有疾。

罗什曰：上诸方便，以施戒摄人。施戒摄人，则人感其惠，闻其有疾，问疾者众。问疾者众，则功化弘矣。是以广现方便，然后处疾也。

---

[1] “著乐而已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2] “天王也”，底本作“王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以其疾故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，及诸王子，并余官属，无数千人，皆往问疾。

释僧肇曰：虽复变应殊方，妙迹不一，然此经之起本于现疾，故作者别序其事。

其往者，维摩诘因以身疾，广为说法：

罗什曰：欲明履道之身未免斯患，况于无德而可保耶[1]？

释僧肇曰：同我者易信，异我者难顺，故因其身疾，广明有身之患。

“诸仁者！是身无常、

罗什曰：诸佛常法，要先以七事发人心，然后说四谛。何等为七？一施；二戒；三生天果报；四说味，味，乐味也；五果报过患，虽有少乐而众苦无量，众生迷于少乐而不觉众苦，犹以芥子置于山顶，唯见芥子而不睹大山也；六教厌离世间；七叹涅槃功德。今不说七法，直说无常者，将以此会积德已淳、慧识修明故也。复次，无常是空之初相，将欲说空，故先说无常，所以但说身，不说余法，余法中少生著故也。

无强、无力、无坚，

罗什曰：患至斯受，故无强也，无有能作力也。无坚，体不实也。

速朽之法，不可信也。

释僧肇曰：身之危脆，强力不能保，孰能信其永固者？此无常义也。

为苦、为恼，

罗什曰：无常故苦，苦则恼生。

[1]　“耶”，底本作“也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众病所集。

释僧肇曰：苦，八苦也，亦有无量苦。恼，九恼也，亦有无量恼。病，四百四病。此苦[1]义也。

诸仁者！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。是身如聚沫，不可撮摩；

释僧肇曰：撮摩聚沫之无实，以喻观身之虚伪。自此下，至电喻，明空义也。

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

释僧肇曰：不久，似明无常义，然水上泡以虚中无实故不久立，犹空义耳。

是身如炎，从渴爱生；

释僧肇曰：渴见阳炎，惑以为水；爱见四大，迷以为身。

是身如芭蕉，中无有坚；

释僧肇曰：芭蕉之草，唯叶无干。

是身如幻，从颠倒起；

释僧肇曰：见幻为人，四大为身，皆颠倒也。

是身如梦，为虚妄见；

释僧肇曰：梦中妄见，觉后非真。[2]

---

[1] “苦”后，底本有一“之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[2] 僧肇单注本无此条注释。

是身如影，从业缘现；

罗什曰：形障日光，光不及照，影由此现。由无明三业，隔实智慧，所以有身也。

是身如响，属诸因缘；

释僧肇曰：身之起于业因，犹影响之生形声耳。

是身如浮云，须臾变灭；

罗什曰：俄顷异色，须臾变灭。身亦如是，眴息之间，有少有长，老病死变。从如沫至如电，尽喻无常也。或以无坚，或以不久，或以不实，或以属因缘，明其所以无常也。下四大喻，喻空无我也。

是身如电，念念不住；

释僧肇曰：变灭不住，似释无常，然皆取其虚伪不真，故速灭不住，犹释空义也。

是身无主为如地，

罗什曰：地无常主，强者得之。身亦无主，随事而变，病至则恼，死至则灭，聚散随缘，不得自在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万事万形皆四大成，在外则为土木山河，在内则为四支百体。聚而为生，散而为死。生则为内，死则为外。内外虽殊，然其大不异，故以内外四大类明无我也。如外地，古今相传，强者先宅，故无主也。身亦然耳，众缘所成，缘合则起，缘散则离，何有真宰常主之者？主、寿、人即[1]是一我，义立四名也。

---

[1]　“即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是身无我为如火，

罗什曰：焚烧林野，威声振烈，若勇士陈师制胜时也；实而求之，非有敌也。身亦如是，举动云为，兴造万端，从惑而观，若有宰也；寻其所由，非有我也。

释僧肇曰：纵任自由谓之我。而外火起灭由薪，火不自在，火不自在，火无我也。外火既无我，内火类亦然。

是身无寿为如风，

罗什曰：虽飘扇鼓作，或来或去，直聚气流动，非有存生寿[1]也。身亦如是，呼吸吐纳，行作语言，亦假气而动，非有寿也。

释僧肇曰：常存不变谓之寿。而外风积气飘鼓，动止无常。动止无常，风无寿也。外风既无寿，内类可知。

是身无人为如水；

罗什曰：澄净清明，洗涤尘秽，曲直方圆，随时所适；实而求之，为者竟谁？身亦如是，知见进止，应事而迁，假缘成用，乘数而行；详其所因，非有人也。

释僧肇曰：贵于万物而始终不改谓之人。而外水善利万形，方圆随物，洿隆异适，而体无定。体无定，则水无人也。外水既无人，内水类可知。

是身不实，四大为家；

释僧肇曰：四非常讫于上。自此下，独明身之虚伪，众秽过患。四大假会以为神宅，非实家也。

是身为空，离我我所；

[1] “寿”，唐本作“主”。

罗什曰：离我，众生空。离我所，法空也。上四句说空无我喻，此直说空无我义也。

释僧肇曰：我，身之妙主也。我所，自我之外，身及国财，妻子万物，尽我所有。智者观身，身内空寂，二事俱离也。

是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；

罗什曰：会而成知，非真知也。求知不得，同瓦砾也。

释僧肇曰：身虽能触而无知，内识能知而无触。自性而求，二俱无知。既曰无知，何异瓦砾？

是身无作，风力所转；

罗什曰：无作主而有所作者，风所转也。从无知，至无作，更释空无我义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举动事为，风力使然，谁作之者[1]。

是身不净，

罗什曰：须陀洹虽见四谛，犹惑净色，故四非常后，次说不净也。复次，上说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此说不净门，为破四颠倒故，说四种观行。行此观已，然后能于身不著。身不著已，然后能学法身。故先说厌法，后说法身也。

秽恶充满；

释僧肇曰：三十六物充满其体。

是身为虚伪，虽假以澡浴衣食，必归磨灭；

罗什曰：此明无常所坏，所以苦也。自此以下，尽说苦喻也，为灾病

[1]　“者”，底本作“也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苦也。丘井以下，总喻生老病死，众苦无量也。

释僧肇曰：虽复澡以香汤，衣以上服，苟曰非真，岂得久立？

是身为灾，百一病恼；

释僧肇曰：一大增损则百一病生，四大增损则四百四病同时俱作，故身为灾聚也。

是身如丘井，

罗什曰：丘井，丘墟枯井也。昔有人有罪于王，其人怖罪逃走，王令醉象逐之。其人怖急，自投枯井。半井得一腐草，以手执之。下有恶龙吐毒向之，傍有五毒蛇复欲加害。二鼠啮草，草复将断。大象临其上，复欲取之。其人危苦，极大恐怖。上有一树，树上时有蜜，滴落其口中。以著味故，而忘怖畏。丘井，生死也。醉象，无常也。毒龙，恶道也。五毒蛇，五阴也。腐草，命根也。黑白二鼠，白月、黑月也。蜜滴，五欲乐也。得蜜滴而忘怖畏者，喻众生得五欲蜜滴，不畏苦也。

为老所逼；

释僧肇曰：神之处身，为老死所逼，犹危人之在丘井，为龙蛇所逼。缘在他经也。

是身无定，

罗什曰：念有死分，无定期也。

为要当死；

释僧肇曰：寿夭虽无定，不得不受死。

是身如毒蛇，

释僧肇曰：四大喻四蛇也。

如怨贼，

释僧肇曰：五阴喻五贼也。

如空聚，

罗什曰：昔有人得罪于王，王欲密杀，箧盛四毒蛇使其守护，有五怨贼拔刀守之。善知识语之令走。其人即去，入空聚落，便于中止。知识复言："此处是恶贼所止。若住此者，须臾贼至，丧汝身命，失汝财宝。宜速舍离，可得安隐。"其人从教，即便舍去。复见大水，缚筏而渡，渡已安隐，无复众患。王，喻魔也；箧，喻身也；四蛇，四大也；五怨贼，五阴也；空聚落，六入也；恶贼，六尘也；河，生死也。善知识教令走者，谓佛菩萨教众生离恶魔、弃四大、舍五阴。众生从教，虽舍远三患，而未出诸入聚落，未免恶贼。复教令乘八正筏，度生死流。度生死流已，坦然无为，无复众患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六情喻空聚，皆有成[1]喻，在他经。是[2]故《涅槃经》云："观身如四大毒蛇。是身无常，常为无量诸虫之所唼食。是身臭秽，贪欲狱缚。是身可畏，犹如死狗。是身不净，九孔常流。是身如城，血肉筋骨，皮裹其上，手足以为却敌楼橹，目为孔窍，头为殿堂，心王处中。如是身城，诸佛世尊之所弃舍，凡夫愚人常所味著，贪淫、嗔恚、愚痴罗刹止住其中。是身不坚，犹如芦苇、伊兰、水沫、芭蕉之树。是身无常，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、暴水、幻炎，亦如画水，随画随合。是身易坏，犹如河岸临峻大树。是身不久，虎狼、鸱枭、雕鹫、饿狗之所食啖。谁有智者，当乐此身？宁以牛迹盛大海水，不可具说是身无常、不净、臭秽。宁团大地使如枣等，渐渐转小如亭历子，乃至微尘，不能具说是身过患。是故当[3]舍，

[1]　"成"，底本作"诚证"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　从"是"讫此段末，僧肇单注本及唐本均无。

[3]　"当"，底本作"常"，现按《大正藏》本校订。

如弃涕唾。”

阴、界、诸入所共合成。

释僧肇曰：阴，五阴。界，十八界。入，十二入。此三法假合成身，犹若空聚，一无可寄。

诸仁者！此可患厌，当乐佛身。

释僧肇曰：吾等同有斯患，可厌久矣，宜共乐求佛身。

所以者何？

释僧肇曰：近见者谓佛身直是形之妙者，未免生死寒暑之患，曷为而求？将为辩法身极妙之体也。

佛身者，即法身也，

释僧肇曰：经云：法身者，虚空身也。无生而无不生，无形而无不形。超三界之表，绝有心之境。阴入所不摄，称赞所不及。寒暑不能为其患，生死无以化其体。故其为物也，微妙无象，不可为有；备应万形，不可为无。弥纶八极，不可为小；细入无间，不可为大。故能出生入死，通洞乎无穷之化；变现殊方，应无端之求。此二乘之所不议，补处之所不睹。况凡夫无目，敢措心于其间哉！聊依经诚言，粗标其玄极耳。然则法身在天为天，在人而人，岂可近舍丈六而远求法身乎？

竺道生曰：夫佛身者，丈六体也。丈六体者，从法身出也。以从出名之，故曰即法身也。法者，无非法义也。无非法义者，即无相实也。身者，此义之体。法身真实，丈六应假，将何以明之哉！悟夫法者，封惑永尽，仿佛亦除，妙绝三界之表，理冥无形之境。形既已无，故能无不形；三界既绝，故能无不界。无不界[1]、无不形者，唯感是应，佛无为也。至于形之

[1] “无不界”三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巨细、寿之修短，皆是接众生之影迹，非佛实也。众生若无感，则不现矣，非佛不欲接，众生不致，故自绝耳。若不致而为现者，未之有也。譬日之丽天，而影在众器。万影万形皆是器之所取，岂日为乎？器若无水，则不现矣。非不欲现，器不致，故自绝耳。然则丈六之与八尺，皆是众生心水中佛也。佛常无形，岂有二哉！以前众患皆由有身，故令乐佛身也。然佛身[1]迹交在有，虽复精粗之殊，至于无常，不应有异。而令乐之，宜明其意。既云即是法身，非徒使知无有身患，乃所以用断一切众生病矣，斯又引使乐法。乐法之行，下法是。以行于法者，得佛身也。

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

释僧肇曰：夫极妙之身，必生于极妙之因。功德、智慧，大士二业也。此二业，盖是万行之初门，泥洹之关要，故唱言有之。自此下，虽别列诸行，然皆是无为无相行也。以行无相无为，故所成法身亦无相无为。

从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生，

释僧肇曰：五分法身。

从慈、悲、喜、舍生，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柔和、勤行精进、禅定、解脱、三昧、

释僧肇曰：禅，四禅；定，四空定；解脱，八解脱；三昧，三三昧；此皆禅度之别行也。

多闻、智慧诸波罗蜜生，

释僧肇曰：诸，即上六度也。波罗蜜，秦言到彼岸。彼岸，实相岸也。得无生以后，所修众行，尽与实相合体，无复分别也。

[1]　“身”，底本作“道”，按唐本校订。

从方便生，从六通生，

释僧肇曰：七住以上则具六通。自非六通运其无方之化，无以成无极之体。

从三明生，

释僧肇曰：天眼、宿命智、漏尽通，为三明也。

从三十七道品生，从止观生，

罗什曰：始观时，系心一处，名为止。静极则明，明即慧，慧名观也。

释僧肇曰：止，定也[1]；观，慧也[2]。

从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生，从断一切不善法、集一切善法生，

释僧肇曰：必断之志，必集之情，此二心行之纲目也。

从真实生，从不放逸生。

释僧肇曰：真实善根所以生，不放逸功业所以成，此二心行之要用也。

从如是无量清净法，生如来身。诸仁者！欲得佛身、断一切众生病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"

释僧肇曰：发无上心，岂唯自除病，亦济群生病。

如是，长者维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，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[1] "也"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2] "也"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弟子品第三集解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，

竺道生曰：自念寝疾者，自伤念疾也。夫有身则有疾，此自世之常耳[1]，达者体之，何所伤哉！然毗耶离诸长者子皆觐佛听法，维摩诘事应是同，碍疾不豫，理在致伤，故托以崇法，招佛问疾也。

世尊大慈，宁不垂愍？

释僧肇曰：上善若水，所以洿隆斯顺。与善仁，故能曲成无吝；动善时[2]，所以会几不失。居众人之所恶，故能与彼同疾。世尊大慈，必见垂问，因以弘道，所济良多，此现疾之本意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碍疾不豫妙听，良可哀也。此之可哀，理应近者，是哀之为事，宜遣慰问。而佛大慈普念，今也无使，宁不愍之耶？此盖因常情以期使耳，岂曰存己，乃远以通物也。若佛遣使，则向疾之弊，忽化成大休矣。反[3]常之致，不其[4]然乎？

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"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"

罗什曰：声闻法中，诸罗汉无漏智慧胜，菩萨世俗智慧胜。大乘法中，二事俱胜。今用声闻法明大小，故先命弟子也。舍利弗于弟子中智慧第一，故先命之。知其不堪而命之者，欲令其显维摩诘辩才殊胜，发起众会也。复命余人者，欲令各称其美，明兼应辩慧无方也。此下宴坐，梵本云摄身心也。

---

[1]　"耳"，底本作"尔"，按唐本校订。

[2]　"时"后，底本衍一"至"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[3]　"反"，底本作"返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4]　"其"，底本作"亦"，依唐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至人悬心默通，理先形言，冥机潜应，故命问疾也。舍利弗，五百弟子之上，智慧第一，故先敕也。如来知诸人不堪而犹命者，将显净名无穷之德，以生众会怖仰之情耳。舍利，其母名；弗，秦言子，天竺多以母名名子。

竺道生曰：知其意者，达其旨也。今日之使，理归文殊，而命余人者，托常遣使之仪，欲以假显维摩诘德也。德以此显者，遘既在昔，今必高推，推若有理，则理可贵矣。苟已伏德，而藉闻理为贵，至于论疾之际，岂有不悟哉！夫遣使之礼[1]，要当自近及远，是以先弟子、后菩萨也。舍利弗是亲承之最，故首命之焉。

舍利弗白佛言："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

释僧肇曰：奉佛使命，宜须重人。净名大士智辩[2]无量，非是弟子所能堪对[3]也。且曾为所呵，默不能报，岂敢轻奉使命，以致漏失之讥。

竺道生曰：夫以妙乘粗，无往不尽，而今所扣，盖是近应群生，于舍利弗，岂有不堪之时耶？不堪之意，良在于兹。今欲现之若实，要应有寄。维摩诘迹在辩捷，为一国所惮，往有致论之理，而舍利弗曾亦示屈于彼以为不堪，孰谓虚哉！

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，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舍利弗！不必是坐为宴坐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无施之迹，效之于前矣。曾于林下宴坐，时净名来，以为坐法不尔也。

竺道生曰：有以致辞，非拒命也。托不拒命之辞，以取推维摩诘义也。不必是者，不言非是，但不必是耳。不言非是者，实可以为求定之筌也。

[1] "礼"下，唐本有一"宜"字。

[2] "辩"，底本作"慧"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3] "能堪对"，底本作"堪能"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不必是者，有以之致病，病所不病，可不呵哉！舍利弗诚无所复假，宜由行以轨物，所行交是彼之所病。维摩诘以其居不足之地，固可寄以为呵，然则舍利弗迹受屈矣。宴坐者，闲居之貌。

夫宴坐者，不于三界现身意，是为宴坐。

罗什曰：此章大明至定，以诲未能，非独明空也。菩萨安心真境，识不外驰，是心不现也。法化之身超于三界，是身心俱隐，禅定之极也。声闻虽能藏心实法，未能不见其身。身现三界，则受累于物，故隐而犹现，未为善摄也。亦云：身子于时入灭尽定，能令心隐，其身犹现，故讥之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法身之宴[1]，形神俱灭，道绝常境，视听所不及，岂复现身于三界、修意而为定哉！舍利弗犹有世报生身及世俗[2]意根，故以人间为烦扰而宴坐林下，未能形神无迹，故致斯呵。此[3]呵之兴，意在多益，岂存彼我，以是非为心乎？

竺道生曰：原夫宴坐于林中者，以隐其形也。若形不隐，必为事之所动，是以隐之使离于事，以为求定之方。而隐者有患形之不隐，苟执以不隐为患，而隐者犹为不隐所乱，非所以隐也。隐形者，本欲藏意也。意不藏必为六尘所牵，是以藏之，使不见可欲，得因以息欲。而藏者有患意之不藏，苟执以不藏为患，而藏者尚为不藏所乱，非所以藏也。若能于三界不见有不隐不藏之处，则不复为之所乱尔，乃所以是隐藏之意耳。不隐不藏为现，现必不出三界，故言不于三界现身意也。

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，是为宴坐。

罗什曰：谓虽入灭定，而能现无量变化以应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入灭尽定，则形犹枯木，无运用之能。大士入实相定，

[1]　“宴”后，底本有一“坐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[2]　“俗”，底本作“报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3]　“此”，底本作“凡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心智永灭，而形充八极，顺机而作，应会无方，举动进止不舍威仪，其为宴[1]也，亦以极矣！上云不于三界现身意，此云现诸威仪，夫以无现故能无不现，无不现即无现之体也。庶参玄[2]君子，有以会其所以同，而同其所以异也。

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，是为宴坐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障隔生死，故不能和光。大士美恶齐旨，道俗一观，故终日凡夫，终日道法也。净名之有居家，即其事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隐林中，便应求定。求定之法，先当正身使不动。不动故不乖定，正身故不违道，斯可以求道定之良术也。若封以不正违道而正之、动乖定而住之者，犹复为不正及动所乱，非所以正身不动旨也。若不起灭定即是现诸威仪者，是则不见[3]威仪异于定也。无异，故不相乖矣。威仪者，则是动也。灭定者，灭心心数法，定也。此定正反形动之极，故偏举以为言也。若不舍道法即是现凡夫事者，是则不见凡夫事异于道也，凡夫事者即是身不正也。威仪凡夫事在下句者，所病在此，故以上牵之也。

心不住内，亦不在外，是为宴坐。

罗什曰：贤圣摄心谓之内，凡夫驰想谓之外。言不内不外者，等心内外也。

释僧肇曰：身为幻宅，曷为住内？万物斯虚，曷为在外？小乘防念，故系心于内。凡夫多求，故驰想于外。大士齐观，故内外无寄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正身不动，次应摄念。摄念之法，若去所缘，即摄令还。念去从事谓之驰外，摄还从我谓之住内。若[4]以驰外为乱、住内为定，即复是为内外所驰，非所以摄念之意也。心不住内者，则无内可住也；亦不

[1] “宴”后，底本有一“坐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[2] “参玄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玄达”。

[3] “见”，底本作“现”，现按《卍续藏》本校注校订。

[4] “若”，唐本作“苟”。

在外者，则无外可在也；然后乃是不复驰焉。

于诸见不动，

罗什曰：若以见为动，是见住也。

而修行三十七品，是为宴坐。

释僧肇曰：诸见，六十二诸妄见也。夫以见为见者，要动舍诸见，以修道品。大士观诸见真性即是道品，故不近舍诸[1]见而远修道品也。

竺道生曰：摄念之义，要得其道。其道为何？在乎正观。正观即三十七品也，三十七品观是见理之怀也。以从理而见，故意可住耳。若贵观得理，即复是为观所惑，则失乎理，非所以观也。若于诸见不动即是行三十七品者，是则不见三十七品异于诸见，则无复惑矣。不动者，不去之。诸见者，邪见也。

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为宴坐。

罗什曰：烦恼即涅槃，故不待断而后入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七使、九结恼乱群生，故名为烦恼。烦恼真性即是涅槃。慧力强者观烦恼即是入涅槃，不待断而后入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观理得性[2]，便应缚尽泥洹。若必以泥洹为贵而欲取之，即复为泥洹所缚。若不断烦恼即是入泥洹者，是则不见泥洹异于烦恼，则无缚矣。此上二句，亦所病在下，以上牵之。

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

释僧肇曰：此平等法坐，佛所印可，岂若仁者有待之坐乎？

[1]　“诸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妄”。

[2]　“性”，唐本作“住”。

时我，世尊，闻说是语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报。

释僧肇曰：理出意外，莫知所对也。

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大目犍连：

罗什曰：目连，婆罗门姓也，名拘律陀。拘律陀，树神名也，以求神得，故因以为名。生便有大智慧，故名大目犍连，神足第一者也。

释僧肇曰：目连，弟子中神足第一。出婆罗门种，姓目犍连，字拘律陀也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竺道生曰：夫人才有长短，所能不同。舍利弗自可不能，余何必然？故不抑之而不告也。复得因以广维摩诘之美也。

目连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入毗耶离大城，于里巷中为诸居士说法。

罗什曰：居士智慧利根，应直闻实相，而目连未睹人根，依常说法，先以施戒七事发悟居士。居士闻施戒生天受福，则起众生想。起众生想已，则于诸法妄生众相。故建章明无众生，后破众相，乃可以返其所迷，应其本识也。

释僧肇曰：经不载其所说，依后呵意，当是说有为善法施戒之流也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大目连！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不当如仁者所说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观诸居士应闻空义，而目连不善观人根，导以有法，故致呵也。

竺道生曰：说法本欲引使贵法、除非[1]法也。彼既贵之，便封著而乐小。乐小者专欲离病，然违其大本；封著者，则乖于法理。乖违诚出彼情，而说法者可致暗根之嫌，又有不如法说之迹。白衣非取道之操，幸可不说舍俗之理，以伤其本也；居士以贪著为怀，不可使见法可贵以移其著也。故云：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不当如仁者之所说也。

夫说法者，当如法说。

释僧肇曰：法谓一相真实法也，法义自备之后文。

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。

罗什曰：众生垢，即二十身见也。妄见取相，而法竟无相，理乖于见，故言离也。章始终以二义明毕竟空：一言离相，二言离见。因惑者谓言有相，故以离相明无相也。邪者虽起妄见，而法中无见，故以离见明无彼妄见所见相也。自此以下，凡言无名无说、离识离观，类如离见也。

释僧肇曰：自此以下，辨[2]真法义也。夫存众生，则垢累[3]真法。若悟法无众生，则其垢自离。众生自我习著偏重，故先明其无我也[4]。

竺道生曰：自此以下，大论法理也。法有二种：众生空，法空。众生空、法空，理诚不殊，然于惑者取悟，事有难易，故分之也。众生以总会成体，不实之意居然可领，故易也。法以独立，近实之趣多，故难也。今先明众生空也。法无众生者，以无众生为法也。离众生垢故者，释之也。言众生自出著者之情，非理之然也。情不从理谓之垢也。若得见理，垢情必尽。以离垢验之，知无众生也。众生者，众事会而生，以名宰一之主也。

[1]　“除非”，底本作“非除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　“辨”下，僧肇单注本有“众生”二字。

[3]　“累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4]　“我也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

竺道生曰：我者，自在主尔。

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，命之始终耳。始终既离，则寿命斯无。诸言离者，皆空之别名也。

竺道生曰：存世曰命。百年为寿，亦以名有寿命者矣。寿命是宿行之报、生死之法。夫有寿命之垢，则有生死之累。于累既离，以验无寿命者，乃愈明也。不言寿命而言生死者，寿命是人情所爱，若闻离之，必不能生[1]乐；生死是人情所恶，若闻离此，必欣故也。

法无有人，前后际断故。

释僧肇曰：天生万物，以人为贵。始终不改谓之人，故外道以人名神，谓始终不变。若法前后际断，则新新不同。新新不同，则无不变之者。无不变之者，则无复人矣。

竺道生曰：人者，有灵于土木之称，是往来生死者也。往来固无穷矣，断则愈可乐也。

法常寂然，灭诸相故。

释僧肇曰：夫有相则异端形，异端既形，则是非生。是非既生，安得寂然？诸相既灭，则无不寂然。

竺道生曰：上四句，众生空也；此下二十六句，法空也。寂然者，寂静无事之义也。相者，事之貌也。众生易了，着之为惑重，故以其垢于内明之；法难悟，着之为惑轻，故以所惑于外显之。

[1] “生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法离于相，无所缘故。

释僧肇曰：缘，心缘也。相，心之影响也。夫有缘故有相，无缘则无相也。

法无名字，言语断故。

释僧肇曰：名生于言，言断谁名？

法无有说，离觉观故。

释僧肇曰：觉观粗心，言语之本。真法无相，故觉观自离。觉观既离，则无复言说。二禅以上，以无觉观故，故称圣贤默然也。

法无形相，如虚空故。

释僧肇曰：万法万形，万形万相。[1]

法无戏论，毕竟空故。

释僧肇曰：真境无言，凡有言论，皆是戏论[2]。妙绝言境，毕竟空也。

法无我所，离我所故。

释僧肇曰：上直明无我，此明无我所。自我之外，一切诸法皆名我所。

法无分别，离诸识故。

释僧肇曰：分别生于识也。

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。

[1] 此条注释，僧肇单注本无。

[2] “戏论”，底本作“虚戏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相待生，犹长短比而形也。

法不属因，不在缘故。

罗什曰：力强为因，力弱为缘。

释僧肇曰：前后相生，因也。现相助成，缘也。诸法要因缘相假，然后成立。若观法不在缘，则法不属因也。

竺道生曰：因谓先无其事而从彼生也，缘谓素有其分而从彼起也。因本以生为义，今也不能不生，岂曰能生哉！是则因不成因矣。因近故难晓，缘远故易了。今以所易释所难，则易也。因亲故言属，缘疏故言在也。

法同法性，入诸法故。

释僧肇曰：如、法性、真际，此三空同一实耳，但因[1]观有深浅，故别立三名。始见法实，如远见树，知定是树，名为如。见法转深，如近见树，知是何木，名为法性。穷尽法实，如尽知树根茎枝叶之数，名为实际。此三未始非树，因见为异耳。所说真法同此三空也。入诸法者，诸法殊相，谁能遍入？遍入诸法者，其唯法性乎！

竺道生曰：法性者，法之本分也。夫缘有者是假有也，假有者则非性有也。有既非性，此乃是其本分矣。然则法与法性，理一而名异，故言同也。性宜同，故以同言之也。诸法皆异，而法入之则一统众矣。统众以一，所以同法性者也。

法随于如，无所随故。

释僧肇曰：法自无法，谁随如者？以无所随，故名随如也。

竺道生曰：如者，无所不如也。若有所随，则异矣，不得随也。都无所随，乃得随耳。良以名异实因，故有随之言也。如宜言随，故以随言之也。

[1] “因”，底本作“用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法住实际，

别本云：法同如、法性、实际。罗什曰：此三同一实也。因观时有深浅，故有三名。始见其实谓之如，转深谓之性，尽其边谓之实际。以新学为六情所牵，心随物变，观时见同，出则见异，因其见异[1]，故明诸法同此三法也[2]。

诸边不动故。

罗什曰：故有无非中，于实为边也。言有而不有，言无而不无。虽诸边尘起，不能转之令异，故言诸边不动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有边故有动，无边何所动。无边之边，谓之实际，此真法之所住也。

竺道生曰：有无诸边，不能改法性使变，则无际矣。无际之际谓之实际，其不动者是住此也。

法无动摇，不依六尘故。

释僧肇曰：情依六尘，故有奔逸之动。法本无依，故无动摇。

竺道生曰：六尘各有主对，事相倾夺，故有动摇之义也。既已动摇，便成异矣，非其实也。

法无去来，常不住故。

释僧肇曰：法若常住，则从未来到现在，从现在到过去。法经三世，则有去来也。以法不常住故，法无去来也。

法顺空，

---

[1]　“因其见异”四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　“也”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竺道生曰：著有则乖理远矣，故空宜顺也。

随无相，

竺道生曰：空似有空相也。然空若有空，则成有矣，非所以空也，故言无相耳。既顺于空，便应随无相。

应无作。

释僧肇曰：同三空也。

竺道生曰：遣成无相，似有意作，意作非理，故言无作也。既顺空、随无相，便应冥符此矣。

法离好丑，法无增损，法无生灭，法无所归，法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。

释僧肇曰：超出常境，非六情之所及。

法无高下，法常住不动。

释僧肇曰：真法常住[1]，贤圣不能移也。

法离一切观行。

释僧肇曰：法本无相，非观行之所见。见之者，其唯无观乎！

唯，大目连！法相如是，岂可说乎？

释僧肇曰：心观不能及，岂况于言乎？

夫说法者无说无示，其听法者无闻无得。

释僧肇曰：无说岂曰不言，谓能无其所说。无闻岂曰不听，谓能无其

[1] “住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定”。

所闻。无其所说，故终日说而未尝说也。无其所闻，故终日闻而未尝闻也。示，谓说法示人。得，谓闻法所得。

竺道生曰：法既如前，何有可说？此苟无说，彼岂有闻得乎？

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，当建是意而为说法。

释僧肇曰：当如幻人无心而说。

当了众生根有利钝，

释僧肇曰：居士应闻空义，而目连为说有法者，由其未了众生根也。

善于知见，无所挂碍，

释僧肇曰：说有不辩空[1]者，由其于诸法无碍知见未悉善也。无碍知见，即实相智也。

以大悲心，赞于大乘，

释僧肇曰：自舍空义，诸有所说皆非弘赞大乘之道。非弘赞大乘之道，则非大悲之心。

竺道生曰：若达其根，不作小说也。夫说大者必有赞大之辞，赞大是会其本也。会本故其人可拔，能拔然后为大悲之怀耳。此则呵其暗根，以击去彼乐小之情耳。

念报佛恩，不断三宝，

释僧肇曰：夫大悲所以建，大乘所以驾，佛恩所以报，三宝所以隆，皆由明了人根，善开实相。而目连备缺斯事，故以诲之。

然后说法。

---

[1]　“空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空义”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备如上事，然后可说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成大乘为继佛种，使三宝不断，则报佛恩矣，然后乃是说法也。

维摩诘说是法时，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无此辩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大迦叶：

罗什曰：先佛出家，第一头陀者也。昔一时从山中出，形体垢腻，着粗弊衣，来诣佛所。诸比丘见之，起轻贱意。佛欲除诸比丘轻慢心故，赞言：“善来！迦叶！”即分床坐。迦叶辞曰：“佛为大师，我为弟子，云何共坐？”佛言：“我禅定、解脱、智慧、三昧、大慈、大悲、教化众生，汝亦如是，有何差别？”诸比丘闻已，发希有心，咸兴恭敬。迦叶闻是已，常学佛行，慈悲救济苦人。有是慈悲，而舍富从贫，意将何在耶？将以贫人昔不植福，故致斯报，今不度者，来世益甚。亦以造富有名利之嫌故，又不观来世、现受乐故，亦以富人慢恣难开化故，亦以贫人觉苦、厌心易得故。从舍之生，必由异见，故讥其不普，诲以平等也。

释僧肇曰：迦叶，弟子中苦行第一，出婆罗门种，姓迦叶也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迦叶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于贫里而行乞。

竺道生曰：大迦叶少欲行，头陀中第一也，得灭尽三昧亦最胜。凡得灭尽定者，能为人作现世福田也。其自以幸[1]能使人得现世报，而贫有交切之苦，故以大悲欲拔之也。乞食是头陀之业，又至贫里，有会少欲之迹。

[1] “幸”，《关中疏》作“业”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大迦叶！有慈悲心而不能普，舍豪富，从贫乞。

释僧肇曰：迦叶以贫人昔不植福，故生贫里，若今不积善，后复弥甚，愍其长苦，多就乞食。净名以其舍富从贫故，讥迦叶不普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从贫乞，本以悲为主，故先呵其悲偏也。夫贫苦为切既交，自应在先，何偏之有哉！于不达者为偏耳，故得寄之以为呵也。言夫大悲，以普为怀[1]，而用之有偏，良在可惜[2]也。

迦叶！住平等法，应次行乞食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轮转，贵贱无常。或今贫后富，或今富后贫。大而观之，苦乐不异。是以凡住平等之[3]法，应次第行乞，不宜去富从贫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以悲乞，乞又偏矣，故次呵其乞偏也。乞食有四事，以次行为一也。次行为法，不越次之谓也。不越次者从等来也。今别诣贫里，虽不违其事，已伤其意也。住平等者，出家本求泥洹，泥洹为等，则住之矣。苟住等法，理无偏情，故言应次行乞食也。

为不食故，应行乞食。

罗什曰：即食之实相，应以此心乞食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不食，即涅槃法也。涅槃无生死寒暑饥渴之患，其道平等，岂容分别？应以此等心而行乞食，使因果不殊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乞为二也。在家以生须食，故有资生之业。其业既繁，为恶滋多，业繁恶多，则生死愈有，是谓以食长食也。将欲绝食者，不得不出家、舍生业也。既舍生业，是无复资生之具，不得不乞食以存命行道，故言为不食故应乞食也。不食是平等之法，而今有偏，又违之也。

---

[1]　“怀”，底本作“主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　“惜”，底本作“怪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3]　“之”后，底本衍一“为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为坏和合相故，应取揣食。

罗什曰：和合相即揣食。食有四种：一曰揣食；二曰愿食，如见沙囊命不绝，是愿食也；三曰业食，如地狱不食而活，由其罪业应久受苦痛也；四曰识食，无色众生识想相续也。坏和合相，即是实相，令其以是心行乞也。

释僧肇曰：五阴、揣食，俱和合相耳。坏五阴和合名为涅槃，应以此心而取揣食也。若然，则终日揣食，终日涅槃。

竺道生曰：以取揣食为三也。凡欲界食，谓之揣食。揣食者，揣握食也。揣是和合之物，随义言之也。坏和合者，坏五阴和合也，泥洹即是五阴坏也。

为不受故，应受彼食。

释僧肇曰：不受亦涅槃法也。夫为涅槃而行乞者，应以无受心而受彼食，然则终日受而未尝受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受为四也。不受者，不受生死也。

以空聚想入于聚落。

释僧肇曰：空聚亦涅槃相也，凡入聚落，宜存此相。若然，则终日聚落、终日空聚也。

竺道生曰：次呵其少欲也。若见彼富此贫而舍富从贫为少者，是恶多也。恶多者，是不免多矣，非所以少也。当以空聚想入于聚落，勿见贫富有主。

所见色，与盲等；

释僧肇曰：二乘恶厌生死，怖畏六尘，故诫以等观也。盲谓不见美恶之异，非谓闭目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六情所欲为多，若能无之，然后免耳。

所闻声，与响等；

释僧肇曰：未有因山响而致喜怒也。

所嗅香，与风等；

释僧肇曰：香臭因风，风无香臭。又取其不存也。

所食味，不分别；

罗什曰：法无定性，由分别取相，谓之为味。若不分别时，则非味也。虽食，当如本相也。

受诸触，如智证。

罗什曰：证，义同于触。触时当如以智触实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得[1]尽智、无生智，自证成道，举身柔软，快乐而不生著。身受诸触，宜若此也。

竺道生曰：梵语智证，与触音相比，故即以为喻也。泥洹是智之所证也。

知诸法如幻相，无自性、无他性，

罗什曰：指会成拳，故无自性。指亦如是，故无他性也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如幻，从因缘生，岂自他之可得？夫有自故有他，有他故有自；无自则无他，无他亦无自也。

本自不燃，今则无灭。

罗什曰：迦叶自谓灭生死、能为福田，故以不燃明无所灭，以遣其所谓也。

释僧肇曰：如火有燃，故有灭耳。法性常空，本自无起，今何所灭？

---

[1]　“得”后，底本有一“漏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犹释意所对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从他生故，无自性也。既无自性，岂有他性哉！然则本自不燃，何有灭乎？故如幻也。

迦叶！若能不舍八邪，入八解脱，

释僧肇曰：八邪、八解，本性常一。善观八邪，即入八解，曷为舍邪、更求解脱乎？若能如是者，名入解脱也。

竺道生曰：然后呵其以灭尽定欲福于人，为不得也。若以定欲福于人，则是灭尽定异于八邪矣。苟有异心，不能福也。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者，则无异矣。

以邪相入正法，

释僧肇曰：若本性常一者，则邪正相入，不乖其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在八事，今取邪正之义也。

以一食施一切，供养诸佛及众贤圣，然后可食。

释僧肇曰：因诲以无碍施法也。若能等邪正，又能以一食等心施一切众生、供养诸佛贤圣者，乃可食人之食也。无碍施者，凡得食要先作意施一切众生，然后自食。若得法身则能实充足一切，如后一钵饭也。若未得法身，但作意等施，即是无碍施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乞食得好而在众食者，要先分与上下坐以为供养也。若等解脱者，则能无不供养也。力既如此，然后必能福彼也。

如是食者，非有烦恼、非离烦恼，

释僧肇曰：有烦恼食，凡夫也。离烦恼食，二乘也。若能如上平等而食者，则是法身之食，非有烦恼而食，非离烦恼而食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受食食之，便应著味生烦恼也。以既解脱心而食者，则不生烦恼，故言非有烦恼也。既无烦恼，又不见离之矣。

非入定意、非起定意，

释僧肇曰：小乘入定则不食，食则不入定。法身大士终日食而终日定，故无出入之名也。

竺道生曰：比丘食法，食时作不净观观食也。虽入此定，不见入也。不见入为非入耳，非起定也。

非住世间、非住涅槃。

释僧肇曰：欲言住世间，法身绝常俗。欲言住涅槃，现食同人欲。

竺道生曰：食既充躯，则命存住世也。既得存命，行道以取泥洹，故不两住也。

其有施者，

罗什曰：乃至"不依声闻"，此尽是施主所得矣。

无大福、无小福，不为益、不为损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等心受食，则有等教。既有等教，则施主同获平等，不计福之大小、己之损益也。

竺道生曰：施平等人，应得平等报，故施主亦不见有大小福也。

是为正入佛道，不依声闻。

释僧肇曰：平等乞食，自利利人，故正入佛道、不依声闻道也。

竺道生曰：得平等报者，必不偏局为小乘也。

迦叶！若如是食，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

释僧肇曰：食[1]必有益。

---

[1]　"食"，僧肇单注本作"人"。

竺道生曰：言必能福彼也。然则非徒拔其贫苦而已，乃所以终得大乘之果也。

时我，世尊，闻说是语，得未曾有，即于一切菩萨深起敬心。复作是念：斯有家名，辩才智慧乃能如是，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！

释僧肇曰：时谓在家大士智辩尚尔，其谁不发无上心也。

我从是来，不复劝人以声闻、辟支佛行，

释僧肇曰：始知二乘之劣，不复以劝人也。

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"

注维摩诘经卷第二终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三

弟子品第三集解之余

佛告须菩提：

罗什曰：秦言善业，解空第一。善业所以造居士乃致失者，有以而往，亦有由而失。请以喻明之。譬善射之人，发无遗物，虽轻翼迅逝，不能翔其舍。犹维摩诘辩慧深入，言不失会，故五百应真莫敢窥其门。善业自谓智能深入，辩足应时，故直造不疑，此往之意也。然当其入观则心顺法相，及其出定则情随事转，致失招屈，良由此也。维摩以善业自谓深入，而乖于平等，故此章言切而旨深者也。诸声闻体非兼备，则各有偏能。因其偏能，谓之第一，故五百弟子皆称第一也。又上四声闻复有偏德，有供养者能与现世报，故独名四大声闻。余人无此德，故称第一而不名大也。

释僧肇曰：须菩提，秦言善吉，弟子中解空第一也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入其舍，从乞食。

竺道生曰：须菩提得无诤三昧，人中第一也。无诤三昧者，解空无致论处，为无诤也。维摩诘机辩难当，鲜有敢窥其门者。而须菩提既有此定，又独能诣之，迹入恃定矣。便有恃定之迹，而致诘者，岂不有为然乎？

时，维摩诘取我钵，盛满饭，

竺道生曰：维摩迹在居士，有吝惜之嫌，若未与食便诘之者，物或谓之然矣，故先取钵盛满饭；而不授之者，恐须菩提得钵便去，不尽言论

也[1]。

谓我言：唯，须菩提！若能于食等者诸法亦等，

竺道生曰：苟恃定而来者，于定为不等矣。即以食诘之者，明于食亦不等也。不等于食，岂等定哉！是都无所等也。既无所等，何有等定而可恃乎？

诸法等者于食亦等，

竺道生曰：更申前语也。食事虽粗，其理自妙，要当于诸法得等，然后可等之矣。

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

释僧肇曰：须菩提以长者豪富自恣，多怀贪吝，不虑无常，今虽快意，后必贫苦，愍其迷惑，故多就乞食。次入净名舍，其即取钵盛满[2]饭，未授之间，讥其不等也。言万法同相，准一可知，若于食等，诸法亦等；诸法等者，于食亦等。以此行乞，乃可取食耳，曷为舍贫从富、自生异想乎？

竺道生曰：用心如此，乃可恃以取我食也。意云：不尔，勿取之也。

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，亦不与俱；

罗什曰：得其真性，则有而无。有而无，则无所断，亦无所有，故能不断而不俱也。

释僧肇曰：断淫怒痴，声闻也。淫怒痴俱，凡夫也。大士观淫怒痴即是涅槃，故不断不俱。若能如是者，乃可取食也。

竺道生曰：须菩提是断淫怒痴人。原其恃定，必以断为不俱，故复就而诘之也。就诘之意，转使切也。若以断为不俱者，非唯无有等定，于淫

[1] “也”，唐本作“势矣”。

[2] “满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恚痴亦不断矣。

不坏于身，而随一相；

罗什曰：身即一相，不待坏而随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万物齐旨，是非同观，一相也。然则身即一相，岂待坏身灭体然后谓之一相乎？身，五阴身，非法身[1]也。

竺道生曰：断淫怒痴者，则身坏泥洹也。泥洹无复无量身相，为一相矣。不坏于身，事似乖之，故云随也。

不灭痴爱，起于明脱；

释僧肇曰：声闻以痴曀智，故痴灭而明；以爱系心，故爱解而脱。大士观痴爱真相即是明脱，故不灭痴爱而起明脱。

竺道生曰：身本从痴爱而有，故复次言之也。不复为痴所覆，为明也；不复为爱所缚，为脱也。

以五逆相而得解脱，亦不解不缚；

释僧肇曰：五逆真相即是解脱，岂有缚解之异耶？五逆，罪之尤者；解脱，道之胜者。若能即五逆相而得解脱者，乃可取人之食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言于缚得脱，而五逆为缚之极，故复以之为言也。斯则解为不解，缚为不缚。

不见四谛，非不见谛；

释僧肇曰：真见谛者，非如有心之见，非如无心之不见也。

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；

[1]　“非法身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竺道生曰：于缚得解，是见谛之功，复及[1]之也。非不见谛是得果矣，故即翻之也。

非凡夫，非离凡夫法；

释僧肇曰：果，诸道果也。不见四谛，故非得果；非不见谛，故非凡夫。虽非凡夫而不离凡夫法，此乃平等之道也。

竺道生曰：见谛在人，故复论之也。

非圣人，非不圣人；

释僧肇曰：不离凡夫法，非圣人也；道过三界，非不圣人也。

虽成就一切法，而离诸法相；

释僧肇曰：不舍恶法而从善，则一切诸法于何不成？诸法虽成而离其相，以离其相故，则美恶斯成矣。

竺道生曰：人必成就于法，故复极其势也。

乃可取食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备如上说，乃可取食。

若须菩提不见佛、不闻法，

释僧肇曰：犹诲以平等也。夫若能齐是非、一好丑者，虽复上同如来，不以为尊；下等六师，不以为卑。何则？天地一旨，万物一观，邪正虽殊，其性不二，岂有如来独尊而六师独卑乎？若能同彼六师，不见佛、不闻法，因其出家，随其所堕，而不以为异者，乃可取食也。此盖穷理尽性、极无方之说也。善恶反论而不违其常，邪正同辩而不丧其真。斯可谓平等正化、莫二之道乎！

---

[1] “及”，底本作“反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竺道生曰：此一阶使言反而理顺也。苟体空内明，不以言反惑意矣。须菩提见佛闻法者，而言不见佛不闻法者[1]，言正反也。若以无佛可见为不见佛，无法可闻为不闻法，则顺理矣。

彼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、

罗什曰：迦叶，母姓也。富兰那，字也。其人起邪见，谓一切法无所有，如虚空不生灭也。

释僧肇曰：姓迦叶，字富兰那。其人起邪见，谓一切法断灭性空，无君臣父子忠孝之道也。

末伽梨拘赊梨子、

罗什曰：末伽梨，字也。拘赊梨，是其母也。其人起邪[2]见，云众生罪垢无因无缘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末伽梨，字也。拘赊梨，其母名也。其人起见，谓众生苦乐不因行得，自然耳也。

删阇夜毗罗胝子、

罗什曰：删阇夜，字也。毗罗胝，母名也。其人起见，谓要久经生死、弥历劫数，然后自尽苦际也。

释僧肇曰：删阇夜，字也。毗罗胝，其母名也。其人谓道不须求，经生死劫数，苦尽自得。如转缕丸于高山，缕尽自止，何假求耶？

阿耆多翅舍钦婆罗、

罗什曰：阿耆多翅舍，字也。钦婆罗，粗衣也。其人起见，非因计因，

[1]　“者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　“邪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着粗皮[1]衣，及拔发、烟熏鼻等，以诸苦行为道也。

释僧肇曰：阿耆多，字也。翅舍钦婆罗，粗弊衣名也。其人着弊衣，自拔发，五热炙身，以苦行为道，谓今身并受苦，后身常乐者也。

迦罗鸠驮迦旃延、

罗什曰：外道字也。其人应物起见，若人问言有耶，答言有；问言无耶，答言无也。

释僧肇曰：姓迦旃延，字迦罗鸠驮。其人谓诸法亦有相、亦无相。

尼犍陀若提子等，

罗什曰：尼犍，字也。陀若提，母名也。其人起见，谓罪福苦乐尽由前世，要当必偿，今虽行道，不能中断。此六师尽起邪见，裸形苦行，自称一切智，大同而小异耳。凡有三种六师，合十八部。第一自称一切智，第二得五通，第三诵四韦陀经。上说六师是第一部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尼犍陀，其出家总名也，如佛法出家名沙门。若提，母名也。其人谓罪福苦乐本有定因，要当必受，非行道所能断也。六师，佛未出世时，皆道王天竺也。

是汝之师，因其出家，

竺道生曰：既不见佛闻法，是受道于邪见之师，因其得为邪出家也。顺在六师之理，是悟之所由；为师，又从以成出家道也。

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，

释僧肇曰：生随邪见，死堕恶道。

乃可取食。

---

[1] “皮”，唐本作“麻”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同彼六师而不坏异相者，乃可取食也。[1]

竺道生曰：既以师彼，彼堕三恶道，不得不随其堕也。顺在若师六师理为出家者，离[2]三恶道而不乖堕也。

别本云：不见佛，乃至随六师所堕。罗什曰：因其见异故，诲令等观也。若能不见佛胜于六师，从其出家，与之为一[3]，乃可取食。

若须菩提入诸邪见，不到彼岸；

罗什曰：此以下明其未应平等，则未出众累，故言入邪见、住八难、同烦恼，具此众恶，乖彼众善，下句尽是其所不得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彼岸，实相岸也。惑者以邪见为邪，彼岸为正，故舍此邪见，适彼岸耳。邪见、彼岸，本性不殊，曷为舍邪而欣彼岸乎？是以入诸邪见不入彼岸者，乃可取食也。自六师以下，至于“不得灭度”，类生逆谈，以成大顺，庶通心君子有以标其玄旨而遗其所是也。

竺道生曰：师邪见师，则入诸邪见矣。到[4]于彼岸，本由正见，入邪见者则不到也，顺在解邪见理为入也。既入其理，即为彼岸，无复彼岸之可到。

住于八难，不得无难；

释僧肇曰：夫见难为难者，必舍难而求无难也。若能不以难为难，故能住于难；不以无难为无难，故不得于无难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入邪见，便生八难，不得无难处也。顺在已解邪见便得住八难理中，无复无难之可得也。

同于烦恼，离清净法；

---

[1]　此条注释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2]　“离”，底本作“虽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3]　“一”下，底本有“不坏异相者”五字，依唐本删。

[4]　“到”，底本作“则”，现按《大正藏》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夫能悟恼非恼，则虽恼而净。若以净为净，则虽净而恼。是以同恼而离净者，乃所以常净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入邪见、在八难生者，便无结不起，为烦恼所牵，不能得自异之也，愈远清净法矣。顺在既住八难理中，心与烦恼理冥，即之为净，无复净之不可离也。

汝得无诤三昧，

罗什曰：无诤有二：一以三昧力，将护众生，令不起诤心；二随顺法性，无违无诤。善业常自谓深达空法，无所违诤，今不顺平等而云无诤者，则与众生无差也。

一切众生亦得是定；

释僧肇曰：善吉之与众生，性常自一，曷为善吉独得而群生不得乎？此明性本不偏也。善吉于五百弟子中解空第一，常善顺法相，无违无诤。内既无诤，外亦善顺群心，令无诤讼，得此定，名无诤三昧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上诘其恃定不等，是言其不得定也。意虽在此而未指斥，是以终就其事以贬之焉。须菩提若得此定，众生无有不得之者也。顺在彼之不得亦是此得也，则无异矣。

其施汝者不名福田，

释僧肇曰：我受彼施，令彼获大福，故名福田。身犹本空[1]，彼我不异，谁为种[2]者？谁为田者？

供养汝者堕三恶道；

[1] “身犹本空”，底本作“耳犹大观之”，现按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 “种”，底本作“福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五逆之损，供养之益，大观正[1]齐，未觉其异。若五逆而可堕，供养亦堕也。

竺道生曰：报应影响，若合符契。苟施邪见之人，则致邪见之报，而堕在三恶道也。报以邪见者，言无福田也。既无福田，何有可名哉！顺在终获正见，则解无有福田，可名得出三恶道而不异堕也。

为与众魔共一手，作诸劳侣；

释僧肇曰：众魔，四魔也，共为诸尘劳之党侣也。

竺道生曰：施能造果，谓之为业。若于业生邪、致受三界报者，为劳苦众生也。斯则邪见与业为侣，然后得之三界报矣。而此业成劳，乃与魔所作同，故云共一手。顺在既得正见，不异于魔所作劳侣也。

汝与众魔及诸尘劳，等无有异；

释僧肇曰：既为其侣，安得有异？夫以无异，故能成其异也。

竺道生曰：若受施而使施主得邪见报者，是害其慧命，为内外魔也。顺在令彼获等，则生其惠心，必不见与害者殊也。

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，

竺道生曰：害其慧命为魔者，怨之甚者也。顺在起彼惠心，是亲友之义，而不见异于怨也。

谤诸佛，毁于法，

释僧肇曰：怨亲之心，毁誉之意，美恶一致，孰云其异？苟曰不异，亦何为不同焉。

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

---

[1]　“正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所”。

竺道生曰：为害之由，由乎谤佛毁法，斯人则为不入四众数矣。顺在亲友之义，以叹佛誉法为体，亦不异谤，故云谤也。

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

罗什曰：汝若自知有过如是之深者，乃可取食也。

释僧肇曰：犯重罪者，不得人贤圣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若能备如上恶，乃可取食也。何者？夫舍恶从善，人之常情耳。然则是非经心，犹未免于累。是以等观者，以存善为患，故舍善以求宗；以舍恶为累，故即恶而反本。然则即恶有忘累之功，舍善有无染之勋。故知同善未为得，同恶未为失。净名言意，似在此乎！

时我，世尊，闻此茫然，不识是何言，

竺道生曰：若以语言之，我则不然；就意而取，己所不及，故竟不识是何言。

不知以何答，便置钵，欲出其舍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言逆而理顺，善吉似未思其言，故不识是何说，便舍钵而欲出也。

竺道生曰：进退无据，故不知以何答，则有屈矣。向言若尔乃可取食，不尔故不取也。有屈便应输钵，故置之欲出。

维摩诘言：唯，须菩提！取钵勿惧。

竺道生曰：惧无答而置钵，即复著言相矣。欲解此滞，使得取钵，故先言取钵勿惧也。

于意云何？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事诘，宁有惧不？

释僧肇曰：净名欲令善吉弘平等之道，无心以听，美恶斯顺。而善吉本不思其言，迷其所说，故复引喻以明也。

竺道生曰：言乃至如所作化，亦不能有心于所诘也。

我言：不也。维摩诘言：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应有所惧也。

释僧肇曰：君[1]于弟子中解空第一，既知化之无心，亦知法之如化，以此而听，曷为而惧？

竺道生曰：化既无惧，诸法如化，亦不得生惧也。

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，不离是相。

释僧肇曰：是相，即幻化[2]相也。言说如化，听亦如化，以化听化，岂容有惧？

竺道生曰：所以言诸法如幻便应无惧者，以诸法如幻，言说亦然故也。言说苟曰如幻，如何以言致惧耶？

至于智者，不著文字，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

释僧肇曰：夫文字之作，生于惑取。法无可取，则文相自离，虚妄假名，智者不著。

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。

释僧肇曰：解脱，谓无为真解脱也。夫名生于不足，足则无名，故无有文字是真解脱。

竺道生曰：不复缚在文字，故言解脱也。

解脱相者，则诸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名生于法，法生于名。名既解脱，故诸法同解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以诸法如幻，明无文字。文字既解，还复悟解在诸法也。

[1] “君”，底本作“若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 “化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维摩诘说是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法眼净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：

罗什曰：富楼那，秦言满也。弥多罗尼，秦言善知识，善知识是其母名也。其人于法师中第一，善说阿毗昙论也。

释僧肇曰：富楼那，字也，秦言满。弥多罗尼，母名也，秦言善知识。随[1]母名为字，弟子中辩才第一也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于大林中在一树下，为诸新学比丘说法。

罗什曰：近毗耶离有园林，林中有水，水名猕猴池。园林中有僧房，是毗耶离三精舍之一也。富楼那于中为新学说法也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富楼那！先当入定，观此人心，然后说法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自法身以上，得无碍真心，心智寂然，未尝不定。以心常定，故能万事普照，不假推求然后知也。小乘心有限碍，又不能常定，凡所观察，在定则见，出定不见。且声闻定力深者，见众生根，极八万劫耳。定力浅者，数身[2]而已。大士所见，见及无穷。此新学比丘根在大乘，应闻大道，而为说小乘[3]法，故诲其入定也。

无以秽食置于宝器。

释僧肇曰：秽食充饥，小乘法也。盛无上宝，大乘器也。

[1] “随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通以”。

[2] “数身”，底本作“身数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3] “乘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无以琉璃同彼水精。

释僧肇曰：当识其心念之根本，无令真伪不辨也。

汝不能知众生根源，无得发起以小乘法。彼自无疮，勿伤之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彼大乘之体，自无疮疣，无以小乘之刺损伤之也。

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径，无以大海内于牛迹，

释僧肇曰：大物当置之大处，曷为回龙象于兔径、注大海于牛迹乎？

无以日光等彼萤火。

释僧肇曰：明昧之殊，其喻如此，而欲等之者，何耶？

富楼那！此比丘久发大乘心，中忘此意，

释僧肇曰：未得无生心，皆有退忘也。

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？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，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。

时，维摩诘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识宿命，曾于五百佛所植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将开其宿心，成其本意，故以定力，令诸比丘暂识宿命，自知曾于五百佛所植众德本，曾已[1]回此功德向无上道，此其本意[2]也。

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于是，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足。时维摩诘因为说法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。

---

[1]　“已”，底本作“以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　“意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我念声闻不观人根，不应说法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摩诃迦旃延：

罗什曰：南天竺婆罗门姓也，善解契经者也。

释僧肇曰：迦旃延，南天竺婆罗门姓也，即以本姓为名，弟子中解义第一也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迦旃延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，

罗什曰：法要，谓一切法略说有二种：有为、无为也。迦旃延于后演有为则四非常，无为则寂灭义也。

释僧肇曰：如来常略说有为法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无为法寂灭不动。此二言总一切法尽，故言略。

竺道生曰：为悟所津，若出之由户焉。

我即于后敷演其义，谓无常义、苦义、空义、无我义、寂灭义。

释僧肇曰：如来言说未尝有心，故其所说法未尝有相。迦旃延子未[1]谕玄旨，故于入室之后，皆以相说也。何则？如来去常故说无常，非谓是无常；去乐故言苦，非谓是苦；去实故言空，非谓是空；去我故言无我，非谓是无我；去相故言寂灭，非谓是寂灭。此五者，可谓无言之教、无相之谈。而迦旃延造极不同，听随心异，闻无常则取其流动，乃至闻寂灭亦取其灭相。此言同旨异，迦旃延所以致惑也。

竺道生曰：迦旃延是分别佛语中第一也。佛既略说于前，迦旃乃敷述于后也。存旨而不在辞，故曰演其义也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迦旃延！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。

---

[1] “子未”，底本作“不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罗什曰：若无生灭则无行处，无行处乃至实相也。因其以生灭为实，故讥言无以生灭说实相法。通非下五句也。

释僧肇曰：心者何也？惑相所生。行者何也？造用之名。夫有形必有影，有相必有心。无形故无影，无相故无心。然则心随事转，行因用起。见法生灭，故心有生灭。悟法无生，则心无生灭。迦旃延闻无常义，谓法有生灭之相。法有生灭之相，故影响其心同生灭也。夫实相幽深，妙绝常境，非有心之所知，非辩者之能言，如何以生灭心行，而欲说乎？

竺道生曰：佛既称迦旃延为善分别义，岂应有谬哉！于封其言者论之，故有阙耳。夫佛与迦旃延所明是同，至于不达取之，亦不得不异。而佛无致讥之义，迦旃有受诘之事，其故何耶？佛以穷理为主，言必在通。迦旃未能造极，容有乖旨，故可寄之以贬诸阙焉。无常者，变至灭也。苦者，失所爱也。空者，非己所[1]有也。无我者，莫主之也。寂灭者，无此四也。然则四为可恶之法，无之是可乐理也。原夫五本为言，以表理之实也，而谓尽于生灭之境者，心所行耳。诸比丘行心所行，故不解脱。超悟其旨，然后是也。

迦旃延！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，

罗什曰：凡说空则先说无常，无常则空之初门。初门则谓之无常，毕竟则谓之空，旨趣虽同，而以精粗为浅深者也。何以言之？说无常则云念念不住，不住则以有系住，虽去其久住，而未明无住，是粗无常耳，未造其极也。今此一念若令系住，则后亦应住。若今住后住，则始终无变。始终无变，据事则不然。以住时不住，所以之灭，住即不住，乃真无常也。本以住为有，今无住则无有，无有则毕竟空，毕竟空即无常之妙旨也，故曰毕竟空是无常义。迦旃延未尽而谓之极者，故自招妄计之讥也。

释僧肇曰：此辨如来略说之本意也。小乘观法生灭为无常义，大乘以

[1]　“所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不生不灭为无常义。无常名同而幽致超绝，其道虚微，固[1]非常情之所测。妙得其旨者，净名其人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言无常者，据事灭验之也。终苟有灭，始无然乎？始若果然，则生非定矣。生不定生，灭孰定哉！生灭既已不定，真体复何所在？推无在之为理，是诸法之实也。实以不生不灭为义，岂非无常之所存耶？然则无常虽明常之为无，亦所以表无无常也。毕竟者，不得不然也。

五受阴洞达空无所起是苦义，

罗什曰：无常坏法，所以苦也。若无常粗则坏之亦粗，坏之亦粗则非苦之极也。今妙无常则无法不坏，无法不坏则法不可坏，苦之甚也。法不可得，空之至也。自无而观，则不坏不苦。自有而观有散，苦义所以生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有漏五阴，爱染生死，名受阴也。小乘以受阴起，则众苦生，为苦义。大乘通达受阴内外常空，本自无起，谁生苦者？此真苦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苦之为事，会所成也。会所成者，岂得有哉！是以言五受阴空是苦义也。五受阴，苦之宗也。无常推生及灭，事不在一，又通在有漏、无漏，故言诸法苦，即体是无，义起于内。又得无漏者，不以失受致苦，故唯受阴而已也。洞达者，无常以据终验之，云毕竟耳。苦以空为其体，故洞达也。无所起者，无常明无本之变，理在于生；苦言假会之法，所以配其起也。

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，

罗什曰：本意言空欲以遣有，非有去而存空。若有去存空，非空之谓也。二法俱尽，乃空义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观法缘起，内无真主，为空义。虽能观空，而于空未能都泯，故不究竟。大乘在有不有，在空不空，理无不极，所以究竟空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惑者皆以诸法为我之有也；理既为苦，则事不从己。己苟

[1] “固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故”。

不从，则非我所保。保之非我，彼必非有也。有是有矣，而曰非有；无则无也，岂可有哉！此为无有无无，究竟都尽，乃所以是空之义也。

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，

罗什曰：若去我而有无我，犹未免于我也。何以知之？凡言我即主也，经云有二十二根，二十二根亦即二十二主也。虽云无真宰，而有事用之主，是犹废主而立主也，故于我无我而不二，乃无我耳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以封我为累，故尊于无我。无我既尊，则于我为二。大乘是非齐旨，二者不殊，为无我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理既不从我为空，岂有我能制之哉！则无我矣。无我，本无生死中我，非不有佛性我也。

法本不燃，今则无灭，是寂灭义。

罗什曰：明泥洹义也。由生死燃尽故有灭。生死即不燃，无泥洹灭。无[1]泥洹灭，真寂灭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以三界炽然，故灭之以求无为。夫炽然既形，故灭名以生。大乘观法本自不燃，今何所灭？不燃不灭，乃真寂灭也。

竺道生曰：法既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[2]，悟之则永尽泥洹。泥洹者，不复燃也。不燃者，事之靖也。夫终得寂灭者，以其本无实燃。燃既不实，灭独实乎？

说是法时，彼诸比丘心得解脱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阿那律：

罗什曰：天眼第一也。

释僧肇曰：阿那律，秦言如意，刹利种也，弟子中天眼第一。

---

[1]　“无”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　“无我”二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阿那律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于一处经行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，与万梵俱，放净光明，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问我言：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？

释僧肇曰：梵王闻阿那律天眼第一，故问所见远近。

我即答言：仁者！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

释僧肇曰：庵摩勒果，形似槟榔，食之除风冷。时手执此果，故即以为喻也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阿那律！天眼所见，为作相耶？无作相耶？

罗什曰：色无色相，若见色有远近精粗，即是为色。为色则是邪惑颠倒之眼，故同于外道。若不为色作相，色则无为。无为则不应见有远近，而言远见三千，则进退无可，故失会于梵天、受屈于二难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界报身、六情诸根从结业起，名为有作相也。法身出三界六情诸根，不由结业生，名为无作相。夫以有作，故有所不作。以法身无作，故无所不作也。

假使作相，则与外道五通等；

释僧肇曰：外道修俗禅得五通，然不能出凡夫见闻之境，此有作相也，欲等之乎[1]？

若无作相，即是无为，不应有见。

释僧肇曰：若无作相，即是法身无为之相，岂容见闻近远之言。

---

[1] “乎”，底本作“哉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世尊！我时默然。

释僧肇曰：欲言作相，则同彼外道；欲言无作，则违前见意，故不知所答也。

彼诸梵闻其言，得未曾有，即为作礼而问曰：世孰有真天眼者？

罗什曰：以阿那律天眼为色作相，非真天眼。若不作相，则是真眼，未知谁有，故问言孰耶？

释僧肇曰：诸梵谓天眼正以彻视远见为理，而净名致诘，殊违本涂，疑有真异，故致斯问。

维摩诘言：有佛世尊得真天眼，常在三昧，悉见诸佛国，不以二相。

罗什曰：言不为色作精粗二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真天眼，谓如来法身无相之目也，幽烛微形，巨细兼睹，万色弥广，有若目前，未尝不见而未尝有见，故无眼色之二相也。二乘在定则见，出定不见。如来未尝不定，未尝不见，故常在三昧也。

叡曰：如来天眼，入佛眼中，虽缘无缘，故不以二相。有说不以净秽二相，有说不以动寂二相也。

于是，严净梵王及其眷属五百梵天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礼维摩诘足已，忽然不现。

释僧肇曰：其所发明，成立若此。

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优波离：

罗什曰：长存誓愿，世世常作持律，故于今持律第一也。

释僧肇曰：优波离，秦言上首，弟子中持律第一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者，有二比丘犯律行，以为耻，

竺道生曰：犯律者必有惧罪之惑也。原其为怀，非唯畏苦因，已交耻所为也。

不敢问佛，

罗什曰：以佛尊重，惭愧深故，亦于众中大恐怖故。复次，将以如来明见法相，决定我罪，陷于重残，则永出清众，望绝真路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违圣禁，加所为愚鄙，故不敢以斥问佛也。

来问我言：唯，优波离！我等犯律，诚以为耻。不敢问佛，愿解疑悔，得免斯咎。

释僧肇曰：愧其所犯，不敢问佛。以优波离持律第一，故从问也。疑其所犯不知轻重，悔其既往废乱道行，故请持律，解免斯咎也。

竺道生曰：违禁诚重，能改为贵，是以许有改法也。优波离解[1]律第一，故以问焉。疑者恐罪及己，而犹有不至之异也。悔者既已惧之，必自悔所为也。

我即为其如法解说。

释僧肇曰：如法，谓依戒律，决其罪之轻重，示其悔过法也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优波离！无重增此二比丘罪。

竺道生曰：未知罪相，犹封以致惧。既明所属，而改之法重，封惧之情愈致深也。深乎惑者，罪弥重矣。

---

[1] “解”，唐本作“善”。

当直除灭，勿扰其心。

罗什曰：犯律之人心常战惧。若定其罪相，复加以切之，则可谓心扰而罪增也。若闻实相，则心玄无寄，罪累自消，故言当直除灭也。

释僧肇曰：二比丘既犯律行，疑悔情深，方重结其罪，则封累弥厚。封累弥[1]厚，则罪垢弥增。当直说法空，令悟罪不实。悟罪不实，则封累情除。封累情除，则罪垢斯灭矣。曷为不察其根、为之决罪，扰乱其心，重增[2]累乎？

竺道生曰：除罪用术，于理既迂，又应病则是其方，乖之更增其病矣。

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

释僧肇曰：覆释所以直除之意也。夫罪累之生，因缘所成，求其实性，不在三处。如杀因彼我，彼我即内外也。自我即非杀，自彼亦非杀。彼我既非，岂在中间？众缘所成，寻之悉虚也。

竺道生曰：封惑本出人耳，彼罪岂当有哉！苟能体之，不复自缚于罪也。既不复缚罪，便是出其境矣。已出罪境者，罪能得之乎？不在内者，不在我心也，若在我心者，不应待外也。不在外者，不在彼事也，若在彼事者，不应罪我也。不在中间者，合我之与事也，罪为一矣，岂得两在哉！

如佛所说：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。

罗什曰：以罪为罪，则心自然生垢。心自然生垢，则垢能累之。垢能累之，则是罪垢众生。不以罪为罪，此即净心，心净则是净众生也。

竺道生曰：引佛语为证也。心垢者，封惑之情也。众生垢者，心既有垢，罪必及之也。若能无封，则为净矣。其心既净，其罪亦除也。

---

[1]　“弥”，底本作“既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　“重增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增其罪”。

心亦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

竺道生曰：罪虽由心垢而致，悟之必得除也。向已明罪不在内、外、中间，故言心亦不在三处。

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。

释僧肇曰：逆寻[1]其本也。夫执本以知其末，守母以见其子。佛言众生垢净皆由心起，求心之本，不在三处。心既不在，罪垢可知也。

诸法亦然，不出于如。

释僧肇曰：万法云云，皆由心起，岂独垢净之然哉！故诸法亦然，不离于如，如谓如其[2]本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心既不在三处，罪垢亦然也。反覆皆不得异，诸法岂容有殊耶？则无不如也。

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，宁有垢不？

罗什曰：心相，谓罗汉亦观众生心实相得解脱也。今问其成道时，第九解脱道中观实相时，宁见此中有垢不？

竺道生曰：以优波离验之也。心相者，无内外中间也。得解脱者，不复缚在心也。以心相得解脱者，无垢可见也。

我言：不也。

释僧肇曰：得解脱时，谓其初成阿罗汉，得[3]第九解脱，尔时心冥一义，无复心相。欲以其心类明众心，故先定其言也。

---

[1] “逆寻”，底本作“寻知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[2] “其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3] “得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维摩诘言：一切众生心相无垢，亦复如是。

释僧肇曰：群生心相，如心解脱相。

竺道生曰：众生心相无垢，理不得异，但见与不见为殊耳。

唯，优波离！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。

罗什曰：罪本无相，而横为生相，是为妄想。妄想自生垢耳，非理之咎也。

释僧肇曰：优波离分别罪相欲以除垢，罪本无相而妄生罪相，乃更增尘垢也。其言虽泛，意在于是。

竺道生曰：垢实无也，在妄想中是垢耳。若无妄想，垢即净也。妄想者，妄分别之想也。

颠倒是垢，

竺道生曰：见正转也。见转于内，则妄分别外事也。

无颠倒是净。

释僧肇曰：无罪而见罪，颠倒也。

取我是垢，

竺道生曰：取我相者，不能废己从理也。既取我相，见便转也。

不取我是净。

释僧肇曰：见罪，即存我也。

优波离！一切法生灭不住，

罗什曰：此已下，释罪所以不可得也。

竺道生曰：诸法皆从妄想而有，悉如此也。

如幻、如电，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。

罗什曰：前心不待后心生竟，然后灭也。

释僧肇曰：成前无相常净义也。诸法如电，新新不停，一起一灭，不相待也。弹指顷有六十念过，诸法乃无一念顷住，况欲久停？无住则如幻，如幻则不实，不实则为空，空则常净。然则物物斯净，何有罪累于我哉！

诸法皆妄见，

罗什曰：皆由妄见故，谓其有耳。

如梦、如炎、如水中月、如镜中像，以妄想生。

释僧肇曰：上明外法不住，此明内心妄见，俱辩空义，内外为异耳。夫以见妄，故所见不实。所见不实，则实存于所见之外。实存于所见之外，则所见不能见。见所不能见，故无相常净也。上二喻取其速灭，此四喻取其妄想。

其知此者是名奉律，

罗什曰：奉律，梵本云毗尼。毗尼，秦言善治，谓自治淫怒痴，亦能治众生恶也。

竺道生曰：作如此知，无复犯律之咎也。

其知此者是名善解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知法如此，乃名善解、奉法律耳。不知此法，而称持律第一者，何耶？令知优波离谬教意也。

竺道生曰：善解律为理也。

于是二比丘言：上智哉！是优波离所不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说。

释僧肇曰：二比丘悟罪常净，无复疑悔，故致斯叹。

我答言：自舍如来，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。

释僧肇曰：内有乐说智生，则说法[1]无穷，名乐说辩也。此辩一起，乃是补处之所叹，而况声闻乎？

其智慧明达为若此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其明达若此，吾岂能及。

时二比丘疑悔即除，

罗什曰：有罪则忧怖自生，罪无则疑悔自灭也。

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愿言：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"

佛告罗睺罗：

罗什曰：阿修罗食月时名罗睺罗。罗睺罗，秦言覆障，谓障月明也。罗睺罗六年处母胎，母胎所覆障，故因以为名，声闻法中密行第一。菩萨出家之日，诸相师言："若今夜不出家，明日七宝自至，为转轮圣王，王四天下。"王即于其夜更增伎乐，以悦其心。于时菩萨欲心内发，罗睺罗即时处胎，耶输陀罗其夜有身。于时净居诸天相与悲而言曰：菩萨为欲所缠，迷于女色。众生可愍，谁当度者？即时变诸伎女皆如死人，甚可怖畏，令菩萨心厌，即劝出家。车匿牵马，四天王接足，逾城而去。到菩提树下思惟，苦行六年，初夜成佛。时罗睺罗乃生，生已，佛乳母问言："悉达出家于是六年，汝今何从有身？若六年怀妊，世所未闻。"诸释闻之，相与议言："此是不祥，毁辱释门，必是私窃。"欲依法杀之。耶输曰："愿见大王，尔乃就死。"王于是隔幔与语，具以事诘问其所由。耶输如实自陈："我非私窃，是太子之胤耳。自太子出家，我常愁毒，寝卧冷地，故

[1] "说法"，僧肇单注本作"应说"，或"通说"。

此儿不时成就耳。”语王言：“自看此儿颜貌色相，为是孙子不？”王即抱而观之，见其色相与太子相似，王乃流泪而言曰：“真是吾孙子也。”佛欲证明，化作梵志，来入王宫，见儿问言：“汝名何等？”答言：“我名罗睺罗。”梵志赞言：“善哉！汝以业因缘故，处胎六年，所覆障故，应名此也。”王问何业因缘，答曰：“我知业因缘，不知何业。”佛后还国，罗睺罗见佛身相庄严，敬心内发，愿欲出家。其母语言：“此人出家，得成圣道，道非汝分，何用出家？”罗睺罗言：“若令一人得道，我要当得。”使人剔[1]发，发已垂尽，唯有顶上少许，复言：“若发都尽，则与死人无异。决定汝心，无从后悔。”答言：“国位、宝珍、无量妙乐我能弃之，况惜少发耶？”道心坚固，遂弃国出家，以舍利弗为和尚。罗睺罗因缘及出家事，以声闻法略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罗睺罗，秦言覆障，六年为母胎所障，因以为名，弟子中密行[2]第一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罗睺罗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时，毗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问我言：唯，罗睺罗！汝佛之子，

竺道生曰：言其承圣之基。

舍转轮王位，

罗什曰：转轮王亦有不入胎者，如顶生王是也。昔转轮王顶上生疮，王患其痒痛，婆罗门欲以刀破之，王时怒曰：“云何以刀着大王顶上耶？”更有婆罗门以药涂之，至七日头疮乃坏，视疮中见有小儿，威相端正，取而养之，后遂为王。因从顶生，故名顶生王。或有从肩臂手足等生，此皆

[1] “剔”，唐本作“剃”。

[2] “密行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持戒”。

从男[1]生也。佛若不出家，则大转轮王，王四天下。罗睺罗不出家，王一阎浮提，地下十由旬鬼神、空中十由旬鬼神，皆属罗睺罗，为其给使。

罗睺罗失会，其旨有四：一不见人根，应非其药。二出家功德无量，而说之以限。三即是实相，而以相说之。四出家法，本为实相及涅槃，出家即是二法方便，今虽未得，已有其相。罗睺罗虽说出家之美，而不说其终之相，故违理丧真，受屈当时也。二人虽俱说出家功德，而罗睺罗以四失乖宗，维摩以四得应会。其得失相反，差别若此也。

竺道生曰：罗云有转轮王相，王阎浮提也。

出家为道。

竺道生曰：意云不应舍此而出家也。

其出家者有何等利？

罗什曰：长者子见其毁形粗衣，持钵救命，徒见其所弃之利，而未见其所得。自外而观，可愍之甚，恋昔悲今，冀其有利，故问其利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佛不出家，应为金轮王，王四天下。罗睺罗不出家，应为铁轮王，王一天下。以其所舍不轻，所期必重，故问其利也。

竺道生曰：然舍而出家，故当必有胜事耳。竟有何等利于此耶？

我即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利。

释僧肇曰：不善知其根，为说有为功德利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世荣虽乐，难可久保；出家之理，长乐无为，岂可同年语其优劣？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罗睺罗！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。

竺道生曰：诸长者子本以贪乐存荣为怀，闻之更移其著，则乖出家利

[1] “男”下，底本有一“女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矣。于彼为不应，故言尔也。

所以者何？无利无功德，是为出家。

释僧肇曰：夫出家之意，妙存无为。无为之道，岂容有功德利乎？

竺道生曰：正以无利无功德为出家理也。

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，

竺道生曰：贪乐是无穷法，为有为也。

夫出家者为无为法，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。

罗什曰：无漏道品一切法及律仪，皆名出家法，出家法即[1]名无利也。若世俗法，则受生死不绝，报利愈积。若出家法，于今虽有，终期则无。何以言之？本欲假事以息事，因有以之无。将出于功德之域，入于无利之境，无利之境即涅槃也。今就有利而言无利，是因中说果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有无为之果，必有无为之因，因果同相，自然之道也。出家者为无为，即[2]无为之因也。无为无利无功德，当知出家亦然矣。

竺道生曰：无为是表理之法，故无实功德利也。

罗睺罗！出家者，无彼无此，亦无中间。

罗什曰：此即因中明涅槃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伪出家者，恶此生死，尊彼涅槃，故有中间三处之异。真出家者，遣万累，亡彼此，岂有是非三处之殊哉！

竺道生曰：彼者，出家也。此者，我也。中间者，此二法也。功德之利出于此三，三既为无，何有功德利哉！

[1] “即”，底本作“皆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 “即”下，唐本有一“有”字。

离六十二见，

罗什曰：无利故离见也。

处于涅槃，

罗什曰：出家法名为处，言是向涅槃处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既无彼此，则离众邪见，同涅槃也。上直明出家之义，自此下明出家之事。虽云其事，然是无事事耳。何则？出家者以去累为志，无为为心。以心无为，故所造众德皆同[1]无为也。

智者所受，

罗什曰：一切贤圣大人悉赞叹、受持出家法也。

圣所行处，

罗什曰：众圣履之而通也。

释僧肇曰：贤智闻之而从，众圣履之而通，可谓真出家之道！

降伏众魔，

释僧肇曰：众魔，四魔也。正道既夷，邪径自塞。经曰：一人出家，魔宫皆动。

度五道，

罗什曰：凡夫能出四趣，不能出于天道。出家求灭，则五道斯越，物我通度也。

释僧肇曰：五道非无为之路也。

---

[1] “同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净五眼，

释僧肇曰：净五眼，如《放光》说也。

得五力，立五根，不恼于彼，

罗什曰：在家虽行善，然有父母妻子眷属之累，若物来侵害，必还加报，是故在家是恼彼因缘。出家无此众累，则恼因自息，故言不恼彼也。

释僧肇曰：道超事外，与物无逆，何恼之有耶？

离众杂恶，

罗什曰：凡以杂心而兴福业，皆名杂恶也。出家修善，则灭除妄想，又为涅槃，故离众杂恶也。

释僧肇曰：俗善虽善，犹杂不善。道法真净，故纯善不杂也。

摧诸外道，

罗什曰：出家不以摧物而诸恶自消，犹如日出，众冥自灭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日月不期去暗而暗自除，出家不期摧外道而外道自消也。

超越假名，

罗什曰：缘会无实，但假名耳。若得其真相，即于假不迷，故名超越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万事万名，虚假以生。道在真悟，故超越假名。

出淤泥，

罗什曰：在家没欲泥，出家没见泥。今明真出家，故总言出也。

无系著，

罗什曰：若有所系，亦未为出家，一切不著是真出家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出生死爱见之淤泥，无出家爱道之系著也。

无我所，

罗什曰：于我所法中一切舍离，故言无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出家之道，本乎[1]无我[2]。

无所受，

罗什曰：受义言取，取有四种：在家人有爱取，出家人有戒取、见取、爱取。真出家者无此四受，亦于一切法无所受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无四受也，欲受、我受、戒受、见受。

无扰乱，

罗什曰：凡心有所在，方便不息，是名扰乱。出家无事，一切永离也。

内怀喜，

罗什曰：喜有二种：一者有现世功德，自然欣预；二者后得涅槃，心常安悦。既具二喜，又无想著，乃真喜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扰乱出于多求，忧苦生乎不足。出家寡欲，扰乱斯无；道法内充，故怀喜有余。

护彼意，

罗什曰：谓能将顺众生，不乖逆其心也。

随禅定，

罗什曰：出家凡有三法：一持戒，二禅定，三智慧。持戒能折伏烦恼，令其势微；禅定能遮，如石山断流；智慧能灭，毕竟无余。今持戒清净，

[1]　“乎”，僧肇单注本作“于”。

[2]　“我”，底本作“为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则结薄心静，与禅相顺，故言随也。

离众过。

释僧肇曰：诸长者子应闻出家无为之道，而示以有为功德之利，是由不随禅以观其根、不审法以将其意。众过之生，其在此乎？故因明出家以诫之也。

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不违上说，乃应出家之道。出家之道，非存利之所能也。

于是，维摩诘语诸长者子：汝等于正法中宜共出家。

竺道生曰：无利之利，真利也，故劝之耳。

所以者何？佛世难值。

罗什曰：佛常在世，于罪者为难耳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知其不得出家而劝之者，欲发其无上道心耳。

诸长者子言：居士！我闻佛言：父母不听，不得出家。

罗什曰：长者子不得出家，而重出家之美，所以深其恼耳。

释僧肇曰：非不欲出家，不敢[1]违亲耳。

维摩诘言：然。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

罗什曰：若发无上道心，心超三界，形虽有系，乃真出家。

是即具足。

---

[1] “敢”，底本作“欲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[1]：虽为白衣，能发无上心者，便为出家，具足戒行矣。

竺道生曰：出家本欲离恶行道，若在家而能发意，即具[2]足矣，亦为具足其道者也。

尔时，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竺道生曰：诸长者子既以有碍乖出家事，而闻在家有出家之理，欣然从之。

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阿难：

罗什曰：秦言欢喜也。问曰：阿难持佛法藏，即其所闻，足知无病，今云何不达？答曰：真实及方便，悉是佛语，故二说皆信。又云：阿难亦共为方便也。

释僧肇曰：阿难，秦言欢喜，弟子中总持第一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。

竺道生曰：佛而有疾，现去物不远，使得有企仰之情也。而用牛乳者，有遍[3]应从此化故也。

我即持钵，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。

竺道生曰：未便乞乳，有待然乎？

叡曰：现身有疾者，亦不可一途而论，特以浅识之流取信耳，因于如

[1]　“释僧肇曰”，底本作“罗什曰”，依僧肇单注本及《关中疏》校订。

[2]　“具”，底本作“是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3]　“遍”，疑为“偏”。

来身而起劣相，故彰阿难不达，使惑同众人。净名高诃，以开法身之唱，使见形之徒，悟应感难期，无方莫测；兼寄迹取乳，除彼贪求，假过阿难，以明小乘之劣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唯，阿难！何为晨朝持钵住此？

竺道生曰：晨非乞食时，必有以也。

我言：居士！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故来至此。

竺道生曰：以事对也。

维摩诘言：止！止！阿难！莫作是语。

释僧肇曰：至人举动岂虚也哉！如来现疾之所度，净名致呵之所益，皆别载他经。

竺道生曰：于不达者为不应也。

如来身者，金刚之体，

罗什曰：小乘人，骨金刚，肉非金刚也。大乘中，内外金刚，一切实满，有大势力，无病处故。

竺道生曰：如来身无可损，若金刚也。

诸恶已断，众善普会，当有何疾？当有何恼？

释僧肇曰：夫痛患之生，行业所为耳。如来善无不积，恶无不消，体若金刚，何患之有？

竺道生曰：且略示其无病理也。言都无致病之本，而有乐因普会，自应有何疾耶？

默往，阿难！

释僧肇曰：默然而往。

勿谤如来，

释僧肇曰：如来无疾，言疾则谤。

竺道生曰：苟云是实，为谤佛也。以此言之，无乞乳理，故令还去焉。

莫使异人闻此粗言。

竺道生曰：病为常近，粗之极也。不达闻之，必为然矣。

无令大威德诸天，

罗什曰：谓五净居天上别有清净诸天，名世间顶，悉十住菩萨所生也。若闻此言，则知阿难不达方便而生劣想，故诫言无令得闻。恐此似当时所宜，非实言也。

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，得闻斯语。

竺道生曰：以[1]彼推己无疾，必达佛矣；而此言实病，不亦哂斯语之不得乎？

阿难！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，

罗什曰：有罗汉名薄拘罗，往昔为卖药师，语夏安居僧言："若有须药，就我取之。"众竟无所须，唯一比丘小病，受一诃梨勒果，因是九十劫生天人中，受无量快乐，但闻病名而身无微患。于此生年已九十，亦未曾有病。况佛积善无量，疾何由生？问曰：善恶相对，报应宜同。五逆重罪一劫受苦，云何一果之善，受福无量耶？答曰：罪事重而力微，善事轻而势强。譬若[2]恶蛇将取人食，先吐毒沫在地，人践其上，即时昏熟不能起去，

[1]　"以"，底本无，依《关中疏》补。

[2]　"若"，底本作"有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然后以气吸之。三宝中作功德，亦复如是。初作功德时，其事虽微，冥益已深。然后方便引入佛道，究竟涅槃，其福乃尽。

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！

释僧肇曰：转轮圣王随命修短，终身无病。

竺道生曰：以事推之，使人悟也。转轮圣王乃不及欲界诸天，但以人中少福，尚得无病，岂况如来普胜三界，而有疾哉！

行矣！阿难！勿使我等受斯耻也。

竺道生曰：推事既尔，必应还去也。苟执不去，非徒佛有斯谤，我等亦受其耻也。

外道梵志若闻此语，当作是念：何名为师？自疾不能救，而能救诸疾人？

竺道生曰：师不可师之人，便应受此耻辱矣。

可密速去，勿使人闻。

释僧肇曰：正士闻则谓汝不达，邪士闻则谓佛实有疾，何名为法之良医，身疾不能救，而欲救人心疾乎？

竺道生曰：急宜还去也。

当知，阿难，诸如来身即是法身，

罗什曰：法身有三种：一法化生身，金刚身是也；二五分法身；三诸法实相，和合为佛，故实相亦名法身也。

叡曰：所谓法性生身，亦言功德法身，变化法身，实相法身，虚空法身，详而辨之，一法身也。何者？言其生，则本之法性，故曰法性生身；推其因，则是功德所成，故言功德法身；就其应，则无感不形，则是变化法身；称其大，则弥纶虚空，所谓虚空法身；语其妙，则无相无为，故曰

实相法身。故知一体不动，名逐缘分矣。[1]

非思欲身。

罗什曰：梵本云“非肉身”，即法化身也。非三界之形，故过于三界。虽有生灭，而无老病众恼十事之患，故名无漏。无漏则体绝众为，故名无为。形超五道，非物之数，故曰无数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界有待之形，名思欲身也。法身之义，已记之于[2]善权也[3]。

竺道生曰：以向来语，当知必如下说也。思欲是妄想之怀，致病本也。如来身从实理中来，起不由彼，应有何病耶？

佛为世尊，过于三界。

竺道生曰：既以思欲为原，便不出三界，三界是病之境也。佛为悟理之体，超越其域，应有何病耶？言佛为世尊者，以明过于世间也。

佛身无漏，诸漏已尽。

释僧肇曰：夫法身虚微[4]，妙绝常境，情累不能染，心想不能议，故曰诸漏已尽，过于三界，三界之内皆有漏也。

竺道生曰：虽出三界，容是最后边身，犹是漏法，漏法岂得无病哉！佛既过之，无复斯漏，何病之有耶？

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为而无不为。无不为故现身有病，无为故不堕有数。

---

[1] 此段注释底本无，依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补入，原文见于《宗镜录》卷九十一所引僧叡《维摩诘经义疏》。

[2] “于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3] “也”，底本无，依僧肇单注本补。

[4] “微”，底本作“徽”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竺道生曰：虽曰无漏，或有为也。有为是起灭法，虽非四大，犹为患也。佛既以无漏为体，又非有为，何病之有哉！为则有数也。

如此之身，当有何疾！

竺道生曰：并合四句语也。

时我，世尊，实怀惭愧，得无近佛而谬听耶？

释僧肇曰：受使若此，致讥若彼，进退怀愧，或[1]谬听也。

竺道生曰：近佛而谬，所以应惭也。谬必致罪，不得不惧也。“得无”之言，诚是从容之辞，而意在必谬也。

即闻空中声曰：阿难！如居士言，但为佛出五浊恶世，

罗什曰：劫浊、众生浊、烦恼浊、见浊、命浊。多岁数名由泓，多由泓名为劫。大劫如贤劫比也。大劫中有小劫。多诸恶事，总名劫浊。善人既尽，纯恶众生，众生浊也。除邪见已诸烦恼，如三毒等，增上重者不以道理，能障圣道，必入恶趣，如是结使，烦恼浊也。除四见已，唯取邪见，谤无因果罪福及圣道涅槃，是名见浊也。大劫初时，人寿无量，尔时佛未出世。后受命渐短，人寿六万岁，尔时拘留孙佛出世。乃至百二十岁时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。自后渐短，乃至人寿三十岁。百二十岁已下，尽名命浊也。弥勒生时，小劫更始，人寿更长也。

现行斯法，

罗什曰：梵本云“贫法”。现病、行乞等，是贫法也。

度脱众生。

竺道生曰：解阿难意，使得取乳也。实如维摩诘语，但佛应五浊恶世，

[1] “或”后，底本有一“谓”字，依僧肇单注本删。

自应尔耳。

行矣！阿难！取乳勿惭。

释僧肇曰：以其愧惑，故空声正[1]之。如居士言，何有无漏之体婴世之患？但为度五浊群生，故现斯疾耳，取乳勿惭也。五浊者，劫浊、众生浊、烦恼浊、见浊、命浊。

竺道生曰：惭迹应在必行矣，故令取乳勿惭也。

世尊！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"

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说其本缘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不任诣彼问疾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三终

[1]　"正"，底本作"止"，依僧肇单注本校订。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四

菩萨品第四集解

于是佛告弥勒菩萨：

罗什曰：弥勒既绍尊位，又当于此土而成佛，众情所宗，故先命之。弥勒、维摩，大小之量未可定也。或云：维摩虽大，或有以而不成佛；或云：弥勒虽大，将有为而故辞行；或此是分身弥勒，非其正体。以此三缘，故有致屈之迹也。弥勒不堪任[1]，便应超命文殊，而兼命余人者，将以一虽不堪、众不可抑，故推众求能，广命之也。亦欲令各称所闻，以尽维摩之美也。

释僧肇曰：弥勒，南天竺婆罗门姓。出此姓，即以为名焉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释僧肇曰：五百弟子皆已不任，故复命菩萨者，将备显净名难酬德也。

竺道生曰：弥勒者，婆罗门姓也，虽生兜率为诸天师，犹以本姓称焉。以其亲承佛弟子，使亦宜在众菩萨先也。

弥勒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，

罗什曰：是人中说法也。此天以弥勒将上为天师，豫怀宗敬，故常来听法也。

[1] “任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说不退转地之行。

罗什曰：即无生法忍也。维摩诘不先遣忍心而先遣受记者，良由诸天见弥勒受记，故有补处之尊，遂系心成得，希想受记，故先明无受记。受记必由心生，故寻生以求记。生坏则记亡，故推世以去生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下呵云实无发心亦无退者，以此而推，似存不退之行，以劝发无上之心也。虽曰胜期，犹未免乎累，教迹不泯，故致斯呵。然经云补处大士心无不一，智无不周，应物而动，何阙之有？是由得失同怀，修短迭应，利彼而动，无计诸己。故弥勒假有以启始，净名居宗以济终，互为郢匠，器彼淳朴。虽复迹同儒墨，致教不一，然相成之美，实存其中矣。

竺道生曰：体如之行，不复退转也。弥勒躬有此行，而现得受记。今说之者，将以引之，使见利乐法。

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弥勒！世尊授仁者记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

竺道生曰：阿耨多罗者，无上也。三藐三者，正遍也。菩提者，彼语有之，此无名也，实则体极居终，智慧也，然有三品，声闻也，辟支佛也，佛也。二乘各于其道为菩提耳，非所谓菩提也，唯佛菩提为无上正遍菩提也。一生者，无复无量生，余一生也，有两向之[1]义矣。

为用何生得受记乎？

竺道生曰：弥勒向说行，意以受记引之耳，不为说受记也。而彼生著情，便贪记以有行，斯则复是见菩提可得也。是以维摩诘即推弥勒受记为无，以呵其说行之意，遣彼著也，然后乃更释其见菩提心焉。夫受记者，要以四事合成，一一推之皆无也。四事者：一以人受记为主，二以体如为本，三无无量生，四在一生中得佛。交在一生中，而以之受记，要应先推

[1] “有两向之”，底本作“则无两句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一生也。一生者，举八万岁生，唯一念现在，余皆过去、未来也，故言为用何生得受弥勒记乎？

过去耶？未来耶？现在耶？

释僧肇曰：发无上心，修不退行，受记成道，弥勒致教之本意也。今将明平等大道以无行为因，无上正觉以无得为果，故先质弥勒，明无记无得，然后大济群生，一万物之致，以弘菩提莫二之道也。夫有生则有记，无生则无记，故推斥三世，以何生而得记乎？

若过去生，过去生已灭；

释僧肇曰：别推三世明无生也。过去生已灭，已灭法不可谓之生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复有也。

若未来生，未来生未至；

释僧肇曰：未来生未至则无法，无法以何为生？

竺道生曰：竟未有也。

若现在生，现在生无住。

释僧肇曰：现法流速不住，以何为生耶？若生灭一时，则二相俱坏。若生灭异时，则生时无灭，生时无灭则法无三相，法无三相则非有为也。若尽有三相，则有无穷之咎。此无生之说，亦备之诸论矣。三世既无生，于何而得记乎？

竺道生曰：生时已去，未始暂停，岂可得于中成佛耶？

如佛所说：比丘！汝今即时亦生、亦老、亦灭。

释僧肇曰：证无住义也。新新生灭，交臂已谢，岂待白首，然后为变乎？

竺道生曰：引佛语证不住也。即时者，不待变也。

若以无生得受记者，无生即是正位，

罗什曰：实相常定，故名正位。向以因缘，明生非真实，故无受记。今明生既非真，则无生，无生则常定，常定中无受记也。

于正位中亦无受记，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

竺道生曰：次推无无量生也。夫无无量生者，体生是无，故得之矣。苟体生是无，而无无量生者，无无量生，复何有哉！斯乃为正位者也。正位者，永与邪别[1]也。然则既以无无量生为正位者，无有受记，理自明也。以得菩提故有受记，复云亦无有[2]菩提耳。前推生直推其体，今推无无量生，以正位推之者，生本根于痴爱，是有者之所惑，故宜于外推其体也；无无量生，原在悟理，是得者之所达，自应以正位于内明之也。

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？

释僧肇曰：上推有生无记，此推无生亦无记也。无生即七住无相真正法位也，此位为理，无记无成，弥勒于何受一生记乎？

竺道生曰：并质之也。

为从如生得受记耶？为从如灭得受记耶？

释僧肇曰：如虽无生灭，而生灭不异如。然记莂起于生灭，冥会由于即真，故假如之生灭，以明记莂之不殊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复次推体如也。如生者，体如之时，我本无如，如今始出为生也。如灭者，如是始悟中名义，尽菩萨最后心为灭也。夫为得佛之因，既在于始，又在其终，故言为从如生灭得受记耶？

别本云：从如起灭。罗什曰：此亦因其所存而遣之也。夫受记要由得

[1]　“别”，唐本作“判”。

[2]　“有”，底本作“得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如，本未得而今得，似若有起。如起则累灭，亦似有物于如中灭。故先问其起灭，以明无起灭。“一切人皆如”以下，更明如理无二、无受记也。

若以如生得受记者，如无有生；若以如灭得受记者，如无有灭。

释僧肇曰：如非不生灭，非有生灭。非不生灭，故假以言记。非有生灭，以知无记。

竺道生曰：如是悟理之法，故即以明之也。理既已如，岂复有如之生灭哉！苟无生灭，与夫未体者不容有异，何得独以为无上道之因耶？若非因者，不得以之受记也。

一切众生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众圣贤亦如也，至于弥勒亦如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万品虽殊，未有不如。如者，将齐是非、一愚智，以成无记无得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复次推人受记也，受记诚非为悟之法。已有体如在前，故复取其所体，贴之以事。事既皆如，然后推焉。

若弥勒得受记者，一切众生亦应受记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，不二不异。

释僧肇曰：凡圣一如，岂有得失之殊哉！

竺道生曰：夫如者，无得与不得异也。既无得与不得异，而弥勒得者，是假以不得为得也。若弥勒以不得为得者，一切众生不得，便应亦是此得之理矣。然则言众生亦应受记者，以明无弥勒实受记也。二者直二事也，异者二相殊也，其事既二，然后相与为异。故先言不二，后言不异也。已取如事在上，是以释但举如义也。

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众生皆亦应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即菩提相。

释僧肇曰：无相之相，是菩提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菩提既是无相理极之慧。言得之者，得即是菩提相也，果

是其相，则非实矣。得苟非实，一切众生亦是此之得理也。所以然者，菩提本无不周，众生即是其相故也。夫授记言得菩提者，悬指之耳。今云弥勒得者，就语之也。既就得时而无得相，岂应悬指有得乎？所指苟已验无，为指理自冥矣。

若弥勒得灭度者，一切众生亦当灭度。所以者何？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，即涅槃相，不复更灭。

释僧肇曰：本性常灭，今复何灭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得菩提，至于灭度，于灭度中又无灭度也，故复极就其终以验之焉。灭度非慧，事止于灭，故不得如菩提释也。然终既至灭，始灭验矣。始若果灭，终岂灭哉！终苟不灭，众生亦此灭矣。唯验终以悟始者，知其然耳。举佛明之者，佛既亲得灭度，又为悟之极，必可以定之也。且佛终日灭度众生，然知众生即涅槃相，不复更灭，是尽为灭而不灭也。

是故，弥勒！无以此法诱诸天子。

罗什曰：梵本云诳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无受记，岂得以受记引之耶？若引之以虚，为诱诳也。

实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亦无退者。

释僧肇曰：平等之道，实无发心，亦无退者。而以不退之行诱其发心、示其美记者，何耶？

竺道生曰：明不应存行也。于发有退，故须不退行耳。既无发、退，何用行为？若恶发中有退而须不退行者，犹未免退矣，非所以不退。

弥勒！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。

释僧肇曰：菩提以寂灭为相，生死同相。而诸天卑生死、尊菩提，虽曰胜求，更生尘累。宜开以正路，令舍分别，曷为示以道记，增其见乎？

竺道生曰：释诸天见菩提心也。先诃然后教矣。诃以遣著，教以释见。

著为咎累，宜以诃遣之。见谓涉理，须以教释之焉。

所以者何？菩提者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。

释僧肇曰：自此下，大明菩提义也。道之极者，称曰菩提，秦无言以译之。菩提者，盖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！其道虚玄，妙绝常境。听者无以容其听，智者无以运其智，辩者无以措其言，像者无以状其仪。故其为道也，微妙无相，不可为有；用之弥勤，不可为无。故能幽鉴万物而不曜，玄轨超驾而弗夷。大包天地而罔寄，曲济群惑而无私。至能导达殊方，开物成务，玄机必察，无思无虑。然则无知而无不知，无为而无不为者，其唯菩提大觉之道乎！此无名之法，固非名所能名也。不知所以言，故强名曰菩提。斯无为之道，岂可以身心而得乎？

竺道生曰：若见有菩提可得者，则有相情也。苟以相为情者，岂能不以之起身心行乎？若以身心行求菩提者，则求之愈远者也。

寂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。

罗什曰：菩提有三，所谓罗汉、缘觉、如来。三人漏尽慧通达无碍，乃名菩提。此已下，叹菩提真解，妙同实相，欲拟心求解亦当如是。亦明菩提即是实相，以遣其着也。实相是菩提因，亦名菩提也。余句类可寻知也。

释僧肇曰：妙会真性，灭诸法相，故菩提之道，与法俱寂。

竺道生曰：既不以相得菩提，则无菩提相矣。若不能灭诸相者，岂得以寂灭为体哉！

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。

释僧肇曰：观生于缘，离缘即无观。

不行是菩提，无忆念故。

释僧肇曰：行生于念，无念故无行也。

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。离是菩提，离诸妄想故。

释僧肇曰：诸见断，妄想离，乃名菩提也。

障是菩提，障诸愿故。

释僧肇曰：真道无欲，障诸愿求也。

不入是菩提，无贪著故。

释僧肇曰：入，谓受入可欲。

顺是菩提，顺于如故。住是菩提，住法性故。至是菩提，至实际故。

释僧肇曰：不异三空，菩提义也。随顺本相，谓之如，故系之以顺。常住不变，谓之性也，故系之以住。到实相彼岸，谓之际，故系之以至。

不二是菩提，离意法故。

罗什曰：六识对于六尘，未始相离。菩提所解，出六尘之表，故言离也。
释僧肇曰：意与法为二，菩提无心，何法之有哉！

等是菩提，等虚空故。

释僧肇曰：无心于等而无不等，故谓若虚空也。

无为是菩提，无生住灭故。知是菩提，了众生心行故。

罗什曰：智慧是菩提，知他心也。实相是智之因，亦名知他心也。
释僧肇曰：菩提不有，故无生灭；菩提不无，故了知众生心也。

不会是菩提，诸入不会故。

释僧肇曰：诸入，内外六入也。内外俱空，故诸入不会，诸入不会即菩提相也。

不合是菩提，离烦恼习故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所以合，烦恼之所缠。离烦恼故无合，无合即菩提也。

无处是菩提，无形色故。假名是菩提，名字空故。

释僧肇曰：外无形色之处，内无可名之实也。

如化是菩提，无取舍故。

释僧肇曰：菩提无取舍，犹化人之无心也。

无乱是菩提，常自静故。

释僧肇曰：内既常静，外乱无由生焉。

善寂是菩提，性清净故。

释僧肇曰：性无不净，故寂无不善。善寂，谓善顺寂灭常净之道也。

无取是菩提，离攀缘故。

释僧肇曰：情有所取，故攀于前缘。若离攀缘，则无所取也。

无异是菩提，诸法等故。

释僧肇曰：万法同体，是非一致，不异于异者，其唯菩提乎！

无比是菩提，无可喻故。

释僧肇曰：第一大道，无有两径，独绝群方，故无以喻。

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故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幽远难测，非有智之所知。以菩提无知，故无所不知。无知而无不知者，微妙之极也。

竺道生曰：种种明之者，美而咏之也。岂曰为美，以发人情矣。

世尊！维摩诘说是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。

竺道生曰：弥勒先引使乐法，然后维摩诘除其病情，所以得忍也。斯则相与成化，有何屈哉！

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光严童子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光严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出毗耶离大城，

竺道生曰：托在城出，实有以也。

时维摩诘方入城，我即为作礼，

竺道生曰：城门是人所凑处，故得因广化功也。作礼者，迹同乡党，现修长幼礼也。

而问言：居士从何所来？

竺道生曰：交从外来，故可寄问，以取其来自有从也。

答我言：吾从道场来。

罗什曰：以光严心乐道场，故言从道场来，以发悟其心也。光严虽欲得道场，而未知所以得。得必由因，故为广说万行。万行是道场因，而言道场者，是因中说果也。复次佛所坐处，于中成道，故名道场。善心道场亦复如是，广积众善，故佛道得成，是以万善为一切智地，乃真道场也。

释僧肇曰：闲宴修道之处，谓之道场也。光严志好闲独，每以静处为心，故出毗耶，将求道场。净名悬鉴，故现从外来，将示以真场，启其封

累，故逆云吾从道场来。吾[1]从道场来者，以明道无不之、场无不在。若能怀道场于胸中、遗万累于身外者，虽复形处愦闹，迹与事邻，举动所游，无非道场也。

竺道生曰：得佛之处也。

我问：道场者，何所是？

释僧肇曰：会其所求，故寻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得佛由行，行乃是道之场矣。然寄在地成，地有其名耳。既据答，于常是从地来也；又迹在不暗，故复得问何所是，以招下答也[2]。

答曰：直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。

释僧肇曰：修心进道无乱之境，便是道场耳。若能标心为主，万行为场，不越方寸道自修者，乃真道场也。曷为近舍闹[3]境，而远求空地乎？直心者，谓内心真直，外无虚假。斯乃基万行之本，坦进道之场也。自此已下，备列诸行，尽是修心之闲地，弘道之静[4]场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无虚假为怀者，必得佛也。

发行是道场，能办事故。

释僧肇曰：心既真直，则能发迹造行。发迹造行，则事业斯办，众行俱举也。

深心是道场，增益功德故。

释僧肇曰：既能发行，则树心弥深。树心弥深，则功德弥增者也。

---

[1] “吾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 “也”，底本作“之焉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3] “闹”，底本作“闲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4] “静”，底本作“净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菩提心是道场，无错谬故。

罗什曰：道心明正，不随异路，不错也。

释僧肇曰：直心本[1]行转深，则变为菩提心也。此心直正，故所见不谬。凡弘道者，要始此四心。四心既生，则六度、众行无不成也。

布施是道场，不望报故。

释僧肇曰：施不望报，无相行也。夫言有不失无，言无不失有，有无异说而不乖其本者，其唯大乘道乎！何则？言有以明非无，不言有也；言无以明非有，不言无也。然则万行虽殊，以无相为体。无而不无，故即有为实；有而不有，故施戒为一。然此经前后，至于辩列众行，有无不同，苟能领其所同，则无异而不同也。

持戒是道场，得愿具故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戒具而愿不具者。

忍辱是道场，于诸众生心无碍故。

释僧肇曰：怀[2]忿则心碍。

精进是道场，不懈退故。禅定是道场，心调柔故。智慧是道场，现见诸法故。

释僧肇曰：万法弥广，现若目前，智慧之能也。

慈是道场，等众生故。

释僧肇曰：等心怨亲，欲其安乐，慈行也。

---

[1]　“本”，唐本作“人”。

[2]　“怀”前，底本有“忍忿则心存”五字，依唐本及《关中疏》删。

悲是道场，忍疲苦故。

释僧肇曰：见苦必赴，不避汤炭，悲行也。

喜是道场，悦乐法故。

罗什曰：慈虽假想与众生乐，乐从慈起。还见其受苦，其心悲恻，则入悲心。欲令常得此乐，次入喜心。喜心虽是假想，而作意欲令常乐，故异于慈心也。复次，慈心与乐；喜心直观其得乐，其心欢喜耳。

释僧肇曰：以己法乐，乐彼同悦，喜行也。

舍是道场，憎爱断故。

释僧肇曰：夫慈生爱，爱生着，着生累。悲生忧，忧生恼，恼生憎。慈悲虽善，而累想已生，故两舍以平等观，谓之舍行也。

神通是道场，成就六通故。解脱是道场，能背舍故。

释僧肇曰：解脱，八解脱也。观青为黄、观黄为青，舍背境界，从心所观，谓之背舍。

方便是道场，教化众生故。四摄是道场，摄众生故。

罗什曰：一惠施，惠施有二种：施下人以财，施上人以法[1]。二爱语，爱语复有二种：于下人则以暖言将悦，于上人则以法语慰谕，皆以爱心作爱语也。三利行，利行亦有二种：下人则为设方便令得俗利，上人则为作方便令得法利。四同事，同事亦有二种：同恶人则诱以善法，同善人则令增善根，随类而入，事与彼同，故名同事也。

释僧肇曰：方便起乎[2]弘化，四摄生乎来众焉。

---

[1] “法”下，底本有一“施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[2] “乎”，唐本作“于”。

多闻是道场，如闻行故。

释僧肇曰：闻不能行，与禽兽同听也。

伏心是道场，正观诸法故。

罗什曰：或以事伏心，或以理伏心。今正观，则以无常等观，制伏其心也。

释僧肇曰：心之性也，强梁则观邪，调伏则观正也。

三十七品是道场，舍有为法故。

罗什曰：道品断受生，故名舍有为。亦以空空三昧等，舍三三昧及一切善法，故名舍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十七品，无为之因也。

谛是道场，不诳世间故。

罗什曰：小乘中说四谛，大乘中说一谛。今言谛，是则一谛。一谛，实相也。俗数法虚妄，谓言有而更无，谓言无而更有，是诳人也。见余谛，谓言必除我惑，而不免妄想，亦是诳也。今一谛无此众过，故不诳人也。从一谛乃至诸法无我，是诸法实相，即一谛中异句、异味也。由此一谛，故佛道得成。一谛即是佛因，故名道场也。

释僧肇曰：四谛真实，无虚诳也。

缘起是道场，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。

释僧肇曰：十二缘起，因缘相生，无穷尽也。悟其所由，则智心自明。智心既明，则道心自成。然则道之成也，乃以缘起为地，故即以为道场也。

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。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。一切法是道场，知诸法空故。

释僧肇曰：烦恼之实性，众生之无我，诸法之空义，皆道之所由生也。

降魔是道场，不倾动故。三界是道场，无所趣故。狮子吼是道场，无所畏故。

释僧肇曰：此即是佛所得也，离[1]则非佛，名为场也[2]，总名为佛，佛即道也。上以菩萨行为场，今果中以佛为道，众事为场也。

力、无畏、不共法是道场，无诸过故。三明是道场，无余碍故。

释僧肇曰：降魔兵而不为所动，游三界而不随其趣，演无畏法音而无难，具佛三十二业而无阙，三明通达而无碍，斯皆大道之所由生也。

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，成一切智故。

罗什曰：二乘法以三十四心成道。大乘中，唯以一念，则豁然大悟，具一切智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一切智者，智之极也。朗若晨曦，众冥俱灭[3]；澄若静渊，群象并鉴。无知而无所不知者，其唯一切智乎！何则？夫有心则有封，有封则有疆。封疆既形，则其智有涯。其智有涯，则所照不普。至人无心，无心则无封，无封则无疆。封疆既无则其智无涯，其智无涯则所照无际，故能以一念，一时毕知一切法也。一切智虽曰行标，盖亦万行之一耳。会万行之所成者，其唯无上道乎！故所列众法，皆为场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一念无不知者，始乎大悟时也。以向诸行，终得此事，故以名焉。以直心为行初义，极一念知一切法，不亦是得佛之处乎？

如是，善男子！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，诸有所作，举足下足，

[1] “离”，底本作“虽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 “也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3] “灭”，底本作“照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当知皆从道场来，

竺道生曰：若行上诸行皆使应诸波罗蜜者，无复生死往来也。然有之者，随应出也。出若为应，岂非道场来耶？推向所明，便知其然矣。

住于佛法矣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应上诸度以化天下者，其人行则游道场，止则住佛法，举动所之，无非道场也。

竺道生曰：应悟群生，为佛义矣。既从行来，而理极于斯，故云住也。

说是法时，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持世菩萨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持世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住于静室，时魔波旬

罗什曰：波旬，秦言杀者，常欲断人慧命，故名杀者，亦名为恶中恶。恶有三种：一曰恶，二曰大恶，三曰恶中恶。若以恶加己，还以恶报，是名为恶。若人不侵己，无故加害，是名大恶。若人来供养恭敬，不念报恩而反害之，是名恶中恶。恶中恶，魔王[1]最甚也；诸佛常欲令众生安隐，而反坏乱，故言甚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波旬，秦言或名杀者，或名极恶。断人善根，因名杀者。违佛乱僧，罪莫之大，故名极恶也。

从万二千天女，状如帝释，

罗什曰：释是佛弟子，知其不疑，故作释形来也。持世不作意观他心，故不见也。

竺道生曰：魔者，害人[2]慧命之称也。恶中之恶，谓之波旬也。夫善

---

[1]　“王”下，底本有一“恶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[2]　“人”下，底本有一“智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恶理隔，无相干之道，况乎至善之与极恶，得相恼哉！而有其事者，皆大权菩萨托以为化然也。诚以为托，要使迹全是也。迹是为何？此虽善，交是人；彼虽恶，居为天。天可以恶降迹，人亦标善致改，可假之良，其不然乎？状若帝释者，帝释是佛弟子，常宗有道，故以其状使持世不觉也。持世迹在沙门，而沙门以化人为体，彼有非法，必致教矣。可得因之，有女事惑焉。

鼓乐弦歌，来诣我所，与其眷属稽首我足，合掌恭敬，于一面立。我意谓是帝释，

释僧肇曰：魔以持世宴静，欲乱其心。若现本形，恐不与言，故变为释像。时持世不以通观，故谓是帝释也。

竺道生曰：彼事是帝释也。持世据人言之，故可云尔也。

而语之言：善来！憍尸迦！

罗什曰：憍尸，姓也，字摩迦陀。

释僧肇曰：憍尸迦，帝释姓也。

虽福应有，不当自恣。

竺道生曰：以供养而来，故善之也。从女弦歌，是自恣法也。福有而自恣者，复为罪之根也。

当观五欲无常，以求善本，

竺道生曰：五欲者，五情所乐[1]也。夫用为自恣[2]，宝之必深。若觉其无常，然后能以之求善本矣。

[1] “乐”，底本作“欲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 “恣”，底本作“资”，现按《大正藏》本校订。

于身命财而修坚法。

罗什曰：若虽有命而不能行道，无异禽兽之命。若于今能不惜身命修行善者，则来世所得命必能修善行道，是名清净之命，非为使生也。

释僧肇曰：坚法，三坚法，身、命、财宝也。若忘身命、弃财宝、去封累而修道者，必获无极之身、无穷之命、无尽之财也。此三，天地焚而不烧，劫数终而不尽，故名坚法。以天帝乐著五欲，不虑无常，故劝修坚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求善本事也。身既无常，便应运使为善；命既危脆，便应尽以行道；财有五家，便应用为施与。此皆无常所不能坏，谓之坚法也。

即语我言：正士！受是万二千天女，可备扫洒。

竺道生曰：因其说法，故可诡以从善，实欲以女乱之。

我言：憍尸迦！无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门释子，

释僧肇曰：持世菩萨时为比丘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教其行施，彼既从之，理应为受，然非所宜。夫施者之怀，唯欲人取，故言勿以向语其施，要我使受也。言沙门释子者，明己理所不应，非苟逆人善也。

此非我宜。

所言未讫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非帝释也，是为魔来娆固汝耳。

竺道生曰：因其不觉，故复可得托语，以明魔不能隐于己也。斯则[1]力能制之矣。将欲使魔惧，有不得不与之迹。固者，非虚焉。

即语魔言：是诸女等可以与我，如我应受。

[1]　“则”，唐本作“乃”。

释僧肇曰：以持世未觉，故发其状也。将化诸女，故现从其索。我为白衣，应受此女，曷为以与沙门释子乎？

竺道生曰：施本唯欲舍物，不应择主。既能行之，便应与我，我是受此物者。

魔即惊惧，念维摩诘将无恼我？

竺道生曰：既不能隐于维摩诘，知力必不如，复得发斯念也。

欲隐形去，而不能隐，尽其神力亦不得去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神力之所制也。

竺道生曰：现尽魔之神力也。

即闻空中声曰：波旬！以女与之，乃可得去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以魔迷固，故化导之也。

竺道生曰：非维摩诘，则是持世也，亦可魔自作之耳。

魔以畏故，俛仰而与。

竺道生曰：权其轻重，留女故当胜自不得去也。

尔时，维摩诘语诸女言：魔以汝等与我，今汝皆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罗什曰：女人从主为心，属魔则受邪教，属菩萨则从道化，故受而诲之。

释僧肇曰：在魔故从欲教，在我宜从道教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以与我，便属于我，不得不从我教也。

即随所应而为说法，令发道意。复言：汝等已发道意，

竺道生曰：发道意不可苟从于人，故复为说法使其悟，然后为发也。

有法乐可以自娱，不应复乐五欲乐也。

罗什曰：夫鱼之为性，惟水是依；女人之性，唯乐是欲。初发道意，自厉修善，未能乐也。积德既淳，则欣乐弥深，经难不变，履苦愈笃，内心爱乐，外无余欢。令其以此自娱，则厌天乐。自此以下列万法者，旨取法中之乐，不取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女人之性，唯乐是欲，以其初舍天乐，故示以法乐。夫能以弘道为美、积德为欣者，虽复经苦履难而不改其美，天地所重无足易其欣。以此自娱，乐之极也，岂五欲之足[1]存。自此下备列诸行，以明超世之道，至欢之所由生也。

竺道生曰：人理未深，不能无乐，若无有代，必思旧乐而退矣。故说法乐，以易其昔五欲乐也。

天女即问：何谓法乐？

答曰：乐常信佛，

竺道生曰：魔天以不信正为本，故令信佛也。夫理本无定，苟能乐之，则为乐矣。既乐而恒，又益乐也。

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

罗什曰：三宝中生信也。

释僧肇曰：信而后悦，莫若三宝也。

乐离五欲，

罗什曰：是信戒也。得四信时，先信法，次信佛，后信僧及戒也。问曰：四信云何先信法、次信佛、后信僧及戒耶？答曰：譬如人重病服药，

[1] “足”，底本作“所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若病愈则信药妙。药妙必由师，则信师也。虽师妙药良，要由善看病人，则信看病人也。三事虽妙，要由我能消息，则信我也。法中四信亦复如是。观实相见谛时，烦恼即除，则信法妙也。三宝虽妙，要行之由我，我戒业清净，故累病得除，则信戒也。深信四法，心常悦豫，可以谐神通性，故非天乐所拟哉！

乐观五阴如怨贼，乐观四大如毒蛇，乐观内入如空聚，

罗什曰：如〈方便品〉中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善恶必察，何乐如之。

乐随护道意，

罗什曰：谓能将御无上道心，令不忘失、不错乱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将护无上道心，令无差失。

乐饶益众生，乐敬养师，乐广行施，乐坚持戒，乐忍辱柔和，

罗什曰：如羼提比丘，虽割截身体，心愈欣乐，恬然无变。法中生乐，类如此也。

乐勤集善根，乐禅定不乱，乐离垢明慧，

罗什曰：世俗慧中不能生乐，要得无漏慧、离尘垢，则至乐自生也。

乐广菩提心，

罗什曰：令众生同己，无所齐限，故言广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彼我兼得，谓之广也。

乐降伏众魔，

释僧肇曰：众魔，四魔也。

乐断诸烦恼，

释僧肇曰：诸烦恼，众结之都名。

乐净佛国土，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，乐严道场，

释僧肇曰：道场，如释迦文佛菩提树下初成道处，三千二百里金刚地为场。诸佛各随国土之大小而取，场地之广狭无定数也。

乐闻深法不畏，

罗什曰：心无近著，心不邪疑，又能信诸佛有不思议法，故能闻深法心不生畏也。

释僧肇曰：乐法之情不深者，闻深法必生畏也。

乐三脱门，不乐非时；

罗什曰：功行未满则果不可得。未至而求得[1]，是非时行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脱，空、无相、无作也。缚以之解，谓之脱。三乘所由，谓之门。二乘入三脱门，不尽其极，而中路取证，谓之非时。此大士之所不乐也。

乐近同学，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恚碍；

罗什曰：我学大乘，彼亦如是，是名同学。所习不同，名不同学。处同则乐，处异亦夷，其心平等，无增减也。

释僧肇曰：异我自彼，曷为生恚？非同学，外道党也。

乐将护恶知识，乐近善知识；乐心喜清净，

罗什曰：于诸禅定及实法中清净喜也。

[1]　“得”，唐本无。

释僧肇曰：清净实相，真净法也。

乐修无量道品之法。

罗什曰：是上所说之余一切善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乐无量，上略言之耳。

竺道生曰：始于信，终于道品，皆随魔所病而明义焉。

是为菩萨法乐。

于是，波旬告诸女言：我欲与汝俱还天宫。

释僧肇曰：先闻空声，畏而言与，非其真心，故欲俱还。

竺道生曰：本不实与，故可得唤其还去也。复恐其不去，以天宫诱之。夫本同而变，反化则易，将女还宫，实在斯也。

诸女言：以我等与此居士，

竺道生曰：既已属人，不得自在。若欲窃去，彼自有力，俱不得脱也。答其唤还之语矣。

有法乐，我等甚乐，不复乐五欲乐也。

释僧肇曰：已属人矣，兼有法乐，何由而反也。

竺道生曰：明己自更有乐，不复[1]乐五欲乐也。答其以天宫诱之之语也。

魔言：居士！可舍此女，

罗什曰：先无真与之心，见维摩诘教化已毕，知其不惜，故请之耳。

一切所有施于彼者是为菩萨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化导既讫，魔知其不吝，故从请也。菩萨之道，一切

[1] “复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无吝，想能见还也。

竺道生曰：女诚不乐天宫，故不去。苟主遣之，亦不得自在，故还乞之也。恐不必得，是以说法也。

维摩诘言：我已舍矣，汝便将去，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。

罗什曰：居士以女还魔，则魔愿具足，故因发愿令众生得法愿具足。此是维摩诘愿也。

释僧肇曰：因事兴愿，菩萨常法也。以女还魔，魔愿具满，故因以生愿，愿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，如魔之愿满足也。

于是，诸女问维摩诘：我等云何止于魔宫？

释僧肇曰：昔在魔宫以五欲为乐，今在菩萨以法乐为乐，复还魔天，当何所业耶？

竺道生曰：既不复乐于魔宫，当复有理使乐之不耶？

维摩诘言：诸姊！有法门名无尽灯，汝等当学。

释僧肇曰：将远流大法之明，以照魔宫痴冥之室，故说此门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此法门便得乐魔宫也。

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冥者皆明，明终不尽。如是，诸姊，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其道意亦不灭尽，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是名无尽灯也。

释僧肇曰：自行化彼，则功德弥增，法光不绝，名无尽灯也。

汝等虽住魔宫，以是无尽灯，令无数天子、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为报佛恩，亦大饶益一切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报恩之上，莫先弘道。

尔时，天女头面礼维摩诘足，随魔还宫，忽然不现。世尊！维摩诘有如是自在神力、智慧辩才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长者子善德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善德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自于父舍

罗什曰：从父得，不从非法得，故名父舍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元嗣相承，祖宗之宅，名父舍焉。

设大施会，

罗什曰：大施会有二种：一不用礼法，但广布施；二用外道经书种种礼法祭祀，兼行大施。今善德礼法施也。

竺道生曰：婆罗门法，七日祀梵天，行大施，期生彼也。言己承嫡继业，于父舍然也。寄之可以致明法施之大矣。

供养一切沙门、

罗什曰：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，皆名沙门。异学能大论议者，名外道也。

婆罗门，及诸外道、贫穷下贱、孤独乞人。

罗什曰：乞人有三种：一沙门，二贵人，三下贱，随其所求，皆名为乞人也。

期满七日，

罗什曰：是第七日。所以乃至第七日方来讥者，欲令其功德满，心淳熟也。

竺道生曰：本期七日而满也。须满然后呵者，满为功成，必恃焉。

时，维摩诘来入会中，谓我言：长者子！夫大施会，不当如汝所设。

释僧肇曰：天竺大施会法，于父舍开四门，立高幢，告天下。诸有所须皆诣其舍，于七日中倾家而施，以求梵福。时净名以其俗施既满，将进以法施，故先讥其所设，以明为施之殊也。

竺道生曰：非谓大也。

当为法施之会，

竺道生曰：施从理出，为法施也。为会，谓辨具足也。

何用是财施会为？

罗什曰：见其布施，不行随喜而反讥嫌者，施有三种：一财施、二心施、三法施，以财施人为布施，慈心等心与人乐为心施，说法利人名为法施。亦菩萨所行众善，皆为饶益众生。饶益众生有二种：一即时饶益，二为饶益因，此二者皆名法施。今欲令善德行法施、心施，故去其财施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形必有所碍，财必有所穷，故会人以形者不可普集，施人以财者不可周给。且施既不普，财不益神，未若会群生于十方，而即之本土；怀法施于胸中，而惠无不普。以此而会，会无不均。以此而施，施不遗人。曷为置殊方而集近宾，舍心益而独润身乎？

竺道生曰：财是有限之物，施从此出，理自不得普而等也。

我言：居士！何谓法施之会？

竺道生曰：旨问法施会为大之理也。

法施会者，无前无后，

罗什曰：财施不能一时周，则有前后。若法施之会，一时普至。若一起慈心，则十方同[1]缘，施中之等，莫先于此，故曰无前后也。

[1]　“同”，唐本作“周”。

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，

竺道生曰：佛为真梵天也，行法以供养，则祠之矣，终必生其境也。又此为施，理无不周，亦无不等。无不等者，不先于此而后彼也；无不周者，能一时与之。

是名法施之会。

释僧肇曰：夫以方会人，不可一息期；以财济物，不可一时周。是以会通无际者，弥纶而不漏；法泽冥被者，不易时而周覆。故能即无疆为一会，而道无不润；虚心怀德，而万物自宾。曷为存濡沫之小惠，舍夫江海之大益；置一时之法养，而设前后之俗施乎？

何谓也？

释僧肇曰：群生无际，而受化不俱，欲无前无后一时而养者，何谓耶？

竺道生曰：问为会之方也。

谓以菩提起于慈心，

罗什曰：起慈心也，有三种：凡夫为生梵天，二乘则为求功德，菩萨则为求佛度脱众生。今欲令其为求佛道而起慈心。自此已下，随文求义，不必尽类，但令不乖法施耳。

释僧肇曰：夫财养养身，法养养神。养神之道存乎冥益，冥益之义岂待前后？经曰："一人出世，天下蒙庆[1]。"何则？群生流转，以无穷为路，冥冥相承，莫能自反。故大士建德，不自为身，一念之善皆为群生。以为群生故，愿行俱果。行果则己功立，愿果则群生益。己功立则有济物之能，群生益则有返流之分。然则菩萨始建德于内，群生已蒙益于外矣，何必待哺养启导，然后为益乎？菩提者，弘济之道也。是以为菩提而起慈心者，

[1] "庆"，唐本作"益"。

一念一时所益无际矣。

竺道生曰：施是救物之怀，以四等为主，故先明焉。然要在行实四等也，虚则不成法施会矣。慈本所念在彼，理不得偏。不偏念者，唯欲普益也。菩提既无不等，又能实益，若以此理为怀，岂虚也哉！

以救众生起大悲心，

罗什曰：若起悲而不为救物者，乖于悲也，当为救物而起悲心。

释僧肇曰：大悲之兴，救彼而起，所以悲生于我而天下同益也。

竺道生曰：悲本所念在苦，欲拔之也。若以实救为悲，悲之大者也。

以持正法起于喜心，

罗什曰：凡夫及小乘则见众生乐故起喜心，今欲令持正法故起喜心，心于法中生喜也。

释僧肇曰：欲令彼我俱持正法，喜以之生也。

竺道生曰：喜本欣彼得离非法，是意存法也。若以持正法为喜，喜之实者也。

以摄智慧行于舍心，

罗什曰：凡夫及小乘为舍怨亲故行舍心，今欲令其为平等智慧，一切舍离，以行舍心。复次，舍心中唯见众生，无分别想，同于无明，欲令其舍心中行智慧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小舍舍于怨亲，大舍舍于万有。舍万有者，正智之性也，故行舍心以摄智慧。

竺道生曰：舍以舍憎爱为怀也，摄智慧，慧无不摄也。若以无不摄慧为舍者，舍亦无不舍也。

以摄悭贪起檀波罗蜜，以化犯戒起尸罗[1]波罗蜜，以无我法起羼提波罗蜜，

释僧肇曰：忿生于我，无我无竞。

别本云：以无我法起忍。罗什曰：初行忍时，则为我求福。习行既深，则忘我而忍。复次，若能即我无我，则无受苦者。无受苦者，故能无事不忍。若以无我行忍，则其福无尽，譬如水中生火，无能灭尽者也。

以离身心相

罗什曰：远离有二种：身栖事表，名身远离；心无累想，名心远离。于身心不著，亦名为远[2]离也。

起毗梨耶波罗蜜，

释僧肇曰：精进之相起于身心，而云离身心相者，其唯无相精进乎？

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，

罗什曰：令其为佛道故以起禅，不为乐及受福。复次，梵本中菩提相亦名寂灭相，当为此相起禅也。

释僧肇曰：菩提之相无定无乱，以此起禅，禅亦同相。

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，

罗什曰：欲令其标心大觉，不为名利也。

释僧肇曰：在佛名一切智，在菩萨名般若，因果异名也。然一切智以无相为相，以此起般若，般若亦无相，因果虽异名，其相不殊也。

教化众生而起于空，

---

[1] “罗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 “远”，唐本无。

罗什曰：是弃众生法也，当为化众生而起空也。

释僧肇曰：存众生则乖空义，存空义则舍众生。善通法相，虚空[1]其怀者[2]，终日化众生，终日不乖空也。

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，

罗什曰：无相则绝为，故诲令不舍也。

释僧肇曰：即有而无，故能起无相；即无而有，故能不舍。不舍故万法兼备，起无故美恶齐旨也。

示现受生而起无作，

罗什曰：无作，不作受生行也。无作则绝于受生，故诲令为示现而起无作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作，谓造作生死也。为彼受生者，非作生而受[3]生也。是以大士受生，常起无作。

护持正法起方便力，

罗什曰：无方便慧则取相，取相则坏正法。有方便慧则无取相，无取相则是持正法。

以度众生起四摄法，

释僧肇曰：非方便无以护正法，非四摄无以济群生。

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，于身命财起三坚法，于六念中起思念法，

释僧肇曰：念佛、法、僧、施、戒、天，六念也。

[1] “虚空”，唐本作“空虚”。

[2] “者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3] “受”，唐本无。

于六和敬起质直心，

罗什曰：欲令众和，要由六法：一以慈心起身业；二以慈心起口业；三以慈心起意业；四若得食时，减钵中饭，供养上座一人、下座二人；五持戒清净；六漏尽智慧。若行此六法，则众常和顺，无有乖诤。昔有二众共行诤，佛因是说六和敬也。

释僧肇曰：以慈心起身、口、意业，为三也；四、若得重养，与人共之；五、持戒清净；六、修漏尽慧。非直心无以具六法，非六法无以和群众。群众不和，非敬顺之道也。

正行善法起于净命，

释僧肇曰：凡所行善，不以邪心为命。

心净欢喜起近贤圣，不憎恶人起调伏心，

释僧肇曰：近圣生净喜，见恶无憎心。

以出家法起于深心，

罗什曰：出家则能深入佛法，具行净戒。

释僧肇曰：出家之法，非浅心所能弘也。

以如说行起于多闻，

释僧肇曰：闻不能行，非多闻也。

以无诤法起空闲处，

罗什曰：与物无逆，又不乖法，是名无诤，当为此而起闲居也。

释僧肇曰：忿竞生乎众聚，无诤出乎空闲也。

趣向佛慧起于宴坐，

释僧肇曰：佛慧深远，非定不趣。

解众生缚起修行地，

罗什曰：谓修禅定道品法也。当为兼解众生[1]缚，起修行地，不应自为而修行也。

释僧肇曰：己行不修，安能解彼矣。

以具相好及净佛土起福德业；

罗什曰：一切善法分为二业，谓福德、慧明业也。六度中前三度属福德，后三度属慧明。二业具足，必至佛道，譬如两轮能有所至。福德业则致相好、净土诸果报也，慧明业得一切智业者也。

知一切众生心念，如应说法，起于智业；

释僧肇曰：大乘万行分为二业：以智为行标，故别立智业；诸行随从，故总立德业。凡所修立，非一业所成。而众经修相、净土，系以德业；知念、说法，系以智业。此盖取其功用之所多耳，未始相无也。

知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，起于慧业；

释僧肇曰：决定审理谓之智，造心分别谓之慧。上决众生念定诸法相，然后说法，故系之以智。今造心分别法相，令入一门，故系之以慧也。

别本云：智业、慧业。罗什曰：二业中慧明胜，故有二种分别。内自见法，名为慧；外为众生，知其心相，决定不疑，而为说法，名为智也。

断一切烦恼、

罗什曰：即慧明业也。

[1]　“生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一切障碍、

罗什曰：还总福德、慧明二业，二业具则罪碍悉除。下二句亦总二业也。

一切不善法，起一切善业；

释僧肇曰：无善不修，故无恶不断也。

以得一切智慧、一切善法，起于一切助佛道法。

罗什曰：佛法有二种：一者世间，二者出世间，出世者名为助佛道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一切智慧，即智业也。一切善法，即德业也。助佛道法，大乘诸无漏法也。智德二业非有漏之所成，成之者必由助佛道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若尽以一切智慧、一切善法为助佛道之法者，法施会必办矣。

如是，善男子！是为法施之会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备上诸法，则冥润无涯，其为会也，不止一方；其为施也，不止形骸。不止形骸，故妙存济神；不止一方，故其会弥纶。斯可谓大施，可谓大会矣！

若菩萨住是法施会者，为大施主，

竺道生曰：无不与，大之极。

亦为一切世间福田。

罗什曰：若行财施，但名施主，不名福田。若行法施，亦名施主，又名福田。

释僧肇曰：福田，谓人种福于我，我无秽行之稊稗，人获无量之果报，福田也。

竺道生曰：施主易，受施难也。要当德必能福，然后是耳。

世尊！维摩诘说是法时，婆罗门众中二百人，

罗什曰：既用其礼法，亦以其有福德智慧，故以为坐之宗主也。

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时心得清净，

释僧肇曰：心累悉除，得清净信也。

叹未曾有，稽首礼维摩诘足，即解璎珞价值百千以上之。

竺道生曰：七日施而此物在者，最所重也。而以上维摩诘者，现崇法施情也。

不肯取。

罗什曰：本来意为说法故，亦为讥财施故，怀此二心，所以不受者也。

我言：居士！愿必纳受，随意所与。维摩诘乃受璎珞，分作二分，持一分施此会中一最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难胜如来。

释僧肇曰：上直进以法施，未等致施之心。故施极上、穷下，明施心平等，以成善德为施之意也。

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难胜如来，

罗什曰：以彼佛威德殊胜，国土清净，将欲发起众会，令生胜求，故先奉施，后使其见也。

又见珠璎在彼佛上变成四柱宝台，

罗什曰：为善德现将来果报如此之妙也。

四面严饰，不相障蔽。

竺道生曰：分作二分者，欲以明等也。现神力，验法施也。变成四柱

宝台，岂财施能为之乎？是法施会然也，故能无不周耳。

时，维摩诘现神变已，作是言：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，犹如如来福田之相，

罗什曰：施佛以地胜故心浓，施贫以地苦故悲深，是以福田同相，致报一也。

无所分别，等于大悲，不求果报，是则名曰具足法施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齐尊卑、一行报，以平等悲而为施者，乃具足法施耳。

竺道生曰：用心如此，非财之施也，乃所以具足法施会也。

城中一最下乞人见是神力，闻其所说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如是诸菩萨各各向佛说其本缘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不任诣彼问疾。

释僧肇曰：三万二千菩萨皆说不任之缘，文不备载之耳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四终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五

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集解

尔时佛告文殊师利：

释僧肇曰：文殊师利，秦言妙德。经曰：已曾成佛，名曰龙种尊也。

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！彼上人者，难为酬对。

罗什曰：言乃超出我上，岂直诸贤？此盖深往之情耳，岂其实哉！

释僧肇曰：三万二千何必不任，文殊师利何必独最。意谓至人变谋无方，隐显殊迹，故迭为修短，应物之情耳。孰敢定其优劣、辩其得失乎？文殊将适群心而奉使命，故先叹净名之德，以生众会难遭之想也。其人道尊，难为酬对，为当承佛圣旨，行问疾耳。

深达实相，

释僧肇曰：实相难测，而能深达。

善说法要，

罗什曰：此文不便，依经本应言“以要言说法”，谓能简要之言折繁理也。

释僧肇曰：善以约言而举多义，美其善得说法之要趣也。

辩才无滞，智慧无碍，

释僧肇曰：辞辩圆应而无滞，智慧周通而无碍。

一切菩萨法式悉知，

罗什曰：谓神通变化诸威仪也。

诸佛秘藏无不得入，

罗什曰：如《密迹经》说身口意是也。

释僧肇曰：近知菩萨之仪式，远入诸佛之秘藏。秘藏，谓佛身口意秘密之藏。

降伏众魔，

释僧肇曰：众魔，四魔也。

游戏神通，

罗什曰：神通变化，是为迹引物，于我非真，故名戏也。复次，神通虽大，能者易之，于我无难，犹如戏也。亦云：于神通中善能入住出，自在无碍。

释僧肇曰：游通化人，以之自娱。

其慧、方便皆已得度。

释僧肇曰：穷智用、尽权道，故称度也。

虽然，当承佛圣旨，诣彼问疾。"

释僧肇曰：其德若此，非所堪对，当承佛圣旨，然后行耳。

于是，众中诸菩萨大弟子、释、梵、四天王等，咸作是念：今二大士文殊师利、维摩诘共谈，必说妙法。即时八千菩萨、五百声闻、

罗什曰：余声闻专以离苦为心，不求深法，故不同举耳。五百弟子智

慧深入，乐闻深法，所以俱行也。

百千天人，皆欲随从。

释僧肇曰：大士胜集，必有妙说，故率欲同举也。

于是，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，及诸天人恭敬围绕，入毗耶离大城。

释僧肇曰：庵罗园在城外，净名室在城内也。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心念：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。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，

罗什曰：将欲明宗[1]，故现空相以发兴也。尽敬致供必称其所安，以文殊常[2]乐虚静，故应之以空也。

竺道生曰：发斯念者，因以空室，示有虚纳之怀。有去故空，密在用标宗致也。现神力者，念之使也。使有不改位而实得去也，以明变化若斯者必无虚言也。

及诸侍者。

竺道生曰：为妨己，陪侍者须别将。又以明体夫宗致，无舍群生之怀，苟不弃之，莫非皆侍矣。

唯置一床，以疾而卧。

释僧肇曰：现病之兴，事在今也。空室、去侍以生言端，事证于后。唯置一床，借座之所由也。

竺道生曰：众多室小，虽床亦妨。且坐卧行立，本随人体所宜，须之便设，

[1]　“宗”，唐本作“空”。

[2]　“常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何必在豫，以此去之，岂曰不延？乃所以有客故尔[1]，而实设之。待须者，将现神力以表说理之功。功既非测，以验所说是实。

文殊师利既入其舍，见其室空，无诸所有，独寝一床。

竺道生曰：见之者，得其旨也。

时，维摩诘言："善来！文殊师利！

罗什曰：若默然无言，似宾主不谐。赞言善来者，欲明宾来得会，主亦虚受也。

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"

释僧肇曰：将明法身大士，举动进止，不违实相。实相不来，以之而来；实相无见，以之相见。不来而能来，不见而能见。法身若此，何善如之。

竺道生曰：既以体理为怀，来则旌其为不来相之来矣。有不来相之来者，善之极也。

文殊师利言："如是，居士！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。

竺道生曰：如是者，谓前理尔也。若者，设使来不能自表于不来，既来不复更来。来为不来相，居然显矣。体之无功，我何有善哉！

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。

竺道生曰：来本生于不来，来者尚无所从而来，况来者可得更来耶？以去对来相明也。

所可见者，更不可见。

释僧肇曰：明无来去相，成净名之所善也。夫去来相见，皆因缘假称

[1] "尔"，唐本作"耳"。

耳。未来亦非来，来已不更来，舍来已未来，复于何有来去？见亦然耳。其中曲辩，当求之诸论也。

竺道生曰：已备前文，故不复广之也。

且置是事。

释僧肇曰：虽贪微言而使命未宣，故且止其论而问疾矣。

居士！是疾宁可忍不？

罗什曰：若病重难忍，则废其道业也。问疾轻重，宁可忍不也。

疗治有损，不至增乎？世尊殷勤致问无量。居士！是疾何所因起？

罗什曰：外道经书唯知有三大病，不知地大。佛法中说四大病。病之所生，生于四大增损。四大增损，必自有因而然，故问其因起也。

其生久如？当云何灭？”

释僧肇曰：使命既宣，故复问疾之所由生也。是病何因而起，起来久近，云何而得灭乎？

竺道生曰：作问实疾之迹，以求假病之意也。

维摩诘言：“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。

释[1]道融曰：众生受痴故有爱，有爱故受身，受身则病。以彼病故，则我病生矣。众生有病而我病生者，明为物故生。维[2]摩为物来久，故知不近也。下言彼病灭则我病灭，明其起病不齐限众生也。新学菩萨未能久处生死，为一切起病，故明大士旷怀处疾，推其前际，以发心为始；寻其后际，则与众生俱灭。新学闻之，局心自旷。病生灭二句，言虽在病，意

[1]　“释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　“维”，《大正藏》本作“毗”。

在明悲，故但说病生灭久近。久近既明，则大悲自显。是以先答生灭，后答大悲起也。此集以明宗为本，而先说大悲者，有二门入佛法：一大悲，二智慧。阶浅至深，弘之有渐，故先说大悲，后说实相也。什公作空解云："痴无前际，无前则亦无中后。病亦如是，无久近也。"此中不似有空义，故别记私通如上。

释僧肇曰：答久近也。菩萨何疾？悲彼而生疾耳。群生之疾，痴爱为本。菩萨之疾，大悲为源[1]。夫高由下起，是因非生，所以悲疾之兴，出于痴爱。而痴爱无绪，莫识其源；吾疾久近，与之同根。此明悲疾之始，不必就己为言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现疾之意，欲拔众生无始痴爱，尽其无穷之源。虽我今生，而实无我今生。意存彼昔义，乃是彼昔病。然则病起于有痴爱之时，非适今也。不以一切言之者，今答病久，义不在普故也。然泛云痴爱，普亦在其中矣。又不以众生言之者，菩萨无复痴爱，居然有属故也。

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若一切众生病灭，则我病灭。

释僧肇曰：答灭也。大士之病，因彼生耳，彼病既灭，吾复何患？然以群生无边，痴爱无际，大悲所被，与之齐量。故前悲无穷，以痴爱为际；后悲无极，与群生俱灭。此因悲所及，以明悲灭之不近也。

竺道生曰：痴爱是众生染病之源，源尽，其病亦除也。菩萨之病，本在于此，而彼病既愈，得无灭乎？又菩萨病以泛济为主，众生有不蒙者，彼自不应从化，非有偏也。然则虽曰一人病愈菩萨便愈，乃所以是一切众生得不复病，然后菩萨病灭也。以众生言之者，菩萨友亦有病，不得不以别之也。

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。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

---

[1] "源"，唐本作"原"。

释僧肇曰：夫法身无生，况复有形？既无有形，病何由起？然为彼受生，不得无形。既有形也，不得无患，故随其久近，与之同疾。若彼离病，菩萨无复病也。

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诸众生爱之若子，众生病则菩萨病，众生病愈菩萨亦愈。又言是疾何所因起，

竺道生曰：问本在前，今答居后，故称“又”焉。不先答者，其病之因，以生灭而显故也。

菩萨病者，以大悲起。”

释僧肇曰：菩萨之疾，以大悲为根，因之而起。答初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自非大悲，病不妄起也。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此室何以空无侍者？”

释僧肇曰：空室之兴，事在于此。问室何空，又无侍者。无侍者，后别答。

竺道生曰：问疾既毕，次问室空意也。夫人所住，自应有资生之物，而今廓然，其故何耶？又凡病者，理必须侍，亦莫知其所，复何在乎？并问二事者，以侍者在空而别故也。

维摩诘言：“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”

释僧肇曰：平等之道，理无二迹，十方国土无不空者，曷为独问一室空耶？

竺道生曰：有去故空者，空则非实也。苟以不实为空，有亦空矣。所以然者，空即不实，有独不也。有若不实，与夫向空岂有异哉！有今可得而去，居然非实。以明诸佛国土虽若湛安，然亦空矣。诸佛国者，有佛之国也。举此为言者，良以佛得自在，尚不能使己国为有，况余事乎？亦以

是人情所重，故标为悟端也。

又问：“以何为空？”

罗什曰：室中以无物为空，国土复以何理为空耶？

释僧肇曰：室以无物为空，佛土以何为空？将辩毕竟空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犹存国安为有，不悟同此所无。然居士[1]言其同，以何独得之耶？

答曰：“以空空。”

罗什曰：无以无物故空。以国土性空，即是毕竟空，故空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有由心生，心因有起，是非之域，妄想所存，故有无殊论，纷然交竞者也。若能空虚其怀，冥心真境，妙存环中，有无一观者，虽复智周万物，未始为有；幽鉴无照，未始为无。故能齐天地为一旨，而不乖其实；镜群有以玄通，而物我俱一。物我俱一，故智无照功；不乖其实，故物物自同。故经曰：“圣智无知，以虚空为相。诸法无为，与之齐量也。”故以空智而空于有者，即有而自空矣，岂假屏除，然后为空乎？上空，智空；下空，法空也。直明法空，无以取定，故内引真智，外证法空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上空是空慧空也，下空是前理空也。言要当以空慧，然后空耳。若不以空慧，终不空也，岂可以我谓为不空哉！

又问：“空何用空？”

罗什曰：若法性自空，则应直置而自空，诸贤圣复何用空慧空诸法耶？

释僧肇曰：上空，法空；下空，智空也。诸法本性自空，何假智空然后空耶？

竺道生曰：若理果是空，何用空慧，然后空耶？自有得解之空慧，此

[1] “士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空即是慧之所为，非理然也。何可以空慧然后空，便言理为空哉！

答曰："以无分别空，故空。"

罗什曰：上空，是空慧也；下空，是法空也。虽法性自空，不待空慧；若无空慧，则于我为有。用此无分别空慧，故得其空，则于我为空也。

释僧肇曰：智之生也，起于分别。而诸法无相，故智无分别。智无分别即智空也，诸法无相即法空也。以智不分别于法，即知法空已矣，岂别有智空，假之以空法乎？然则智不分别法时，尔时智法俱同一空，无复异空，故曰以无分别为智空，故智知法空矣，不别有智空以空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言空慧者，非谓分别作空之慧也，任理得悟者耳。若以任理为悟，而得此空，然后空者，理可不然乎哉！

又问："空可分别耶？"

罗什曰：问解空慧也。向虽明空慧不见空有分别，未明慧体空无分别，故问此空慧可分别耶？

释僧肇曰：上以无分别为慧[1]空，故知法空无复异空。虽云无异，而异相已形。异相已形，则分别是生矣。若智法无异空者，何由云以无分别为智空、故知法空乎？故问智空、法空可分别耶？智法俱空，故单言一空则满足矣。

竺道生曰：即空之言，空似有相，有相便与余事分别也。空苟分别而慧不分别者，则空与慧异矣。空既异慧，复不从慧来也。

答曰："分别亦空。"

罗什曰：慧异于空，则是分别。虽有分别，其性亦空也。

---

[1] "慧"，唐本作"智"。

释僧肇曰：向之言者，分[1]别于无分别耳。若能无心于[2]分别而分别于无分别者，虽复终日分别，而未尝分别也，故曰分别亦空。

竺道生曰：夫言空者，空相亦空。若空相不空，空为有矣。空既为有，有岂无哉！然则皆有而不空也，是以分别亦空，然后空耳。

又问："空当于何求？"

释僧肇曰：上因正智明空，恐惑者将谓空义在正不在邪，故问空义之所在，以明邪正之不殊也。

竺道生曰：言之诚已尽，然而惑者犹未能全信，故复请效斯语以悟之焉。前推理实为空极，分别亦空，空则无相矣。若果以无相空为实者，于何求之，得其然耶？

答曰："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"

罗什曰：上明毕竟空，则无法不空。然造心求解，要必有津。求津之要，必有所惑。惑之所生，生于见异。异之甚者，莫过邪正。邪正之极，莫过于此。故问于何求，而答以二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邪因正生，正因邪起，本其为性，性无有二。故欲求正智之空者，当于邪见中求。

竺道生曰：夫以相为怀者，极不出六十二见，见则邪矣。而此中无空，空不然乎？

又问："六十二见当于何求？"

竺道生曰：若六十二见以存相为邪者，复于何求得其然耶？

答曰："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"

---

[1] "分"前，底本有一"有"字，依唐本删。

[2] "于"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释僧肇曰：舍邪见名解脱，背解脱名邪见。然则邪解相靡，孰为其原？为其原者，一而已矣。故求诸邪见，当本之解脱也。

竺道生曰：解脱者，解脱结缚也。若存相不邪，不可去矣。而解脱中无之者，故知诸见，理必然也。言诸佛者，明妙必同也[1]。

又问："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？"

竺道生曰：若诸佛解脱解脱结缚者，复于何求得其然耶？

答曰："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

释僧肇曰：众生心行即缚行也，缚行即解脱之所由生也。又邪正同根，解缚一门，本其真性，未尝有异，故求佛解脱，当于众生心行也。

竺道生曰：心行者，不从理为怀也。怀不从理者，缠缚生死、不相出也。若一切众生心行中都无解脱者，故知解脱解脱之也。心行亦六十二见耳，但其为义不同，故取之有彼此。若无以明诸佛解脱为解脱结缚，犹未足以验六十二见为邪。若无以明六十二见为邪，亦不足以验空之为实。是以次请问则明矣。

别本云：六十二见、诸佛解脱、众生意行。罗什曰：二见，有之根、邪之极也。解脱，有之终、正之妙也。众生意行，二见之中也。此三聚法，众情所滞，决定见其异也。夫取相兴惑，因兹而起；反迷求宗，亦必至于此。三性同致，故展转相涉者也。

又仁所问何无侍者，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吾侍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世之侍者，唯恭己顺命，给侍所须，谓之侍者。菩萨侍者，以慢己违命违道者，同其大乖，和以冥顺，侍养法身，谓之侍者。所以众魔、异学，为给侍之先也。

---

[1]　"也"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所以者何？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。

竺道生曰：魔乐生死，则住其中矣。若不就化，永与之乖，岂得使悟有宗[1]理乎？

外道者乐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”

罗什曰：言不见其有异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魔乐著五欲，不求出世，故系以生死。异学虽求出世，而执著己道，故系以邪见。大士观生死同涅槃，故能不舍；观邪见同于正见，故能不动。不动不舍，故能即之为侍也。

竺道生曰：亦不舍诸见也。魔与外道是背理之极，而得其宗已，自此以外，复何言哉！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所疾，为何等相？”

罗什曰：即事而观，若无病而云有。又未见其相，故求其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既知病起之所由，复问由生之疾相也。四百四病各有异相，大悲之疾以何为相乎？将明无相大悲、应物生病者，虽终日现疾，终日无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问疾之状，应在空前。前以答必表实，妨问空意，又空义既明，其状乃显故也。

维摩诘言：“我病无形，不可见。”

释僧肇曰：大悲无缘而无所不缘，无所不缘故能应物生疾。应物生疾，则于我未尝疾也。未尝疾，故能同众疾之相，而不违无相之道。何者？大悲无缘，无缘则无相。以此生疾，疾亦无相，故曰我病无形不可见也。

竺道生曰：病是形理，有必可见。而无其实，故言尔也。

---

[1] “宗”下，唐本有一“侍”字。

又问："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？"

罗什曰：上答无形不可见，即是说毕竟空也。就言亦[1]似是有病不见，故生此问耳。

释僧肇曰：或者闻病不可见，将谓心病无形故不可见，或谓身病微细故不可见，为之生问也。病于身心与何事合，而云不可见乎？

竺道生曰：夫身为受病之本，心为觉痛之主，病或合之，为无形矣。故假兹以问，乃致明病无所寄，然后尽无形也。

答曰："非身合，身相离故。

罗什曰：无身故无病也。

亦非心合，心如幻故。"

罗什曰：心无真实，故无病也。

释僧肇曰：身相离则非身，心如幻则非心。身心既无，病与谁合？无合故无病，无病故不可见也。

竺道生曰：身本殊[2]表，故言离相也。心动无方，故言幻也。身心既无，何所合哉！

又问："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于此四大，何大之病？"

罗什曰：此将明病所由起。病所由起不以一事，必由四大假会而生。假会而生，则病无自性。病无自性，则同上不可见也。此虽明病所因起，乃明所以无病也。

释僧肇曰：身之生也，四大所成。上总推身，今别推四大，曲寻其本也。

竺道生曰：身心本是四大合之所成，身心可无，四大或有。而四大各

[1]　"亦"，唐本作"迹"。

[2]　"殊"，唐本作"外"。

起百一诸病，便可是之，故无形也。复得寄斯为问，以明因四大有病，无实形矣。

答曰：“是病非地大，亦不离地大。水、火、风大，亦复如是。

释僧肇曰：四大本性自无患也，众缘既会，增损相克，患以之生耳。欲言有病，本性自无；欲言无病，相假而有。故病非地亦不离地，余大类尔也。

而众生病从四大起，

竺道生曰：实因之也。

以其有病，是故我病。”

释僧肇曰：四大本无，病亦不有。而众生虚假之疾从四大起，故我以虚假之疾应彼疾耳。逆寻其本，彼我无实，而欲观其形相，当何有耶？

竺道生曰：亦是因之而非实病也[1]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应云何慰谕有疾菩萨？”

释僧肇曰：慰谕有疾，应自文殊，而逆问净名者，以同集诸人注心有在；又取证于疾者，乃所以审慰谕之会也。此将明大乘无证之道，以慰始习现疾菩萨，故生此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慰谕有疾，本是无疾所为，维摩诘既能无之，故次以问焉。虽为菩萨而未免病者，不能不为病所苦，以之恋生而畏死也。苟有恋生畏死之情，必以增生死也。是以同道之体，宜相慰谕。慰谕之方，除其此怀。此怀若除，生死几乎息矣。

叡曰：凡夫之病，为忧苦所恼。不安所病，则生愁忧；为病所逼，则生苦恼。忧心外戚，须闻法以自慰；苦心内切，宜观空以自调。

[1] “也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维摩诘言："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。

罗什曰：凡有三种法，谓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观无常而厌身者，是声闻法；著身而不观无常者，是凡夫法；观无常而不厌身者，是菩萨法。今为病者说菩萨法，以此处病，则心不乱也。

释僧肇曰：慰谕之法，应为病者说身无常，去其贪著，不应为说厌离令取证也。不观无常、不厌离者，凡夫也。观无常而厌离者，二乘也。观无常不厌离者，菩萨也。是以应慰谕初学，令安心处疾以济群生，不厌生死，不乐涅槃，此大士慰谕之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恋生者，是爱身情也。情既爱之，无有厌已，苟曰无常，岂可爱恋哉！若能从悟，不期遣惑而惑自亡矣。亡乎惑者，无复身也。虽已亡惑无身，终不辍理。于理不辍，必能穷之。穷理尽性，势归兼济。至于在惑之时，固应患惑求通。求通之怀，必以无常厌身。然则厌身出于在惑，非理中怀也。

说身有苦，不说乐于涅槃。

竺道生曰：理若[1]无常，则以失所爱致恼。曲而辩之，八苦之聚，尤不可恋也。向在惑以无常厌离，今亦取苦、乐涅槃乐，就理为言，岂得然乎？

说身无我，而说教导众生。

竺道生曰：凡爱身者，起于著我，苟是无常而苦，岂有宰之者乎？若无宰于内，复何以致恋哉！亦据其患惑人用之独善而已。既在悟怀，谓之教导也。

说身空寂，

罗什曰：随其利钝，故说有广略。譬如大树，非一斧所倾。累根既深，

[1]　"若"，唐本作"苟"。

非一法能除。或有虽闻无常，谓言不苦，则为说苦。既闻苦，便谓有苦乐之主，故说无我及空也。

不说毕竟寂灭。

释僧肇曰：虽见身苦，而不乐涅槃之乐；虽知无我，不以众生空故，阙于教导；虽解身空，而不取涅槃毕竟之道；故能安住生死，与众生同疾。是以慰谕之家，宜说其所应行，所不应行不宜说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无能为宰，我身何有耶？若不[1]有身，恋复从何生乎？所言空寂，明无实耳，非谓无也。然此四句，皆随义作次，理尽兼矣。

说悔先罪，而不说入于过去。

罗什曰：利根者闻上四句，则能处疾不乱。自此已下，更为钝根者也。说近切之言，谕其心也。今日之病，必由先罪，故教令悔先罪也。既言有先罪，则似罪有常性，入于过去，故为说不入过去，去其常想也。

释僧肇曰：教有疾菩萨悔既往之罪。往罪虽系人，不言罪有常性，从未来至现在、从现在入过去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恋生畏死者，恐有罪故也。若能改而悔之，则出其境矣，复何畏哉！是以教悔前罪，以除其畏也。此则据缘故耳，不言有实。

以己之疾，愍于彼疾。

罗什曰：令其推己而悲物也。当念言：我今微疾，苦痛尚尔，况恶趣众生受无量苦也。

释僧肇曰：劝疾者推己之疾，愍于他疾也。

竺道生曰：我有智慧，犹有疾苦，况乃不达者乎？推己愍彼是兼济之怀，岂得自畏死焉。

[1] “不”，唐本作“无”。

当识宿世无数劫苦，

竺道生曰：无数劫来经苦无量，如何一旦忽忘之耶？

当念饶益一切众生。

罗什曰：无数劫来受苦无量，未曾为道。为道受苦，必获大利。既以此自谕，又当念饶益众生，令得此利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当寻宿世受苦无量，今苦须臾，何足致忧。但当力疾救彼苦耳。

竺道生曰：念欲饶益一切众生者，方入生死不得有畏也。

忆所修福，

罗什曰：外国法，从生至终所作福业一一书记，若命终时，傍人为说，令其恃福心不忧畏也。

释僧肇曰：恐新学菩萨为疾所乱，故劝忆所修福，悦其情也。

竺道生曰：若有福者，所生必胜，有何畏哉！

念于净命。

罗什曰：净命，即正命也。自念从生至今常行正命，必之善趣，吾将何畏也。

释僧肇曰：勿为救身疾起邪命也。邪命，谓为命谄饰、要利存生也。

竺道生曰：行善之时，本为得道度世，未始求利衣食。尚不畏为生死所牵，况罪苦者乎？

勿生忧恼，

竺道生曰：忧之无益，徒以致恼耳。

常起精进。

罗什曰：虽身逝命终，而意不舍也。

竺道生曰：因疾致懈，懈乃愈生其忧。勤与命竞，恒患不至，岂复容于[1]恼哉！

当作医王，疗治众病。

罗什曰：令其因疾发弘誓。如是诸病无能救者，当作法医疗众病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当为大法医王，疗治群生之疾，自疾何足忧乎？

竺道生曰：唯当勤求疗方，以兼一切，勿起忧恼，徒苦而无益也。

菩萨应如是慰谕有疾菩萨，令其欢喜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！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”

释僧肇曰：上问慰谕之宜，今问调心之法。外有善谕，内有善调，则能弥历生死，与群生同疾，辛酸备经而不以为苦。此即净名居疾之所由也。将示初学处疾之道，故生斯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心为事驰，无恶不作，譬犹放逸之马，难可禁制。是以波流生死，莫出其境。将欲自拔，要在伏而调之。调伏之方，必有道也，譬犹调马以埒，岂能不从？既得其道，然后伏矣。而菩萨未免乎疾者，必为病切所牵，愈难制也，故复问之尔焉。

维摩诘言:“有疾菩萨应作是念: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，

竺道生曰:苟为病切所牵,不得不推病理也。病理是无,何能牵我哉!夫从缘起者，已自非有，况乎惑想颠倒所生者哉！

无有实法，谁受病者？

释僧肇曰:处疾之法,要先知病本。病疾之生也,皆由前世妄想颠倒。

[1]　“于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妄想颠倒故，烦恼以生。烦恼既生，不得无身。既有身也，不得无患。逆寻其本，虚[1]妄不实。本既不实，谁受病者？此明始行者初习无我观也。

竺道生曰：又无所病也。既无所病，病又无矣。

所以者何？四大合故，假名为身。四大无主，

罗什曰：四大是身之本，本既无主，故身亦无我也。

身亦无我。

释僧肇曰：释无我义也。四大和合，假名为身耳。四大既无主，身我何由生？譬一沙无油，聚沙亦无也。主、我，一物异名耳。

竺道生曰：夫计我者，或即以身为我，或谓身中有我也。今推身为理，唯以四大合成，无复别法，四大无主，身亦无我。四大四矣，我则一矣，苟云处中为主之矣，然其无主则我无中矣。身为一也，我亦一也，苟云即是，身是之也，然无我则我不即也。我果是无，何所病哉！

又此病起，皆由著我，

罗什曰：病起有二事：一者由过去著我，广生结业，结业果熟，则受于苦；二者由现在著我心恼，著我心恼，故病增也。

是故于我不应生著。

释僧肇曰：我若是实，曷为生病？

竺道生曰：复原此病本空，而有病者，皆由著我起也。若能于我不著，病何有哉！

既知病本，

罗什曰：著我是也。

[1]　“虚”，底本作“虐”，现按大正藏本校订。

即除我想及众生想。

罗什曰：此三者事同而义异耳。

释僧肇曰：病本即上妄想也。因有妄想，故见我及众生。若悟妄想之颠倒，则无我无众生。

竺道生曰：既知病由著我而起，便应即除之也。众生虽即是我，而将欲推众法合中无我，故以帖之，征现此义焉。

当起法想，

罗什曰：此假法以遣我，犹人养此怒以灭彼怒也。

释僧肇曰：我想，患之重者，故除我想而起法想。法想于空为病，于我为药，卑隆相靡，故假之以治也。

竺道生曰：除之为何？教起法想。起法想者，非谓著法也。

应作是念：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

竺道生曰：众法者，阴、界、入也。合成身者，明其为因也。言但者，因中无我也。

起唯法起，灭唯法灭。

释僧肇曰：释法想也。五阴诸法假会成身，起唯诸法共起，灭唯诸法共灭，无别有真宰主其起灭者也。既除我想，唯见缘起诸法，故名法想。

竺道生曰：起灭者，是果也。言唯者，果中亦无我也。

又此法者各不相知，

竺道生曰：此下二句，又明因果即非我也。众法合成之时，相缘而起。相缘起者，不能不相起，非能相起也。若能相起者，必有相起之知，而所知在彼，不在于己，反覆为相知矣。是即自在为我义焉。

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

释僧肇曰：万物纷纭，聚散谁为？缘合则起，缘散则离。聚散无先期，故法法不相知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从缘起者，亦不能不从起，非能从他[1]起也。若能从起者，必有从起之知，而所知在己，不在于彼，故无相知之义也。是亦自在为我义焉。

彼有疾菩萨为灭法想，

罗什曰：向以法遣我，自此以下，以空遣法也。

当作是念：此法想者亦是颠倒，颠倒者是即大患，我应离之。

释僧肇曰：法想虽除我，于真犹为倒，未免于患，故应离之。

竺道生曰：夫以法想除我想者，岂复有法生著也哉！有于言迹生惑，故次除之。又兼得对明，以尽其义焉。

云何为离？离我我所。

释僧肇曰：我为万物主，万物为我所，若离我我所，则无法不离。

竺道生曰：有我之情，自外诸法皆以为我之所有。我之所有，是对我之法。我既已无，所有岂独存乎？

云何离我我所？谓离二法。

竺道生曰：向直云二事耳，今言要当离二事，相对为二，然后是离也。

云何离二法？谓不念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。

释僧肇曰：有我我所，则二法自生。二法既生，则内外以形。内外既

[1]“他”，唐本无。

形，则诸法异名。诸法异名，则是非相倾。是非相倾，则众患以成。若能不念内外诸法，行心平等者，则入空行，无法想之患。内外法者，情尘也。

竺道生曰：内者，我也；外者，一切法也。此则相对为二矣。谓不念之，行于平等，为离也。

云何平等？谓我等、涅槃等。

释僧肇曰：极上穷下，齐以一观，乃应平等也。

竺道生曰：涅槃虽非无，是表无之法也，故于外法中指举此一事，以对我明等也。

所以者何？我及涅槃此二皆空。

释僧肇曰：即事无不异，即空无不一。

以何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，

竺道生曰：名下无实。

如此二法无决定性。

释僧肇曰：因背涅槃，故名吾我；以舍吾我，故名涅槃。二法相假，故有名生。本其自性，性无决定，故二俱空也矣。

竺道生曰：无定尔也。

得是平等，无有余病，唯有空病。

竺道生曰：亦以言迹除之也。义似[1]粗妙，故云尔也。

空病亦空。

罗什曰：上明无我无法而未遣空，未遣空则空为累，累则是病，故明

---

[1] “似”，底本作“以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空病亦空也。

释僧肇曰：群生封累深厚，不可顿舍，故阶级渐遣，以至无遣也。上以法除我、以空除法，今以毕竟空空于空者，乃无患之极耳。

竺道生曰：空理无病，病有空耳。就病言之，故谓空为病也。

是有疾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

罗什曰：受，谓苦、乐、舍三受也。若能解受无受，则能为物受生而忍受三受也。

竺道生曰：诸受者，谓三受也。既观病空，三受皆无也。能无三受者，三受自除也，非是欲舍故有入受为化之情焉。

未具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。

释僧肇曰：善自调者，处有不染有，在空不染空，此无受之至也。以心无受，故无所不受。无所不受，故能永与群生同受诸受。诸受者，谓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也。佛法未具、众生未度，不独灭三受而取证也。

竺道生曰：据患受之情，欲求无灭之者，必取其足能除患之处，以为妙极，不复希尽理也。是则证明无义，中道而止矣。

设身有苦，念恶趣众生，起大悲心：

罗什曰：我功德智慧之身尚苦痛如是，况恶趣众生受苦无量耶？即起悲心，志拔苦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有入受为化之情，是大悲心也。大悲为何？设身有苦，以念恶趣众生而拔济之。前虽观病空，正可使情不惑苦，未得便实无之。若久观理明，后生则无矣，是以言设身有苦也。以念恶趣众生者，言我在人中有福，又资智慧之明，犹尚有苦如是，况三恶道中无福慧者。但念恶趣者，夫在生死，皆不免之，故以为发大悲之缘矣。

我既调伏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要与群生同其苦乐也。

竺道生曰：自非调伏，则不免三恶道矣。

但除其病而不除法，

罗什曰：谓妄见者所见常乐净等法也。所以言无者，不以有乐净法而以无除之，直为除妄想病耳。无法可除，故能处之，不除其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调伏，除其所惑之有，不除法有也。

为断病本而教导之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缘生，聚散非已。会而有形，散而无像。法自然耳，于我何患？患之生者，由我妄想于法，自为患耳，法岂使我生妄想乎？然则妄想为病本，法非我患也。故教导之兴，但除病本，不除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病本断，然后病除也。

何谓病本？谓有攀缘。

竺道生曰：所取之相，为攀缘也。有者，彼有之矣。

从有攀缘，则为病本。

罗什曰：上说菩萨自寻病本，以理处心，故能处疾不乱。今明为断众生病故，推其病原，然后应其所宜耳。机神微动，则心有所属。心有所属，名为攀缘。攀缘取相，是妄动之始、病之根也。

释僧肇曰：攀缘，谓妄想微动，攀缘诸法也。妄想既缘，则美恶已分。美恶既分，则憎爱并炽。所以众结烦于内，万疾生于外。自兹以往，巧历不能记。本其所由，微想而已，故曰攀缘为本。

竺道生曰：向言有之，今言始有也矣。

何所攀缘？谓之三界。

释僧肇曰：明攀缘之境也。三界外法，无漏无为，其法无相，非是妄想所能攀缘。所能攀缘者，三界而已耳。

竺道生曰：三界之法耳，非实理也。

云何断攀缘？

释僧肇曰：既知其根，何由而断？

以无所得。

竺道生曰：以无所得理断之也。

若无所得，则无攀缘。

释僧肇曰：所以攀缘，意存有取。所以有取，意存有得。若能知法虚诳、无取无得者，则攀缘自息矣。

何谓无所得？谓离二见。

竺道生曰：二见无所得也。

何谓二见？谓内见、外见，是无所得。

释僧肇曰：内有妄想，外有诸法。此二虚假，终已无得。

竺道生曰：二见本以得内外法为怀，智慧观之，理无内外，然后二见不复得内外也。

文殊师利！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，为断老病死苦，是菩萨菩提。

竺道生曰：菩提以实济为道，菩萨若能如是，虽未得之，便是有矣。

若不如是，己所修治为无慧利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善调其心，不怀异想，而永处生死断彼苦者，是菩萨菩提之道。若不能尔，其所修行，内未足为有慧，外未足为有利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慧利于物也。

譬如胜怨乃可为勇，

竺道生曰：己及所亲皆无复怨也。

如是兼除老病死者，菩萨之谓也。

竺道生曰：菩萨念众生如亲无异，若不除其老病死怨，便是己怨亦不除矣。

彼有疾菩萨应复作是念：如我此病非真非有，众生病亦非真非有。

罗什曰：解病非真，故能处之不乱也。言若以病为真有，则病不可除。众生无边，病亦无尽，无尽之病，其性实有，云何可度？即时迷乱，心生退转。若病非真，易可除耳，悲心即生，弘誓兼济也。

竺道生曰：又以此念起大悲心也。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者，言己已达也。众生病亦非真非有者，云彼不悟也，是欲教之令知此法也。然其起大悲之怀，已自备于前文，故今但明念而已矣。

作是观时，于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，即应舍离。

罗什曰：谓未能深入实相，见有众生，心生爱著，因此生悲，名为爱见大悲。爱见大悲虚妄不净，能令人起疲厌想，故应舍离也。

释僧肇曰：若自调者，应先观己病及众生病，因缘所成，虚假无实，宜以此心而起悲也。若此观未纯，见众生爱之而起悲者，名爱见悲也。此悲虽善，而杂以爱见有心之境，未免于累，故应舍之。

竺道生曰：作上二观起大悲之时，若于观中有爱念心，又见众生而欲拔济之者，为爱见大悲也。

所以者何？菩萨断除客尘烦恼，

罗什曰：心本清净，无有尘垢。尘垢事会而生，于心为客尘也。

而起大悲。

释僧肇曰：心遇外缘，烦恼横起，故名客尘。菩萨之法，要除客尘而起大悲。若爱见未断，则烦恼弥滋，故应舍之。

竺道生曰：爱见是惑想所起，为客尘也，除之乃可以起大悲者矣。

爱见悲者，则于生死有疲厌心。

罗什曰：若因爱见生悲者，有疲厌也。

若能离此，无有疲厌，

竺道生曰：若以爱拔之，憎必舍焉。既见而无除，岂能尽化哉！

在在所生，不为爱见之所覆。

罗什曰：若能除爱见，即弃舍结业，受法化生，自在无碍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有所见，必有所滞；有所爱，必有所憎。此有极之道，安能致无极之用？若能离此，则法身化生，无在不在。生死无穷，不觉为远。何有爱见之覆、疲厌之劳乎？

竺道生曰：在在生者，无疲厌故也，岂为爱见所覆然耶？

所生无缚，能为众生说法解缚。

释僧肇曰：爱见既除，法身既立，则所生无缚，亦能解彼缚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大悲既不为爱见所覆而生者，不复于生缚也矣。

如佛所说：若自有缚，能解彼缚，无有是处；若自无缚，能解彼缚，斯有是处。是故菩萨不应起缚。何谓缚？何谓解？

释僧肇曰：将因缚解，释内调之义也。

贪著禅味是菩萨缚，

罗什曰：贪著禅味有二障：障涅槃及菩萨道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界受生、二乘取证，皆由著禅味，所以为缚。

竺道生曰：贪报行禅，则有味于行矣。既于行有味，报必惑焉。夫惑报者，缚在生矣。

以方便生是菩萨解。

释僧肇曰：自既离生，方便为物而受生者，则彼我无缚，所以为解也。

竺道生曰：欲济群生而生者，为方便生也。以本不为己，故报无惑焉。

又无方便慧缚，有方便慧解。无慧方便缚，有慧方便解。

释僧肇曰：巧积众德，谓之方便；直达法相，谓之慧。二行俱备，然后为解耳。若无方便而有慧，未免于缚；若无慧而有方便，亦未免于缚。

竺道生曰：复广缚解义也。方便凡有二种：一造行有功，终致妙果；二以之为化，使必成遂。慧亦二种：一为观理伏心，二为于观结尽。观理伏心者，三乘所同，偏执则缚在小也；若以为化，方便用之，则不缚矣。行功致果者，有结便受三界之报，则缚在生也；若得结尽之慧，则解矣。

何谓无方便慧缚？谓菩萨以爱见心，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于空、无相、无作法中而自调伏，是名无方便慧缚。

罗什曰：观空不取，涉有不著，是名巧方便也。今明六生已还，未能无碍，当其观空则无所取著；及其出观，净国化人，则生见取，想心爱著。拙于涉动，妙于静观。观空慧不取相，虽是方便，而从慧受名。此中但取涉有不著为方便，故言无方便而有慧也。七住以上，其心常定，动静不异，故言有方便慧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六住以下，心未纯一，在有则舍空，在空则舍有，未能以平等真心，有无俱涉，所以严土化人，则杂以爱见。此非巧便修德之谓，故无方便；而以三空自调，故有慧也。

何谓有方便慧解？谓不以爱见心，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于空、无相、无作法中以自调伏，而不疲厌，

竺道生曰：观理伏心，必恶生死，以为化方便，造之而得尔也。

是名有方便慧解。

释僧肇曰：七住以上，二行俱备，游历生死而不疲厌，所以为解。

何谓无慧方便缚？谓菩萨住贪欲、瞋恚、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，是名无慧方便缚。

罗什曰：七住以还，又优劣不同也。此明新学不修正观、不制烦恼，故言无慧也；而能修德回向，仰求大果，故言有方便也。若能修四念处，除四颠倒，是名离烦恼慧也。又善能回向，心不退转，是能求方便也。六住以还，虽通在缚境，若能具此二法，则是缚中之解也。上说无相慧及涉有不著方便，是二门，出世间法也。此说有相慧及能求方便，是二门，世间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不修空慧以除烦恼，是无慧也。而勤积众德，有方便也。

何谓有慧方便解？谓离诸贪欲、瞋恚、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

竺道生曰：虽已无结，免缚于生，容可资以成小，故须言回向也。

是名有慧方便解。

释僧肇曰：上有方便慧解，今有慧方便解，致解虽同，而行有前后。始行者，自有先以方便积德然后修空慧者，亦有先修空慧而后积德者，各随所宜，其解不殊也。离烦恼，即三空自调之所能；积德向菩提，即严土化人之流也。前后异说，互尽其美矣。

文殊师利！彼有疾菩萨应如是观诸法。

释僧肇曰："非真"以下，无缚之观也。

又复观身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是名为慧；

罗什曰：上四句，杂说世间出世间慧方便，今此四句，偏明出世间慧方便。亦云：上统慧方便，此旨明处疾中用慧方便，故能不灭身取证也。若以身为有，病至则恼；若知身非实，则处疾不乱。出世间慧亦有深浅。无常则空言初相，故先说无常，无常是出世间浅慧也。

虽身有疾，常在生死，饶益一切而不厌倦，是名方便。

罗什曰：生死可厌而能不厌，善处险难，故名方便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四非常观，即平等真观，故名为慧。以平等心而处世不倦，故名方便。慰谕之说，即其事也。

又复观身，身不离病，病不离身，

罗什曰：离身则无病，故不相离。又云：身病一相，故不相离也。

是病是身非新非故，

罗什曰：此明身病实相，无有新故，说出世间深慧也。

是名为慧；设身有疾而不永灭，

竺道生曰：虽云方便有慧，而方便中不复更有慧也。以方便造慧者，慧中又有方便也。是以明之而因广义焉。

是名方便。

罗什曰：不取可灭之相，故能不灭，是方便力也。涉有应取相而不取相，不取相则理与有绝，而能涉有，巧于难事，故名方便也。

释僧肇曰：新故之名，出于先后。然离身无病，离病无身，众缘所成，谁后谁先？既无先后，则无新故。新故既无，即入实相，故名慧也。既有

此慧，而与彼同疾，不取涅槃，谓之方便。自调初说，即其事也。慰谕、自调，略为权智。权智，此经之关要，故会言有之矣。

文殊师利！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，

竺道生曰：观察得失，亦调伏矣。

不住其中，

竺道生曰：若欲除不调伏，必以调伏为怀。

亦复不住不调伏心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之行，无言无相，而调伏之言，以形前文。今将明言外之旨，故二俱不住。二俱不住，即寄言之本意。寄言之本意，即调伏之至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不以调伏为怀耳，非不调伏也。

所以者何？若住不调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调伏心，是声闻法。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、不调伏心，离此二法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不调之称，出自愚人。调伏之名，出自声闻。大乘行者，本无名相，欲言不调则同愚人，欲言调伏则同声闻，二者俱离，乃应菩萨处中之行。

在于生死不为污行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欲言在生死，生死不能污。欲言住涅槃，而复不灭度。是以处中道而行者，非在生死、非住涅槃。

非凡夫行，

罗什曰：凡夫行者有三种：善、不善、无动行。无动行，色、无色界行也。上二界寿命劫数长久，外道以为有常不动义也，佛亦因世所名而名

之也。

非圣贤行，

罗什曰：谓行三脱而不证也。

是菩萨行。非垢行，非净行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不可得而名者也。

虽过魔行，而现降伏众魔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不可得而有、不可得而无者，其唯大乘行乎！何则？欲言其有，无相无名；欲言其无，万德斯行。万德斯行，故虽无而有；无相无名，故虽有而无。然则言有不乖无，言无不乖有，是以此章或说有行，或说无行，有无虽殊，其致不异也。魔行，四魔行也。久已超度而现降魔者，示有所过耳。

虽求一切智，无非时求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功行未足而求至足之果，名非时求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一切智未成而中道求证，名非时求也。

虽观诸法不生，而不入正位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观无生，是取证法。不入正位，明不证也。

释僧肇曰：正位，取证之位也。三乘同观无生，慧力弱者不能自出，慧力强者超而不证也。

虽观十二缘起，而入诸邪见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观缘起，断邪见之道也，而能反同邪见者，岂二乘之所能乎？

虽摄一切众生，而不爱著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四摄法也。四摄是爱念众生法，今明爱而不著也。

释僧肇曰：四摄摄彼，慈惠之极，视彼犹己而能无著也。

虽乐远离，而不依身心尽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心识灭尽，名为远离，远离即空义也。不依者，明于空不取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小离离愦闹，大离身心尽。菩萨虽乐大离，而不依恃也。

虽行三界，

罗什曰：现生三界。

而不坏法性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处而不惑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界即法性，处之何所坏焉。

虽行于空，而植众德本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行空欲以除有，而方植众德也。

虽行无相，而度众生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行无相，欲除取众生相，而方度众生也。

虽行无作，而现受身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行无作，欲不造生死，而方现受身也。

虽行无起，而起一切善行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行无起，欲灭诸起心，而方起诸善行。

虽行六波罗蜜，而遍知众生心、心数法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六度是自行法，自行既足，然后化人，化人乃知众生心。今虽自行，而已能知彼。复次，第六度观法无相，不以无相为碍，亦能知众生心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六度，无相行也。无相则无知，而方遍知众生心行也。

叡曰：别说六度，则各自有对。但以总故，独明第六。第六般若，心相寂灭而遍缘，所以为妙。六通亦然。

虽行六通，而不尽漏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虽具六通，而不为漏尽之行也。何者？菩萨观漏即是无漏，故能永处生死，与之同漏，岂以漏尽而自异于漏乎？

虽行四无量心，而不贪著生于梵世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四无量行则应生四禅地，今偏言梵者，以众生宗事梵天，举其宗也，亦四禅地通名梵耳。

虽行禅定、解脱、三昧，

罗什曰：禅，四禅也。定，四空也。解脱，八解脱也。三昧，空、无相、无作也。

而不随禅生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取其因而不取其果，可谓自在行乎！

虽行四念处，而不永离身、受、心、法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虽观此四法，而不永灭而取证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观身受心法离而取证，菩萨虽观此四，不永离而取证也。

虽行四正勤，而不舍身心精进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精进，即四正勤也。不取故言离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法，行四正勤功就，则舍人无为。菩萨虽同其行，而不同其舍也。

虽行四如意足，而得自在神通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虽现学神足，实已神通自在也。

释僧肇曰：虽同小乘行如意足，而久得大乘自在神通。如意足，神通之因也。

虽行五根，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小乘唯自修己根，不善人根。菩萨虽同其自修，而善知人根，令彼我俱顺也。

虽行五力，而乐求佛十力，是菩萨行。虽行七觉分，而分别佛之智慧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八正道，而乐行无量佛道，是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尽明现行浅法，而内已实入深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虽同声闻根、力、觉、道，其所志求常在佛行也。

虽行止观、

罗什曰：初系心在缘，名为止；止相应，名为观也。

助道之法，而不毕竟堕于寂灭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系心于缘谓之止，分别深达谓之观。止观，助涅槃之要法，菩萨因之而行，不顺之以堕涅槃也。

虽行诸法不生不灭，而以相好庄严其身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修无生灭无相行者，本为灭相，而方以相好严身也。

虽现声闻、辟支佛威仪，而不舍佛法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虽现行小乘威仪，而不舍大乘之法。

虽随诸法究竟净相，而随所应为现其身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究竟净相，理无形貌，而随彼所应，现若干象[1]也。

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，而现种种清净佛土，是菩萨行。

释僧肇曰：空本无现，而为彼现。

虽得佛道，转于法轮，入于涅槃，而不舍于菩萨之道，是菩萨行。”

释僧肇曰：虽现成佛、转法轮、入涅槃，而不永寂，还入生死修菩萨法。如上所列，岂二乘之所能乎？独菩萨行耳。

说是语时，文殊师利所将大众，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五终

[1] “象”，唐本作“像”。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六

不思议品第六集解

尔时，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，作是念：

罗什曰：法身大士，身心无倦。声闻结业之形，心虽乐法，身有疲厌，故发息止之想。身子于弟子中年耆体劣，故先发念，不用现其累迹。又以维摩必悬得其心，故直念而不言也。寻下言诸大人当于何坐，似是推己之疲，以察众人之体，恐其须故发念之[1]也。

叡曰：虽复寄迹郢匠，以生无求之谈。然于众中生念者，将以小乘结业之身，未免近累，心虽无劳而形有疲倦，己居僧之首，识思其座，所以生念。念食亦然。

斯诸菩萨、大弟子众当于何坐?

竺道生曰：前除座待须，故舍利弗发须之念也。

长者维摩诘知其意，语舍利弗言："云何仁者，为法来耶?

罗什曰：不直讥而问者，欲现其所念乖理，进退入负门也。

求床座耶?"

释僧肇曰：独寝一床，旨现于此。舍利弗默领悬机，故扣其兴端。净名将辨无求之道，故因而诘之也。

[1]　"之"，唐本无。

竺道生曰：须座之念，迹在有求，有求则乖法，非所以来意者也。

舍利弗言："我为法来，非为床座。"

维摩诘言："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

罗什曰：不取法相，理会于法，名为求法。若取相生著，心与法乖，非求法也。

不贪躯命，何况床座！夫求法者，非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之求，

释僧肇曰：真求乃不求法，况安身之具乎？自此下，遍于诸法明无求义也。

非有界、入之求，

释僧肇曰：界，十八界；入，十二入也。

非有欲、色、无色之求。

释僧肇曰：无三界之求也。

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众求。夫求法者，无见苦求，无断集求，无造尽证、修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无戏论，若言我当见苦、断集、证灭、修道，是则戏论，非求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有求则戏论，戏论则非求，所以知真求之无求也。

唯，舍利弗！法名寂灭，若行生灭，是求生灭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染，若染于法乃至涅槃，是则染著，非求法也。法无行处，若行于法，是则行处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取舍，若取舍法，是则取舍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处所，若著处所，是则著处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相，若随相识，是则求相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住，若住于法，是则住法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见闻觉知，

释僧肇曰：六识略为四名：见、闻，眼、耳识也；觉，鼻、舌、身识

也；知，意识也。

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为，若行有为，是求有为，非求法也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若求法者，于一切法应无所求。”

释僧肇曰：法相如此，岂可求乎？若欲求者，其唯无求，乃真求耳。

竺道生曰：夫求法者，非谓求也，以无复诸求为求耳。

说是语时，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法眼净也。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言：“仁者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，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座？”

罗什曰：自知而问者，欲令众会取信也。借座彼国，其义有二：一者欲现诸佛严净功德，致殊特之座，令始行菩萨深其志愿也。二者欲因往反之迹，使化流二国也。

释僧肇曰：文殊大士游化无疆，必见诸国殊妙之座。净名欲生时会敬信之情，故问而后取，示审其事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先问之者，欲明后所致是实也。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！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，有世界名须弥相，其佛号须弥灯王，今现在。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

释僧肇曰：由旬，天竺里数名也。上由旬六十里，中由旬五十里，下由旬四十里也。

其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，严饰第一。”

于是，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，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狮子之座，高广严净，来入维摩诘室，

释僧肇曰：净名虽以神力往取，彼佛不遣，亦无由致。

诸菩萨、大弟子、释、梵、四天王等昔所未见。其室广博，悉包容三万二千狮子之座，无所妨碍，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、四天下亦不迫迮，悉见如故。

尔时，维摩诘语文殊师利："就狮子座，与诸菩萨上人俱坐。当自立身，如彼座像。"

其得神通菩萨，即自变形为四万二千由旬，坐狮子座。诸新发意菩萨，及大弟子，皆不能升。

尔时，维摩诘语舍利弗："就狮子座。"

舍利弗言："居士！此座高广，吾不能升。"

罗什曰：维摩神力所制，欲令众会[1]知大小乘优劣若此之悬也。亦云：诸佛功德之座非无德所升，理自冥绝，非所制也。

维摩诘言："唯，舍利弗！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，乃可得坐。"

于是，新发意菩萨及大弟子，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，便得坐狮子座。

舍利弗言："居士！未曾有也！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广之座，于毗耶离城无所妨碍，又于阎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迫迮。"

维摩诘言："唯，舍利弗！诸佛菩萨有解脱，名不可思议。

释僧肇曰：夫有不思议之迹显于外，必有不思议之德著于内。覆寻其本，权、智而已乎！何则？智无幽而不烛，权无德而不修。无幽不烛，故理无不极；无德不修，故功无不就。功就在于不就，故一以成之；理极存于不极，故虚以通之。所以智周万物而无照，权积众德而无功，冥寞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此不思议之极也。巨细相容，殊形并应，此盖耳目之粗迹，遽足以言乎？然将因末以示本，托粗以表微，故因借座，略显其事耳。此经自始于净土，终于法供养，其中所载大乘之道，无非不思议法者也。故

[1] "会"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〈嘱累〉云："此经名不思议解脱法门，当奉持之。"此品因现外迹，故别受名耳。解脱者，自在心法也。得此解脱，则凡所作为，内行外应，自在无碍。此非二乘所能议也，七住法身已上，乃得此解脱也。

别本云："神足、三昧、解脱。"罗什曰：同体异名也。夫欲为而不能，则为缚也。应念即成，解脱无不能，名为解脱。能然而莫知所以然，故曰不思议也。

若菩萨住是解脱者，以须弥之高广，内芥子中，无所增减，须弥山王本相如故，

罗什曰：须弥，地之精也，此地大也。下说水、火、风、地，其四大也。惑者谓四大有神，亦云最大，亦云有常。今制以道力，明不神也；内之纤芥，明不大也；巨细相容，物无定体，明不常也。此皆反其所封，拔其幽滞，以去其常习，令归宗有涂焉。

而四天王、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，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娆鱼鳖鼋鼍水性之属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于此众生亦无所娆。又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断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如陶家轮，著右掌中，掷过恒沙世界之外，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又复还置本处，都不使人有往来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又舍利弗！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萨即演七日以为一劫，

罗什曰：惑者亦云时为常法，令修短改度，示不常也。

令彼众生谓之一劫。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，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，令彼众生谓之七日。又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一切佛土严饰之事，集在一国，示于众生。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置之右掌，飞到十方，遍示一切，而不动本处。又舍利弗！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，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。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，于菩萨一毛孔普使见之。又舍利弗！

十方世界所有诸风，菩萨悉能吸著口中，而身无损，外诸树木亦不摧折。又十方世界劫尽烧时，以一切火内于腹中，火事如故，而不为害。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一佛土，举著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，如持针锋举一枣叶，而无所娆。又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，或现辟支佛身，或现声闻身，或现帝释身，或现梵王身，或现世主身，或现转轮王身。又十方世界所有众声，上中下音，皆能变之令作佛声，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，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，皆于其中普令得闻。舍利弗！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，若广说者，穷劫不尽。”

叡曰：此所辩于神通也。不思议即是神通，有神通非不思议。何者？若减须弥而入芥子，增芥子而受须弥，是神通二乘亦有，非不思议。故此中言大小相容而无所增减，遍至十方而不动本处，据事而观，渊不可测，故曰不思议也。

是时，大迦叶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叹未曾有，谓舍利弗："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像，非彼所见。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不能解了，为若此也。智者闻是，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！我等何为永绝其根，于此大乘已如败种？一切声闻，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皆应号泣，声震三千大千世界。

释僧肇曰：所乖处重，故假言应号泣耳。二乘忧悲永除，尚无微泣，况震三千乎？

一切菩萨应大欣庆，顶受此法。

释僧肇曰：迦叶将明大小之殊，抑扬时听，故非分者宜致绝望之泣，己分者宜怀顶受之欢也。

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，一切魔众无如之何。”

释僧肇曰：但能信解，魔不能娆，何况行应者乎？

大迦叶说是语时，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维摩诘语大迦叶："仁者！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方便力教化众生，现作魔王。

释僧肇曰：因迦叶云信解不可思议者魔不能娆，而十方亦有信解菩萨为魔所娆者，将明不思议大士所为自在，欲进始学，故现为魔王，非魔力之所能也。此亦明不思议，亦成迦叶言意。

又，迦叶！十方无量菩萨，或有人从乞手足耳鼻、头目髓脑、血肉皮骨、聚落城邑、妻子奴婢、象马车乘、金银琉璃、砗磲玛瑙、珊瑚琥珀、真珠珂贝、衣服饮食，如此乞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方便力而往试之，令其坚固。

罗什曰：结业菩萨于施度将尽而未极，是以不思议菩萨强从求索，令其无惜心尽，具足坚固，亦令众生知其坚固，亦使其自知坚固。

释僧肇曰：凡试之兴，出于未分。不思议大士神通已备，逆睹人根，何试之有？然为坚固彼志，故不须而索。不须而索者，同魔试迹，故以试为言耳，岂待试而后知耶？

所以者何？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，故行逼迫，示诸众生如是难事。凡夫下劣，无有力势，不能如是逼迫菩萨。

释僧肇曰：截人手足，离人妻子，强索国财，生其忧悲，虽有目前小苦，而致永劫大安。是由深观人根，轻重相权。见近不及远者，非其所能为也。

譬如龙象蹴蹋，非驴所堪。

释僧肇曰：能不能为喻。象之上者，名龙象也。

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。"

释僧肇曰：智慧远通，方便近导，异迹所以形，众庶所以成。物不无由，而莫之能测，故权、智二门，为不思议之本也。

观众生品第七集解

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"菩萨云何观于众生？"

罗什曰：众生若有真实定相者，则不思议大士不应徒行逼试，令其受苦；以非真实，易可成就，故行恼逼也。复次佛法有二种：一者有，二者空。若常在有，则累于想著；若常观空，则舍于善本。若空有迭用，则不没二过，犹日月代用，万物以成。上已说有，故今明空门也。观众生为若此，众生、神、主、我，是一义耳。如一痴人行路，遇见遗匣，匣中有大镜，开匣视镜，自见其影，谓是匣主，稽首归谢，舍之而走。众生入佛法藏珍宝镜中，取相计我，弃之而去，亦复如是。亦如一盲人行道，中遇值国王子，坚抱不舍，须臾王官属至，加极楚痛，强逼夺之，然后放舍。如邪见众生，于非我见我，无常苦至，随缘散坏，乃知非我，亦复如是，如空中云，近之则无也。真实慈观诸法空，则是真实慧。真实慧中生无缘慈，名为真慈。亦以慈为本，为人说真实法，名真慈。亦慈为本，然后行布施等众行为名。或以自性为名，或以所因为名，自此已下，例可寻也。

释僧肇曰：悲疾大士自调之观，微言幽旨，亦备之前文矣。然法相虚玄，非有心之所睹；真观冥默，非言者之所辩。而云不证涅槃，与群生同疾；又现不思议，其迹无端；或为魔王，逼迫初学；斯皆自调大士之所为也。自调之观，彼我一空。然其事为喻，乃更弥甚，至令希宗者惑亡言之致，存己者增众生之见。所以无言之道，难为言也。将近取诸喻，远况真观，以去时人封言之累，故生斯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上不思议是应化众生之迹，无方应之，似有众生之情矣。有众生情者不能为化，故须问焉。

维摩诘言："譬如幻师见所幻人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

释僧肇曰：幻师观幻，知其非真。大士观众生，亦[1]若此也。

竺道生曰：非不有幻人，但无实人耳。既无实人，以悟幻人亦无实矣。苟幻人之不实，众生岂独实哉！

如智者见水中月，如镜中见其面像，如热时炎，如呼声响，如空中云，

释僧肇曰：远见有形，近则无像。

如水聚沫，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坚，如电久住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阴，如第七情，如十三入，如十九界，

释僧肇曰：经有定数。

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如无色界色，如燋谷芽，如须陀洹身见，如阿那含入胎，

释僧肇曰：阿那含虽有暂退，必不经生也。

如阿罗汉三毒，

罗什曰：大乘法中云通三界外[2]，轻微耳。

如得忍菩萨贪恚毁禁，

释僧肇曰：七住得无生忍，心结永除，况毁禁粗事乎？

如佛烦恼习，

释僧肇曰：唯有如来，结习都尽。

如盲者见色，如入灭尽定出入息，

释僧肇曰：心驰动于内，息出入于外。心想既灭，故息无出入也。

[1] “亦”，唐本作“有”。

[2] “外”，底本作“直”，现按《大正藏》本校订。

如空中鸟迹，如石女儿，如化人烦恼，如梦所见已寤，如灭度者受身，

释僧肇曰：未有入涅槃而复受身者。

如无烟之火，

释僧肇曰：火必因质。

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菩萨作是观者，云何行慈？”

释僧肇曰：慈以众生为缘，若无众生，慈心何寄乎？将明真慈无缘而不离缘，成上无相真慈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悟众生不实，必自兼物，是以有慈矣。然复似无所加慈，故复次问之焉。

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作是观已，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，

竺道生曰：理常皎然若此，而众生乖之弥劫。菩萨既已[1]悟之，能不示诸？此假为观意设念，非实念也。

是即真实慈也。

释僧肇曰：众生本空，不能自觉，故为说斯法，令其自悟耳，岂我有彼哉！若能观众生空，则心行亦空。以此空心而于空中行慈者，乃名无相真实慈也。若有心于众生而为慈者，此虚诳慈耳，何足以称乎？

竺道生曰：必能实济，非虚念而已矣。

行寂灭慈，无所生故；

罗什曰：知诸法寂灭无生，因此生慈而不失寂灭，故以寂灭为名也。

[1] “已”，底本作“以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七住得无生忍已后，所行万行皆无相无缘，与无生同体。无生同体，无分别也。真慈无缘，无复心相。心相既无，则泊然永寂，未尝不慈，未尝有慈，故曰行寂灭慈、无所生故[1]也。自此下，广明无相慈行，以成真实之义。名行虽殊，而俱出慈体，故尽以慈为名焉。

竺道生曰：欲以众生如幻为说之者，是即如幻慈也。凡曰可以为慈，莫不皆然。是以准[2]而名之，不复甲乙言也。如幻已自辨之于前，无所释也。下既无辨，得不释乎？

行不热慈，无烦恼故；

释僧肇曰：烦恼之兴，出于爱见。慈无爱见，故无热恼也。

行等之慈，等三世故；

释僧肇曰：慈被三世，而不觉三世之异也。

行无诤慈，无所起故；

罗什曰：见法有起，则与法诤也。
释僧肇曰：彼我一虚，诤讼安起？

行不二慈，内外不合故；

罗什曰：内外，内外入也。内外为二，相对为合。
释僧肇曰：内慈外缘，俱空无合。

行不坏慈，毕竟尽故；

释僧肇曰：无缘真慈，慈相永尽，何物能坏？

---

[1]　“故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[2]　“准”，底本作“推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行坚固慈，心无毁故；

释僧肇曰：上明外无能坏，此明内自无毁。

行清净慈，诸法性净故；

释僧肇曰：真慈无相，与法性同净也。

行无边慈，如虚空故；

释僧肇曰：无心于覆，而心无所不覆也。

行阿罗汉慈，破结贼故；

罗什曰：秦言杀结使贼也，此从除结中生，因以为名；亦能除结故，因能受名也。

释僧肇曰：阿罗汉，秦言破结贼。嫉、恚、邪疑诸恼结因慈而灭，可名罗汉矣。

行菩萨慈，安众生故；

释僧肇曰：菩萨之称，由安众生。慈安众生，可名菩萨。

行如来慈，得如相故；

释僧肇曰：如来之称，由得如相。慈顺如相，可名如来。

行佛之慈，觉众生故；

罗什曰：群生长寝，菩萨觉之。

释僧肇曰：自觉觉彼，谓之佛也。慈既自悟，又能觉彼，可名为佛也。

行自然慈，无因得故；

罗什曰：无因即自然，自然即无师义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之道，无师而成，谓之自然。菩萨真慈亦无因而就，可名自然也。

行菩提慈，等一味故；

罗什曰：唯佛菩提，能解一切法一相一味也。今无相解中生慈，故远同菩提也。

释僧肇曰：平等一味，无相之道，谓之菩提。无相真慈亦平等一味，可名菩提也。

行无等慈，断诸爱故；

罗什曰：凡夫有爱结而行慈，则可与等。爱断行慈者，无能等也。

释僧肇曰：二乘、六住已下，皆爱彼而起慈。若能无心爱彼而起慈者，此慈超绝，可名无等。

行大悲慈，导以大乘故；

释僧肇曰：济彼苦难，导以大乘，大悲之能。慈欲彼乐，亦导以大乘，可名大悲也。

行无厌慈，观空无我故；

释僧肇曰：疲厌之情出于存我。以空无我心而为慈者，与生死相毕，无复疲厌也。

行法施慈，无遗惜故；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吝法财者，可名法施也。

行持戒慈，化毁禁故；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为杀盗不兼化者，可名持戒。

行忍辱慈，护彼我故；

罗什曰：若能行忍，则内不自累，外不伤物，故言护彼我也。凡此中慈上“行”字，梵本中无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不护彼己致忿诤者，可名忍辱也。

行精进慈，荷负众生故；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不荷负众生者，可名精进也。

行禅定慈，不受味故；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以乱心受五欲味者，可名禅定也。

行智慧慈，无不知时故；

罗什曰：行未满而求果，名不知时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为不知时行者，可名智慧也。

行方便慈，一切示现故；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不权现普应者，可名方便也。

行无隐慈，直心清净故；

罗什曰：其心质直，有罪必悔，不隐其过，此口[1]业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心有曲隐不清净者，可名无隐耳。

行深心慈，无杂行故；

罗什曰：直心中犹有累结，今深入佛法，无杂想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杂以浅行者，可名深心。

[1] “口”，底本作“二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行无诳慈，不虚假故；

罗什曰：身业直正，不诳物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虚假无实者，可名无诳也。

行安乐慈，令得佛乐故。

罗什曰：梵本云住涅槃乐。

释僧肇曰：未有得真实慈而不令彼我得佛乐者，可名安乐。

菩萨之慈为若此也。”

释僧肇曰：自上诸名，皆真实慈体自有此能，故有此名耳，不外假他行以为己称也。真慈若此，岂容众生见乎？

文殊师利又问：“何谓为悲？”
答曰：“菩萨所作功德，皆与一切众生共之。”

罗什曰：功德及功德果报悉施众生，此布施救苦众生也。三等尽就施中明等，若广说，亦应如慈等。

释僧肇曰：因观问慈，备释四等也。哀彼长苦，不自计身，所积众德，愿与一切，先人后己，大悲之行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欲拔苦，要当舍己之乐以济之也，又为实悲矣。

“何谓为喜？”
答曰：“有所饶益，欢喜无悔。”

释僧肇曰：自得法利，与众同欢，喜于彼己俱得法悦，谓之喜。

竺道生曰：慈悲既以益之，唯喜而无悔也，亦为实喜矣。

“何谓为舍？”
答曰：“所作福祐，

罗什曰：亦施中明等[1]也。

无所希望。”

罗什曰：现世不求恩，未来不求报也。声闻行四等，不能实益众生。今菩萨行四等已，实能利益众生，故四等皆名大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大悲苦行，忧以之生；慈喜乐行，喜以之生。忧喜既陈，则爱恶征起。是以行者舍苦乐行，平观众生。大乘正舍，行报俱亡，故无所希望也。三等俱无相无缘，与慈同行。慈行既备，类之可知也。

竺道生曰：虚想众生以舍憎爱者，非实舍也。若能不望功德之报，舍之极者也。

文殊师利又问：“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”

罗什曰：为物受身而未离结业，结业之体未能无畏，必有所依，然后能克终大业。故问其所依，趣能不废退也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为畏，畏莫之大。悲疾大士何所依恃，而能永处生死，不以为畏乎？

竺道生曰：行实等者，必入生死也。而据生死言之，是可畏之境，苟未能免，或为所得。菩萨何所依怙，不畏之耶？

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于生死畏中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。”

罗什曰：如来功德如是深妙，我当得之，宁可以此微苦而生疲厌？一心求佛道，直进不回，则众苦自灭，恐畏斯除。亦以念为依，亦以求趣为依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之畏，二乘所难。自不依如来功德力者，孰能处之？

竺道生曰：夫以等入生死者，必欲济生死也。苟以济而入，终成如来果矣。若以利重推之，故不应难于小苦。又乃有此冥报，生死岂能加诸苦？

[1] “等”，《大正藏》本作“空”。

如来功德之力，能使众恶不加之者也。[1]

文殊师利又问："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住？"

罗什曰：欲依趣如来功德，要标心有在，故问其所住也。

竺道生曰：若直欲济而入，或不必能济。不必能济，不成大果，故复问入当何住也。

答曰："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"

释僧肇曰：住化一切，则其心广大。广大其心，则所之无难，此住佛德力之谓也。

竺道生曰：明以济而入，必住度脱中者也。

又问："欲度众生，当何所除？"

竺道生曰：所谓度脱，必有所度、有所脱，故问之焉。

答曰："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。"

释僧肇曰：将寻其本，故先言其末也。

竺道生曰：度烦恼之河，脱烦恼之缚矣。

又问："欲除烦恼，当何所行？"

竺道生曰：问众生既有烦恼，当作何行，乃得除之耶？

答曰："当行正念。"

竺道生曰：夫有烦恼出于惑情耳，便应观察法理以遣之也。然始观之时，见理未明，心不住理，要须念力，然后得观也。念以不忘为用，故得存而观焉。

---

[1] 此句《大正藏》本无。

别本云："正忆念。"罗什曰：正忆念，通始终，兼精粗。凡非邪想，念不乖理，皆名忆念也。

又问："云何行于正念？"

竺道生曰：问正念为行也，重问也。

答曰："当行不生不灭。"

释僧肇曰：正念，谓正心念法，审其善恶。善者增而不灭，恶者灭令不生。

竺道生曰：以不生不灭为行。

又问："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"

答曰："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"

罗什曰：恶法生则灭之，未起不令生也。善法不灭，令其增广也。

竺道生曰：念力而观，为造理之初，始是制恶就善者。

又问："善、不善孰为本？"

释僧肇曰：既知善之可生、恶之可灭，将两舍以求宗，故逆寻其本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一善一恶者，迭为根本，永无判也。要当求其本原而观之者，然后判矣。

答曰："身为本。"

罗什曰：身，谓五阴也。

释僧肇曰：善恶之行，非身不生。

竺道生曰：所以为善恶者，为身故也。

又问："身孰为本？"

答曰："欲贪为本。"

罗什曰：由欲著情深，故广生结业，亦以爱润，所以受生，是以于诸结中，偏举欲贪也。

释僧肇曰：爱为生本，长众结缚，凡在有身，靡不由之。

竺道生曰：欲者，贪使在我，故受身者矣。

又问：“欲贪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虚妄分别为本。”

罗什曰：法无定相，相由惑生。妄想分别，是好是丑，好恶既形，欲心自发，故为欲本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无美恶，虚妄分别，谓是美是恶。美恶既形，则贪欲是生也。

竺道生曰：妄分别法，故有可贪著也。

又问：“虚妄分别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颠倒想为本。”

罗什曰：有无见反于法相，名为颠倒。先见有无，然后分别好恶。然则有无见是惑累之本、妄想之初，故偏受倒名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本非有，倒想为有。既以为有，然后择其美恶，谓之分别也。

竺道生曰：惑心内转为倒，然后妄分别外事。

又问：“颠倒想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无住为本。”

罗什曰：法无自性，缘感而起。当其未起，莫知所寄。莫知所寄，故无所住。无所住故，则非有无。非有无而为有无之本。无住则穷其原，更无所出，故曰无本。无本而为物之本，故言立一切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心犹水也，静则有照，动则无鉴。痴爱所浊，邪风所扇，涌溢波荡，未始暂住。以此观法，何往不倒？譬如临面涌泉而责以本状者，

未之有也。倒想之兴，本乎不住，义存于此乎？一切法从众缘会而成体。缘未会则法无寄，无寄则无住，无住则无法。以无法为本，故能立一切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所谓颠倒，正反实也，为不实矣。苟以不实为体，是自无住也。既不自住，岂他住哉！若有所住，不得为颠倒也。

叡曰：无住，即实相异名。实相，即性空异名。故从无住有一切法。[1]

又问："无住孰为本？"

答曰："无住则无本。

释僧肇曰：若以心动为本，则有有相生，理极初动，更无本也。若以无法为本，则有因无生，无不因无，故更无本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住即是无本之理也。

文殊师利！从无住本，立一切法。"

释僧肇曰：无住故想倒，想倒故分别，分别故贪欲，贪欲故有身。既有身也，则善恶并陈。善恶既陈，则万法斯起。自兹以往，言数不能尽也。若善得其本，则众末可除矣。

竺道生曰：一切诸法莫不皆然，但为理现于颠倒，故就颠倒取之，为所明矣。以此为观，复得有烦恼乎？

时，维摩诘室有一天女，

罗什曰：无宅无神。随宅主有优劣，故神有精粗。未曾有室，故以天女为神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外国亦以神为天也。夫有福之家必有福神附焉，是以菩萨托为之矣，是入生死事也。

见诸大人、闻所说法，便现其身，即以天花散诸菩萨、大弟子上。

---

[1] 此段注释底本无，依李翊灼校辑《维摩诘经集注》补入，原文见于《宗镜录》卷八。

罗什曰：诸菩萨上嫌其室空，今所以供养，将以宅主处疾，故其神承旨而致供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天女即法身大士也，常与净名共弘大乘不思议道，故现为宅神，同处一室。见大众集，闻所说法，故现身散花，欲以生论也。

竺道生曰：现女神散花者，示卑而重法，以敦仰法之怀。密欲因事畅理，以明不畏生死，故虽入而不染也。若畏而避之，愈致著也。

花至诸菩萨，即皆堕落。

竺道生曰：任之自堕。

至大弟子，便著不堕。

罗什曰：天以此未曾有室无杂教故，毁贱小乘，显扬大道，所以共为影响，发明胜致也。

竺道生曰：虽曰天力使然，招之自有在矣。

一切弟子神力去花，不能令去。

释僧肇曰：将辨大小之殊，故使花若此。

竺道生曰：夫制饰花者，本欲除其好情也。苟无情于好饰，终日在己，岂有犯哉！而用神力去花、恶其著身者，盖托全戒，将明恶必致好，虽欲顺律，乃反违其意矣。然则以致好之本排之，岂可去乎？故因事以明斯义，理亦如事也。

尔时，天问舍利弗："何故去花？"

竺道生曰：怪而问之。

答曰："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"

释僧肇曰：香花著身，非沙门法，是以去之。一义：花法，散身应堕，不堕非花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不如律法。

天曰："勿谓此花为不如法。

别本云：不如法分别。罗什曰：梵本云不净。沙门绝于饰好，故以花为不净也。

所以者何？是花无所分别，

罗什曰：花性本不二，故无分别也。

竺道生曰：花性无实，岂有如法、不如法之分别哉！

仁者自生分别想耳。

释僧肇曰：花岂有心于堕不堕乎？分别之想，出自仁者耳。

竺道生曰：如法不如法，出惑想之情耳，非花理然也。

若于佛法出家，有所分别，为不如法；若无分别，是则如法。

释僧肇曰：如法不如法，在心不在花。

竺道生曰：若体花理无好恶者，乃合律之法耳。

观诸菩萨花不著者，已断一切分别想故。

竺道生曰：非直不致著，亦不能使著也。

譬如人畏时，非人得其便。

罗什曰：如一罗刹变形为马，有一士夫乘之不疑。中道马问士夫："马为好不？"士夫拔刀示之，问言："此刀好不？"知其心正无畏，竟不敢加害。若不如是，非人得其便也。

竺道生曰：恐畏之时，情已怯弱，故得其便矣。

如是弟子畏生死故，

竺道生曰：花香致好，则增生死。然恶之者，是畏生死也。

色声香味触得其便。

竺道生曰：苟曰恶之，好得便矣。

已离畏者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已离恶，正使五情所欲陈列于前，不复能使好之矣。

结习未尽，花著身耳。结习尽者，花不著也。”

罗什云：问曰：菩萨结习亦未尽，云何不著耶？答曰：有二种习：一结习，二佛法中爱习。得无生忍时，结习都尽，而未断佛法爱习。亦云：法身菩萨虽有结习，以器净故，习气不起也。

释僧肇曰：著与不著，一由内耳，花何心乎？

竺道生曰：向恶花去之，虽非结病，然是其习矣。习尚招花著身而不可去，况有结乎？

舍利弗言：“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？”

罗什曰：梵本云几久也。

释僧肇曰：止净名大乘之室久近，妙辩若此乎？

竺道生曰：既已屈之，便嫌其止室为天，而不欲便相指斥，故寄久为问焉。

答曰：“我止此室，如耆年解脱。”

释僧肇曰：将明第一无久近之义，故以解脱为喻。解脱，即无为解脱也。

竺道生曰：止室，是有缚矣。如解脱，明无实缚矣。

舍利弗言：“止此久耶？”

释僧肇曰：解脱之道，无形无相，逆之不见其首，寻之不见其后，眇

莽无朕，谓之解脱。若止此犹解脱久近不可知者，乃大久也。

竺道生曰：舍利弗前问意虽云止室，而语交在久。于不达者取之，便谓向答是矣。苟答其语，则云如舍利弗解脱来久也。今舍利弗解脱来实久，止室得不久乎？止室既已有久，不复得同解脱也，是以不得不以久为问焉。

天曰："耆年解脱亦何如久？"

释僧肇曰：逆问其所得，令自悟也。耆年所得无为解脱，宁可称久乎？

竺道生曰：言耆年解脱之为久，亦何所似乎？

舍利弗默然不答。

释僧肇曰：言久于前，责实于后，故莫知所答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言解脱无久迹，为实无也。解脱苟以无为实者，言亦实有也。有无相乖，岂可得以言解脱。是以托用斯默，以明解脱非实无矣。解脱既非实无，然后止言乃可得必同之矣。

天曰："如何耆旧大智而默？"

释僧肇曰：五百弟子，仁者智慧第一，默然何耶？

竺道生曰：默然似有所不达，故言[1]尔也。

答曰："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吾于是不知所云。"

释僧肇曰：向闻如解脱，谓始终难知，说以为久。而解脱相者，非心所知，非言所及，将顺解脱无言之旨，故莫知所云焉。

竺道生曰：不知其会也。

天曰："言说文字皆解脱相。

释僧肇曰：舍利弗以言久为失，故默然无言，谓顺真解，未能语默齐

[1] "言"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致，触物无碍。故天说等解，以晓其意也。

竺道生曰：有会矣乎？

所以者何？解脱者，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

竺道生曰：夫解脱者，我解于缚也。不偏在我，故不内也；亦不偏在缚，故不外也；会成解脱，又不两在。

文字亦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

竺道生曰：我为内，所说为外，合之为两间矣。

是故舍利弗，无离文字说解脱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之所在，极于三处。三处求文字、解脱俱不可得，如之何欲离文字而别说解脱乎？

竺道生曰：舍利弗向言解脱无所言说故默者，是谓言说异于解脱。既明无异，故诫之焉。

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"

释僧肇曰：万法虽殊，无非解脱相，岂文字之独异焉。

竺道生曰：无不是解脱相故也。

舍利弗言："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？"

释僧肇曰：二乘结尽无为，为解脱。闻上等解，乖其本趣，故致斯问。

竺道生曰：以佛言离淫怒痴为解脱，而问之耳。

天曰："佛为增上慢人，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。

竺道生曰：增上慢人以得法为怀，不能即淫怒痴为解脱也。故验终以语之，令其悟耳。

若无增上慢者，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。”

释僧肇曰：卑生死、尊己道，谓增上慢人也。为此人说离结为解脱。若不卑生死、不尊己道者，则为说三毒诸结性即解脱，无别解脱也。二乘虽无结慢，然卑生死、尊涅槃，犹有相似慢结。慢者，未得道，言已得，以生慢。

竺道生曰：以无执为怀者，不复待验然后悟矣。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天女！汝何所得，以何为证，

罗什曰：有为果言得，无为果言证。

辩乃如是？”

释僧肇曰：善其所说非己所及，故问得何道、证何果，辩乃如是乎？

竺道生曰：既解而善其言也。要有所得、有所证，然后有如此之辩，故问之焉。

天曰：“我无得无证，故辩如是。

罗什曰：若见有得证则情有所封，有所封则有所碍，有碍则无辩。以无得证，故能若是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夫有碍之道不能生无碍之辩，无碍之辩必出于无碍之道。道有得有证者，必有所不得、有所不证。以大乘之道无得无证，故无所不得、无所不证。从此生辩，故无所不辨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得为得，无证为证，故辩如是也。

所以者何？若有得有证者，则于佛法为增上慢。”

释僧肇曰：若见己有所得，必见他不得，此于佛平等之法犹为增上慢人，何能致无碍之辩乎？

竺道生曰：若有得者，则不得也。以不得为得，增上慢矣。

舍利弗问天："汝于三乘为何志求？"

罗什曰：伏其德音，知其不常，然则未测其所乘，故问其志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上直云无得无证，未知何乘，故复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三乘同以无得为怀，故不知为何志也。

天曰："以声闻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声闻；以因缘法化众生故，我为辟支佛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大乘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之道，无乘不乘，为彼而乘，吾何乘也。

竺道生曰：随彼为之，我无定也。

舍利弗！如人入瞻葡林，唯嗅瞻葡，不嗅余香。

罗什曰：非谓有而不嗅，谓足于所闻，不复外求耳。依喻义可知也矣。

如是若入此室，但闻佛功德之香，不乐闻声闻、辟支佛功德香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无乘不乘，乃为大乘，故以香林为喻，明净名之室不杂二乘之香，止此室者岂他嗅哉！以此可知吾志何乘也。

竺道生曰：维摩诘居此室而应者，大明宗极之理也。而宗极之理无取小义，此则表佛功德外勋[1]矣。

舍利弗！其有释梵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室者，闻斯上人讲说正法，皆乐佛功德之香，发心而出。舍利弗！吾止此室十有二年，初不闻说声闻、辟支佛法，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。

释僧肇曰：大乘之法皆名不可思议。上问止室久近，欲生论端，故答以解脱。今言实年，以明所闻之不杂也。

竺道生曰：诸天鬼神暂入此室，尚无不发大意而出，况我久闻妙法乎？

[1]　"勋"，原作"勳"，《卍续藏》本注云：音通"熏"。

然则不能不为大，非能为大矣。

舍利弗！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。

竺道生曰：既闻妙法，又见未曾有事，岂得不为大哉！

何等为八？此室常以金色光照，

竺道生曰：应主在慈[1]，岂不有照时乎？而不见之者，彼自绝耳，非室无也。

昼夜无异，不以日月所照为明，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入者，不为诸垢之所恼也，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。

罗什曰：其室清净，无逆气恶神，垢缘绝故，垢不生也。恶神起，如十头罗刹入一王体，怒害即生，是其类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入此室者，烦恼自息。

竺道生曰：此室常表于理，见之乃为入耳。果得入之，不复为诸垢所恼矣。

此室常有释梵四天王、他方菩萨来会不绝，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，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乐，弦出无量法化之声，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有四大藏，众宝积满，周穷济乏，求得无尽，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阿閦佛、宝德、宝炎、宝月、宝严、难胜、狮子响、一切利成，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，是上人念时，即皆为来，

竺道生曰：佛理常在其心，念之便至矣。

广说诸佛秘要法藏，说已还去，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一切诸天严

[1] “慈”，《卍续藏》本注云：疑为“玆”。

饰宫殿、诸佛净土，皆于中现，

罗什曰：如有方寸金刚，数十里内石壁之表，所有形色悉于是现。此室明彻，其喻如此。

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。舍利弗！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，谁有见斯不思议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？”

释僧肇曰：显室奇特之事，以成香林之义。

舍利弗言：“汝何以不转女身？”

释僧肇曰：汝以无碍之智，受有碍之身，而不转舍，何耶？

天曰：“我从十二年来，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当何所转？

释僧肇曰：止此室来，所闻正法，未觉女人异于男子，当何所转？天悟女相，岂十二年而已乎？欲明此室纯一等教，无有杂声，故齐此为言耳。天为女像，为生斯论矣。

譬如幻师化作幻女，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，是人为正问不？”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。幻无定相，当何所转？”
天曰：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有定相，云何乃问不转女身？”

释僧肇曰：万物如幻，无有定相，谁好谁丑，而欲转之乎？

即时天女以神通力，变舍利弗令如天女天，自化身如舍利弗，而问言：“何以不转女身？”

释僧肇曰：将成幻化无定之义，故现变而问，令其自悟也。

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：“我今不知何[1]转，

---

[1] “何”，底本作“所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罗什曰：此从解中据理而言。

而变为女身。”

释僧肇曰：吾不知所以转而为此身，如之何又欲转之乎？

天曰：“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，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。

释僧肇曰：仁者不知所以转而转为女身，众女亦不知所以转而为女也。若仁者无心于为女而不能转女身者，则众女亦然，不能自转，如何劝人转女身乎？此明女虽无定相，而因缘所成，不得自在转也。

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复如是，虽现女身而非女也。

释僧肇曰：如舍利弗实非女而今现是女像，众女亦现是女像，实非女也。男女无定相，类已可知矣。

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。”

释僧肇曰：佛语岂虚妄哉！

即时天女还摄神力，舍利弗身还复如故。天问舍利弗：“女身色相今何所在？”

释僧肇曰：将推女相之所在，故复身而问。

舍利弗言：“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。”

释僧肇曰：欲言有在，今见无相；欲言无在，向复有相。犹幻化无定，莫知所在也。

天曰：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在无不在。夫无在无不在者，佛所说也。”

释僧肇曰：岂唯女相[1]，诸法皆尔。称佛所说，以明理不可易。

舍利弗问天："汝于此没，当生何所？"

释僧肇曰：既知现相之无在，又问当生之所在。

天曰："佛化所生，

罗什曰：不直说无生而说生者，欲据有生相结而理无生灭者也。

吾如彼生。"

释僧肇曰：此生身相既如幻化，没此更生，岂得异[2]也。

舍利弗[3]曰："佛化所生，非没生也。"
天曰："众生犹然，无没生也。"

释僧肇曰：岂我独如化，物无非化也。

舍利弗问天："汝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"

释僧肇曰：身相没生可如幻化，菩提真道必应有实，故问久如当成。

天曰："如舍利弗还为凡夫，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"

释僧肇曰：所期[4]必无。

舍利弗言："我作凡夫，无有是处。"

释僧肇曰：圣人还为凡夫，何有是处耶？

---

[1]　"相"下，唐本有"无在"二字。

[2]　"异"下，唐本有一"化"字。

[3]　"舍利弗"三字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4]　"所期"，唐本作"取其"。

天曰："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是处。

释僧肇曰：彼圣人为凡夫，我成菩提道，无处一也。

所以者何？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"

释僧肇曰：菩提之道无为无相，自无住处，谁有得者？

舍利弗言："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已得、当得如恒河沙，皆谓何乎？"

释僧肇曰：据得以问。

天曰："皆以世俗文字数故说有三世，非谓菩提有去来今。"

罗什曰：菩提性空，故超于三世。菩提既空，则无得佛。无得佛者，则亦无菩提。缘会而生，理不相离，故有无宜同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世俗言数有三世得耳，非谓菩提第一真道有去来今也。

天曰："舍利弗！汝得阿罗汉道耶？"

罗什曰：佛道深妙，有之真极，已所未得，犹谓不无；即其所得，了其非有，故问令推己以悟佛也。

释僧肇曰：罗汉人无漏心，不见得道；人有漏心，则见有得。今问以第九解脱自证成道时，见有得耶？欲令自悟无得义也。

曰："无所得故而得。"

罗什曰：以其解法无得，则理会于法，故因其所会，假名为得。

释僧肇曰：推心而答也。无得故有得，有得则无得，此明真得乃在于不得。

天曰："诸佛菩萨亦复如是，无所得故而得。"

罗什曰：三乘取证，无得俱同，但大乘悟法既深，又无出入之异耳。

尔时，维摩诘语舍利弗："是天女曾已供养九十二亿佛，已能游戏菩萨神通，所愿具足，得无生忍，住不退转，以本愿故随意能现，教化众生。"

释僧肇曰：上但即言生论，未知其道深浅。净名傍显其实，以生众会敬信之情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六终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七

佛道品第八集解

叡曰：上以天女内体妙慧而托质陋形，未达之流所以生惑，欲因其所惑，广明大士莫碍之道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"菩萨云何通达佛道？"

罗什曰：因上章天女随愿受身，流通佛法，故广圆应之迹，以明通达之功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上云诸佛之道以无得为得，此道虚玄，非常行之所通，通之必有以，故问所以通也。

竺道生曰：应化无方，为佛之道。既能体之，为通达矣。

维摩诘言："若菩萨行于非道，

罗什曰：非道有三种：一者恶趣果报，二者恶趣行业，三者世俗善业及善业果报也。凡非其本实而处之，皆名非道。处非而不失其本，故能因非道以弘道。因非道以弘道，则斯通达矣。譬如良医，触物为药，故医术斯行，遇病斯治。

是为通达佛道。"

释僧肇曰：夫以道为道、非道为非道者，则爱恶并起，垢累兹彰，何能通心妙旨，达平等之道乎？若能不以道为道、不以非道为非道者，则是非绝于心，遇物斯可乘矣。所以处是无是是之情，乘非无非非之意，故能美恶齐观，履逆常顺，和光尘劳，愈晦愈明。斯可谓通达无碍平等佛道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出其表而行之者，皆应化然也。因天女即是其事，故广之焉。

又问："云何菩萨行于非道？"

答曰："若菩萨行五无间，而无恼恚；

罗什曰：五无间，罪业也。地狱至饿鬼，恶趣果报也。

释僧肇曰：五逆罪必由恼恚生，此罪舍身必入地狱，受苦无间也。菩萨示行五逆而无恼恚，是由不以逆为逆，故能同逆耳。若以逆为逆者，孰敢同之？

叡曰：夫法身大士，内秉冲虚，外权道俗，是非俱乘，逆顺斯入，善恶反论，靡不通达，和光尘秽而真心常寂。和光同秽，故能行五无间；真心常寂，故能而无恼恚。乃至不断生死，是名和光；现于涅槃，所谓常寂。类皆然也。

至于地狱，无诸罪垢；

释僧肇曰：罪垢，地狱因也。示受其报，实无其因。

至于畜生，无有无明、骄慢等过；

释僧肇曰：痴慢偏重，多堕畜生。

至于饿鬼，而具足功德；

释僧肇曰：悭贪无福，多堕饿鬼。

行色、无色界道，不以为胜；

罗什曰：梵本云至色无色界。凡夫生彼，则谓为涅槃第一最胜。今有为而生，不以为胜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上二界道，受有之因。虽同其行，知其卑陋也。

示行贪欲，离诸染著；示行瞋恚，于诸众生无有恚碍；示行愚痴，而以智

慧调伏其心；

释僧肇曰：示行三毒而不乖三善也。

示行悭贪，而舍内外所有，不惜身命；示行毁禁，而安住净戒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；示行瞋恚，而常慈忍；示行懈怠，而勤修功德；示行乱意，而常念定；示行愚痴，而通达世间、出世间慧；

释僧肇曰：示行六弊而不乖六度也。

示行谄伪，而善方便，随诸经义；

罗什曰：虽迹与谄同，而实不乖正，所谓善方便、随诸经义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外现随俗谄伪，内实随经方便也。

示行骄慢，而于众生犹如桥梁；

罗什曰：言其谦下，为物所凌践，忍受无慢，犹如桥梁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使物皆践我上，取卑下之极也。

示行诸烦恼，而心常清净；

释僧肇曰：烦恼显于外，心净著于内。

示入于魔，而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；

释僧肇曰：外同邪教，内顺正慧也。

示入声闻，而为众生说未闻法；

罗什曰：处非不舍其本，则胜习愈明，故不待闻而后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声闻不从人闻不能自悟，况能为人说所未闻？

示入辟支佛，而成就大悲，教化众生；

释僧肇曰：大悲，大乘法，非辟支佛所能行。

示入贫穷，而有宝手，功德无尽；

罗什曰：手能出宝，广施无尽。

释僧肇曰：手出自然宝，周穷无尽。

示入形残，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；示入下贱，而生佛种姓中，具诸功德；

罗什曰：佛种姓，即是无生忍。得是深忍，名曰法生，则已超出下贱、入佛境也。

释僧肇曰：得无生忍必继佛种，名生佛种姓中也。

示入羸劣丑陋，而得那罗延身，

罗什曰：天力士坚固端正身也。

一切众生之所乐见；

释僧肇曰：那罗延，天力士名也，端正殊妙，志力雄猛。

示入老病，而永断病根，超越死畏；

释僧肇曰：法身大士生死永尽，况老病乎？

示有资生，而恒观无常，实无所贪；示有妻妾婇女，而常远离五欲淤泥；

罗什曰：如太子慕魄比也。

现于讷钝，而成就辩才，总持无失；示入邪济，而以正济，

罗什曰：渡处名为济也。

度诸众生；

释僧肇曰：津河可度处名正济，险难处名邪济。佛道名正济，外道名邪济也。

现遍入诸道，而断其因缘；

释僧肇曰：遍入异道，岂曰慕求，欲断其缘耳。

现于涅槃，而不断生死。

释僧肇曰：现身涅槃，而方入生死。自上所列，于菩萨皆为非道，而处之无碍，乃所以为道，故曰通达佛道也。

文殊师利！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”

于是，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

罗什曰：自相遇以来，维摩独说，似是辩慧之功，偏有所归。今令彼说，欲显其德者也。亦云：推美以为供养也。

“何等为如来种？”

罗什曰：种、根本、因缘，一义耳。因上大士随类化物，通达佛道，固知积恶众生能发道心，能发道心则是佛道因缘，故问佛种也。亦云：新学欲得佛而未知佛因，故问其因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既辩佛道所以通，又问其道之所出也。维摩、文殊迭为问答，应物而作，孰识其故？

竺道生曰：如来种，是拟谷种为言也。向以示众恶为佛，今明实恶为种，故次反问焉。

文殊师利言：“有身为种，

罗什曰：有身，谓有漏五受阴也，义云有身应是身见。身见，三有之原，结累根本，故直言身见。身见计我，欲令得乐，则能行善，故为佛种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有身，身见也。夫心无定所，随物而变，在邪而邪，在正而正。邪正虽殊，其种不异也。何则？变邪而正，改恶而善，岂别有异邪之正、异恶之善，超然无因，忽尔自得乎？然则正由邪起，善因恶生，故

曰众结烦恼为如来种也。

无明、有爱为种，

罗什曰：向总说，此开为二门也。一切结属二门，故偏举二门也。自此已下，次第广开者也。

贪、恚、痴为种，四颠倒为种，五盖为种，

罗什曰：四倒为因，五盖为果，是则名曰生死两轮。两轮既具，六趣斯游。

六入为种，

罗什曰：义言六情爱也。爱为生本，故偏广开也。

七识住为种，

罗什曰：初禅中，除劫初梵王及劫初诸小梵，自后合为第一识住。劫初唯有梵王，未有余梵。梵王念欲有余梵，余梵尔时遇会来生，梵王因起邪见，谓是己造，余梵亦自谓从梵王生。虽有精粗，其邪想不异，是名异身一想，第二识住也。二禅形无优劣而心有若干，除入解脱，种种异念，是名一形异想，是第三识住也。三禅形无精粗，心无异想，所谓一乐想，第四识住也。并无色前三地，是名七识住也。识住，识得安住也。识念分明，无有恼患、无坏者，是名为住。恶趣则苦痛坏，四禅则无想坏，非想灭定坏，亦彼地心想微昧，念不分明，故识不安住也。问曰：欲界亦恶趣所坏，云何立识住也？答曰：取地坏，不取界坏。欲界恶趣、善趣，趣乖地异，苦乐殊致，义不相涉，故不相坏也。又义云：应为七使也。

八邪法为种，九恼处为种，

罗什曰：爱我怨家，憎我知识，恼我己身，一世则三，三世为九。又义云：九结也。

十不善道为种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，皆是佛种。”

释僧肇曰：尘劳众生即成佛道，更无异人之成佛，故是佛种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大乘之悟，本不近舍生死、远更求之也。斯为在生死事中，即用其实为悟矣。苟在其事而变其实为悟始者，岂非佛之萌芽起于生死事哉！其悟既长，其事必巧，不亦是种之义乎？所以始于有身，终至一切烦恼者，以明理转扶疏，至结大悟实也。

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释僧肇曰：夫妙极之道，必有妙极之因，而曰尘劳为种者，何耶？

竺道生曰：佛为至极之慧，而以众恶为种，未可孑孤，故问云尔。

答曰：“若见无为入正位者，

罗什曰：苦法忍至罗汉，无生至佛，皆名正位也。言无为而人者，由取相见，故入正位而取证。又言见无为，无为者尽谛，尽谛是其证法，决定分明。见前二谛时，虽无反势，未决定分明。言据其决定取证处。

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竺道生曰：以现事明之也。见无为入正位者，苦法忍已上结使已断，既至其所，始为见之。以本欲舍生死求悟，悟则在生死外矣。无复不舍，即悟之义，故不能复发菩提心也。

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，卑湿淤泥乃生此花。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，终不复能生于佛法。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。

竺道生曰：喻入正位。

又如植种于空，终不得生，粪壤之地乃能滋茂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。起于我见如须弥山，

罗什曰：言其见深而高也。

释僧肇曰：我心自高，如须弥之在众山也。

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生佛法矣。

竺道生曰：喻见无为也。此二喻以明萌发其事焉。

是故当知，一切烦恼为如来种。

罗什曰：谓为众生无央数劫以烦恼受身，深入生死，广积善本，兼济众生，然后得成佛道，所以为种也。

譬如不下巨海，终不能得无价宝珠。如是不入烦恼大海，则不能得一切智宝。"

释僧肇曰：二乘既见无为，安住正位，虚心静漠，宴寂恬怡，既无生死之畏，而有无为之乐，澹泊自足，无希无求，孰肯蔽蔽以大乘为心乎？凡夫沉沦五趣，为烦恼所蔽，进无无为之欢，退有生死之畏，兼我心自高，唯胜是慕，故能发迹尘劳，标心无上，树根生死，而敷正觉之花。自非凡夫没命洄渊、游盘尘海者，何能致斯无上之宝乎？是以凡夫有反覆之名，二乘有根败之耻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价宝珠是海之所成，一切智宝亦是烦恼所作也。要人烦恼海中求之，然后得矣。此一喻以明既不舍结，有反入义焉。

尔时，大迦叶叹言："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！快说此语，诚如所言，尘劳之俦为如来种。我等今者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乃至五无间罪犹能发意生于佛法，而今我等永不能发。譬如根败之士，其于五欲不能复利。如是声闻诸结断者，于佛法中无所复益，永不志愿。

释僧肇曰：迦叶自知己心微弱，不能发大道意，至于胜求，乃后五逆之人，伤己无堪，故善文殊之说。

是故，文殊师利！凡夫于佛法有反复，而声闻无也。所以者何？凡夫闻佛法，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。正使声闻终身闻佛法力无畏等，永不能发无上道意。”

释僧肇曰：凡夫闻法能续佛种，则报恩有反复也。声闻独善其身，不弘三宝，于佛法为无反复也。又《法华》云：二乘中止，终必成佛。而此经以根败为喻，无复志求。夫涅槃者，道之真也，妙之极也。二乘结习未尽，暗障未除，如之何以垢累之神而求真极之道乎？以其三有分尽，故假授涅槃，非实涅槃也。此经将以二乘疲厌生死，进向已息，潜隐无为，绵绵长久，方于凡夫则为永绝。又抑扬时听，卑鄙小乘。至人殊应，其教不一，故令诸经有不同之说也。

尔时，会中有一[1]菩萨名普现色身，问维摩诘言：“居士父母妻子、亲戚眷属、吏民知识悉为是谁？奴婢僮仆、象马车乘皆何所在？”

释僧肇曰：净名权道无方，隐显难测，外现同世家属，内以法为家属。恐惑者见形不及其道，故生斯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普现色身以通达佛道为迹也。问此义者，欲明其事要必有本，反于生死之致，故能无不入矣。是以答终戒品，便云所为无方也。

于是，维摩诘以偈答曰：

智度菩萨母，

竺道生曰：所谓菩萨以智慧为主，而智慧以内解为用，有母义焉。

方便以为父，

罗什曰：穷智之原，故称度，梵音中有母义，故以为母。亦云：智度虽以明照为体，成济万行，比其功用，不及方便，故以为母。正方便父，梵音中有父义。方便有二种：一深解空而不取相受证；二以实相理深，莫

[1] “一”，底本无，依《大正藏》本补。

能信受，要须方便诱引群生，令其渐悟。方便义深而功重，故为父也。

释僧肇曰：智为内照，权为外用，万行之所由生，诸佛之所因出。故菩萨以智为母，以权为父。

竺道生曰：方便以外济为用，成菩萨道，父义也。

一切众导师，　　无不由是生。

罗什曰：菩萨、如来，通名导师。以新学谓其未离受生，应有父母。今欲显其以法化生，绝于受身，故答之以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菩萨以上，至佛也。

法喜以为妻，

罗什曰：如二禅中自欣离下地故生喜，亦于诸善及实法深心爱乐发大欢喜。以此自娱，外无余欣，喜为乐具，其喻如妻也。

释僧肇曰：法喜，谓见法生内喜也。世人以妻色为悦，菩萨以法喜为悦也。

竺道生曰：妻以守节为欣，失节则忧。喜于法者，此之谓也。

慈悲心为女，

罗什曰：慈悲性弱，从物入有，犹如女之为性，弱而随物也。

释僧肇曰：慈悲之情，像女人性，故以为女。

竺道生曰：慈悲以外适为用，有女义焉。

善心诚实男，

罗什曰：诚实之心，于事能办，犹男有贞固之性，济成于家业也。

释僧肇曰：诚实贞直，男子之性。亦有为恶而实，故标以善心。

竺道生曰：其心既善，加以诚实，必能干济菩萨家而成大业。有男事焉，故云诚实男也。

毕竟空寂舍。

罗什曰：障蔽风雨，莫过于舍。灭除众想，莫妙于空。亦能绝诸问难，降伏魔怨，犹密宇深重，寇患自消。亦云：有非真要，时复暂游；空为理宗，以为常宅也。

释僧肇曰：堂宇以蔽风霜，空寂以障尘想。

竺道生曰：于缘为有，是外有也；自性则无，为内虚也。可以庇非法风雨而障结贼之患，是舍之理也。

弟子众尘劳，

罗什曰：众尘，即尘劳众生，化使从己，令受正道也。

随意之所转。

罗什曰：转令从己化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尘劳众生随意所化，无非弟子也。

竺道生曰：转众尘之愚以为智慧之明，岂非从化义哉！

道品善知识，

罗什曰：三十七品三乘通用，菩萨兼以六度为道品。取其亲附守护，利益成就，义同三益，故类之知识。

由是成正觉。

释僧肇曰：成益我者，三十七道品也，可谓善知识乎！

竺道生曰：益我以道，由之而成，善友义也。

诸度法等侣，

罗什曰：或有虽为知识，不必能为克终之伴；或虽为伴，而不为知识。又言伴侣，明善始令终，必至道场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六度，大乘之要行。发心为侣，俱至道场，吾真侣也。

竺道生曰：我本欲到诸法彼岸，而假诸度得至，伴之良者也。

四摄为伎女，

罗什曰：四摄聚众，犹众伎之引物也。

释僧肇曰：四摄悦众，以当伎女也。

竺道生曰：悦以取人，四摄理也。

歌咏诵法言，　　以此为音乐。

释僧肇曰：口咏法言，以当音乐。

竺道生曰：悦耳致乐，莫善于此。

总持之园苑，

罗什曰：总持广纳，为众妙之林。奇玩娱心，犹如园苑也。

竺道生曰：持诸法使不得散失，为园苑义也。

无漏法林树，

竺道生曰：无漏之法，既根深不可拔，又理高而扶疏，为树之象。漏法不复得间错其间，林之义矣。

觉意净妙花，

罗什曰：花之体，合则不妙，开过则毁，开合得适，乃尽其妙也。调顺觉意，亦复如是，高则放散，下则沉没，高下得中，乘平直往，开合之相，其犹净花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七觉以开悟为道、无染为净，花之法者也。

解脱智慧果。

罗什曰：解脱，无为果也。智慧，有为果也。

竺道生曰：结尽为解脱也，从智慧生，即以名之。终期所得，为果矣。

八解之浴池，

罗什曰：水之为用，除垢去热。解脱之性，亦除执去碍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八，以拟八方也。解脱者，除垢怀也，故有浴池义焉。

定水湛然满。

竺道生曰：止则能鉴，水之义也。既定意足，湛然满矣。

布以七净花，

罗什曰：一戒净，始终净也。身口所作，无有微恶。意不起垢，亦不取相，亦不愿受生。施人无畏，不限众生。二心净，三乘制烦恼心、断结心，乃至三乘漏尽心，名为心净。三见净，见法真性，不起妄想，是名见净。四度疑净。若见未深，当时虽了，后或生疑。若见深疑断，名度疑净。五分别道净。善能见是道宜行、非道宜舍，是名分别道净。六行断知见净。行谓苦难、苦易、乐难、乐易四行也，断谓断诸结也。学地中尽，未能自知所行所断。既得无学尽智、无生智，悉自知见所行所断，通达分明，是名行断知见净。七涅槃净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一戒净，二心净，三见净，四度疑净，五道非道知见净，六行知见净，七断知见净。此七既以净好为理，而从定水中出，义为水中花焉。

浴此无垢人。

罗什曰：无垢而浴者，为除热取适也。菩萨无结而入八解者，外将为众生，内自娱心也。

释僧肇曰：总持强记，万善之苑也。于此苑中树无漏之林，敷七觉之花，结解脱之果，严八解之池；积禅定之水，湛然充满；布七净之花，罗列水上。然后无垢之士游此林苑，浴此花池，闲宴嬉游，乐之至也。岂等俗苑

林水之欢乎？觉意，七觉意也。解脱，有为、无为果也。智慧，即果智也。

竺道生曰：浴此则乃无复垢矣。

象马五通驰，

罗什曰：驾大乘车，游于十方，自在无碍，兼运众生，俱至道场也。

竺道生曰：五通不疾而速，以喻象马。

大乘以为车，

竺道生曰：驾以大乘车矣。

调御以一心，

罗什曰：一心，梵本云和合。道品心中有三相：一发动，二摄心，三名舍。若发动过则心散，散则摄之。摄之过则没，没则精进，令心发动。若动静得适，则任之令进，容豫处中，是名为舍。舍即调御，调御即和合也。譬如善御，迟则策之，疾则制之，舒疾得宜，则放之令去，纵步夷途，必之所往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一心，谓舍也。若无复高下迟疾，便宜任之以一心矣。

游于八正路。

释僧肇曰：五通为象马，大乘为上车，一心为御者，游于八正路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八正为通衢，而游其上矣。

相具以严容，　　众好饰其姿，

罗什曰：严饰足于体，不假外也。

竺道生曰：相好为严饰具者也。

惭愧之上服，

罗什曰：旨取其防非止恶，犹衣服可以御风寒也。

释僧肇曰：惭愧障众恶，法身之上服。

竺道生曰：衣服障形者，耻露其丑也。惭愧不为恶事，此之谓者也。

深心为花鬘。

罗什曰：深心信乐，故能修善。处善之先，犹鬘之在首。又云：深心发明众善，亦如花鬘饰形服也。

释僧肇曰：深心，法身之上饰，犹花鬘之在首。

竺道生曰：花鬘者，既为首饰，而束发使不乱也。深心是检行之初，故以喻焉。

富有七财宝，

罗什曰：信、戒、闻、舍、慧、惭、愧也。处家则能舍财，出家则能舍五欲及烦恼也。由信善故持戒，持戒则止恶，止恶已则进行众善。进行众善要由多闻，闻法故能舍，能舍则慧生。故五事次第说也。五事为宝，惭愧为守人。守人于财主亦是财，故七事通名财也。

竺道生曰：财宝有七，其理无穷，富之极者也。

教授以滋息。

竺道生曰：教授众生，是与人之长善也。

如所说修行，　　回向为大利。

罗什曰：行，自行也。以七财为本，又彼我兼利，复以此福回向佛道，七财弥增，则利之大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七财，信、戒、闻、舍、慧、惭、愧也。世人以玉帛为饶，菩萨以七财为富。出入法宝，与人同利，兼示以滋息之法，令如说修行，回向佛道，此利之大者也。

竺道生曰：如所说修行，既收外益，而可以易得大宝，故为大利也。

四禅为床座，

罗什曰：言四禅，取其似床座，能离三患也：一离毒螫，二离垢尘，三离湿冷；四禅亦离三患也：离瞋恚毒、贪欲尘、睡眠冷。离此三患，安隐快乐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世人为毒螫、下湿，所以伐木为床。菩萨为下界毒恶，故以四禅为床。

竺道生曰：四，以拟四方也。禅以安乐为理，床之象者也。

从于净命生。

释僧肇曰：四禅高床，修净命之所成。

竺道生曰：净命为禅之巧功。

多闻增智慧，　　以为自觉音。

罗什曰：向说床，则致其安寝。安寝则觉之有法，故次说乐。外国贵人眠时，要先敕乐人，明相出时微奏乐音，然后乃觉。今以多闻法音，觉其禅寝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外国诸王卧欲起时，奏丝竹自觉。菩萨安寝四禅，多闻以自觉。

竺道生曰：外国贵人卧欲觉时，作乐以觉之也。从闻而悟者，此之谓也。

甘露法之食，

罗什曰：诸天以种种名药著海中，以宝山摩之，令成甘露，食之得仙，名不死药。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断，是真不死药也。亦云：劫初地味甘露，食之则长生。佛法中则实相甘露养其慧命，是真甘露食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天食为甘露味也，食之长寿，遂号为不死食也。泥洹是不死之法，故以喻焉。

解脱味为浆。

罗什曰：味有四种：一出家离五欲，二行禅离愦乱烦恼，三智慧离妄想，四涅槃离生死。亦有二种解脱：一解脱烦恼，二解脱于碍也。亦云：爱性无厌名之为渴，爱断则得解脱，解脱止爱渴，故名浆。四味亦以除爱渴故为浆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无漏甘露以充其体，八解脱法浆以润其身也。

竺道生曰：爱为缚之本，以无厌为怀，若渴之须水，则大苦矣。若解脱之者，以无渴爱为浆，无苦为味也。

净心以澡浴，

罗什曰：心净则无染，无染即为浴。亦名游八解也。

竺道生曰：净于心垢，为澡浴也。

戒品为涂香。

罗什曰：净戒除秽，不假香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净心为澡浴之水，戒具为涂身之香。

竺道生曰：戒在形而外熏，为涂身香也。

摧灭烦恼贼，

罗什曰：烦恼有二种断：一遮断，二永断。摧灭，遮断也。下降伏四魔，永断也。上说资养四体，体既平健则广兴事业，自此已下是说其事业。

竺道生曰：自此已下，明其有所云为。

勇健无能逾。　降伏四种魔，　胜幡建道场。

罗什曰：外国破敌得胜，则竖胜幡。道场降魔，亦表其胜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外国法，战诤破敌，立幡以表胜。菩萨摧烦恼贼，降四魔怨，乃立道场，建胜相也。

虽知无起灭，　　示彼故有生，
悉现诸国土，　　如日无不见。

释僧肇曰：知无起灭则得法身，无复生分，为彼有生，故无往不见。自此已下，尽叹菩萨变应之德，以法为家，故其能若此。

供养于十方，　　无量亿如来。
诸佛及己身，　　无有分别想。

释僧肇曰：未尝觉彼己之异也。

虽知诸佛国，　　及与众生空，
而常修净土，　　教化于群生。

释僧肇曰：知空不舍有，所以常处中。

诸有众生类，　　形声及威仪，
无畏力菩萨，　　一时能尽现。
觉知众魔事，　　而示随其行，
以善方便智，　　随意皆能现。
或示老病死，

罗什曰：如佛欲化弗迦沙王故，现作老比丘。亦如四城门所化比也。

成就诸群生。
了知如幻化，　　通达无有碍。
或现劫尽烧，　　天地皆洞然，
众生有常想，　　照令知无常。

罗什曰：或实烧，或不实烧。不实烧者，二日乃至三四日出时，众生见烧相，即悟无常，还摄不烧也。

无数亿众生，　　俱来请菩萨，

一时到其舍，　　化令向佛道。
经书禁咒术，　　工巧诸技艺，
尽现行此事，　　饶益诸群生。
世间众道法，　　悉于中出家，

罗什曰：以同习相感，先同而后乖也。出家人有德，为物所宗，故现入出家，修德引物也。

因以解人惑，　　而不堕邪见。

释僧肇曰：九十六种皆出家求道，随其出家，欲解其惑，不同其见也。

或作日月天，

罗什曰：劫初时未有日月，亦未有众生，幽冥处初，不见日月，故为作日月，令得照明也。

梵王世界主。　　或时作地水，　　或复作风火。

罗什曰：劫初地未成，以神力令六方风来吹水，结而成地。或见人入海，船欲没时，为化作地，令得安隐。至须水火风处，皆应其所求也，或化作，或以身作也。食及药草，亦如是也。

释僧肇曰：遇海漂人，则变身为地。水、火、风，皆随彼所须，而自变形也。

劫中有疾疫，　　现作诸药草，

罗什曰：或令除病，或得升仙，因而化之，使入正道。外国有奇妙药草，或似人形，或似象马形。似象马者，有人乘之，径凌虚而去。或但见闻此药，众病即消也。

若有服之者，　　除病消众毒。
劫中有饥馑，　　现身作饮食，

先救彼饥渴，　　却以法语人。

释僧肇曰：菩萨法身于何不为，或为药草，令服者病除；或为饮食，令饥渴者得饱满。

劫中有刀兵，　　为之起慈悲，

罗什曰：将来世劫尽时，刀兵起，人寿十岁，婆须蜜从忉利天下，生王家，作太子，化众人言："我等祖父寿命极长。以今瞋恚无慈故，致此短寿。是故汝等当行慈心。"众人从命，恶心渐薄。此后生子，寿二十岁。如是转续，至弥勒时，八万四千岁也。

化彼诸众生，　　令住无诤地。
若有大战阵，　　立之以等力，
菩萨现威势，　　降伏使和安。

罗什曰：两阵相对，助其弱者，二众既均，无相胜负，因是彼此和安矣。

一切国土中，　　诸有地狱处，
辄往到于彼，　　勉济其苦恼。
一切国土中，　　畜生相食啖，
皆现生于彼，　　为之作利益。

罗什曰：如过去世时人无礼义，欲残害长老，猴、象及鸟推敬长老，令人修善，咸相和须，如《大智度论》中说。

示受于五欲，　　亦复现行禅，
令魔心愦乱，　　不能得其便。

释僧肇曰：欲言行禅，复受五欲；欲言受欲，复现行禅。莫测其变，所以愦乱也。

火中生莲花，　　是可谓希有。

在欲而行禅，　　希有亦如是。

释僧肇曰：自非静乱齐旨者，孰能为之者也。

或现作淫女，　　引诸好色者，
先以欲钩牵，　　后令入佛智。

释僧肇曰：反欲以顺。

或为邑中主，　　或作商人导，
国师及大臣，　　以祐利众生。
诸有贫穷者，　　现作无尽藏，
因以劝导之，　　令发菩提心。
我心骄慢者，　　为现大力士，
消伏诸贡高，　　令住无上道。

释僧肇曰：慢心自高，如山峰不停水。菩萨现为力士，服其高心，然后润以法水。

其有恐惧者，　　居前而慰安，
先施以无畏，　　后令发道心。
或现离淫欲，　　为五通仙人，
开导诸群生，　　令住戒忍慈。

罗什曰：世无贤圣，众生下劣，不入深法，故化以戒忍也。

见须供事者，　　现为作僮仆，
既悦可其意，　　乃发以道心。
随彼之所须，　　得入于佛道，
以善方便力，　　皆能给足之。
如是道无量，

竺道生曰：应适无方，皆是佛之道矣。

所行无有涯，

智慧无边际，　　度脱无数众。

假令一切佛，　　于无数亿劫，

赞叹其功德，　　犹尚不能尽。

释僧肇曰：其权智之道无涯无际，虽复众圣殊胜辩，犹不能尽。

谁闻如是法，　　不发菩提心。

除彼不肖人，　　痴冥无智者。

释僧肇曰：下士闻道大而笑之。日月虽明，何益瞽者？

注维摩诘经卷第七终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八

入不二法门品第九集解

尔时，维摩诘谓众菩萨言："诸仁者！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？

罗什曰：有无迭用，佛法之常，前品说有，故次说空门。复次，从始会以来，唯二人相对，余皆默然。今欲各显其德，故问令尽说。亦云情惑不同，发悟有因，令各说悟，广释众迷。夫胜会明宗，必以令终为美。今法坐将散，欲究其深致，广说不二，乃尽其妙也。问曰：亦有三、四乃至无量法门，云何独说不二耶？答曰：二事少而惑浅，余门事广而累深，二尚应破，则余可知也。复次，万法之生，必从缘起。缘起生法，多少不同。极其少者，要从二缘。若有一缘生，未之闻也。然则有之缘起，极于二法，二法既废，则入于玄境。亦云二法门摄一切法门。问曰：云何不破一耶？答曰：若名数之，则非一也。若以一为一，亦未离于二，遣二则一斯尽矣。复次，无相之一，名假而实玄[1]，实玄[2]则体与相绝，故直置而自无也。

释僧肇曰：言为世则，谓之法；众圣所由，谓之门。

竺道生曰：既悟其一，则众事皆得，故一为众事之所由也。

各随所乐说之。"

释僧肇曰：自经始已来，所明虽殊，然皆大乘无相之道。无相之道，即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即第一义无二法门。此净名现疾之所建，文殊问疾之所立也。凡圣道成，莫不由之，故事为篇端，谈为言首，究其所归，一

[1] "玄"，《大正藏》本作"立"。

[2] "玄"，《大正藏》本作"立"。

而已矣。然学者开心有地，受习不同。或观生灭以反本，或推有无以体真，或寻罪福以得一，或察身口以冥寂。其涂虽殊，其会不异，不异故取众人之所同，以证此经之大旨也。

竺道生曰：所以无方，其道皆入不二故也。今令人人说之，以为成验。

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，说言："诸仁者！生灭为二。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。得此无生法忍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灭者灭生耳，若悟无生，灭何所灭？此即无生法忍也。此菩萨因观生灭以悟道，故说己所解，为不二法门也。下皆类尔。万法云云，离真皆名二，故以不二为言。

德守菩萨曰："我、我所为二。因有我故便有我所，若无有我则无我所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妙主常存，我也。身及万物，我所也。我所，我之有也。法既无我，谁有之者？

不眴菩萨曰：

罗什曰：不眴有三义：一如天；二爱敬佛身，谛观不眴；三心无尘翳，慧眼常开。

"受、不受为二。

罗什曰：受不受，取相、不取相也。亦有漏五阴名为受，无漏名不受也。亦云受心、不受心，如《阿毗昙心》说。

若法不受则不可得，以不可得故，无取、无舍、

罗什曰：无取，遣受也。无舍，遣不受也。

无作、

罗什曰：言不复作受生业也。

无行，

罗什曰：心行灭也。

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有心必有所受，有所受必有所不受，此为二也。若悟法本空，二俱不受，则无得无行，为不二也。

德顶菩萨曰：“垢净为二。见垢实性，

罗什曰：如洗秽物，至尽乃净。净则尽，尽则无净也。

则无净相，顺于灭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净生于垢，实性无垢，净何所净？

善宿菩萨曰：“是动、是念为二。

罗什曰：惑心微起名为动，取相深著名为念，始终为异耳。

释僧肇曰：情发为动，想我为念也。

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。通达此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善眼菩萨曰：“一相、无相为二。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亦不取无相，入于平等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言一欲以去二，不言一也。言无欲以去有，不言无也。而惑者闻一则取一相，闻无则取无相，故有二焉。

妙臂菩萨曰：

罗什曰：以施报故，手能出无尽宝物，如五河流，故名妙臂也。

“菩萨心、声闻心为二。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，无声闻心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弗沙菩萨曰：

罗什曰：二十八宿中鬼星名也。生时所值宿，因以为名也。

释僧肇曰：弗沙，星名也，菩萨因以为字焉。

“善、不善为二。

罗什曰：一切有漏善心及善身口业，无漏乃至涅槃，名为善。一切烦恼所作身口业，名不善也。

若不起善不善，入无相际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狮子菩萨曰：“罪、福为二。

罗什曰：三界烦恼、烦恼相应及烦恼所作身口业，尽名罪。一切有漏善，尽名为福。

若达罪性，则与福无异，以金刚慧决了此相，

罗什曰：金刚置地，下至地际，然后乃止。实相慧要尽法性，然后乃止也。

释僧肇曰：金刚慧，实相慧也。

无缚无解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狮子意菩萨曰：

罗什曰：狮子度水，要截流直度，曲则不度。此大士以实智慧深入诸法，直过彼岸，故借以为名也。

“有漏、无漏为二。若得诸法等，则不起漏、不漏想，不著于相，亦不住无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净解菩萨曰：“有为、无为为二。若离一切数，则心如虚空，以清净

慧无所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叡曰：数，即有为、无为也。

那罗延菩萨曰：“世间、出世间为二。

罗什曰：世间，三界也。出世间，一切无漏有为道品法也。

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，于其中不入、不出、

罗什曰：出义生于入也。无入生死，故无出世间也。

不溢、

罗什曰：梵本云流也。

不散，

释僧肇曰：夫有入则有出，有出必有溢，有溢必有散，此俗中之常数。

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善意菩萨曰：“生死、涅槃为二。

罗什曰：上言无为，三无为也，今明究竟涅槃也。

若见生死性，则无生死，无缚无解，不燃不灭。如是解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缚、燃，生死之别名。解、灭，涅槃之异称。

现见菩萨曰：“尽、不尽为二。法若究竟尽、

罗什曰：无常是空之初门，破法不尽，名为不尽。若乃至一念不住，则无有生，无有生则生尽，生尽则毕竟空，是名为尽也。

若不尽，皆是无尽相。无尽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尽不尽相。如是入者，是

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有为虚伪法，无常故名尽；实相无为法，常住故不尽。若以尽为尽、以不尽为不尽者，皆二法也。若能悟尽不尽俱无尽相者，则入一空不二法门也。

普守菩萨曰：

罗什曰：万善所持、众圣所护，故名普守焉。

“我、无我为二。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

罗什曰：妄见有我，解则无我。言无我为遣我耳，非复别有无我法也。

见我实性者，不复起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非我出于我耳。见我实性者，我本自无，而况非我也。

电天菩萨曰：“明、无明为二。无明实性即是明，

罗什曰：无明能生明，故不异于明。明由无明生，故不异于无明。无明故不可取，能生明故不可舍。明亦如是，非无明故不可离，无明生故不可取。譬如莲花，色虽严洁，所因不净，推其所因，心不生著也。

明亦不可取，离一切数，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明，慧明也。无明，痴冥也。见无明性，即是为明。若见明为明，即是无明，故不可取也。

喜见菩萨曰：“色、色空为二。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空为二。识即是空，非识灭空，识性自空。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色即是空，不待色灭然后为空。是以见色异于空者，则二于法相也。

明相菩萨曰："四种异、空种异为二。

罗什曰：外道法中有五大，佛法中有四大。此四种于作法中最大，故称为大。

四种性即是空种性，如前际、后际空故，中际亦空。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四种，四大也；空种，空大也。此五众生之所由生，故名种。然四大之性，无前、后、中，无异空大也。

妙意菩萨曰："眼、色为二。若知眼性于色不贪、不恚、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如是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为二。若知意性于法不贪、不恚、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安住其中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存于情尘，故三毒以生。若悟六情性，则于六尘不起三毒，此寂灭之道也。

无尽意菩萨曰："布施、回向一切智为二。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。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回向一切智为二。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，于其中入一相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以六度为妙因，回向一切智者，二也。若悟因果同性，入于一相，乃应不二。

深慧菩萨曰："是空、是无相、是无作为二。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。若空、无相、无作即无心意识，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三行虽异，然俱是无缘解脱，故无心意识也。无缘既同，即三解脱无异。

寂根菩萨曰："佛、法、众为二。

竺道生曰：有相则有对，有对则为二，不系一与三也。

佛即是法，

竺道生曰：以体法为佛，不可离法有佛也。若不离法有佛，佛是法也，然则佛亦法矣。

法即是众，

竺道生曰：亦以体法为众。

是三宝皆无为相，

释僧肇曰：无相真智，佛宝也；实相无为，法宝也；修无为道，僧宝也。三宝虽异，皆无为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乖理为造，故三宝皆无为也。

与虚空等，一切法亦尔。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心无碍菩萨曰："身、身灭为二。

罗什曰：身，五受阴也。身灭，涅槃也。

身即是身灭。所以者何？见身实相者则不起见身及见灭身，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，于其中不惊不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诸法生时空生，灭时空灭，身存身亡，亦何以异，而怀惊惧于其中乎？

上善菩萨曰："身、口、意业为二。是三业皆无作相，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，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，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。能如是随无作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三业虽殊，无作一也。诸法之生，本于三业。三业既无，谁作诸法也。

福田菩萨曰："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为二。

罗什曰：福行，欲界善行，能得乐报也。罪行，十不善道，能得苦报也。无动行，色、无色界行。不动义，如通达佛道中说也。

三行实性即是空，空即无福行、无罪行、无不动行。于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福，欲界善行。罪，十恶之流。不动，色、无色界行也。

花严菩萨曰："从我起二为二。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，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识，无所识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因我故有彼，二名所以生。若见我实相，则彼我之识无由而起。

德藏菩萨曰："有所得相为二。若无所得即无取舍，无取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得在于我，相在于彼。我不得相，谁取谁舍？

月上菩萨曰："暗与明为二。无暗无明即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灭受想定，

罗什曰：旨明此中知照灭，无有明暗也。

无暗无明。一切法相亦复如是。于其中平等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二乘入灭尽定，六根尽废，心想都灭，虽经昼夜，不觉晦明之异。喻菩萨无心于明暗耳。

宝印手菩萨曰："乐涅槃、不乐世间为二。若不乐涅槃、不厌世间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缚则有解，若本无缚，其谁求解？无缚、无解则无乐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世间无缚，曷为而厌？涅槃无解，曷为而乐？

珠顶王菩萨曰："正道、邪道为二。住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，离此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乐实菩萨曰："实、不实为二。实见者尚不见实，何况非实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。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实相，慧眼之境，非肉眼所见。慧眼尚不见实，而况非实？虽曰无见，而无所不见，此真慧眼之体。

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，问文殊师利："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"

文殊师利曰："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、

罗什曰：说[1]，曲辩也。

无说、

罗什曰：说，一往说也。

无示、

罗什曰：显现其相，言是善是恶，名为示也。

无识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"

释僧肇曰：上诸人所明虽同，而所因各异，且直辩法相，不明无言。今文殊总众家之说，以开不二之门，直言法相不可言，不措言于法相。斯之为言，言之至也，而方于静默，犹亦后焉。

---

[1] "说"，疑为"言"。

竺道生曰：前诸菩萨各说不二之义，似有不二可说也。若有不二可说者，即复是对一[1]为不二也。是以文殊明无可说，乃为不二矣。

于是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"我等各自说已。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"

时，维摩诘默然无言。

罗什曰：如佛泥洹后六百年，有一人年六十出家，未几时，颂三藏都尽，次作三藏论议。作论已，思惟言："佛法中复有何事？唯有禅法，我当行之。"于是受禅法，自作要誓，若不得道、不具一切禅定功德，终不寝息，胁不著地。因名胁比丘。少时得成阿罗汉，具三明六通，有大辩才，善能论议。有外道师名曰马鸣，利根智慧，一切经书皆悉明练，亦有大辩才，能破一切论议。闻胁比丘名，将诸弟子往到其所，唱言："一切论议悉皆可破。若我不能破汝言论，当斩首谢屈。"胁比丘闻是论，默然不言。马鸣即生骄慢："此人徒有空名，实无所知。"与其弟子舍之而去。中路思惟已，语弟子言："此人有甚深智慧，我堕负处。"弟子怪而问曰："云何尔？"答曰："我言一切语言可破，即是自破。彼不言，则无所破。"即还到其所，语胁比丘言："我堕负处，则是愚痴。愚痴之头，非我所须，汝便斩之。若不斩我，我当自斩。"胁比丘言："不斩汝头，当斩汝结发。比于世间，与死无异。"即下发，为胁比丘作弟子，智慧辩才世无及者，广造经论，大弘佛法，时人谓之为第二佛。夫默、语虽殊，明宗一也。所会虽一，而迹有精粗。有言于无言，未若无言于无言，故默然之论，论之妙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有言于无言，未若无言于无言，所以默然也。上诸菩萨措言于法相，文殊有言于无言，净名无言于无言，此三明宗虽同，而迹有深浅。所以言后于无言，知后于无知，信矣哉！

竺道生曰：文殊虽明无可说，而未明说为无说也。是以维摩默然无言，

[1] "一"，《大正藏》本作"二"。

以表言之不实。言若果实，岂可默哉！

文殊师利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”

释僧肇曰：默领者，文殊其人也。为彼持言，所以称善也。

竺道生曰：言迹尽于无言，故叹以为善矣。

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，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，得无生法忍。

香积佛品第十集解

于是，舍利弗心念日时欲至，此诸菩萨当于何食？

罗什曰：舍利弗独发念者，其旨有三：一者结业之体，未能无资；二绝意大方，乐法不深；三推己有待，谓众亦然，处弟子之上，宜为众致供也。

释僧肇曰：置座设食，拟宾之常。而待客先发者，欲以生论耳。舍利弗时会之长，故每扣兴端。

竺道生曰：不念弟子者，以其自有乞食法也。

时，维摩诘知其意，而语言：“佛说八解脱，仁者受行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？

罗什曰：能于前法自在无碍，无碍则累想宜废。亦云：解脱为用，厌身舍著。而今念食，乖致何深？

释僧肇曰：佛说八解脱，乃是无欲之嘉肴，养法身之上膳。仁者亲受，谓无多求。然方杂食想，而欲听法，岂是元[1]举来求之情乎？

竺道生曰：八解脱以不净观为初，而食是不净之物，既以体八为怀者，

[1]　“元”，《大正藏》本作“无”。

岂复有欲食之情哉！又法中无食可欲，益[1]不可以欲食闻之乎。

若欲食者，且待须臾，当令汝得未曾有食。”

罗什曰：不化作者，恐致欺妄之嫌故。不设常食，以非净妙，无利益故。欲令此众见清净国，又因香饭得弘道意，故因其须食，请饭香积也。

竺道生曰：常食是生欲法也，除欲食为未曾有食矣。

时，维摩诘即入三昧，

叡曰：三昧，秦言正心，有二种：一修得，二报得。报得三昧，都无出入之名，况法身耶？今言入者，岂非所以迹也。

以神通力，示诸大众，上方界分，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，今现在。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。彼土无有声闻、辟支佛名，唯有清净大菩萨众，佛为说法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，经行香地，苑园皆香。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。是时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食，有诸天子皆号香严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。此诸大众莫不目见。时，维摩诘问众菩萨言：“诸仁者！谁能致彼佛饭？”

释僧肇曰：既现彼国，推有力者，令取饭也。

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，咸皆默然。

释僧肇曰：文殊将显净名之德，故以神力令众会默然矣。

维摩诘言：“仁此大众无乃可耻？”

释僧肇曰：励未成也。

[1] “益”，底本作“盖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文殊师利曰："如佛所言，勿轻未学。"

释僧肇曰：进始学也。

于是，维摩诘不起于座，居众会前化作菩萨，相好光明，威德殊胜，蔽于众会，而告之曰："汝往上方界分，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，与诸菩萨方共坐食。汝往到彼，如我辞曰：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，致敬无量，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、气力安不？

罗什曰：不言无而言少者，明身为病本，本宜弃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将示有身不得无患，故致问如来，犹云少病、少恼。

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。

罗什曰：佛事，谓化众生。

令此乐小法者，

别本云：乐少之人。罗什曰：乐不胜远者，皆名为小，非但小乘也。

得弘大道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。"

罗什曰：欲令闻而信者发道心也。此三事，请饭之意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余，卑逊言也。彼土因香以通大道，此国众生志意狭劣，故请香饭之余，以弘佛事也。

时，化菩萨即于会前升于上方，举众皆见其去，到众香界，礼彼佛足。又闻其言："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，致敬无量，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、气力安不？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使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。"彼诸大士见化菩萨，叹未曾有："今此上人从何所来？娑婆世界为在何许？云何名为乐小法者？"即以问佛。

释僧肇曰：彼诸大士皆得神通，然不能常现在前。又其土纯一大乘，

不闻乐小之名，故生斯问也。

佛告之曰："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，今现在，于五浊恶世，为乐小法众生敷演道教。彼有菩萨名维摩诘，住不可思议解脱，为诸菩萨说法，故遣化来，称扬我名，并赞此土，令彼菩萨增益功德。"彼菩萨言："其人何如，乃作是化，德力无畏，神足若斯。"佛言："甚大！一切十方皆遣化往，施作佛事，饶益众生。"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，与化菩萨。时彼九百万菩萨俱发声言："我欲诣娑婆世界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。"

释僧肇曰：闻彼佛称此佛菩萨功德，故欲同举[1]。

佛言："可往。摄汝身香，无令彼诸众生起惑著心。

罗什曰：大怒则狂，大喜亦迷，宜摄汝香，防其惑因。问曰：若然者，云何不摄香饭？答曰：佛神力故，能杜其惑原，发其道意，故不摄也。

又当舍汝本形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鄙耻。

罗什曰：耻深则陨，愧浅亦恼，二患交至，去道逾缅。上言惑著，此言鄙耻，二文互显，约其文也。

又汝于彼莫怀轻贱而作碍想。所以者何？十方国土皆如虚空。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，不尽现其清净土耳。"

时化菩萨既受钵饭，与彼九百万菩萨俱，承佛威神及维摩诘力，于彼世界忽然不现，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。

时，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狮子之座，严好如前，诸菩萨皆坐其上。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，饭香普薰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。时毗耶离婆罗门、居士等闻是香气，身意快然，叹未曾有。

[1] "举"下，底本有"功德也"三字，依唐本删。

释僧肇曰：异香入体，身心怡悦。

于是，长者主月盖，从八万四千人，来入维摩诘舍。

罗什曰：彼国无王，唯五百居士共治国政。今言主，众所推也。

释僧肇曰：毗耶离国无有君王，唯有五百长者共理国事。月盖众所推重，故名主。自此下，皆闻香而后集矣。

见其室中菩萨甚多，诸狮子座高广严好，皆大欢喜，礼众菩萨及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诸地神、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，闻此香气，亦皆来入维摩诘舍。

时，维摩诘语舍利弗等诸大声闻："仁者！可食如来甘露味饭，

竺道生曰：以其向念，故教食也，亦欲因以明食之为理。泥洹是甘露之法，而食此食者，必以得之，故饭中有甘露味焉。

大悲所薰，

罗什曰：薰义有三：一大悲果报，二悲心所念，三以慈眼视之。

竺道生曰：使人得悟，为外薰也，岂曰食能大悲力矣。然则饭之为气，大悲所薰矣。

无以限意食之，使不消也。"

罗什曰：食此饭应发大心、建大业，是名报恩，报恩名为消也。

释僧肇曰：先示受食法也。此饭大悲之果，悲意所设，悲心所兴，故名大悲所薰。以限意食之，则不能消。若知此饭大悲所成，不可思议，发道心而食者则消，报施主恩，无限碍意也。

竺道生曰：饭出大悲，则无限矣。而限言少者，则乃不消也。

有异声闻念是饭少，而此大众人人当食。

释僧肇曰：不思议食，非二乘所及，故生是念也。

化菩萨曰："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。

释僧肇曰：无量福慧，即香饭之因。夫有无量之因，必有无量之果。若因可量，果亦可量。如来无量福慧，岂是声闻小智所能量乎？

四海有竭，此饭无尽。使一切人食，抟若须弥，乃至一劫犹不能尽。所以者何？无尽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，终不可尽。"

释僧肇曰：如来具五分法身无尽功德，报应之饭，如何可尽矣。

于是钵饭悉饱众会，犹故不尽。其诸菩萨、声闻、天人食此饭者，身安快乐，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。又诸毛孔皆出妙香，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。

尔时，维摩诘问众香菩萨："香积如来以何说法？"

彼菩萨曰："我土如来无文字说，但以众香，令诸天人得入律行。

罗什曰：举其多也。上云说法，亦不必有言说，有因通教，功同说耳。

释僧肇曰：其土非都无言，但以香为通道之本。如此国因言通道，亦有因神变而得悟者。

菩萨各各坐香树下，闻斯妙香，即获一切德藏三昧。得是三昧者，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。"

释僧肇曰：此三昧力，能生诸功德也。

彼诸菩萨问维摩诘："今世尊释迦牟尼佛以何说法？"

维摩诘言："此土众生刚强难化，故佛为说刚强之语，以调伏之。

罗什曰：如来说法，其要有三：一软善语，二刚强语，三杂说。善行乐果，软善语也。恶行苦果，刚强语也。赞善毁恶，杂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圣化何常，随物而应耳。此土刚强，故以刚强之教而应焉。

言是地狱、是畜生、是饿鬼、是诸难处、

释僧肇曰：遍示八难处也。

是愚人生处，

释僧肇曰：外道异学，名愚人生处也。

是身邪行、是身邪行报，是口邪行、是口邪行报，是意邪行、是意邪行报，是杀生、是杀生报，是不与取、是不与取报，是邪淫、是邪淫报，是妄语、是妄语报，是两舌、是两舌报，是恶口、是恶口报，是无义语、是无义语报，

罗什曰：梵本云：杂说也。凡不为善及涅槃而起[1]口业，悉名杂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华饰美言，苟悦人意，名无义语。

是贪嫉、是贪嫉报，是瞋恼、是瞋恼报，是邪见、是邪见报，是悭吝、是悭吝报，是毁戒、是毁戒报，是瞋恚、是瞋恚报，是懈怠、是懈怠报，是乱意、是乱意报，是愚痴、是愚痴报，是结戒、是持戒、是犯戒，

释僧肇曰：如律藏说。

是应作、是不应作，是障碍、是不障碍，

释僧肇曰：犯律有罪重而不障道、有轻罪而障道者。亦有三障：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也。

是得罪、是离罪，是净、是垢，是有漏、是无漏，是邪道、是正道，是有为、是无为，是世间、是涅槃。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，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，乃可调伏。

释僧肇曰：以其难化故，示罪福之若是也。

[1]　“起”下，底本有一“心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譬如象马㺒悷不调，加诸楚毒，乃至彻骨，然后调伏。

罗什曰：马有五种：第一见鞭影即时调伏，第二得鞭乃伏，第三以利锥刺皮乃伏，第四穿肌乃伏，第五彻骨乃伏。众生利钝亦有五品：第一但见他无常，其心便悟；第二见知识无常，其心乃悟；第三见兄弟亲戚无常，其心乃悟；第四见父母无常，其心乃悟；第五自身无常，极受苦恼，复加以苦言，然后乃悟也。

如是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。"

释僧肇曰：非钩捶无以调象马，非苦言无以伏难化。

彼诸菩萨闻说是已，皆曰："未曾有也！如世尊释迦牟尼佛隐其无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贫所乐法度脱众生。

罗什曰：晦迹潜明，自同贫乞。自同贫乞则与相接，接则易邻，故为贫所信乐也。

释僧肇曰：诸佛平等，迹有参差。由群生下劣，志愿狭小，故佛隐自在力，同其贫陋，顺其所乐而以济之。应感无方，不择净秽，此未曾有也。

斯诸菩萨亦能劳谦，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。"

维摩诘言："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，诚如所言，

释僧肇曰：成其所叹也。

然其一世饶益众生，多于彼国百千劫行。

罗什曰：譬如良医，遇疾疫劫中，医术大行，广施众药，所疗者众，致供无量。菩萨大士处不净国，亦复如是，众恶弥滋，兼济乃弘，十事法药广疗众病，化广利深，一世超万劫。

释僧肇曰：行不在久，贵其有益焉。

叡曰：久而无功，未若近而有益。

所以者何？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，诸余净土之所无有。何等为十？以布施摄贫穷，以净戒摄毁禁，以忍辱摄瞋恚，以精进摄懈怠，以禅定摄乱意，以智慧摄愚痴，

罗什曰：痴有二种：一者一切法中痴，二者于诸佛深法中不能明了。不净国中有二种痴，净国中唯有佛法中不了痴也。

以[1]除难法度八难者，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，以诸善根济无德者，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是为十。"

释僧肇曰：夫善因恶起，净由秽增。此土十恶法具，故十德增长。彼土纯善，故施德无地，所以百千劫行，不如一世也。

别本云：十恶业。罗什曰：十恶业有上中下，上地狱报，中畜生报，下饿鬼报。一品中复有三品，如是九品不善，三恶道中受九品苦报者也。

彼菩萨曰："菩萨成就几法，于此世界行无疮疣，生于净土？"

罗什曰：深行菩萨非所疑也。今浅行者，处不净国，恐其行浅功微，未能自拔。譬如少汤投之大水，亦如少力之人入水救溺，未能兼济，则与彼俱沦。故问以何为法，得生净国也。

释僧肇曰：将厉此土始学菩萨，令生净国，故发斯问也。

维摩诘言："菩萨成就八法，于此世界行无疮疣，生于净土。何等为八？饶益众生而不望报，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所作功德尽以施之；

释僧肇曰：菩萨[2]代彼受苦，不自计身，所有功德尽施众生，岂以有益而想其报乎？若不为众生，应久入涅槃。为彼受苦，令其先度，彼去我留，非代谓何？此饶益之至。一法也。

[1]　"以"，《大正藏》本作"说"。

[2]　"菩萨"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等心众生，谦下无碍；

释僧肇曰：怨亲不殊，卑己厚人，等心尊卑，情无介然。二法也。

于诸菩萨视之如佛；

释僧肇曰：菩萨，众生之桥梁、三宝之所系，视之如佛，则增己功德。三法也。

所未闻经，闻之不疑；

释僧肇曰：佛所说经，闻则信受，不以未闻而生疑惑。四法也。

不与声闻而相违背；

释僧肇曰：三乘虽异，归宗不殊，不以小大而相违背。五法也。

不嫉彼供，

罗什曰：推其致供之由，由于宿行。嫉之无益，宜应修善，以理处心，故嫉不生也。

不高己利，

罗什曰：若修善持戒得利养时，当自念言：彼供养功德，非为我也，假令有我，彼不见为。理既无我，高竟无主。如是思惟，则高心自灭也。

而于其中调伏其心；

罗什曰：即于上彼供、己利二事中，自调伏心。调伏心如向说。三句合为一事。

释僧肇曰：他种他获，曷为而嫉？己种己得，曷为而高？于是二中，善自调伏。六法也。

常省己过，不讼彼短；

罗什曰：如一比丘林中坐禅，时至须食，持钵出林。路逢恶贼，恶贼引弓射之。比丘恕他自责，不生恶心。又指腹语贼："汝应射此。我为腹出林，故致斯恼，此腹之罪耳。"省己恕物，类如此也。不讼彼短，不如彼钝根维那，就地舐秽，求人短也。省己过乃至求诸功德，通为一事。

释僧肇曰：省己过则过自消，讼彼短则短在已。七法也。

恒以一心，求诸功德。是为八。"

释僧肇曰：尘垢易增，功德难具，自非一心专求，无以克成。具此八法，则行无疮疣，终生净土矣。

维摩诘、文殊师利于大众中说是法时，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八终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九

菩萨行品第十一集解

是时佛说法于庵罗树园，其地忽然广博严事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

释僧肇曰：至人无常所，理会是邻。如来、净名虽服殊处异，然妙存有在，所以来往兴化，共弘不思议道也。因遣问疾，所明若上。今将诣如来，封印兹典，故先现斯瑞，以启群心者也。

阿难白佛言："世尊！以何因缘有此瑞应，是处忽然广博严事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"

释僧肇曰：大士所为，非小道所及，故问其缘者也。

佛告阿难："是维摩诘、文殊师利，与诸大众恭敬围绕，发意欲来，故先为此瑞应。"

于是，维摩诘语文殊师利："可共见佛，

罗什曰：维摩诘劝共见佛，旨可寻也。一者见其诚心，欲遂其本意。二者欲令证明香饭，多所发悟。三者以其怀胜远游，宜令实反。故欲共诣佛所，咨请遗法。

与诸菩萨礼事供养。"

文殊师利言："善哉！行矣，今正是时。"

释僧肇曰：有益时也。

维摩诘即以神力，持诸大众并狮子座，置于右掌，往诣佛所。到已著地，

罗什曰：世相迎送，必结驷轻骑。大士迎送，则运以妙通。

稽首佛足，右绕七匝，一心合掌，在一面立。

释僧肇曰：净名置座于地，将先致敬也。

其诸菩萨即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亦绕七匝，于一面立。诸大弟子、释、梵、四天王等亦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立。

于是，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，各令复座，即皆受教。众坐已定，佛语舍利弗："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？"

罗什曰：欲称大士神奇，将以厉狭劣之想也。

"唯然，已见。"

"于汝意云何？"

"世尊！我睹其为不可思议，非意所图，非度所测。"

释僧肇曰：向与文殊俱入不思议室，因借宝座睹其神力，兼食香饭，乘掌而还，莫测其变，故自绝于图度。此经大旨，所明不思议道，故往往多显不思议迹也。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"世尊！今所闻香，自昔未有，是为何香？"

罗什曰：问曰：上品香气普薰三千，阿难云何不闻耶？答曰：非分故近而不闻，今有以得闻也。

释僧肇曰：如来将辨香饭之缘，故令阿难问[1]也。

佛告阿难："是彼菩萨毛孔之香。"

---

[1] "问"，底本作"闻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彼菩萨，众香国菩萨也。所以独言彼者，欲令舍利弗自显一食之香，因明香饭之多益也。

于是，舍利弗语阿难言："我等毛孔亦出是香。"

阿难言："此所从来？"

曰："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余饭，于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香若此。"

阿难问维摩诘："是香气住当久如？"

维摩诘言："至此饭消。"

曰："此饭久如当消？"

曰："此饭势力至于七日，然后乃消。

罗什曰：七日乃消，有二因缘。或有人食香饭，饭不时消，心必厌舍，故不令久也。亦云应得道者，饭气时薰，不过七日，必成圣道。如道迹七生、七步，蛇啮等势不过七。事不须久，故不令过七日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七日势消，饭常力也。若应因饭而阶道者，要得所应得，然后乃消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不过七日也。

又阿难！若声闻人未入正位食此饭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后乃消。

释僧肇曰：入无漏境，名入正位焉。

已入正位食此饭者，得心解脱，然后乃消。

罗什曰：见谛十六心也。问曰：食香饭云何得道？答曰：体安心静，发未曾有意。饭尚如此，何况道耶？有此妙果，必有妙因。极大信乐，深达因果，即解缘起，解缘起则见实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成无著果，名心解脱者。

若未发大乘意食此饭者，至发意乃消。已发意食此饭者，得无生忍，

然后乃消。已得无生忍食此饭者，至一生补处，然后乃消。

竺道生曰：七日之内，必有所得矣。然一食之悟，亦不得有二阶进也。止一生补处者，佛无因得故也。无生菩萨及正位之人，岂复假外方得进哉！而今云尔者，以明此饭为宣理之极，备有其义焉。

譬如有药名曰上味，其有服者，身诸毒灭，然后乃消。此饭如是，灭除一切诸烦恼毒，然后乃消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未曾有也！世尊！如此香饭能作佛事。”

罗什曰：神足变化，说法度人，化之常也。饭本充体，而今得道，故叹未曾有。佛以化人为事，凡是化人，皆名佛事。以阿难谓佛事之妙，妙尽于此，故下广明佛事，以广其心也。

释僧肇曰：饭本充体，乃除结缚，未曾闻见也。

竺道生曰：佛以应悟为事，而香饭能之，未曾有者也。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！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，

释僧肇曰：阿难具香饭所益，谓佛事理极于此，故广示其事，令悟佛道之无方也。此土众生见佛妙光，自入道检。亦有余益，但以光为主。下皆类此。

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，

罗什曰：佛直居宗静默，令菩萨弘道以化人也。

释僧肇曰：有佛默然居宗，以菩萨为化主也。

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

释僧肇曰：有纯以化为佛事，如须扇头比。

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，

罗什曰：或出花果，或出名香，或放光明，或为说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佛于下成道，树名菩提。此树光无不照，香无不薰，形色微妙，随所好而见；树出法音，随所好而闻。此如来报应树也。众生遇者，自然悟道。此土以树为化之本也。

有以佛衣服、卧具而作佛事，

罗什曰：昔阎浮提王得佛大衣，时世疾疫，王以衣著标上，以示众人。众人归命，病皆得愈，信敬益深，因是解脱。此其类也。肇注同[1]。

有以饭食而作佛事，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，

释僧肇曰：众香国即其事也。园林，如极乐林树说法等。一义，饮食以舌根通道，园观以眼根通道也。

有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形好而作佛事，

罗什曰：或一相、二相乃至众多相，随所应见而为现相。亦云以佛形像，如萍沙王以佛像与弗迦沙王，因是得悟也。下言佛身，现全身也。

释僧肇曰：好严饰者，示之以相好也。

有以佛身而作佛事，有以虚空而作佛事，

罗什曰：除却形色，廓然无像，令其空心虚静，累想自灭。亦如文殊师利灭众色像，现虚空相，以化阿阇世王也。

释僧肇曰：好有者存身以示有，好空者灭身以示空，如《密迹经》说也。八相虽在身而身相不一，所因各异，故佛事不同也。

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。

释僧肇曰：所因虽殊，然俱人律行也。

---

[1] “此其类也肇注同”，唐本作“释僧肇曰：昔阎浮提王得佛大衣，时世大疾，王以衣置高表上，以示国民众人。国民归命，病皆得除，信敬益深，因是解脱，是其类也。”

有以梦、幻、影、响、镜中像、水中月、热时炎，如是等喻而作佛事。

罗什曰：于梦中悟感众生也。下六事为现不真形色，令悟深理焉。

释僧肇曰：自有不悟正言，因喻得解者。

有以音声、语言、文字而作佛事。

释僧肇曰：即此娑婆国之佛事。

或有清净佛土，寂寞无言，无说、

罗什曰：有形色无言教，如维摩诘默然成论比也。

无示、无识、无作、无为而作佛事。

释僧肇曰：有真净土纯法身菩萨，外无言说，内无情识，寂莫无为，而超悟于事外，非是言情所能称述，此佛事之上者也。

如是，阿难！诸佛威仪进止，诸所施为，无非佛事。

释僧肇曰：佛事者，以有益为事耳。如来进止举动，威仪俯仰，乃至动足，未曾无益，所以诸所作为，无非佛事，上略言之也。

阿难！有此四魔、八万四千诸烦恼门，

罗什曰：烦恼根本有四：三毒及等分也。二万一千尘垢属一病，四病故八万四千也。总说则八万四千，别相则无量。今言八万四千，则摄无量，故为门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毒、等分，此四，烦恼之根也。因一根生二万一千烦恼，合八万四千。因八万四千，出无量尘垢，故名门也。

而诸众生为之疲劳，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。

罗什曰：佛事有三种：一以善作佛事，光明、神力、说法等是也；二

无记，虚空是也；三以不善，八万四千烦恼是也。譬如药师，或以良药、或以毒药治人病也。佛亦如是，以烦恼，如佛以爱度难陀也；瞋恚，化恶龙比也。

释僧肇曰：众生皆以烦恼为病，而诸佛即以之为药。如淫女以欲为患，更极其情欲，然后悟道。毒龙以瞋为患，更增其忿恚，然后受化。此以欲除欲、以瞋除瞋，犹良医以毒除毒，斯佛事之无方也。

竺道生曰：若投药失所，则药反为毒矣。苟曰得愈，毒为药也。是以大圣为心病之医王，触事皆是法之良药。

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。

释僧肇曰：若能应会无方，美恶斯顺，无事不为，为之无非佛事，乃名入诸佛法门耳。

竺道生曰：苟达其一，众事皆毕。

菩萨入此门者，

释僧肇曰：七住以上，豫入此门。

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；若见一切不净佛土，不以为忧，不碍不没。但于诸佛生清净心，欢喜恭敬未曾有也。诸佛如来功德平等，为教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。

释僧肇曰：佛无定所，应物而现，在净而净，在秽而秽，美恶自彼，于佛无二，曷为自生忧喜于其间哉！是以豫入此门者，见净不贪，己分不高，睹秽不碍，乖情不没，故能生真净心。知佛平等，而应迹不同。此窥闚之徒，非平等信也。自不入佛事门者，孰能不以净秽为心乎？

竺道生曰：菩萨既入此门，便知佛土本是就应之义，好恶在彼，于我岂有异哉！所贵唯应，但叹应生之为奇也。

阿难！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，而虚空无若干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地为空，而地出其中矣。

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，

罗什曰：谓化现身也。下言身色等，真报应之身也。

其无碍慧无若干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佛慧如空，应形犹地。不以地异而异空，不以空一而释地也。

竺道生曰：色身是外应之有，出无碍慧中，而无碍慧无色身也。

阿难！诸佛色身、威相种姓，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，力、无所畏、不共之法，大慈、大悲，威仪所行，及其寿命、说法教化、成就众生、净佛国土、具诸佛法，悉皆同等。

竺道生曰：诸佛色身虽复若干，而一一佛无不有之，故无不等矣。

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，

罗什曰：三藐三菩提，秦言正遍知，今言三藐三佛陀，言正遍觉也。见法无差故言正，智无不周故言遍也，出生死梦故言觉也。

释僧肇曰：秦言正遍知，见法无差谓之正，智无不周谓之遍，决定法相谓之知。

竺道生曰：若不等者，便有所不尽，不得名为正遍觉人也。

名为多陀阿伽度，

释僧肇曰：秦言如来，亦云如去。如法而来，如法而去，古今不改，千圣同辙，故名如来，亦名如去。

竺道生曰：如者，谓心与如冥，无复有不如之理，从此中来，故无不如矣。

名为佛陀。

罗什曰：多陀阿伽度，秦言如来，亦言如去。如法知，如法说，故名如也。诸佛以安隐道来，此佛亦如是来；彼佛安隐去，此佛亦如是去也。佛陀，秦言觉也，凡得道名为觉。觉有二种：一于四谛中觉，二于一切法中觉。觉而不尽，则非真觉，故无觉名也。如佛问舍利弗，三问不答；天女问，默然无言；此未免于睡也。言遍、言如、言觉，此三名则是体极之称，足以明诸佛同等，异于二乘也。

释僧肇曰：秦言觉。生死长寝，莫能自觉。自觉觉彼者，其唯佛也。此三句盖体极之称。若如上佛事，有一毫不等者，则不足以名三号具足也。

竺道生曰：于结使眠中而觉，故得心冥如也。

阿难！若我广说此三句义，汝以劫寿不能尽受。

竺道生曰：无不知、无不能者，岂可穷之哉！言阿难不能尽受，亦何足用美其广，意在以称菩萨能尽受之矣。

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，得念总持，此诸人等以劫之寿亦不能受。

释僧肇曰：三句之义，无穷若此，其道平等，理无不极，岂容优劣于其间哉！

如是，阿难！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，智慧辩才不可思议。”阿难白佛：“我从今已往，不敢自谓以为多闻。”

释僧肇曰：阿难于五百弟子中多闻强记第一，今闻佛事，乃自审寡闻也。

竺道生曰：阿难岂不知己之多闻本有在乎？自取不达，以申佛之意也。

佛告阿难：“勿起退意。所以者何？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，非谓菩萨。且止，阿难！其有智者不应限度诸菩萨也。一切海渊尚可测量，菩萨禅定、智慧、总持、辩才、一切功德不可量也。

释僧肇曰：物有于上不足、于下有余，不可以下有余而量于上也。

阿难！汝等舍置菩萨所行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，一切声闻、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作。”

释僧肇曰：一时，即向来所现。一时若此，况尽其事乎[1]？

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劣想，今自悔责，

罗什曰：虽奉圣旨，及见不净，劣想自发，由忆念佛教，起想微耳。既了平等，诚心自悔也。

释僧肇曰：初见秽土，生下劣想，谓诸佛菩萨亦有升降。闻此佛事，乃自悔责也。

舍离是心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方便不可思议，为度众生故，随其所应，现佛国异。唯然，世尊！愿赐少法，还于彼土，当念如来。”

罗什曰：彼亦不必专以香为佛事，故请言教法也。亦将欲遍至十方化不净国，故请杂法也。亦以远游异刹，不宜虚反。又以彼诸菩萨必问其上要，故禀异闻也。亦欲令彼菩萨知恩故请。云何令知恩？彼诸菩萨处清净国，但食香饭，自入律行。常乐则亡其乐，亡其乐则亡其所由。所由者佛，而彼昧之，是不知恩也。若闻不[2]二门，苦而后得，乃悟自然得者，因妙而功深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既知佛事之难议，故欲请法而反土，将宣扬如来不思议道，令本国众生念佛功德也。

竺道生曰：请还彼土法也。

佛告诸菩萨：“有尽、无尽无碍法门，

[1]　“乎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　“不”，《大正藏》本作“下”。

罗什曰：尽有二种：一无为尽，二有为尽。有为尽，无常迁灭尽也。无为尽，智慧断令灭尽也。今言尽门，是有为无常尽也。言无碍，于二事不碍也。不尽功德有为，无凡夫碍也。不住无为，无二乘碍也。

汝等当学。

竺道生曰：欲还彼土，迹在舍此之彼，是自济之怀，于菩萨为缚矣。若解脱之者，是其法也。

何谓为尽？谓有为法。

竺道生曰：有为是无常尽灭之法也。

何谓无尽？谓无为法。

释僧肇曰：有为法有三相，故有尽。无为法无三相，故无尽。

竺道生曰：无为则不尽矣。

如菩萨者，不尽有为，

罗什曰：谓一切善是有为功德也，一切有为悉是大累，可以遣累，故有宜存。譬如无量怨贼在彼大城，城中有人来降，因是人得破怨贼，故虽是贼，亦应供养之。

不住无为。

释僧肇曰：有为虽伪，舍之则大业不成；无为虽实，住之则慧心不明。是以菩萨不尽有为，故德无不就；不住无为，故道无不覆。至能出生入死，遇物斯乘。在净而净，不以为欣；处秽而秽，不以为戚。应彼而动，于我无为。此诸佛平等不思议之道也。夫不思议道，必出乎尽不尽门。彼菩萨闻佛事平等不可思议，所以请法。故佛开此二门，示其不思议无碍之道也。

竺道生曰：此土有苦是有为也，彼土无苦是无为也。若缚在欲尽有为、住无为者，盖是此土患苦之情，非彼土然也。然则寄还彼土，以明法实，

得祛此缚矣。

何谓不尽有为？谓不离大慈，不舍大悲。

罗什曰：慈悲，佛道根本也。声闻无此，故尽有住无也。欲不尽有为，成就佛道，要由慈悲，故先说也。

释僧肇曰：慈悲乃入有之基，树德之本，故发言有之。

竺道生曰：菩萨之行，凡有二业，功德也、智慧也。功德在始，智慧居终。不尽有为义在前，故功德不尽之也。住无为义在后，故智慧不住之也。不尽有为是求理，不舍生死之怀，以慈悲为本，故始明之焉。

深发一切智心而不忽忘。

罗什曰：志求佛道，其心深固，譬如种树，根深难拔，故历劫愈明，不暂失也。

释僧肇曰：发心不忘，是众行之中心者也。

教化众生，终不厌倦。

别本云：心不厌倦。罗什曰：恼之者众，鲜能无厌。以大悲为本，故涉苦弥勤，虽魔怨逼试，心不生倦。

于四摄法常念顺行。护持正法，不惜躯命。种诸善根，

罗什曰：谓坚固善心深不可动，乃名根也。如有一人到舍利弗处求出家。舍利弗观其宿命，八万大劫不种善根，弃而不度。往五百弟子所，尽皆不受。于是到祇洹门下，悲泣懊恼。佛从外还，见而问之，其人具以事答。佛即种种责舍利弗："汝智慧不深，不见人根，妄轻贱人耶？"佛即受其人，赞言："善来，比丘！"须发自落。法衣著身，便成沙门。佛为说法，即得阿罗汉。舍利弗问佛："此人何时种泥洹善根？"佛言："乃往昔过去无央数劫，有佛名人耳。时有一人入林取薪，虎从林出，欲食其人。其人上树，虎在树下，其人极大恐怖。时佛从空中飞过，其人见已，

称南无佛，心生信乐，极厌生死，深心誓愿，愿离此苦。因此善根，今得解脱。时舍利弗向佛悔过，举身投地，深自悲叹。佛言："譬如石中有金，愚人不知，弃而不取。金师见之，知其中有金，即以两囊鼓而出之。众生无明石中有智慧金，今汝智慧不深，故弃而弗度。如来深见根本，以禅定、智慧囊，鼓而出之也。"

无有疲厌。

释僧肇曰：慈悲为根，发心为心，然后顺四摄化众生，护正法，种善根，以此众德茂其枝条，道树日滋，不尽有为也。下诸行愿，枝条之流，取[1]其日滋日茂，以成不尽义耳。废舍慈悲，道树不建，众德损耗，自隐涅槃，谓尽有为法也。

志常安住，方便回向。

罗什曰：万善无常，随意所成，故须方便回向佛道。如瓶沙王被系在狱，狱孔中遥见佛于山上往来，心大欢喜，应生兜率天。在中闻毗沙门天王食香，以饿死故，心甚乐著：我今当往生彼食处。即时于毗沙门膝上化生。小既回向，大亦宜然。

释僧肇曰：方便回向，进善之要行，故常安住焉。

求法不懈，

罗什曰：求法不勤，果报未应，则生邪见，谓无所得。是故行者求法不懈怠也。

说法无吝。

罗什曰：梵本云无师倦。外道师为弟子说法，法之要者则握而不与。菩萨则尽其所怀，故言无师倦也。

[1] "取"，《大正藏》本作"及"。

勤供诸佛，故入生死而无所畏。

释僧肇曰：不以结生，曷为而畏？

于诸荣辱心无忧喜。不轻未学，敬学如佛。

释僧肇曰：未学当学，所以不轻。已学当成，故敬如佛。

堕烦恼者令发正念。

罗什曰：念邪则生累，念正则累消，故化令正忆念。

于远离乐不以为贵。

罗什曰：出家离欲，及禅定智慧，离诸妄想，悉名远离乐，假以求道，非所贵也。

释僧肇曰：独善之道，何足贵乎？

不著己乐，庆于彼乐。

别本云：不著己乐，庆于他乐。罗什曰：凡夫见他乐则生嫉、他苦则心安，自乐则生著、自苦则心动。菩萨则不然，见他乐不嫉，其心随喜；他苦心动，欲令解脱；自乐不著，自苦心安。

在诸禅定如地狱想。

罗什曰：禅定有三种：一大乘，二小乘，三凡夫。凡夫禅生高慢我心，小乘禅独善求证，能烧众善，坏无上道根，于菩萨则为恶趣，故视之如地狱也。

释僧肇曰：禅定虽乐，安之则大道不成。菩萨不乐，故想之如地狱也。

于生死中如园观想。

罗什曰：意存兼济，故乐游无畏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虽苦，大道之所因，菩萨好游，故想如园观也。

见来求者，为善师想。

罗什曰：本无施意，因彼来求，发我施心，则于我为师，故起师想。如月氏王出行游观，有数千乞人，在路侧举手唱声，各请所须。王问大臣：“此是何人？何所陈说？”臣答言：“乞人也。”王智慧利根，即解其意，语大臣曰：“彼等我大师，非乞人也。汝不解其言耳。彼所须者，为我说法，非为乞也。彼言我等前世亦作国王，不修布施，故受斯报。王今不施，后亦当尔。以此故，当知是我大师也。”

释僧肇曰：乞者虽欲自益，而实益我，故想为善师也。

舍诸所有，具一切智想。

罗什曰：舍诸所有，谓身命及国城妻子悉能弃舍，给施众生。给众生时，了知此施必能具足一切智，明见因果，施而无悔也。

释僧肇曰：凡所施与，妙期有在。又审因果之不虚也。

见毁戒人，起救护想。

释僧肇曰：戒为人护，毁戒则无护。菩萨自己有护，故欲护无护者也。

诸波罗蜜为父母想。

罗什曰：取其能生法身也。亦云子有所须，则咨之父母。菩萨所须，则求之六度，取其饶益，比之父母也。

释僧肇曰：余四度行转深，法身之所由生，故想为父母也。

道品之法为眷属想。

罗什曰：助成圣道，令其尊胜，犹人有眷属，益其贵也。

释僧肇曰：助成我者，三十七道品，犹人有眷属相助成者也。

发行善根，无有齐限。

罗什曰：上说始种善根，今明修习增进。修习增进名为行，万善斯行，无所齐限。亦云不以劫数为限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上云种善根，此云无齐限，转增广也。

以诸净国严饰之事，成己佛土。

罗什曰：取彼净国相，然后修行称之，故致净国，与彼无异，是名以彼成己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为好饰者净土，不得不尽净土之美。

行无限[1]施，具足相好。

释僧肇曰：开四门，恣求者所取，无碍大施法也。此施，相好之所因。

别本云：行无碍施。罗什曰：或施心足而财少，或财足施心少，二事不具，则不能应无方之求。今二事兼具，故能无所齐限，恣物所求焉。

除一切恶，净身口意。

罗什曰：身口意净，故众恶悉除。因净则果妙，相好之所以具也。

释僧肇曰：此明当大施时，诸恶悉除，三业悉净，故致净相之报也。

生死无数劫，意而有勇。

罗什曰：勇，明其有力。上说意净，此说有力。净而有力，故大愿果成也。

释僧肇曰：生死长久，苦毒无量，自非智勇，孰能处之？

闻佛无量德，志而不倦。

---

[1]　“行无限”，唐本作“开门大”。

释僧肇曰：不以佛德[1]难及，倦而不修矣。

以智慧剑，破烦恼贼，

释僧肇曰：烦恼之寇，密固难遣，自非慧剑，无以断除。

出阴、界、入。

罗什曰：烦恼既尽，则随法化生，法化之身超出阴界入也。

荷负众生，

罗什曰：必令究竟，不中弃也。

永使解脱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超三界，阴界入所不摄，故言出。若受阴界入身，处情尘之内，则自同羁琐，安能济彼？

以大精进，摧伏魔军。

罗什曰：魔，天魔也。
释僧肇曰：魔兵强盛，非怠者所能制也。

常求无念实相智慧。

罗什曰：无取相念也。凡夫行有念智慧，则高慢益甚，是故菩萨求无念智也。
释僧肇曰：真智无缘，故无念为名；俗智有缘，故念想以生。

行少欲知足，而不舍世法。

---

[1] “德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释僧肇曰：不以无欲，而舍世[1]自异。

不坏威仪，

罗什曰：和而不同。

而能随俗。

释僧肇曰：同俗俯仰，不失道仪。天下皆谓我同己，而我独异人。

起神通慧，引导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见形不及道者，非通变无以导焉。

得念、

释僧肇曰：正念也。

总持，

罗什曰：以念持念，持能持法，故既言念，又言持。亦云众念增长，则成持也。

所闻不忘。

释僧肇曰：由上二种持也。

善别诸根，断众生疑。

释僧肇曰：慧也。

以乐说辩，演法无碍。

释僧肇曰：乐说辩，四辩之一也。上云念定持辩，此云念持慧辩。定

[1]　“世”下，底本有一“法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慧互有其用，迭在四门者也。

净十善道，受天人福。

罗什曰：以不堪受道，故为说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不为福报修善，名为善净。然为物受报，报在欲界人天也。

修四无量，开梵天道。

别本云：四无量令生梵天。罗什曰：欲使作梵天，请转法轮，处尊引物也。亦菩萨自行，自生梵天也。

劝请说法，随喜赞善，

释僧肇曰：修四等即开梵道也。现为梵王，请佛说法，随喜赞善，以弘正教，如尸弃之流也。

得佛音声；

罗什曰：是赞善报也。

释僧肇曰：经云有八种音，亦云有六十种音。《密迹经》云：佛不思议音，应物无量也。

身、口、意善，

释僧肇曰：如来三不护法也。

得佛威仪。

释僧肇曰：凡所举动，一则如来。音声、三不护、威仪，皆佛事也。菩萨虽未全具，然豫入其境，故言得也。

深修善法，所行转胜。

释僧肇曰：善法谁不修，贵在深胜也。

以大乘教，成菩萨僧。

释僧肇曰：僧徒虽众，所贵大乘。

心无放逸，不失众善本[1]。

释僧肇曰：放逸乃众恶之门，丧道之根。心无放逸，则无善不集。善法无量，故略言本也。

行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尽有为。

释僧肇曰：修如上法，自行化彼，功德日茂，不尽有为也。夫善有为法，变坏物耳，废舍不修，则日耗日尽矣。

何谓菩萨不住无为？谓修学空，不以空为证；

释僧肇曰：自此下，皆无为观行也。观无为，必睹恬泊之乐，而能不证涅槃，永处生死，名不住无为也。空、无相、无作，三乘共行，而造观不同。二乘空观，唯在无我。大乘空观，无法不在。以无法不在，故空法亦空。空法既空，故能不证空。

修学无相、无作，不以无相、无作为证；

释僧肇曰：二乘无相，唯在尽谛；大乘无相，在一切法。二乘无作，不造生死；大乘无作，万法不造也。

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证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缘会而有，缘散而无。何法先有，待缘而起乎？此空观之别门也。

---

[1]　“本”字，唐本无。

观于无常，而不厌善本。

罗什曰：无常则无法不灭，灭而不断，故修善不厌。亦观无常是泥洹道，泥洹道则背善本。今不住无为，故不厌有也。

观世间苦，而不恶生死。观于无我，而诲人不倦。

罗什曰：无我则众生空，空而非无，故诲人不倦也。

观于寂灭，而不永寂灭。

释僧肇曰：二乘以无常为无常，故厌有为善法；以苦为苦，故恶生死苦；以无我为无我，故怠于诲人；以寂为寂，故欲永寂。菩萨不以无常为无常，故能不厌善本；不以苦为苦，故不恶生死；不以无我为无我，故诲人不倦；不以寂为寂，故不求[1]永寂也。

观于远离，而身心修善。

罗什曰：远离有三：一离人间五欲，二离烦恼，三诸法性空远离。今观性空远离，而不厌[2]善也。

释僧肇曰：远离，无为之别称耳。虽见无为远离之安，而身心不离有为善也。

观无所归，而归趣善法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始无所来，终无所归。虽知无归，而常归善法也。

观于无生，而以生法荷负一切。

释僧肇曰：虽见无生，而处生荷彼也。

[1] “求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[2] “厌”，唐本作“离”。

观于无漏，而不断诸漏。

释僧肇曰：凡诸无漏与无为同，体自无相，皆无为行也。虽见无漏，而与彼同漏。同漏有二：有为入生死、实未断漏者，有已尽漏而现不断者。

观无所行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法性无业，何所修行？虽知无行，而教必以行者也。

观于空无，而不舍大悲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之相，唯空唯无，然不以空无舍于大悲也。

观正法位，

罗什曰：谓无生灭，取证法也。

而不随小乘。

释僧肇曰：正法位者，观无为取证之地也。

观诸法虚妄、无牢、无人、无主、无相，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、禅定、智慧。

释僧肇曰：诸法因缘所成，虚假无本，以何为实？以何为主？虽知如此，然本愿未满，不以功德定慧虚假而弗修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不住无为，是穷理。将入生死之怀，以满愿为极，故终明之焉。

修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住无为。

释僧肇曰：备修上法，则不证无为。证谓观无为自证道成。自证道成，即住无为也。

又具福德故，不住无为；

释僧肇曰：上直明菩萨不尽有为、不住无为，未释所以不尽、所以不住。夫大士之行，行各有以，妙期有在，故复对而明之。夫德之积也，必涉有津，若住无为，则功德不具也。

具智慧故，不尽有为。

罗什曰：上一门中现一义，今明一门中兼具二义。若不住无则不尽有，不尽有则不住无也。

释僧肇曰：智之明也，必由广博。若废舍有为，则智慧不具。

竺道生曰：总翻前也。所以欲住无为者，贪其乐耳。福德既具，便自常乐，复何贪哉！所以欲尽有为者，恶其苦耳。智慧苟备，已自无苦，有何恶哉！

大慈悲故，不住无为；

释僧肇曰：慈悲入生死，岂住无为之所能者也。

满本愿故，不尽有为。

释僧肇曰：满愿由积德，岂舍有为之所能？

竺道生曰：别翻前也。以慈悲为怀者，不得贪己乐也。欲满本愿者，不得计己苦也。此取功德前句、智慧后句，略举二端为备也矣。

集法药故，不住无为；

释僧肇曰：采良药必在山险，非华堂之所出。集法药必在险有，非无为法之所出焉。

随授药故，不尽有为。

释僧肇曰：废舍有为，则与群生隔绝，何能随而授药？

竺道生曰：翻前则是反入生死，必能救众人病，故有下四句也。集法药者，使备有诸法理也，为功德意矣。随授药者，知其所主，随病授也，

为智慧意矣。

知众生病故，不住无为；

释僧肇曰：习知众生病，必之病所，岂无为之所能乎？

竺道生曰：解其病相，功德意也。

灭众生病故，不尽有为。

释僧肇曰：灭众生病，必造有治，岂尽有为之所能乎？

竺道生曰：达病所应，智慧意也。

诸正士！菩萨以修此法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

释僧肇曰：二法虽异，而行必相因，故对而辩之，明行各有，以造用不同也。

是名尽无[1]尽无碍法门，汝等当学。”

释僧肇曰：不尽有为，故无碍德之累；不住无为，故无独善之碍。此二无碍门，是菩萨弘道之要路，佛事无方之所由。劝彼令学，示其佛事不思议道，令必审诸佛无若干也。

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，皆大欢喜，以众妙花若干种色、若干种香，遍散三千大千世界，供养于佛及此经法并诸菩萨已，稽首佛足，叹未曾有，言：“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。”言已，忽然不现，还到彼国。

[1]　“无”，唐本作“不”。

见阿閦佛品第十二集解

尔时，世尊问维摩诘："汝欲见如来，为以何等观如来乎？"

罗什曰：若自有慧眼，则能玄照，不待观形。若无慧眼，则对形而隔，故问其所以何等观如来。复次，观佛有三种：一观形，二观法身，三观性空。问言：汝三观中作何等观耶？下尽以性空答。此章悉用《中》《百》观破相义，明如来性空，更无异义，故不疏闻[1]耳。

释僧肇曰：向命文殊共来见佛，虽复举目顺俗，而致观不同。如来逆睹其情，将显其来观之旨，以明佛事不可思议，故知而问也。

竺道生曰：维摩诘向命诸菩萨共来见佛，迹在人相佛焉。然见佛者，非谓形接得见便为见也，是以问之，以明见焉。

维摩诘言："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

释僧肇曰：佛者，何也？盖穷理尽性，大觉之称也。其道虚玄，固以妙绝常境。心不可以智知，形不以像测。同万物之为，而居不为之域；处言数之内，而止无言之乡。非有而不可为无，非无而不可为有。寂寞虚旷，物莫能测，不知所以名，故强谓之觉。其为至也，亦以极矣！何则？夫同于得者，得亦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得之。是以则真者同真，法伪者同伪。如来灵照冥谐，一彼实相。实相之相，即如来相，故经曰："见实相法为见佛也。"净名自观身实相，以为观如来相，义存于是。

竺道生曰：若谓己与佛接为得见者，则己与佛异，相去远矣，岂得见乎？若能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，不复相异，以无乖为得见者也。

我观如来，前际不来，后际不去，今则不住。

[1] "闻"，《大正藏》本作"问"。

竺道生曰：若以见佛为见者，[1]理本无佛，又不见也。不见有佛，乃为见佛耳。见佛者，见此人为佛，从未来至现在，从现在入过去，故推不见三世有佛也。过去若有，便应更来，然其不来，明知佛不在过去矣。未来若有，便应即去，然其不去，明知佛不在未来矣。现在若有，便应有住，然其不住，明知佛不在现在矣。

不观色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；不观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观识如，不观识性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超绝三界，非阴界入所摄，故不可以生住去来而睹，不可以五阴如性而观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云不见佛者，或是己不能见，非无佛也。故复推无佛可见，以尽之焉。人佛者，五阴合成耳。若有，便应色即是佛；若色不即是佛，便应色外有佛也。色外有佛又有三种：佛在色中，色在佛中，色属佛也。若色即是佛，不应待四也。若色外有佛，不应待色也。若色中有佛，佛无常矣。若佛中有色，佛有分矣。若色属佛，色不可变矣。色者，色之事也。如者，色不异也。性者，无本为色也。既言其事，事或可改，故言如也。虽曰不改，本或不然，故言性也。然则要备三义，然后成色义也。是以如、性、五事亦不得而殊也，至识皆同之焉。既无所见，乃为见实也。以实见为佛，见实所以见佛也。

非四大起[2]，同于虚空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如空，非四大所起造也。

竺道生曰：向虽推无人相佛，正可表无实人佛耳，未足以明所以佛者，竟无人佛也。若有人佛者，便应从四大起而有也。夫从四大起而有者，是生死人也。佛不然矣，于应为有，佛常无也。

---

[1]　“理”上，底本有一“此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[2]　“起”，唐本作“造”。

六入无积，

竺道生曰：夫有人佛者，要从六入积惑而出也。既无有积，夫有人佛乎？五是四大所造，故就六以明之焉。
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已过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过六情，故外入无所积。

竺道生曰：上言六入无积故无人佛者，正可无后世人佛耳，未足以明今亦无也，故复即六入云已过也。六入已过者，无积为甚久矣。

不在三界，

竺道生曰：上言六入已过，容正在有六处，过或不及无六入处也，故复云不在三界矣。

三垢已离。

释僧肇曰：既越三界，安得三界之垢？

竺道生曰：三垢已离，故不在三界也。以无三为不在三矣。

顺三脱门，

竺道生曰：顺三脱门，故离三垢也，以三离三也。

三明与无明等。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相，体顺三脱，虽有三明，而不异无明也。

竺道生曰：顺三脱门，则等明、无明也。三脱门既三而明，故复就三明言之也。

不一相、不异相，

释僧肇曰：无像不像，故不可为一；像而不像，故不可为异。

竺道生曰：等者，两共等也。两共等者，不一不异也。

不自相、不他相，

释僧肇曰：不自而同自，故自而不自；不他而同他，故他而不他。无相之身，岂可以一异、自他而观其体耶？

竺道生曰：有自有他，则异矣。

非无相、非取相。

释僧肇曰：既非无物之相，又非可取之相。

竺道生曰：若无相，为一矣。又不[1]取，无一异相也。

不此岸、不彼岸、不中流，

竺道生曰：顺三脱门，则到彼岸矣。若有到，则不到也。无到不到，然后为到耳。此岸者，生死也。彼岸者，涅槃也。中流者，结使也。

而教化众生。

释僧肇曰：欲言此岸，寂同涅槃；欲言彼岸，生死是安；又非中流，而教化众生；此盖道之极也。此岸，生死；彼岸，涅槃；中流，贤圣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夫化众生，使其断结，离生死，至泥洹耳。而向言无三，似若不复化之，故云尔也。然则三不无矣。

观于寂灭，而不永灭。

释僧肇曰：观于寂灭，观即寂灭，灭而不灭，岂可形名？

竺道生曰：既云化众生，复似见有众生，故言观寂灭也。观寂灭者，非永灭之谓也。

---

[1]　“不”下，底本有一“可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不此、不彼，

竺道生曰：若化众生，似复在此在彼也。在此在彼者，应化之迹耳，非实尔也。

不以此、不以彼。

释僧肇曰：不此而同此，故此而不此；不彼而同彼，故彼而不彼。岂复以此而同此、以彼而同彼乎？此明圣心无[1]有以而同也。

竺道生曰：虽云不在此不在彼，或复可以此彼之迹化之矣。此彼是众生所取，非佛以也。

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识识。

释僧肇曰：夫智识之生，生于相内。法身无相，故非智识之所及。

竺道生曰：既不在此彼，又不以此彼，岂可以智知、识识言其尔哉！

无晦无明，

释僧肇曰：明越三光，谁谓之暗？暗逾冥室，谁谓之明？然则在暗而暗、在明而明，能暗能明者，岂明暗之所能！故曰无暗无明也。

竺道生曰：明不在迹，为晦矣，然理不得在耳，非为晦也。迹反[2]有明，为明矣，然是彼取得耳，非为明也。

无名无相，

释僧肇曰：不可以名名，不可以相相。

竺道生曰：迹中有名，佛无名矣。相为可名之貌也。

---

[1] “无”下，底本有“彼此”二字，依唐本及《大正藏》本删。

[2] “反”，唐本作“交”。

无强无弱，

释僧肇曰：至柔无逆，谁谓之强？刚无不伏，谁谓之弱？

竺道生曰：运动天地，非为[1]强也；应尽无常，亦非弱也。

非净非秽。

释僧肇曰：在净而净，谁谓之秽？在秽而秽，谁谓之净？然则为强弱净秽者，果非强弱净秽之所为也。

竺道生曰：相好严身，非其净也；金枪、马麦，亦非秽也。

不在方、不离方，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在而无不在。无在故不在方，无不在故不离方。

竺道生曰：东感则东，西感则西，岂在方哉！然是佛之应，复不得言方非佛也，故言不在不离也。

非有为、非无为，

释僧肇曰：欲言有耶，无相无名；欲言无耶，备应万形。

竺道生曰：若有则有为，若无则无为。而佛既无此有，又不无有，何所是有为无为哉！

无示、无说。

释僧肇曰：非六情所及，岂可说以示人？

竺道生曰：应见者示、应闻者说也，佛本无示、无说耳。

不施不悭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恚，不进不怠，不定不乱，不智不愚。

竺道生曰：以六度为体，故能有如向之应耳。而度有度者，则不度也。

---

[1]　“为”，唐本作“其”。

无度不度，然后度耳。

不诚不欺。

释僧肇曰：不可以善善，不可以恶恶。

竺道生曰：六度以诚实为道也。而诚有诚者，则不诚矣。无诚不诚，然后诚耳。

不来不去，

竺道生曰：既度既诚，便应有感为来、感尽则去也。若有此来去者，复不能来去也。

不出不入。

释僧肇曰：寂尔[1]而往，泊尔而来，出幽入冥，孰识其动？

竺道生曰：来为出、去为入也。

一切言语道断。

释僧肇曰：体绝言径。

竺道生曰：稍结之也。言以六度无相为佛，岂可得以言语相说之乎？

非福田、非不福田，

竺道生曰：以无相为佛，故能使人供养得福，为福田矣。若使是者，则有相乎。

非应供养、非不应供养。

释僧肇曰：无相之体，莫睹其畔，孰知田与非田、应与不应乎？

竺道生曰：福田则应供养，非福田则不应供养也。

---

[1] “尔”，唐本作“然”。

非取非舍，

释僧肇曰：取之则失真，舍之则乖道[1]。

竺道生曰：福田故应取，非福田故应舍矣。

非有相、非无相。

释僧肇曰：寂寞无形，非有相也；相三十二，非无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若是福田，为福德人也，福德之人则有相禄矣。

同真际，等法性。

竺道生曰：无相便是之矣，谓佛为异，故言同等。

不可称、不可量，过诸称量。

释僧肇曰：无相之体，同真际、等法性，言所不能及，意所不能思，越图度之境，过称量之域。

竺道生曰：既同真际、等法性，岂可以意而量之哉！过诸称量者，言非所及之谓也。

非大非小，

释僧肇曰：大包天地，不可为小；细入无间，不可为大。能大能小者，其唯无大小乎！

竺道生曰：言小则大包天地，言大则细入无间。

非见、

释僧肇曰：非色，故非见也。

---

[1] “道”，唐本作“俗”。

非闻、

释僧肇曰：非声，故非闻也。

非觉、

释僧肇曰：非香、味、触，故非三情所觉也。

非知，

释僧肇曰：非法，故非意所知也。
竺道生曰：非徒不可见闻觉知，亦无可作见闻觉知者矣。

离众结缚。

释僧肇曰：无漏之体，绝结缚。
竺道生曰：既无见闻觉知，于何生结缚哉！

等诸智，同众生，

竺道生曰：岂复容智出于群智、自异于众生哉！

于诸法无分别。

释僧肇曰：等实相之智，同众生之性，浑然无际，岂与法有别乎？
竺道生曰：于一切法，都无复分别情也。

一切无得无失，无浊无恼，

释僧肇曰：无得故无失，无清故无浊。事外之体，何可恼哉！
竺道生曰：有失为浊，既浊成恼也。自此以下，明佛无相，理中无之也。

无作无起，

竺道生曰：有浊有恼，便是作起后身。

无生无灭，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为，绝于施造，孰能作之令起、生之使灭乎？

竺道生曰：既作起后身，则有生灭者矣。

无畏无忧，无喜无厌。

竺道生曰：若有生灭，是可畏法也，便欣生而忧灭矣。忧欣无已，故可厌也。

无已有、无当有、无今有，

释僧肇曰：法身无寄，绝三世之有。三灾不能为其患，始终无以化其体。恬淡寂泊，无为无数，岂容忧畏喜厌于其间哉！

竺道生曰：既无忧欣，不复受诸有也。

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。

竺道生曰：都结之也。

世尊！如来身为若此，作如是观。

释僧肇曰：穷言尽智，莫能显示，来观之旨为若是者也。

以斯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"

尔时，舍利弗问维摩诘："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"

罗什曰：见其神德奇绝，来处必尊，故问其所从也。维摩恐人存没生，故下反问以明无没生。亦云：或有谓维摩生分未尽，故问其没生，下答不尽善、不长恶，明生分尽也。不直答者，一欲屈声闻，二不欲自显所从之美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上云如自观身实相，实相无生，而今现有生，将成其自观之义，故以没生问之也。

维摩诘言："汝所得法有没生乎？"

释僧肇曰：逆问其所得，以证无没生也。所得法，即无为无相法也，三乘皆以无相得果也。

舍利弗言："无没生也。"
"若诸法无没生相，云何问言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

释僧肇曰：以己所得，可知法相，复问奚为？

于意云何？譬如幻师幻作男女，宁有[1]没生耶？"
舍利弗言："无没生也。"
"汝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相乎？"
答曰："如是。"
"若一切法如幻相者，云何问言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

释僧肇曰：生犹化存，死犹化往，物无不尔，独问何为？

舍利弗！没者为虚诳法，坏败之相；生者为虚诳法，相续之相。

释僧肇曰：先定没生之相也。
竺道生曰：是生死之理，而不实也。

菩萨虽没，不尽善本；虽生，不长诸恶。"

罗什曰：凡夫死时起恶灭善，既生则众恶增长。菩萨则不然。复次，凡夫善本尽故，命终长颠倒恶心，然后受生。菩萨则不然，法化清净，随意所之，故无此一患。无此一患，则虽迹有去来，而非没生之谓也。上先以性空明无没生，今以法化自在明无没生。求之二门，则没生无寄，而问没生，失之远矣。

[1] "有"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释僧肇曰：善恶者，皆是虚诳相续之相，败坏法耳。然凡夫生则长恶、没则尽善，菩萨生则长善、没则尽恶，没生虽同，长尽不一。然俱是虚诳败坏之相，何异幻化耶？

竺道生曰：生死尚不实，不应致问，况都无之耶？生死没者，福德尽故也；生者，必长诸恶也。

是时佛告舍利弗："有国名妙喜，佛号无动，是维摩诘于彼国没而来生此。"

释僧肇曰：上答无生，此出生处，应物而唱，未始无益。

舍利弗言："未曾有也！世尊！是人乃能舍清净土，而来乐此多怒害处。"

释僧肇曰：此土方于余国，怒害最多。

维摩诘语舍利弗："于意云何？日光出时，与冥合乎？"

答曰："不也。日光出时，则无众冥。"

维摩诘言："夫日何故行阎浮提？"

答曰："欲以明照，为之除冥。"

维摩诘言："菩萨如是，虽生不净佛土，为化众生，不与愚暗而共合也，但灭众生烦恼暗耳。"

是时大众渴仰，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、声闻之众。佛知一切众会所念，告维摩诘言："善男子！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、声闻之众，众皆欲见。"

罗什曰：为下欲修净国及往生者现其刹也。不遥现而接来者，将显维摩神力故也。即事则情悦而悟深，故举令现此事耳。

释僧肇曰：既睹大众渴仰之情，将显净名不思议德，故告令现本国。

于是维摩诘心念："吾当不起于座，接妙喜国铁围山川、溪谷江河、大海泉源、须弥诸山，及日月星宿、天龙鬼神、梵天等宫，并诸菩萨、声闻之众，城邑聚落，男女大小，乃至无动如来，

释僧肇曰：屈尊为难，故言乃至。

及菩提树，诸妙莲花能于十方作佛事者；

罗什曰：花上或现化佛、或放光明及说法，种种变现，发悟众生也。

释僧肇曰：彼菩提树及妙莲花皆能放光明，于十方作佛事，及花上化佛菩萨亦于十方作佛事，皆通取来也。

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，以此宝阶诸天来下，悉为礼敬无动如来，听受经法；

释僧肇曰：欲天报通，足能凌虚。然彼土以宝阶严饰，为游戏之路，故因[1]以往返也。

阎浮提人亦登其阶，上升忉利，见彼诸天。

释僧肇曰：严净之土，福庆所集，人天之报相殊未几，故同路往返，有交游之欢娱也。

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。上至阿迦腻吒天，下至水际，以右手断取，如陶家轮，

罗什曰：梵本云"如断泥"。今言如陶家轮，明就中央断取，如陶家轮，下不著地，四边相绝也。

入此世界，犹持花鬘，示一切众。"作是念已，入于三昧，现神通力，

[1] "因"，底本作"同"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释僧肇曰：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，非三昧之力，无以运神足之动。

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，

罗什曰：断取，明不尽来。

置于此土。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余天人俱发声言："唯然，世尊！谁取我去，愿见救护？"

释僧肇曰：大通菩萨逆见变端，为众而问。其余天人未了而问，恐畏未尽，故求救护。

无动佛言："非我所为，是维摩诘神力所作。"其余未得神通者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，于是世界亦不迫隘，如本无异。

尔时，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："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，其国严饰，菩萨行净，弟子清白。"

皆曰："唯然，已见。"

佛言："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，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。"

释僧肇曰：登高必由其本，求果必寻其因。

现此妙喜国时，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，

释僧肇曰：十万为一那由他也。

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皆愿生于妙喜佛土。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："当生彼国。"时，妙喜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饶益其事讫已，还复本处，举众皆见。

佛告舍利弗："汝见此妙喜世界及无动佛不？"

释僧肇曰：将因舍利弗，明圣集难遇、经道难闻，故别问汝见不？

"唯然，已见。世尊！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，获神通力如

维摩诘。

释僧肇曰：因其所见而生愿也。

世尊！我等快得善利，得见是人，亲近供养。

释僧肇曰：自庆之辞。

其诸众生若今现在、若佛灭后，闻此经者，亦得善利，况复闻已信解受持、读诵解说、如法修行！若有手得是经典者，便为已得法宝之藏。

释僧肇曰：手得经卷，虽未诵持，如人已得宝藏未得用耳。上直以闻通况，今别结其德、品其升降也。

若有读诵解释其义、如说修行，则为诸佛之所护念。

释僧肇曰：行应于内，护念于外，理会冥感，自然之数耳。

其有供养如是人者，当知则为供养于佛。

释僧肇曰：是人，即佛所护念人。

其有书持此经卷者，当知其室则有如来。

释僧肇曰：随所止之室书持此经，当知其室即有如来。书持重于手得也。

若闻是经能随喜者，斯人则为取一切智。

释僧肇曰：若闻是经能随义而喜者，斯人会得一切智，故言取也[1]。

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一四句偈为他说者，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"

释僧肇曰：明一四句为他人说，其福多于随喜，故言即是受记。前言

[1] “也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取者，以会归为言耳，未及记耳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九终

《注〈维摩诘经〉》卷第十

法供养品第十三集解

尔时，释提桓因于大众中白佛言："世尊！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，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。

罗什曰：维摩诘接妙喜世界来入此境，及上来不思议事，皆昔来所见，未有若此之奇也。《放光》等所明实相，广散难寻。此经略叙众经要义，明简易了，故叹未曾有也。亦云：会我为妙，故叹未曾有也。

释僧肇曰：说经将讫，舍利弗已庆美于上，帝释复欣其所遇，而致叹也。此经言虽简约而义包群典，坐不逾日而备睹通变，大乘微远之言、神通感应之力，一时所遇，理无不尽。又以会我为妙，故叹未曾有也。

如我解佛所说义趣，若有众生闻是经法，信解、受持、读诵之者，必得是法不疑，

罗什曰：若累深信薄者，经涉生死，究竟必得。若善积而悟深者，随愿辄成之，久近不以劫数为限也。

何况如说修行！

释僧肇曰：是法，即上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法也。如我解佛义，深远难遇。若闻能诵持者，必得不疑，况如说修行者，斯人之德自列于下也。

斯人则为闭众恶趣，

释僧肇曰：八难众趣。

开诸善门，

释僧肇曰：人天、涅槃门也。

常为诸佛之所护念，降伏外学，摧灭魔怨，

释僧肇曰：四魔怨也。

修治菩提，

罗什曰：梵本“菩提”下，有“道”字。道，即趣菩提道也。

安处道场，

释僧肇曰：在道场成佛道，名菩提。今虽未成，便为修治佛道，安置道场中。

履践如来所行之迹。

释僧肇曰：如说修行，则同佛行。

世尊！若有受持、读诵、如说修行者，我当与诸眷属供养给事。所在聚落、城邑、山林、旷野，有是经处，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到其所。其未信者当令生信，其已信者当为作护。”

释僧肇曰：天帝欣其所遇，故致未曾之叹，兼欲护养，以弘其道矣。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天帝！如汝所说，吾助尔喜。此经广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罗什曰：梵本此“菩提”下有“法”字也。

竺道生曰：经说佛慧，则慧在经矣。经苟有慧，则是佛之法身矣。

是故，天帝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，则为供养去来今佛。

释僧肇曰：善其护持之意也。三世菩提不思议道，皆陈在此经。若受持护养，则为供养三世诸佛，故助汝喜。

竺道生曰：夫以衣食供养者，存其四体而长之也。若受持读诵此经，既全其理，又使日增，于佛法身，不亦有供养义乎？

天帝！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，譬如甘蔗竹苇、稻麻丛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或一劫、或减一劫，恭敬尊重、赞叹供养、奉诸所安，至诸佛灭后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，纵广一四天下，高至梵天，表刹庄严，以一切花香璎珞、幢幡伎乐微妙第一，若一劫、若减一劫而供养之。于天帝意云何，其人植福宁为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多矣！世尊！彼之福德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。”

佛告天帝：“当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，信解、受持、读诵、修行，福多于彼。

释僧肇曰：供养之福，以方慧解般若，诸经类有成校。

竺道生曰：衣食供养，本以施功致福，非求理之法，据此正可生人天之中，终不得成佛也。供养法身者，以佛所体为怀，至于大悟智慧。而以相比，岂可同年而语其优劣哉！

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皆从是生。

竺道生曰：体此经理，终成菩提，故从中生。

菩提之相不可限量，

竺道生曰：菩提无相，不可以意限量之矣。

以是因缘，福不可量。”

释僧肇曰：高木必起重壤，瑾瑜必生荆岫。所以无量之果，必由无量之因，诸佛菩提皆从习此经而生。菩提之道以无相为相，无相之相不可限量，因是生福，福何可量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无相为受持之福，福无尽者也。

佛告天帝：“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时世有佛号曰药王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世界曰大庄严，劫曰庄严[1]。佛寿二十小劫，其声闻僧三十六亿那由他，菩萨僧有十二亿。天帝！是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，七宝具足，王四天下。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伏怨敌。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，施诸所安，至满五劫。过五劫已，告其千子：汝等亦当如我，以深心供养于佛。于是，千子受父王命，供养药王如来，复满五劫，一切施安。

释僧肇曰：上以财供养，校受持法供养也。如来将成法供养义，故引成事以为证焉。

其王一子名曰月盖，独坐思惟：宁有供养殊过此者？

罗什曰：冀或有大德诸天殊特供养，若有过此，慕欲及之。云虽尽己所珍，不能上悦圣心，冀所珍之外，有以畅其诚心，故发斯念，更惟胜供也。

释僧肇曰：极世肴珍，无以摅其至到之情，冀所珍之外，别有妙养，以畅其诚心。又宿缘将会，故生斯念也。

竺道生曰：引过去以验供养法身为胜也。

以佛神力，空中有天曰：善男子！法之供养，胜诸供养。

罗什曰：若财供养，则于佛无用，于众生无益，故非所欣也。如来积劫累功，本为众生，若奉顺经典，如说修行，则称悦圣心，乃真供养也。

释僧肇曰：药王如来知其将化，故变为空神而告之。

竺道生曰：法供养者，行法即为供养也。

即问：何谓法之供养？天曰：汝可往问药王如来，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。

[1]　“劫曰庄严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即时月盖王子行诣药王如来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！诸供养中，法供养胜。云何名为法供养？

佛言：善男子！法供养者，诸佛所说深经，

罗什曰：三藏及杂藏、菩萨藏，五藏经也。上四藏取中深义说实相等，故得为深经也。从此至下十方三世诸佛所说，尽是广叹佛所说深经，未明受持修行法供养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先明经也。深经者，谓佛说实相法，以为菩萨道也。

一切世间难信难受，

竺道生曰：实相理均，岂有深浅哉！世间情与之反，信受甚难。非其所及，故为深也。

微妙难见，

竺道生曰：妙绝人心，见之难矣。

清净无染，

释僧肇曰：深经，谓方等第一义经也。其旨深玄，非有心之所得；微妙无相[1]，非明者之所睹。超绝尘境，无染若空。欲以有心有明而信受见者，不亦难乎？自此下，美深经之旨。诸佛所说深经，即佛法身也。夫财养养四体，法养养法身。若能护持斯经、令法身增广者，此供养之上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无相可取，故不得生垢。若能见之，垢亦除也。

非但分别思惟之所能得，

罗什曰：要须禅定等诸功德，非但智慧分别之所能得也。[2]亦云：要用实智慧，然后能了，非分别取相所能解也。

[1] “相”，底本作“像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[2] “亦”上，底本有一“一”字，依唐本及《大正藏》本删。

释僧肇曰：第一义经，微远无相，自非明哲，孰能分别？察之[1]虽由分别，然非分别之所能得。得之者，其唯无分别乎！故曰非但分别也。

竺道生曰：要积功德，然后会矣。

菩萨法藏所摄，

罗什曰：凡为菩萨说法，能成就菩萨，皆是菩萨法藏所摄也。

竺道生曰：是菩萨所体，而物莫能窥也。

陀罗尼印印之，

罗什曰：总持有无量，实相即总持之一。若经中说实相，实相即是印。以实相印封此经，则为深经也。复次，印，梵本言相，实相也，以实相为经标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菩萨法藏之所摄，故非小乘之宝；总持印之所印，固非域中之道。总持所印，所印必真；法藏所摄，所摄必宝。既藏以法藏、印以总持，岂是常人所能开发？以明法宝深固，难可窥闚也。

竺道生曰：陀罗尼者，持也。若持实相不失，于诸天人魔梵之中，不复畏有不通之义。譬若王印为信，关津诸禁莫能呵留。果是印持所印之经，则无有碍。

至不退转，

竺道生曰：理无退处，从之必至。

成就六度，

罗什曰：言此经能令人不退成六度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不退所以至六度，六度所以成大乘。大乘之所出，莫不由斯典也。

---

[1]　“察之”，底本作“业之差别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竺道生曰：非但不退而已，乃极诸法边涯焉。

善分别义，

竺道生曰：义，谓言中之理也，而此经善分别之。

顺菩提法，

罗什曰：深经所说，于理无差，故言善分别，善分别故顺菩提也。

释僧肇曰：善分别实相之义，顺菩提无相之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正以载菩提法为经，故无乖矣。

众经之上，

罗什曰：举其深者，于众经为上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三藏十二部，方等为第一。

竺道生曰：九十六种众经之上。

入大慈悲，

罗什曰：深经能令人入也。

释僧肇曰：深经所以建，慈悲所以弘，入之者必以大慈大悲乎！是以方等深经皆入大慈大悲，合为一体也。

竺道生曰：明见法理，必能示诸不达。

离众魔事

罗什曰：凡非法缘，悉魔之事。

及诸邪见，

释僧肇曰：魔，四魔；见，六十二见也。正教既弘，众邪自息。

竺道生曰：魔邪皆起于惑，若体此经，则离之矣。

顺因缘法，

罗什曰：若法定有，则不生灭；若法全无，亦不生灭。不生灭，则与因缘相违。深经所说，非有非无。非有非无，故顺因缘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说不违因缘理也。

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命，空、无相、无作、无起，

释僧肇曰：法从因缘生，缘则无自性，无自性则无主，无主则无我、人、寿命，唯空、无相、无作、无起。此深经之所顺也。

竺道生曰：此则因缘法矣。

能令众生坐于道场

竺道生曰：坐道场时，思惟十二因缘如此，故得成佛。

而转法轮，

释僧肇曰：深经之所能也。

竺道生曰：既成佛，复能使人悟斯法。

诸天、龙、神、乾闼婆等所共叹誉，

罗什曰：以深经能成佛道、转法轮，则天人蒙度，所以群圣共叹深经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既有此能，故有此誉。

竺道生曰：叹誉法轮。

能令众生入佛法藏，

释僧肇曰：未有舍背深经而能入佛法藏者。

竺道生曰：体此经者，入佛法藏也。

摄诸贤圣一切智慧，

释僧肇曰：一切贤圣之智，无离深经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三乘皆同以其理为悟，故无不摄。

说众菩萨所行之道，

释僧肇曰：菩萨所行，其道无方。八万众行，皆陈之深经也。

竺道生云：虽曰总摄贤圣智慧，而二乘不尽其理，唯是菩萨所行之道而已。

依于诸法实相之义，

罗什曰：经说实相，故经依于实相也。

竺道生曰：言不远宗也。

明宣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寂灭之法，

释僧肇曰：不依实相辩四非常者，非平等教也；依实相，乃曰明也。

竺道生曰：依诸法实相之义则尽然，表不得不无常，而无无常相也。

能救一切毁禁众生，

罗什曰：小乘法中，五逆罪及犯四重禁，则皆弃而不救。大乘深法，则无不救也。

竺道生曰：体之则出毁禁罪之境也。

诸魔外道及贪著者能使怖畏，

释僧肇曰：毁四禁、犯五逆，小乘法所不能救。众魔外道贪著豪恣，小乘法所不能灭。能救能灭者，其唯大乘方等深经乎！

竺道生曰：恐失其有。

诸佛贤圣所共称叹，

释僧肇曰：诸佛共称，以明其法必真也。

竺道生曰：唯诸佛贤圣得其为美，故叹之。

背生死苦，

竺道生曰：体之则结尽泥洹也。

示涅槃乐，

释僧肇曰：生死虽苦，背之至难。涅槃虽乐，识之者寡。自非深经，孰启其路？

竺道生曰：既达因缘法，则知息之为乐矣。

十方三世诸佛所说。

释僧肇曰：诸佛虽殊，其道不二。古今虽异，其道不改。以明第一义经，常一不差也。美深经，讫于是也。

竺道生曰：十方三世诸佛无不必同也。

若闻如是等经，

释僧肇曰：大乘深经，其部无量，故言等也。

信解、受持、读诵，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，显示分明，守护法故，是名法之供养。

罗什曰：上来赞叹深经，今始更明受持、宣行，行法供养也。

释僧肇曰：如是等经，尽诸佛法身也。若闻斯经能信解护持、宣示分别，令大法增广者，名法之供养，养[1]成法身也。

竺道生曰：以受持读诵是守护之义，故名法供养。

又于诸法如说修行，

---

[1]　“养”字，唐本无。

罗什曰：上章明奉顺经典，真法供养也。如说修行，通举六度也。十二因缘以下，明得无生忍，以实智慧随顺实法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上以信解护持、宣示弘布，以为法养。今明内行应顺，为法供养也。诸法，即深经所说六度诸法也。

竺道生曰：如经说而修行者，最深者也，故别明之焉。

随顺十二因缘，

竺道生曰：情不复乖因缘理也。

离诸邪见，

竺道生曰：既顺因缘理，则离有无诸邪见。

得无生忍，

竺道生曰：顺因缘理、无复邪见者，无生法忍也。

决定无我、无有众生，

释僧肇曰：不悟缘起，故有邪见之迷、封我之惑。若如说行，则得明慧，明见十二因缘根源所由，故能离诸邪见，得无生忍，无复吾我众生之想也。见缘如缘，谓之随顺；明白有无，谓之决定，皆智用之别称也。

而于因缘果报

竺道生曰：无生忍之为见也，则决定矣。虽无我、无众生，而非无受报之主也。

无违无诤，

罗什曰：见法如法故无违，无违故无诤也。

离诸我所。

释僧肇曰：无违无诤，即随顺义也。五受阴身及家属，所有因缘果报，即我所也。若能明见因缘果报之性，顺而无违，则离诸我所也。上直观因缘，知无造者，故离我见。今观因缘果报，知无属者，故离我所见也。

竺道生曰：亦离我所。

依于义、不依语，

释僧肇曰：至义非言宣，寻言则失至。且妙理常一，语应无方，而欲以无方之语定常一之理者，不亦谬哉！是以依义不依语者，见之明也。

竺道生曰：不复逐语取相而昧其理也。

依于智、不依识，

释僧肇曰：六识识六尘而已，不能分别是非。分别是非，其唯正智乎！是以行者依智不依识也。

竺道生曰：[1]识以著相为情，智以达理为用，终不复从识乖智也。

依了义经、不依不了义经，

释僧肇曰：佛所说经，自有义旨分明、尽然易了者，应依。亦有应时之经，诡言合道，圣意难知，自未了者，不可依也。

竺道生曰：辨理者为了义经也。虽曰巧辞而无理者，为不了义也。

依于法、不依人。

罗什曰：佛言我泥洹后，当依止四法以为大师。所谓四依法也，明此四法可依止、可信受也。依于法不依人者，法谓经教也，当依经法，不可以人胜故背法依人也。法有二种，一文字语言，二义法，莫依语也。义亦有二种，一识所知义，二智所知义。识则唯求虚妄五欲、不求实利，智能求实利、弃五欲，故依智所知义、不依识所知义。为求智所知义，故依智

[1]　“识”上，底本有一“若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也。智所知义亦有二种，一了义经，二不了义经。不了义经，如佛说杀父母无罪，未分别，是不了义也。若言无明是父、爱是母，生死根本故名父母。断其本，则生死尽，故言杀之无罪，既分别，是了义经也。复次，若佛言佛是人中第一，涅槃是法中第一，如是等皆名了义也。是故当依了义经，莫依不了义经。

释僧肇曰：法虽由人弘，而人不必尽应于法。法有定楷，人无常则，所以行者依法不依人也。

竺道生曰：人行理无非法，为法也。苟曰有法，不遗下贱。若无法者，虽复极贵极高，亦不从之。

随顺法相，无所入、无所归。

释僧肇曰：法即下因缘法也。上顺因缘知法无生，今顺因缘知法无尽也。法从缘而有、从缘而无，其有不从未来来，其无不归入过去，故曰无入、无归也。

竺道生曰：复随顺法相无入无归之义也。无入无归，尽不为实也。

无明毕竟灭故，诸行亦毕竟灭；乃至生毕竟灭故，老死亦毕竟灭。

罗什曰：此即四依中如实法也。上十二因缘明如说修行、随顺因缘，故得无生法忍。今明行四依，依十二因缘如实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无明，十二之根本。无明既灭，余缘亦灭也。毕竟，谓始终常灭，不复更灭。始终常灭不复更灭，乃所以成无尽灭义也。

竺道生曰：毕竟灭者，终要然也。终既要灭，生岂有哉！生若不有，其谁有灭耶？则无入无归也。

作如是观，十二因缘无有尽相，

释僧肇曰：灭尽义一，既曰毕竟灭，而曰无尽者，何耶？夫灭生于不灭，毕竟常灭，则无不灭。无不灭，则灭无所灭。灭无所灭，即是无尽义也。

不复起见。

释僧肇曰：上观因缘无生，离常我等诸见。今观因缘无尽，离断灭等诸见。

是名最上法之供养。”

释僧肇曰：若能顺行深经，明见缘起，具足四依，离诸见者，法养之上也。上直明诵持，此内行应顺，故言最上也。

竺道生曰：讽诵读说已上于衣食供养，此又最上也。

佛告天帝：“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，得柔顺忍。

罗什曰：柔谓软钝也。于实相法未能深入，软智软信随顺不违，故名柔顺忍也。

释僧肇曰：心柔智顺，堪受实相，未及无生，名柔顺忍。

即解宝衣严身之具以供养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！如来灭后，我当行法供养，守护正法。愿以威神加哀建立，令我得降魔怨，修菩萨行。

罗什曰：四魔合为三怨：一烦恼，二天魔，三外道也。如来灭后，月盖道力未具，若不加威神，则为魔所坏，不能降伏，故请加威神。

释僧肇曰：闻法供养，欣欲行之。然经道深远，非己力所弘，故愿加威神也。

佛知其深心所念，而记之曰：

罗什曰：欲令后人信伏，故记其守护法藏也。

汝于末后守护法城。

天帝！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，闻佛授记，以信出家，

罗什曰：若俗秽自缠，乖于净法。知非处秽之所弘[1]，故出家修净，以弘净法矣。

修集善法，精进不久，得五神通，具菩萨道，

罗什曰：明其无碍，如通达佛道中说也。

得陀罗尼、

罗什曰：是闻持也。

无断辩才。

罗什曰：辩才无尽，随其说之久近，不中断也。

于佛灭后，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，

罗什曰：以神通力，故能现变、知心；闻持力，故不失所闻；辩才力，故能等为人说。有此三力，故能宣布遗法者也。

满十小劫，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。

释僧肇曰：分布法轮，即弘法养也。

月盖比丘以守护法、勤行精进，即于此身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转，十四那由他人深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，无量众生得生天上。

天帝！时王宝盖岂异人乎？今现得佛，号宝炎如来。其王千子，即贤劫中千佛是也。从迦罗鸠孙驮为始得佛，最后如来号曰楼至，月盖比丘则我身是。如是，天帝！当知此要，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、为最，第一无比。

释僧肇曰：吾成正觉由法供养，以是可知法供[2]养为上矣。

[1] “弘”下，底本有一“道”字，依唐本删。

[2] “供”，底本无，依唐本补。

是故，天帝！当以法之供养，恭敬于佛。”

释僧肇曰：行法养，即恭敬佛也。

嘱累品第十四集解

于是，佛告弥勒菩萨言：“弥勒！我今以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

罗什曰：言此经是菩提之因。

付嘱于汝。

罗什曰：不付阿难，以其无有神力，不能广宣，故不付也。维摩非此土菩萨，故不嘱也。文殊游无定方，故不嘱。嘱弥勒者，以于此成佛故也。佛自以神力宣布，欲成弥勒功业故也。

释僧肇曰：不思议经即佛无上菩提之道。其道深远，难可克成，吾无量劫不惜身命，肉施逾须弥，血施过江海，勤苦积集，今始得就。哀彼长迷，故垂之竹帛。然群生薄德，魔事炽盛，吾道多难，非汝不弘。嗣正之弟，所以重嘱累之也。

如是辈经，于佛灭后末世之中，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，

罗什曰：用神通则能消伏魔怨，广宣无碍矣。

于阎浮提，无令断绝。

释僧肇曰：城高则冲生，道尊则魔盛。自非神力，无以制持，故劝以神力矣。

所以者何？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及天龙鬼神、乾闼婆、罗

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乐于大法，若使不闻如是等经，则失善利。

罗什曰：若不闻此经，或坠二乘，则失大乘善利也。

如此辈人闻是等经，必多信乐，发希有心，当以顶受，随诸众生所应得利而为广说。

释僧肇曰：法之通塞，损益若是，故劝弥勒顶受广说者矣。

弥勒！当知菩萨有二相。

罗什曰：若好杂句，应授[1]之以文；若好深法，即诲之以义。要宜知其相，故为辩二相也。

释僧肇曰：行之深浅，各有异相。得失两陈，以厉护持法者也。

何谓为二？一者好于杂句文饰之事；

释僧肇曰：文者何耶？妙旨之蹄筌耳。而新学智浅，未能忘言求理，舍本寻末，唯文饰是好。

二者不畏深义，如实能入。

释僧肇曰：妙旨幽深，微言反俗，自非智勇，孰能深入耶？

若好杂句文饰事者，当知是为新学菩萨。若于如是无染无著甚深经典，无有恐畏，能入其中，闻已心净，受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是为久修道行。

释僧肇曰：无染无著，经之深者，自非久行，孰能无畏？

弥勒！复有二法名新学者，

罗什曰：将欲令人信乐深经，慎新学之过，故广记新学过也。

[1] “授”，底本作“受”，现按《大正藏》本校订。

不能决定于甚深法。何等为二？一者所未闻深经，闻之惊怖生疑，

罗什曰：始闻则惊，寻之则疑，疑则起谤。

不能随顺，毁谤不信，而作是言：我初不闻，从何所来？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，不肯亲近、供养、恭敬，或时于中说其过恶。

释僧肇曰：一毁法，二毁人。

有此二法，当知是新学菩萨，为自毁伤，不能于深法中调伏其心。

弥勒！复有二法，菩萨虽信解深法，犹自毁伤，而不能得无生法忍。

释僧肇曰：上虽闻深经不能信解，今虽信解不能行应。历明诸失以诫[1]后学也。

何等为二？一者轻慢新学菩萨，而不教诲；

罗什曰：自恃深解，故生慢也。

释僧肇曰：虽解深义，未为心用，尊己慢人，不能诲益，此学者之外患也。

二者虽解深法，而取相分别。是为二法。”

罗什曰：虽不生慢，而有取相之累也。

释僧肇曰：因其所解而取相分别，虽曰为解，未合真解，此学者之内患也。

弥勒菩萨闻说是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未曾有也！如佛所说，

罗什曰：叹佛上来所说经及辩菩萨异相也。

[1]　“诫”，底本作“试”，现按唐本校订。

我当远离如斯之恶，

释僧肇曰：一生大士，岂有如斯之恶咎闻而后离耶？发斯言者，为未离者耳。

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大乘者，当令手得如是等经，与其念力，

罗什曰：以神通加其念力，令不忘也。问曰：昔时魔常来下，坏乱学人，今何因不来？答曰：优波掘恩力故。佛在世时，有外道萨遮尼犍，大聪明，能论议，心大高慢，知佛法尊妙，意欲出家，问佛言：‘我若出家，智德名闻如佛不？’佛言：‘不得。’又问：‘得如舍利弗不？’佛言：‘不得。’如是一一问五百弟子，乃至问：‘得如罗睺罗不？’答言：‘不得。’于是尼犍言：‘我出家既不得如佛，又不得如弟子，何用出家？’又问：‘后当得不？’佛言：‘后世无诸大人，然后当得。’尼犍命终已，佛泥洹后百年，阿育王时生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，有大名声，教化国人令得阿罗汉。除度夫不度妇、度妇不度夫，不在数中，但取夫妇俱时得阿罗汉者，以算子数之，积算满屋。后泥洹时，以算子烧身，不假余物。未泥洹时，尝于林中坐禅，见一饿狗饥羸将死，常减食与之。诸比丘各分食而与，狗遂腹胀欲死。时诸比丘各各坐绳床，围绕守视，诵经说法。狗以善心视诸比丘，又闻法音，命终已，生第六天，有大威德，与魔王共坐。时狗已臭烂，彼魔心念：‘何因有此大人与我共坐？’观其本缘，乃知是狗，即大瞋恚：‘是优波掘比丘，使是臭狗与我共坐。当作方便，令其毁辱。’时优波掘林中坐禅入灭尽定，魔即以天上严饰花鬘系额上已，广语四众，将共视之：‘此比丘于空闲处严饰如是，云何名为清净有德？’须臾，优波掘从定起，觉头有花鬘，知是魔为，即指云：‘汝是魔王。’即取死狗变为花鬘，极大严饰，语魔言：‘汝以鬘供养我，我还以鬘报汝。汝可著之。’便以神力系鬘著魔王颈。系已，还成死狗，膀胀蛆烂，甚大臭恶。魔以神力去之而不能得。至帝释所，帝释不受。自还六天，乃至梵

天，皆悉不受，无能为解，语言：‘汝自还去求彼比丘。’即至优波掘所，求解臭鬘。优波掘即与要誓：‘汝从今日乃至法尽，莫复来下，坏乱学人。又我虽见佛法身，不见色身，汝今为我变作佛形。若能如是，当解汝鬘。’魔即受其誓，便语比丘言：‘我作佛时，莫向我礼。’于大林中变为佛身，相好具足，放大光明，作诸弟子皆如舍利弗等，大众围绕，从林间来。优波掘欢喜踊跃，忘其要誓，即为作礼。魔言：‘云何违要，而向我礼。’优波掘言：‘我自作佛意礼耳。’于是臭鬘自然得解。魔言：‘佛真大慈悲。我种种恼佛，佛不报我，而今比丘见报如是之甚。’比丘言：‘佛大慈大悲，自能容忍。我小乘之人，不能如是。’魔不来因缘，略说之也。

释僧肇曰：冥启其心，增其善念也。

使受持读诵，为他广说。世尊！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者，当知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。"

释僧肇曰：定己功于未然，息众魔之候却。

佛言："善哉！善哉！弥勒！如汝所说，佛助尔喜。"

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言："我等亦于如来灭后，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当开导诸说法者，令得是经。"

尔时四天王白佛言："世尊！在在处处城邑聚落、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，我当率诸官属，为听法故往诣其所，拥护其人，面百由旬令无伺求得其便者。"

是时，佛告阿难："受持是经，广宣流布。"

阿难言："唯然！我已受持要者。世尊！当何名斯经？"

佛言："阿难！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，亦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如是受持。"

佛说是经已，长者维摩诘、文殊师利、舍利弗、阿难等，及诸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注维摩诘经卷第十终

新雕《维摩经》后序

推诚保德翊戴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尚书左丞、上柱国、清河郡开国侯、食邑一千七百户、食实封肆伯户 张齐贤 述

壬午岁冬首，余自右补阙直史馆江南转运使诏还。聚族乘舟，顺流而下。时十月九日，泊于湖口之侧。将夕，有一人年可五十许，衣服状貌类于渔者，拜于岸次，自陈累世水居（南中有居牌筏舟船之上，号名水居），预知风水，袖中出水行图子以献，且言：十四日当有大风事。备录异记。又数日，昼梦一人，衣皂衣，水中出其半身，自称江饶，要《维摩经》十卷。觉而异之。十四日，果于荻港之上遇大风暴起。船将覆没者数四，仅而获全。即先言风水之日，梦中称曰江饶。举家脱鱼腹之葬，不亦幸乎？届于京师，遍令求访《维摩经》十卷者，咸曰无之。不数月，余于所亲处睹一经函，发而视之，即《维摩经》一部十卷。懿夫金文玉偈之殊胜，海藏龙宫之守护，功德之力，其昭昭乎！其昭昭乎！愚冥之徒不能起信，深可悲矣。因择工人，俾之雕刻。志愿散施，贵广传布。用标灵异，直纪岁时。

圣宋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道德里序

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后序[1]

中宪大夫、知承天府兵部武选司郎中、前进士 方九叙 撰

《维摩诘经》者，所以发诸佛之秘藏、建群生之实际、显真俗之同致、破净秽之异观，不可以言说彰、不可以思议测者也。仰昔迦文启圣，像教始立。净名演法，宝化益弘。将构良缘，预申己疾。因与四菩萨众、十弟子流，析谈妙理，彪炳圆宗。体用互酬，权实双显。竟超不二之门，速证无为之地。诚哉出世之昭鉴、修行之通津也！一经始终，具存肇序，无俟备陈矣。

缅维奥义，译在姚秦。罗什以德星感兆，海内无双；僧肇以龙象标称，世间第一。咸以慧范，荣加国师。辟逍遥之御园，拓庄严之讲舍。由是法宝西传，光被东壤矣。是以奏译成之绩，什秉前旌；序诠定之勋，肇居先驾。莫不冥契佛心，玄符经旨。如登鹫岳，接宝手之携；若陟猊台，承金口之授。是知舌存昭不坏之盟，论就腾未有之叹，良足征矣，岂诬我哉！

九叙始研鲁诰，载讨竺文。曩劫植因，今聆妙法。每念四山难越，八风易侵，缠绵世网之中，漂泊欲河之内。文高艺苑，早落虚名；志结仙群，忽沦外道。不有大觉，谁开我灵？然以三藏微茫，一理超绝。涉辞者似入骊渊，採义者若探荆璞。人鲜利器，孰执其要者哉！

斯经也，久秘玉函，未弘竹简。凡在同识，嗟此希传。今乃重为校雠，登诸文梓。阐扬沙界，宣播尘区。使千古幽宗，弥十方而永布；一乘密教，并两曜以常悬也。姑撰所闻，贻诸来哲云尔。

[1] 此序底本无，据明嘉靖年间重刊《维摩诘所说经注》六卷（国家图书馆藏）补入。

点校后记

从开始参加“佛教十三经注疏”丛书的点校工作，到现在付梓在即，寒来暑往，一晃三四年时间过去了。古籍点校是一门死功夫，无法取巧，需要细心、耐心，全身心的投入；同时又是一门综合性学问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需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。这些书稿，基本上都经过四五校，有些还要更多，工作量相当之大。但相比于徜徉在佛法深邃智慧的大海之中，与往圣前贤精神相往来，所受到的启迪及所获得的欣喜与快乐，几年来日复一日的劳作，就显得微不足道，不足挂齿了。

八十年代末，当时佛学书籍还比较少见，记得一次从友人处借到一本圆瑛大师所著《心经讲义》，爱不释手，又没处去买，就手抄了一份，这是我拥有的最早的佛经注疏之一，一直珍藏着。现在的情况有了彻底改观，有许多正式出版物，也有大量佛教内部出版物，及非常便利的电子版佛经。即便如此，由于佛法博大精深，典籍浩荡，许多方面的资料仍然需要深入挖掘，系统整理，以便于读者阅读。要想深入学习佛法，离不了佛经注疏。历史上，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是以佛经注疏的形式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。佛经注疏不仅是佛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，也为有志于研习中国传统文化者所必读。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，就曾浸润佛法多年，自称受益于天台宗经典对佛经的判释。他在《佛性与般若》自序中曾说：“吾人以为若不通过天台之判教，我们很难把握中国吸收佛教之发展中各义理系统（所谓教相）之差异而又相关联之关节。……吾自问经论不熟，自愧若独自摸索难达至此程度。即使可以达到，不知何年何月始可有如彼之恰当。故只好通过彼之判释以及其所自立之圆教以为桥梁。”

佛法讲因缘，因缘具足了，自然会水到渠成。本套丛书的顺利出版也

可谓因缘具足了。感谢洪敬南先生的慧眼识珠和慷慨相助。感谢高度重视这一选题的线装书局。感谢张万兴先生的默默工作以及张海涛先生的宝贵建议。特别是那些电子版《大藏经》的录入义工群，为点校带来极大便利，也是我们需要长久感恩的。

佛经校点做好并不容易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石峻、楼宇烈等编校的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，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。本丛书的编校，在楼先生的亲自主持下进行，使我们深感荣幸并备受教益。限于自身的学力，虽然尽了最大努力，讹误与纰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诸位师友们不吝赐教。

于德隆　丙申年春

责编 赵 鹰
设计 张万兴 赵 亮
制作 赵恒丹 谷海鹏



